武俠世界



$2.00

799

◀編 後 話▶

徐世豪在愛人面前，與情敵司徒玉龍決鬥失敗後，羞慚交迸，矢誓三年後定雪此仇，并與心上人朱秋霞在三生石上暗訂鴛盟，遂逕自往投名師而去。韶光荏苒，三年後徐世豪學成歸來，雄心壯志地往赴前約，但……。以上是秦紅君在本期裏刊出之哀艷俠情中篇：「三生石上刀」裏最感人肺腑的片段，請愛好秦君作品的讀者萬勿錯過。

×××　　　×××　　　×××

蕭逸的「戰雲飛」故事裏之方天星本來在桑桐保釋出來後便革心洗臉，重新做人，從此不再作强盜生涯了。但桑桐却要他再做最後一次買賣後才可洗手不幹，方天星感於敎養之情，終於應允，欲知他這一次買賣的對象是甚麼？今期本文有交代。「戰雲飛」故事已進入高潮，情節發展賡續令人意想不到，敬希垂注。

×××　　　×××　　　×××

下期是本刊八〇〇期了，時間過得很快，本刊創刊迄今，不覺幾達十六年，期間承蒙親愛讀者支持愛護，衷心致謝。下期除了原有各精彩連載外尙有上官庸的小鬼子故事「毒王子」和東方英的中篇「禍水」，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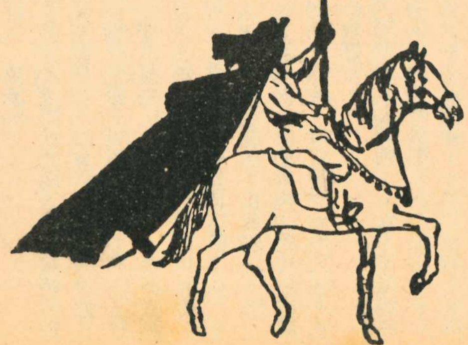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9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滴血丹青

馬雲·文 / 盧令·圖

明剃眼眉 暗做手脚

鐵拐俠盜呂偉良快要結婚了，他的對象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迷你女賊林愛莉。這兩個在江湖上極有名氣的人物，年來已處於半退休狀態，既非盜亦不是賊，而是現代的大俠士！

年來這對江湖上的情侶，不但不再做案，而且還非正式的，成爲警方罪案小組的特別顧問。那當然是因爲呂偉良跟夏維探長的情誼關係。

事實上，目前罪案多如牛毛，社會一片混亂，偏偏遇着一個領導無方的政府，假如他們還不站到警方這一邊來，只怕更加亂到不可收拾！

在今時今日這個都市裏，除了那些特權階級之外，任何一個小市民的生命財產都沒有保障！這種說法乍然聽起來未免太過火了，但只要細心想想，再放眼看看——即使看不到血淋淋的現實，也不妨看看報紙和電視放映的新聞片，就會明白到並不誇張。

每天人們爲了生活，總不可能整天足不出門的，但是，當你一開門出去，你就會提心吊胆，因爲你不知道刼匪會否由門外撲入來，又或者在梯間把你截住，用刀要脅你帶他返家搜刼！

儘管那些大人先生們口口聲聲說「情況並不嚴重」，但實情如此已是有目共睹。然而我們那班統治者竟然一籌莫展，低能處亦可以想見了！

所謂低能亦未必盡然，例如稅務、交通等等苛例，罰則之周到連外國專家也得寫個服字，爲什麼那些紅鬚軍師卻不肯替我輩小民着想一下？那就要他們自己才會明白了！

這個政府的另一特色就是「委員會」多於一切！假如把全世界各地政府比較一下，如果他們認了第二，相信一定沒有誰敢認第一！

目前各類「委員會」竟多達百餘個，每一個都是由所謂社會名流担任委員的，也就是那些不知飢餓爲何物的人仕。

交通攪來攪去攪不好，政府委出一個委員會。結果如何？除了「批准」加價之外，一無是處！

電話服務不佳，市民投訴太多嗎？市長又委出另一個委員會，結果又怎麼樣？委員們認爲利潤不合理，故此服務不佳云。怎麼辦？加價吧！

食米漲風無法抑制，政府爲了表示「關心」我輩小民，於是又委出了另一個委員會。效果如何先不去說它了，總之政府第一件「急務」就是：批准加價！

目前還未委出一個「打刼是否應該合法化研究委員會」，但既然有所謂「賭博合法化研究委員會」，相信爲期亦不遠矣！

最奧妙無窮的，莫如「貪汚研究委員會」。話說當地貪汚風氣甚盛，祖家一位高官只做了幾年，積聚財富，竟高達近五千萬元——雖然事後官方爲了平抑民憤，宣佈爲四百餘萬而已！

市長有見及此，自然可能想到各級屬員亦有同一情況。於是立刻大陣大仗的委出一個可以振奮人心的「專捉貪汚委員會」！

阿彌陀佛！我輩小民這回有福了，小巴無須派黑錢，小販亦無須被人敲搾，一切非法事業相信不復存在了，還不天下太平麼？

是的，「小貪」是開始龜縮了，但「大貪」卻抬頭！「大貪」是誰？抽稅的莊家啊！

可不是嗎？小巴牌費可以加百份之一百，還要處處受到限制！假如你是小巴司機，請問甘願每天付數元「保護費」呢，還是把牌費加百份之一百以外，還要不斷被苛例趕絕？

小販是最可憐的行業，現在向他們敲搾的人少了，但卻不斷被拉上法庭罰款，專管治安的還出告示，限警員每天起碼要拉若干宗，請問罰款又是落入誰的口袋？

至於其他非法事業是否因此而絕跡？說也多餘，明眼人一望就知！

至此，市民們才恍然大悟，「反貪汚」也者，原來是反對下屬「小貪」，而由大莊家「光明正大」地，拚命「大貪」是也！

身爲治安首長之一的夏維探長，有時跟呂偉良閒聊時，也不勝感慨！

他曾經對呂偉良說了一句良心話：低[illegible]員或探員入息是非常有限的，但他們工作卻十分危險，如果憑這份入息而叫他們去拚命，那是過份的要求。因此，最近警方大鬧人手不足，便是與此有關！

夏維甚至說得更加坦白：「如果不是我的入息這麼高，我也不敢保證自己不貪汚！」

呂偉良亦往往這樣說：「我不反對人家貪，但要貪得其所。」

是的，呂偉良最討厭那些專向小市民打主意的人，包括刼匪在內！

他常常對那些被他擒獲的刼匪說：「好傢伙，你有種的應該去刼名流紳士，甚至銀行；但你不該刼升斗小市民。我們可以算是行家，但你卻是我們這一行之中最賤格的！」

當然，呂偉良並非把自己也列入刼匪這一行，但在過去他的歷史中，他的確是專向那些爲富不仁的人打主意的。所以「鐵拐俠盜」這個名堂才會如此响亮！

現在呂偉良又跟林愛莉出現在市中心的購物商店內，因爲他們婚期已近，有許多東西須要購買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一直都在一起，但進入購物中心之後，二人由於各自參加不同的飾櫃而暫時分開了！

突然之間，呂偉良聽到了一聲：「喂！別走！」

當時他正在參觀一些體育用品，聽到這突如其來的聲音竟然是林愛莉發出的，心裏暗吃一驚，回頭一看！那邊已引起一陣騷亂！

有人急急自購物中心的出口處飛奔，林愛莉則由後面拚命的追！

但是，由於購物中心之內人頭湧湧，林愛莉顯然吃虧不少！

林愛莉好不容易才衝破人潮，追到外面街道上去！

呂偉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急忙拄杖尾隨追出！

林愛莉目睹一個熟悉的背影奔過馬路，她一步也不放鬆，立刻橫越馬路，直追出海傍！

街上車多人更多，林愛莉一連叫了幾聲：「搶刼呀……」但是，卻沒有人替她攔截住那個奔逃的刼匪。

林愛莉不是第一天生活在這個畸形的都市裏，自然明白到此地的人那種「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古怪心理！她所以要叫，是爲了避免警員的誤會而已！

但是，轉彎抹角的，奔跑了幾條街，竟然可以連一個警員也未見出現。

林愛莉眼看那個背影跑向碼頭方面，她立即橫過馬路，沿住行人道衝去！

那兒海傍馬路，只有一邊建了樓宇，另一邊近海的卻是一處新填地，目前仍在整理中。因此，林愛莉爲了避免在行人道上與人潮爭路，靈機一觸，就跑出了行人道的範圍，由那些凹凸不平的新填地衝前兜截！

那些用垃圾和坭頭填上去的新土地，將來開投時又是數千元一方尺的地王了。但目前卻是崎嶇難行，林愛莉也明知有此一着，但無論如何，總好過在人潮中擠迫！

由於這塊新填地仍在整理階段，這裏一堆垃圾，那兒又是一處土坵，此乃難免的事。所以，林愛莉在急急衝刺之際，一躍跳過一些人造土坵時，突然失去了控制，以至身不由主地，撞倒了一些東西！

那是一個畫架！

原來一位畫家正在那兒寫生，畫架一被撞翻，畫家「喲」的一聲跌了開去！

林愛莉既焦急，又感到不好意思！

她翹首望向那邊，被她追踪的背影竟然又再度消失於行人道上的人叢中。

林愛莉把視綫推前移後，根本無法再找到一個穿着牛仔機恤和牛仔褲的男子。但是，回頭看看，那個被她撞倒的畫家正在狼狽地爬起來！

地上撒滿了顏色和畫板，畫具等物。

林愛莉心裏雖然生氣，但對這位無辜被連累的畫家卻感到深深抱歉！

她放棄再追踪那個年青刼匪，回頭照顧那位被她撞倒的畫家。

這位畫家看來只有三十餘歲，跟呂偉良差不多的年紀，也許比呂偉良還要年青。但是，他那藝術家的外型顯然使到他看來較眞實年齡還要大上十年八載！

那鬍子、那頭髮，看來像個外國嬉皮士！

林愛莉內疚地爲他拾起散在地上的東西，咀裏不歇地道歉！

呂偉良這時候已趕到了，他問道：「愛莉，發生了什麼事？」

雖然他看不見林愛莉臂彎裏的手袋，心裏已經明白，但這種問法是屬於自然！每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下都會這樣問。

林愛莉嘆氣說：「今天眞倒霉，我從未試過這麼失威！」

那畫家也看得出，林愛莉並非故意跟他搗蛋，不禁搭訕地問道：「小姐，給人搶了手袋嗎？」

「是的。」林愛莉一邊替他拾起一些顏色，一邊說道：「那些段警好像都忙於去找違例小販和汽車，怎麼鬼影也不見一個？嘿！眞是豈有此理！」

畫家也蹲在地上拾起一些畫筆等用具，至於那幅寫生素描畫，已因為畫板的翻倒，而弄得面目全非。因為地上是那麼的凹凸不平，林愛莉躍過小土坵時，那股無情力一撞，畫家是毫無準備的。畫板拍向畫家，畫家手中的顏料畫板脫手飛出，顏色四下裏飛濺，連畫家的衣服也弄污了，畫稿固亦難免。

但是，難得這位畫家一點怒意也沒有，反而回頭打量着呂偉良，想想才問道：「閣下可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先生？」

呂偉良怔了一怔：「在下正是呂偉良，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小姓狄！狄子奇。」畫家伸手過來跟呂偉良握了一下！

他又回頭望望林愛莉，說道：「那麼，不問可知，這位小姐，一定是林愛莉小姐了。是不？」

林愛莉也怔了一怔！她忘記了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個人，但眼前在記憶中似乎從未見過他；他怎麼會認識她和呂偉良呢？

呂偉良很有禮貌地說：「狄先生，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狄子奇笑了笑：「不，我們從未見過面，但在下久仰二位大名；看見了這根鐵拐杖，立刻就想起『鐵拐俠盜』這四個响噹噹的稱號，自然也想起了林小姐。」

呂林二人這才知道，狄子奇也像許多市民一樣，只當他們是個英雄偶像！而鐵拐杖正是鐵拐俠盜特有的標誌！

呂偉良謙恭地笑道：「狄先生太過獎了，其實我只是個十分平凡的人……」

「是的。」林愛莉半開玩笑地說，「別把鐵拐俠盜看得有如神仙，今天我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簡直是護花無力！」

狄子奇也聽得出這是開玩笑的語氣，笑道：「住在今天我們這個都市裏，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到同一樣的事情，又何獨林小姐呢？」

呂偉良問林愛莉：「你怎麼會給他有機可乘？」

「我太過用心看一件衣料，想不到，他竟然能夠把我的手袋帶子弄斷了！」林愛莉又嘆了一口氣，說：「錢銀事小，問題是裏面有些證件。」

狄子奇忽然說道：「我想我也許有辦法幫幫二位！」

呂林二人同時感到有一種意外的驚奇，狄子奇難道認識搶刼集團的人麼？否則，他又如何可以談到幫忙呢？眞叫人想不通！

狄子奇大概知道二人的心理，說道：「我剛才作畫時，曾看見一個人急急奔跑而過，雖則他在行人道上，距離這兒有數尺遠，但我似乎發覺他那件牛仔飛機恤底下挾了一些東西，但我當時沒有想到那隆起之物是手袋，更未想到這是一件白日搶刼案。不過，當時我一瞥之間，對此人的面型輪廓頗為深刻，希望能憑我的記憶，繪畫出他的樣相，這豈不是對你們大有幫助嗎？」

林愛莉覺得如果他眞能畫出那人的樣貌，不愧是個好辦法。因為林愛莉自始至終未見過那刼匪的正面，當時她發覺手袋被人扯走時，雖則立刻轉過身來，但那刼匪已開始奔出購物中心！

要不是那傢伙拚命飛奔，林愛莉甚至不知道他穿的是牛仔衫褲；但當時那人既愴惶奔跑，自然是作賊心虛！

後來追出街外時，林愛莉更看得清楚，他上身穿的是一件時下青年最愛穿的牛仔飛機恤，下面穿的是一條牛仔褲！

但是，自始至終她只追在他的後面，所以一直無法看見他的正面，自然不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不過他剛才的確沿此方向逃過，如果狄子奇留心注視的話，自然會看得見他！

狄子奇剛剛在這裏寫生，他要畫的正是海傍一帶街上的景色，坐在帆布摺凳上的方向正是背海面街，所以行人道上的動靜，他是應該目睹一切的。

呂偉良看見現場上的混亂情形，也忍不住幫着收拾一切。

林愛莉更加對狄子奇說：「狄先生，把你的心血結晶弄成這樣子，讓我賠償給你吧！」

「不！這是小事，你又不是存心如此的，你已損失不少，還怎好意思要你破財？再說，我也只是隨便畫畫，算不了什麼心血結晶。」

狄子奇笑了笑，「如果二位賞面的話，可以在三天之後抽空到大衆畫廊捧捧在下的塲，因為三天後在下假那兒舉行一次畫展，展出我所收藏的一些古畫，以及在下近年來的作品，萬二分希望二位駕臨指導！」

林愛莉屈指一算，問道：「三天之後，是不是星期五那天？」

「正是。」狄子奇說，「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一連三天。」

「好吧！無論怎麼樣忙，我一定到！」林愛莉肯定地說。

林愛莉的手袋被搶，她身上已不名一文，但呂偉良身上一定有錢的，如果要他取出數百元，應該毫不困難，因為他們是準備出來購物的，自然二人都帶了錢在身上。但是看狄子奇的藝術家作風，他絕不會斤斤計較這些金錢。

既然三天後他開個畫展，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的內心都有同一的準備，就是屆時大力捧塲，以報萬一！

金錢雖則不能補償人家花了大半天時間的精神損失，但卻是唯一足以表示歉意的辦法！因此，呂林二人心理上已準備好，屆時前往捧塲。

思想間，狄子奇已匆匆利用一張一呎丁方的畫紙，畫了一幅素描畫像，這就是他剛才見過一面的在逃刼匪的半身像了。

狄子奇最後又在空白的畫紙上寫上了：「中等身裁，五呎六吋高！」

然後他把畫稿交給林愛莉，說道：「林小姐，你可以把它交給警方，如果他是一名積犯，相信警探很快就認出他是誰！」

林愛莉却有點生氣地說：「何必勞動警方，我有辦法找到他的！」

呂偉良對狄子奇道：「謝謝你！狄先生，三天後見吧！」

呂林二人告別了狄子奇，仍然感到內疚。

他們沿住行人道走，一直走向碼頭方面！

街道上的行人還是那麼擠迫，趕往碼頭渡海的，以及由碼頭登陸的，每個人都行色匆匆，根本誰也不去理會他們身旁的人，這就是此時此地的寫照了。

這個都市是那麼的細小，但擠到這裏來的人卻一天比一天多。為什麼？因為有些地方比這裏更加不如嗎？還是人們都以為這裏有金可掘？

無論如何，當地政府對這情形却是感到十分陶醉的。儘管不少人詛咒這裏乃人間地獄，但事實上也有不少人稱頌它是「天堂」！

稱頌這裏是天堂的人，也許包括了那些在各項非法事業中賺到盤滿砵滿的人，自然也包括了那一輩所謂名流紳士在內。

姑勿論它是天堂也好，地獄也好，不少人須要利用它作為棲身之所，這却是事實；即使明知任人魚肉，也得忍受下去！

呂偉良說：「如果早些通知警方，也許警方可以派人在過海碼頭兜截！」

「沒有用的，這裏既可通往碼頭，也有行人隧道，巴士、的士四通八達，他未必會帶着一個女人手袋過海那麼笨！」林愛莉說，「現在，我倒想去找找這一區的大師爸，你認識他嗎？」

呂偉良道：「認識是認識的，但是，我以為一點用處也沒有。」

「為什麼？」

「目前這裏的情形，難道你還不清楚麼？扒手小偷以及刼匪們，全是不知死活的青年，屬於『無皇管』之流，不再像從前那種分區制了。」

林愛莉到底也曾被人稱作「迷你女賊」，怎麼會不知道這種「近況」？只是她覺得憑着他們二人在江湖上的名氣，去找該區的黑道中人，可能比報警更加來得乾淨俐落！

呂偉良為了尊重她的意見，也只好陪她到市中心區一條街道去！

這是一條又髒又窄的小巷，那些舊樓只有三四層高而已，跟咫尺之間的高樓大厦比較一下，眞是小巫見大巫，相映成趣！

二人登上一幢舊樓之前，首先有一名青年攔住他們的去路！

那青年雖然來得突然，還算有點禮貌，他打量着二人問道：「二位想找人麼？」

「是的。」呂偉良說，「符大哥在嗎？」

青年人又重新打量二人一遍，一邊已吹起一聲口哨！又問道：「二位有什麼貴幹？」

林愛莉忍不住說：「別嚕囌了，我們是符大頭的朋友啊！」

青年人呆了一呆！

他自然曉得，隨便稱呼符大頭的，要不是警探，就一定是朋友。因為此乃他大哥的綽號，普通人絕對不敢如此稱呼他的。

青年人一聲口哨，引起那幢舊樓的二樓露台上有人探首出來，那人俯視下來問道：「飛仔明，發生了什麼事？」

青年人仰首回答：「有人找符大哥！」

呂偉良也循勢望上二樓露台上，他還未看得清楚那人是誰，已聽到有人在招呼他：「呂老兄，請上來坐吧！」然後又對那青年說：「飛仔明，沒有你的事了。讓二位上來吧！」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已經認出了那中年男子正是符大頭的左先鋒豆皮貴！

呂林二人在進入那處梯間之前，發覺附近一帶隱蔽處人影幢幢，相信都是符大頭的手下們。

登上二樓，豆皮貴已開門迎接二人入內！

豆皮貴笑嘻嘻地說：「什麼風把二位吹到這兒來？」

呂偉良也半開玩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些事急於找符大哥，他在嗎？」

話猶未完，走廊上已傳來一陣乾咳聲！

一個五十餘歲，頭大如斗的大漢，咬住烟斗由後面走出來！

他，就是黑道中頗有名氣的符大頭，在市中心區最近這幾年才紮起的黑首領！

符大頭呵呵笑道：「什麼急事？可不是在本區給人做了手脚吧？」

林愛莉立刻把手中一幅畫像遞過去：「這個是你的人嗎？」

「嗯……」符大頭接過細看，又交給身旁豆皮貴，「阿貴，認出他是誰嗎？」

豆皮貴看完又看，終於搖搖頭說：「似乎不是我們的人。」

林愛莉「哼」一聲說：「似乎？嘿！這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曉得林愛莉性子急，不想她跟符大頭發生衝突，所以說道：「這是素描繪圖，又不是照片，一下子認不清楚也不出奇，倒不如開門見山的，把實情對符大哥說吧！」

呂偉良久歷江湖，為人處世，以和為貴。他明白到在這種情形底下，絕不能發惡，否則人家不幫你乃是天公地道的事，反而你就抓不到證據認為這是人家動的手脚！

符大頭剛才只不過順口開開玩笑，現在他發覺林愛莉面色難看，便認眞起來，問道：「難道二位眞的在本區出了事？」

「是的。愛莉在購物中心被人搶手袋。」呂偉良說。

符大頭問道：「是搶還是扒？」

林愛莉瞪他一眼：「那又有什麼分別？」

「明搶暗扒，道理你是明白的。」符大頭道：「其實以二位在江湖上的名氣和武功修養，相信明搶的機會很少，一定是給人暗中扒掉了！否則，那大胆賊，現在大概應該躺在醫院中。」

呂偉良解釋當時的情形說：「當時我和愛莉分別在購物中心參觀一些貨品，她看得出神了，給人悄悄由後面用剪刀或刀片之類弄斷了手袋的皮帶，當她發覺時，那傢伙已轉身拔足飛奔而出，所以她根本看不見他的面目。」

「那麼這畫像……」符大頭問。

呂偉良不等他問完就說：「他當時由海傍逃去，給一位畫家見到，這是畫家憑記憶畫出的！」

符大頭又問：「什麼時候發生的？」

「大約半小時之前。」呂偉良說。

「不！只有二十分鐘左右而已。」林愛莉更正着說。

符大頭回頭問豆皮貴：「查一查誰在購物中心裏！」

豆皮貴立即回答道：「大哥，不必查了，這兩天，我們的人根本就不敢出動。你忘記了嗎？」

符大頭「哦」然一聲，說：「是的，這幾天風聲很緊，市長夫人在我們這一區被人動了手脚！」

「我也好像聽過了這件事。」呂偉良道：「難道不是你們的人下手的？」

「當然不是！」符大頭說，「我們與警局裏的朋友，在互相尊重的情況底下生存，我們又怎麼會令他們難堪呢？」

豆皮貴解釋道：「這幾年，來新出道的年青小夥子根本不懂得死字怎樣寫，他們不分區域，到處做世界。如果稍為留意報紙，當知道最近多了不少不明不白的兇殺案，其中不少就是因為越界而被殺的。」

符大頭說：「是的，如果這輩小子讓我們找着他，他就好瞧！」

林愛莉冷然一笑：「你這就算是推得一乾二淨了！嘿！」

符大頭道：「林小姐，我不敢肯定這不是我的人做的，如果你相信我，請把畫像留下吧，我保證二十四小時之內，給你答覆！」

豆皮貴也說：「是的，我們也想知道這小子是何方神聖啊！」

呂偉良想從林愛莉的手中取過那幅畫像，但林愛莉却說道：「我看，我們還是向警方求助吧！」

符大頭說：「我不反對你這樣做，但我敢大胆說一句，他們的消息不及我們靈通！」

「愛莉那個手袋中有證件，報警是難免的。」呂偉良說，「但是，如果符大哥答允助我一臂之力，畫像可以留下！」

符大頭道：「有機會爲老兄効勞，是我符某的光榮，但是如果沒有這畫像，叫那班呆子到什麼地方去找呢？」

呂偉良是絕對相信符大頭肯樂意帮他這個忙的，問題是怕他們找到了目的物之後，施以毒手而已。

因此呂偉良臨行時，也一再表示，他要活生生的。

符大頭也明白他的意思，笑了笑，說道：「我們會原裝交給你，不管你揍他還是把他交給警方。」

變方說好了之後，符大頭親自把呂林二人送出門外。

落到街上，林愛莉問道：「眞的要去報警嗎？」

「是的。」呂偉良說，「其實現在也太遲了，只怕夏維會怪我們！」

「應該由我質問他才對，爲什麼他的下屬都休假去了？」

二人轉出大街，拐兩個彎，又回到了購物中心附近。

林愛莉跑進一家商店去借電話，呂偉良則拄杖候在門外。

數分鐘後，林愛莉出來了。

她已經報警，現在二人回到購物中心去等警探來查問。

林愛莉在未進購物中心之前，曾與呂偉良到一處政府機構去領取一份旅行證件，因爲她原有的證件已經過期了。

除了那份旅行證件和數百元鈔票之外，還有一些化粧品之類，這些東西相信在許多女人的手袋中都有的。

想起政府機構內的辦事人員的態度，林愛莉就是一肚子氣！他們根本不知道「爲市民服務」是什麼東西，只以爲自己做了「官」，理當如此。

林愛莉上到那兒，只見人頭湧湧，辦事處內的辦事人員可不少，辦事處外的市民更多得很。但是，兩者之間却顯得極不協調。

櫃圍外的市民們，旣焦急，又無可奈何，櫃圍內的辦事人員，却慢條斯理，有人在喝咖啡，嘆報紙，更有三兩「知己」在細聲講大聲笑。

林愛莉不禁想起一件事，就是年前市長替政府「設想」，花了納稅人數以百萬計的金錢，遠自祖家「重金禮聘」一批所謂「專家」前來本市，研究改善政府各屬下部門的辦事效率云！

但是，目前看見了這情形，使人懷疑那數以百萬計的金錢是否用得有價值？

生活在這個都市的人，每個人都難免有點情緒緊張，因爲時間就是金錢，但是偏偏這輩吃公家飯的官員們却浪費了我們的寶貴時間，政府實際上浪費了我們納稅人的金錢！

儘管如此，却沒有人敢口出怨言，只有林愛莉看不過眼，跑到櫃圍前面，要見主管。

當時一男一女正在欵欵細談之際，被林愛莉那麼一聲呼喝，已感到她不够禮貌，再聽到她口口聲聲要見主管，內心也猜到是怎麼一回事了。

但是那男的却慢條斯理地說：「我們主管很忙，有什麼事？」

林愛莉生氣地說：「我想叫他出來陪你們傾談傾談，兩個人不够熱鬧啊！」

那女的怔了怔之後，「哼」了一聲：「這是什麼意思？我們主管是外國人，他根本聽不懂你說什麼！」

林愛莉更加生氣，盯住她說道：「外國人又怎麼樣？他每個月領的月薪，就是我們納稅人的錢，包括你們這輩在內，也是由我們養起你的，……」

林愛莉越吵越大聲，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急忙過來查問什麼事。

呂偉良一直袖手旁觀，這時爲了息事寧人，也只好勸着林愛莉。

櫃圍裏一些較高級的官員們，也只好放下咖啡杯和報紙，跑過來做好做歹的勸開各人，但可以看得出，這班吃公家飯的，大有「老子喜歡慢慢的做，你又奈老子什麼何呢」？

就憑林愛莉那麼一吵，櫃圍外面等候着的市民才可以加速離去，因爲他們提前辦妥了手續，領到了證件。至於林愛莉本人的就更加快了，但前後也等了將近半天。

想不到辛辛苦苦弄到手的證件，轉眼之間又突然失去，林愛莉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不久之後，警探開到現場，領隊前來查究的，正是夏維探長最得力的助手辛尼。

辛尼見到呂林二人就忍不住笑道：「眞的是夫子廟前賣文章啊！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林愛莉粉頰一紅，說道：「別嚕囌了，我要存案，因爲手袋裏有……」

豈料她還沒有說完，辛尼已經接續說道：「因爲手袋裏除了鈔票之外，還有一些旅行證件，是不？」

林愛莉呆了一陣。

她記得致電向夏維報案時，並未提及這點，只說出在這裏購物中心被人搶走了一個手袋而已。

這時候，走在後面的一名探員，手裏挽了一個塑膠袋，裏面儎着一些物件，正朝住辛尼這邊走過來。

那塑膠袋之內，果然儎住一個手袋，但林愛莉一眼就可以看得出，那並非她的物件。

辛尼把透明的塑膠袋提在手中，他這樣做大概是不想把留在手袋內外的指紋弄去。

辛尼接過了塑膠袋之後又說：「裏面有鎖匙，證件和化粧品，但鈔票則蕩然無存！」

儘管那手袋不是林愛莉的物件，她還是小心地把它打開細看。

辛尼一邊說道：「探長剛接到你的電話，正着我帶人趕來看看，想不到經過報案室就發覺一名的士司機報案，這是在他駕駛的一輛的士後座發現的，不知是那個客人留下的。但我想得事情這麼湊巧，一定是你的吧！可能是刼匪悄悄的留在的士之內。」

林愛莉打開手袋，裏面果然有一些旅行證件和女人用品。

但是，一切東西俱不是她的，可能由於時間匆促，辛尼根本未有看過手袋內的物件，否則單看證件上面的名字就知道不會是她的。

現在辛尼也有點兒尷尬，因爲一個有經驗警探很少有這種糊塗事情發生，況且辛尼相信三俠是正人君子，否則也不會讓林愛莉直接辨認證物。

一般來說，凡是報失物件的事主，必須先行登記得一清二楚。

萬一眞的像現在這麼湊巧，有個司機拾回那手袋，也必須逐一對證，證明是失主之物才讓他拿到手，辛尼這次爲了相信呂林二人，順手由報案室把這賍物携來，滿以爲一定獲得他們讚揚，想不到又擺了烏龍。

辛尼至此只好吩咐各探員到購物中心各部門去查看，當時的確有人見到有個青年人在奔跑，但却來不及阻止他逃出店外。

爲了這件事，購物中心担心名譽受損，自願賠償林愛莉的損失，以免事情傳了開去，可能會影响他們的生意。

但是，可惜呂林二人都不是那種人，他們的目的只希望找回那份旅行證件。至於金錢上的損失，他們絕不計較，誰叫他們倒霉？

辛尼希望憑各人口供，知道刼匪的樣貌和身裁等等，但是却沒有一個人能說出那青年人是怎麼樣的。事實上當時他逃得很快！

林愛莉想把畫家描繪的畫像說出，但爲呂偉良制止，但不想辛尼難堪，甚至誤會他們寧信黑道中人也不相信警方。

因爲如果林愛莉說出那畫像的事，辛尼一定會索取那刼匪的素描圖。

事實上警方的工作程序呂林二人是非常了解的，如果把畫像交到他們手中，他們先翻舊檔案，假如有人近似，就當然不成問題，只要派警探去把那名有案底的犯人抓回來就行。

假如積犯舊檔案中找不到綫索，警探同樣要去求黑道中的綫人帮忙帮忙。以其如此間接，倒不如讓他們直接去找該區的大師爸帮個忙，來得更爲簡單。

購物中心的調查可以說毫無結果，只是林愛莉總算向警方循例備了案。

離開購物中心，已是將近黃昏時份。

阿生不知怎會知道呂林二人在這裏，竟然駕車候於門前。

原來他三番四次致電呂偉良，但汽車中的無綫電話沒有人接聽。最後阿生才從夏探長的一次通話中，知道林愛莉被人搶手袋。

阿生還不知道林愛莉一肚子氣，更未想到失物中包括她的旅行證件，這可能影响到他們結婚後渡蜜月的整個計劃。

因此，阿生還在開玩笑地說：「那刼匪的胆子可眞不小，竟胆敢班門弄斧，把我們愛莉姐的眉毛剃得一清二光！」

林愛莉生氣地瞪了阿生一眼：「你很開心吧！嘿！」

呂偉良明知道兩個大孩子平時得閒無事也常常吵咀，所以沒有理會他們。但是，如果對方志在「剃眼眉」，這件事勢必成爲湖海中人的笑談資料。

林愛莉非常後悔，她一向反應十分敏銳的，想不到這一次會爲人所乘！

三俠跟隨辛尼等人回到警局時，林愛莉又給夏探長和有關人等嘲笑一番，他們雖無惡意，但也令到這位迷你女賊面目無光。

爲此，事後三俠在一家飯店共進晚餐時，林愛莉竟然吃不下咽。

阿生雖然平時喜歡與林愛莉吵咀，但到底彼此還是情同姊弟。阿生現在旣然知道失物中包括了她的旅行證件在內，也難免替她着急起來。

呂偉良說：「只要那傢伙是黑道中人，符大頭一定有辦法帮帮我們。問題是近年來散兵遊勇太多了，只怕他是個無主孤魂！」

三俠向來喜歡助人，想不到這一回却要別人來帮他們，而且未必有結果。

呂偉良一邊安慰林愛莉，一邊等候符大頭的音訊。

但是，那一晚就毫無消息。林愛莉獨個兒悶坐家中，電話從未响過。

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很少闖入紅燈區去，今晚也分頭到那燈紅酒綠的地方去打聽打聽。

一般來說：青年人冒險打刼盜竊，不外乎出於忍受不住物與慾的引誘。那刼匪如此年青，得手後有了錢，他會很現實的當晚就去尋開心。

除了寄情於聲色之外，刼匪也有可能是個癮君子，他的毒癮發作，任何事情都可能做出來。

因此，呂偉良認爲他最有可能出沒的地方，應該是紅燈區。

呂偉良久歷江湖，認識不少人，其中有些就是在紅燈區工作的。但是，他們師徒二人打聽了半晚，同樣是毫無結果。

師徒二人返抵家中，已是午夜過後，但林愛莉還沒有睡。

呂偉良陪她上樓，婉言安慰。事實上旅行證件雖則重要，但旣然已經報警掛失，自然可以重新領取過另一份。手續麻煩，雖然是難免的，但相信總不會妨碍他們原定的蜜月旅行計劃。

一宿無話，翌日天剛放亮，電話就响了起來。

每晚臨上床之前，阿生習慣把綫路接到他的睡房中來。

因爲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他隨時隨地可能有任務，所以每晚臨睡時，就把客廳中的電話接到房間的床頭分機來。

阿生睡得朦朧，順手執起聽筒，滿以爲對方必然是他的上司任如重。但是，却是個陌生人！

「呂老兄在麼？」那人問道。

阿生怔了一怔：「你貴姓找他？」

「符大頭啊！」

阿生又是一呆，他知道呂林二人去找過這位黑頭子。

於是阿生把綫路接到他師父的睡房中去。

呂偉良接過電話，認出是符大頭，立刻就感到興奮。他知道符大頭一定已有了消息，否則決不會在這個時間打電話來的。

但是，符大頭却在電話中說：「呂老兄，你方便到我這兒來一次麼？」

「怎麼一回事？」呂偉良問道，「是不是替我找到了他？」

「爲了你這件事，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想不到這一回却是吃力不討好！」

「爲什麼？」

「你到我這兒來後再說，在電話中不大方便！」

呂偉良只好答應到符大頭家中去一次。

他剛放下電話，阿生已經在外邊敲門。

呂偉良告訴他立刻要去見符大頭，想不到林愛莉在她自己的房間，也聽到師徒二人的談話，一骨碌翻下床來，衝出門外。

呂偉良一邊梳洗，一邊說出符大頭的講電話語氣，三俠同時覺得事情太奇怪。

他們以爲：可能是符大頭爲了帮呂林二人找搶手袋的人，因而與另一路的黑道中人結了怨，否則不會如此焦急找他去。

三俠僅僅花了幾分鐘梳洗，便開着車子趕到市中心區去。

時間還早，許多人可能還在發夢，所以路上汽車不多。

他們趕到符大頭家中時，除了符大頭之外，還有幾名打手。

符大頭一見了呂偉良就說：「這件事太過令人意想不到！」

「怎麼？是不是找到他？」林愛莉則急不及待地問道。

符大頭道：「人不錯是找到了，但是，你們一定想不到，他已經死了！」

「怎麼？他……他死了？」三俠異口同聲地，不約而同的驚叫起來。

「是的，這件事令我們爲難，不知道如何

才好。報警嗎？他們會以爲我們做的，兄弟們不想吃官司！」符大頭束着雙眉說，「如果不報警，警方只怕遲早總會發覺，那時更加麻煩了！」

呂偉良道：「你幫了我，我不會令你難堪的，這件事到底怎樣發生的，請你自始至終，慢慢的說來聽聽。」

符大頭說：「爲了尋訪畫像中的人，我們各弟兄紛紛出動。那幅畫像我們利用電子影印機，複印了數百份之多，派給弟兄去按圖索驥，但是，直至到凌晨時份仍無消息。我說過二十四小時之內必須有確實的結果，所以弟兄們都不敢怠慢。漏夜展開明查暗訪工作，差不多所有夜鬼常到的架步，都有我們的人前去查訪，結果終於有了答案。」

豆皮貴在旁接續道：「有一位弟兄在一名吧女口中查到，畫像中的傢伙叫梁安。於是我們再進一步查出他的居處，然後拉隊前往包圍，準備把他生擒活捉回來交給你。」

「可是，我們的人衝入去時，他已經動也不動的仰臥地板之上！」符大頭說。

林愛莉半信半疑，說道：「既然有了他的住址，你們應該通知我。」

「那時已是凌晨四五點之間，我不想吵醒你們。」符大頭道，「況且，情報未必可靠，萬一要你們白行一次就不好，所以我先叫人去找找是否有其人，才再通知你們！」

呂偉良問道：「梁安住在什麼地方？」

「同仁街十九號二樓。」符大頭身旁一名打手插咀答道。

符大頭指住那打手說：「就是大舊石帶人去找那個梁安的。」

三俠打量了大舊石一番，終於叫大舊石帶他們到同仁街去。

三俠的車子剛駛進了同仁街，就發覺那兒路旁停了幾輛警車。

大舊石吃驚地說：「糟糕！一定是有人報了警！」

呂偉良令阿生停車於道旁，回頭問大舊石：「你們如何入屋的？」

「我們敲了很久的門，也沒有反應，於是撞開大門入去！」大舊石說。

「那一定是隣居報警！」呂偉良說着又問：「你們有幾多個人入內？」

「跟我一起入去的，連我在內共是三個，但外面則有十多個弟兄監視，以防給他逃脫！」大舊石又說，「豈料入到屋內，却看見一條死屍，於是，我們急忙撤退，回去向符大哥報告！」

阿生插咀問道：「你們有沒有拿去任何物件？」

「沒有！」大舊石毫不考慮地說，「如果我不在場，我也不敢講這句話，但當時我在場，沒有人比我更加清楚。」

呂偉良說：「但是，你們一定留下指紋，所以……」

「呂老兄，放心好了，我們沒有接觸過屋內任何物件。」大舊石道。

呂偉良仍然說：「那度門呢？門板上可能留下你們的指紋。」

大舊石說道：「我們發覺情勢不對，撤退時，已抹過門板和門鈴附近門緣一帶，相信不會留下指紋的。老實說，這些常識，我們還有的。」

呂偉良摸出一叠鈔票，揀了幾張塞給大舊石，但是大舊石堅不接受。

他說：「如果符大哥知道，他會拆了我的骨！現在只希望你別帶我進入現場，否則我只怕警探不會相信我的解釋！」

呂偉良推開車門，笑道：「如果我那麼不夠義氣，就不會有人叫我俠盜了！」

大舊石說了一句「謝謝」，立刻跳下車去，迅速消失於路口那邊。

林愛莉問呂偉良道：「爲什麼你會放走他的？」

「人家幫了你，難道還要叫人代你受罪麼？」呂偉良說。

「誰曉得梁安不是他殺的？」林愛莉說，「也許爲了殺人滅口！」

「這推測太不合情理。」呂偉良說：「他們對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義務，如果他們眞的殺了梁安，何必通知我們？」

「因爲我們遲早會找他們查問啊！」林愛莉說，「所以他們先來一個心理攻勢，正合了你這種說法，如果是他們做的，又怎會自投羅網？但我的想法就不同了。」

阿生道：「愛莉姐，你一定以爲他們集團中人搶了你的手袋，無法交代，所以殺人栽贓，是不？」

「大有可能！」林愛莉說。

「但是，我認爲絕不可能！」呂偉良仍然堅持他的看法，「符大頭是老派黑道中人，老派黑道中人最講義氣，即使查出手下搶了手袋，也明知我們不會追究，只要把失物交回。江湖上的規矩是錢銀乃是身外物，無從追究，花了就算！所以，如果眞的是符大頭的人做的，事情更加簡單，何必殺人？」

林愛莉道：「如果梁安是另一個集團的人呢？」

「據我所知，黑道中的規矩，只要某一集團的首領出句聲，其他集團的首領一定答允幫個忙，決不會爲了這點小事而動殺機！」呂偉良又說，「況且，我知道符大頭在本市黑道中頗有地位，這些小事又怎麼會攪出人命來？」

三俠正在議論間，一輛車子突然「刷」地一聲，停在他們的汽車旁邊。

三俠同時呆了一呆。

望出車窗，那車子是那麼熟悉，人更加不會陌生。

原來是探長的座駕車。

「怎麼？」夏維探長探首車窗，出奇地瞪住他們：「似乎有命案發生的地方，都可以見到你們！」

呂偉良道：「我們是跟踪警車前來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發生了命案。」夏維一邊叫司機開車，一邊說道：「你們既然來了，也過來看看吧！」

阿生把車子隨着探長的座駕車開入現場。

現場上已有不少警探在偵查此案，街上則由武裝軍警封鎖。

三俠隨夏維登樓，辛尼由屋內出來，向探長報告說：「這一回眞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夏維怔怔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林小姐失去的手袋，竟然會在這裏被發現。」辛尼說，「旅行證件完整無缺，只是不見鈔票，目前正在掃指紋！」

三俠固然感到驚愕，更加驚愕的却是夏維探長。

夏維笑了笑，說道：「我當初發現三位，也以爲只是偶然的事，但現在看來，似乎有些來歷呢！」

夏維的想法是難怪的，換上任何人也會同樣的對三俠起了疑心。

爲什麼三俠會在兇案現場附近出現？爲什麼林愛莉的失物又會在此發現？

只有三俠他們自己心裏明白，踏入兇案現場，還是頭一次。

由於夏維探長的語氣中充滿了懷疑，所以

他們三個人頓然止步於門外，不敢踏入屋中半步。

呂偉良至此也不得不佩服符大頭手下消息果然靈通，死者梁安的貌相，正與那幅畫像差不多。任何人看了那幅畫像，都會看得出是他的素描！因此，他同時也佩服畫家狄子奇的驚人筆觸！

那幅素描不但畫得酷肖，也把梁安面上的特徵畫了出來。

三俠不敢踏入屋內，是避免留下任何足印等痕跡在現場之上。尤其是夏維探長那一番充滿了懷疑的說話，更加令到三俠不能不處處提防。

他們一方面要爲自己的清白而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也得爲符大頭和他的手下掩飾一番。

三俠站在屋外，看見一些探員正分別向附近隣居查問。

向警方報案的，果然是隣居，因爲有人聽到十九號二樓有人打門，當時隣居均已入睡。當他們被撞門聲吵醒之後，又聽到雜亂步聲，心知不妙，於是有人起來致電報警。

根據隣居說：梁安是個頗神秘的青年人，沒有人知道他幹什麼職業。

但是，看情形他要不是有親屬在外國按時匯錢回來，便是個失業漢，因爲許多時候隣居都可以見到他。

不過，梁安從不與隣居們打招呼，所以，有關他的一切，隣居所知不多。

呂偉良恨不得進入現場親自偵查，但在警方偵查工作未完成之前，即使夏維准他入去，他也爲了保持清白而裹足不前。

他急於要知道兇案現場的一切，所以，當辛尼由屋內出來時，呂偉良就截住他問道：「找到什麼綫索麼？」

辛尼笑了笑，會心地說：「如果不是你們三位做的，我們的專家一定有辦法可以證明。假定是三位做的相信地上會留下足印，兇刀上也有指紋，無論如何你也賴不掉！」

呂偉良怔了一怔：「找到了兇刀？」

「是的，在水箱中——厠所水箱中。」辛尼又說，「兇手顯然入過洗手間，洗去手中的血漬，然後才離去！」

「愛莉的手袋，放在什麼地方？」呂偉良問道。

辛尼說：「放在臥室一個抽屜中，上面留有死者的指紋！」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大舊石的說話可靠，他們根本沒有機會見過這失物。

但是，正如林愛莉所說，他們的說話未必可靠，可能這是一個陷阱，而三俠也許已踏入了陷阱邊緣，還好未跌入去！

呂偉良心裏又想：死者只是個獨行賊麼？還是另有同黨？

在今日這個都市裏，每個青年都可能忍受不住種種誘惑，例如女色，吸毒以及物質的引誘等等，都足以促使一個意志薄弱的青年人走上岐途！

因此，今日這個都市的青年人，根本無須加入甚麼犯罪組織，也無須要找同黨，就可以隨時隨地變成一個獨行盜！

這，可能正是警方增加破案困難的原因之一，因爲這輩單人匹馬的年青人，犯罪只是「客串」性質，以前既無任何案底，警方要查出他們是誰，有時，實在並不像想像中那麼容易的！

呂偉良問辛尼：「死者有沒有案底？」

「我們正調查中。」辛尼說，「但是，在場的同事却沒有人認出他是誰。也就是說，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未拉過這傢伙！」

「老實說，我寧願再損失一筆金錢，也不想死掉一個人，無論他是好人，還是歹徒！」林愛莉言不由衷地說道，「這使我心裏很難受的！」

辛尼向她反問道：「你當時連側面也未見過他？」

「側面有甚麼用呢？」林愛莉說，「當他橫過馬路時，我的確有個機會，見過他側面一次，但他頭髮很長，走起來飄飄然的，掩去了他的面部，因此，我只能約莫的知道他的身型吧了！」

「既然找到了贓物，你們還在懷疑一些甚麼？」阿生忍不住問辛尼。

辛尼道：「誰敢保證沒有人插贓？警方查案不能只從表面着手！」

「很精明！」阿生笑道，「我也希望你找出剃掉愛莉姐眼眉的人是誰。」

林愛莉瞪了阿生一眼，似乎怪他在這個時候還開玩笑！

辛尼却問呂偉良：「三位爲甚麼會知道這裏有事發生？」

「天亮後不久，我們接到一個電話，說出一個叫梁安的人住在這裏，他可能搶去愛莉的手袋！」呂偉良說，「但當我們開車到了附近時，發覺這兒已被警方包圍，心裏難免吃了一驚！」

林愛莉也說：「是的，我們担心中了人家的詭計，所以未敢再前進一步，想不到探長的車子剛好經過，這也難怪他懷疑！」

辛尼說：「你們當然不會殺人，但是，誰打電話給你們？」

「電話是阿生接的。」呂偉良示意阿生道，「阿生，你認得他的聲音麼？」

「不！我一點也不認得！」阿生會意地說，「他只說了姓名地址，就是梁安的姓名和這裏的住址，我追問他是誰時，他收綫了。」

辛尼沉吟了一會，道：「誰會向你們通風報訊的？」

「我在江湖上的朋友很多，也許有人知道愛莉被人搶手袋的事。」呂偉良說，「但是，他們無須隱姓埋名的。」

「對了，何必鬼鬼祟祟呢？」辛尼說，「所以，我們一定要查出那人是誰！」

三俠心中有數，除非警方一早已裝了儀器竊聽他們家中的電話，否則不可能會查得出符大頭曾經打過電話到「愛廬」去！

他們三個人一直極得夏維探長的信任，他們最近更沒有做過案，警方又怎麼會偷裝竊聽器？所以，警方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今天早上的電話。

也就是說：他們無法可以識穿呂偉良等人的謊言。

三俠是被迫要說謊的，他們如果講眞話，只怕符大頭等人，立刻就被「請」到警局中去了！

呂偉良看見夏維由屋內走出來！

夏維面色十分難看，他走到呂偉良面前，迫視着他，質問道：「這件事到底怎麼攪的？你快些說個明白！」

呂偉良苦笑聳肩：「我知道的，都對辛尼說過了，有甚麼不對？」

「現在你還有機會！我們雖然是朋友，但人命關天啊！」夏維又說：「你不能叫我無法交代！」

「我也知道人命關天。」呂偉良說，「但我從未叫你無法交代！」

「這件事顯然你知得不少。」夏維說，「你們是否認識死者？」

林愛莉忍不住說：「探長，你想得太遠了，我們根本未見過死者。」

辛尼附耳對夏維不知說了一些甚麼。

夏維問呂偉良：「打電話給你的，是個男子還是個女人？」

「男人。」呂偉良道，「阿生最先接聽，詳情你可以問問他！」

阿生說：「那人開頭第一句，就是要找我師父，我問他是誰，他說：如果林小姐想找回失物，可以到同仁街十九號二樓，找一個叫梁安的人，自有分曉。我想再追問下去，但他掛斷了。情形就是這樣簡單，我根本想不起他是誰！」

夏維道：「你們三個都有殺人嫌疑。」

「你說甚麼？」林愛莉呱呱叫道！

夏維又對辛尼說：「帶他們回去，我們要他們三人的指紋脚印，以及一切有關資料。」

「這也好。」呂偉良對林愛莉道：「經過檢驗之後，才可以證明我們無辜啊！」

林愛莉無可奈何地，輕輕嘆了一口氣！

阿生自然更加沒有意見。

蒙娜麗莎　畫壇瑰寶

經過警方的罪證小組仔細研究過之後，證明三俠事前的確未會到過兇案現場。

但是，這並非證明他們與此案無關，目前雖然夏維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但是他對三俠的疑心依然十分的大，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呂偉良也了解夏維這個人，他所以有今日，就是由於辦事態度認眞。所以警局中十多二十年以來，新的來舊的去，已不知換掉了多少人，但夏維還是坐穩總部探長這把交椅！

夏維辦事公私分明，三俠知道，只要他手中有足够證據，即使要拘留呂偉良，他也會毫不賣賬而切實採取行動。

呂偉良雖然跟他是朋友，却喜歡他這種公私分明的作風。

三俠知道夏維一直派人跟踪他們，所以，他們也不敢去找符大頭！以免牽連到他的身上去！

但是，呂偉良却悄悄打了一個電話給符大頭，因爲他要知道大舊石等人如何找到梁安這個刼匪的經過情形。

警探儘管跟踪他們，但是以三俠的智慧，要擺脫他們的跟踪是易如反掌的事！

不過，呂偉良非到迫不得已，是不會再做出一些引起夏維懷疑的事！

夏維派來的警探似乎早有了準備，他們可以最多分成三組，也就是必要時可以分頭跟踪三俠，即使三俠分頭行動！

三俠對他們視若無睹，目的只是希望保持清白，於是，由他們在暗裏跟踪！

呂偉良和林愛莉連日來到處購物，因爲他們的婚期已經迫近了！

阿生許多時回到特警總部去，他無意擺脫警探們的跟踪，只是有時總覺得有點不慣。尤其是他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對這種事份外敏感。

同時阿生沒有呂偉良那一份修養，他甚至替呂偉良不值！

這一天，他開着他那輛車子返回特警總部時，又發現後面有一輛黑色小房車在跟踪他！

他非常技巧，讓後面那輛小房車不致距離得太遠。只有這樣，阿生才可以看清楚那車子的車牌號碼。

阿生的汽車裝有無綫電話，以便可以隨時與他的總部連絡！

現在他就撥了一個緊急報警電話，那是直通警方無綫電台的。

阿生報警說：「我的車子剛被人偷了。」

一個女警在那邊電話中問：「你的車子是甚麼號碼？先生。」

「S二一六〇，黑色的小房車。」阿生又說，「我剛看見他們開走的，轉入公園大道東行，所以，我才緊急報警。如果你來得及通知巡邏車，還可能及時截住他們，我剛才由朋友家中出來時，有二個男子，剛剛把我的汽車開走的！」

「好吧！我們立刻通知巡邏車。」女警又問道：「請留下你的姓名，地址，以及電話號碼吧。」

阿生隨便說了一個名字，又報了個假地址和電話號碼！

他若無其事地，繼續開車。

阿生故意把車子東行，開過公園大道！

他可以從望後鏡中，看見那輛黑色小房車仍然追隨在後面！

阿生心裏好笑！他仍然以普通速度前進，若無其事地！

不久，他可以聽到一陣陣刺耳的警車聲，彷彿來自四方八面！

阿生看得清楚，警車紛紛包圍後面那輛黑色小房車！

「S二一六〇」號黑色小房車是警探採用的私家車，警車突然而來的將二名探員包圍，令到他們有點措手不及！

他們是夏維派來的，自然隨身有證件。但是等到他們向警車上的武裝警員解釋清楚時，阿生已失了踪！

二名奉命跟踪阿生的探員感到又好氣又好笑，他們分明是被阿生從中作弄了。

二名探員無可奈何，只好向夏維回報。

夏維採長初時聞訊亦爲之大爲震怒，但後來想想，警方無綫電台並沒有將每一輛警探採用的私家車牌登記起來，因此，阿生致電緊急報警，接電話的必然上當，這也難怪他們了。

甚至巡邏車的警員，也不一定認識全市的便衣警探和他們的用車，因此途中的誤會，也是難免的事。等到他解釋清楚時，阿生却不知所踪。

夏維立刻致電特警總部，他要找阿生質問，但是，阿生並未返回辦公室！

他只好找着阿生的上司任如重！

任如重說道：「有甚麼事嗎？他還沒有回來呢，探長。」

夏維回心一想：如何責備得阿生？他根本無法可以證明打去電台的報警電話是阿生發出的——雖然他明知一定是阿生，但他却沒有證據，阿生一樣可以推得一乾二淨的，何況任如重地位超然，萬一老頭兒光火，才自討沒趣。

因此，夏維只好說幾句好話掛了綫！

他可以當面質問阿生，因爲夏維既然和呂偉良是好朋友，阿生是呂偉良的徒弟，怎麼樣阿生也不會怪他！

但是，任如重這老頭兒是國際特警隊伍中的老臣子，巴黎總部也要賞他三分薄面，別說區區一個探長，就是市長也不敢隨便開罪他，只因爲他根本不受當地政府的管制。

因此，夏維在心理上不得不有所顧忌！

現在，阿生可以自由自在了。但是，他爲人聰明，既然懂得利用巡邏車擺下了「金蟬脫殼」之計，自然也會想到巡邏車下一個接到的命令，必是追踪他的汽車。

於是阿生很快便將車子停在道旁，然後截了一輛街車離去！

阿生本來只想戲弄夏維，現在既然成功地擺脫跟踪，難免想到如何去查出梁安的眞正死因。

呂偉良從符大頭那兒得到的一切有關資料，阿生已知道了。

現在阿生令街車司機把車子開往一處桌球室！

阿生知道符大頭的手下也是從桌球室方面獲得更進一步的綫索，然後才可以找出了梁安此人之所在。

梁安生前常常來這裏跟人打桌球，因此阿生入來之後，先派鈔票，買下了一點交情！

管理人員覺得阿生有點陌生，心存芥蒂，但阿生却若無其事地，打了一陣桌球，他的精細棒法，超卓的球技，令到管理人大感興趣。

陪阿生玩的，是個女管理員，她開始被阿生吸引住！

加上阿生的翩翩風度，風趣的笑談，他們的距離逐漸接近了。

阿生打完桌球，提議請那女管理員喝咖啡，女管理員十分樂意！

但是，當他們正要到樓下去的時候，突然有人喝了一聲：「阿晶，不要去！」

阿生回頭一看，一個飛型男子，疾衝了過來！

女管理員呆了一呆！

原來她就叫阿晶。

這令到阿生更加有一種莫明其妙的親切感，因爲他過去也有一位很要好的女朋友叫晶晶——任晶晶，她是任如重的女孫兒。

但是，任如重爲了要阿生專心工作，竟把晶晶調往巴黎去了。

也許老頭兒固執的想法認爲他們年紀太輕，不宜談戀愛。其實，阿生已不算小了，二十餘歲的青年，正是談戀愛的年紀。

現在那飛型男子兇兇地把阿晶拉走，阿生看得很不順眼！

他也喝了一聲：「站住！」

「嗯！」那男子回頭瞪了阿生一眼，「你在叫誰站住，小子。」

阿生道：「叫你，也叫她！」

「嘿！你是甚麼東西？」阿飛問。

阿生冷然一笑：「我也正想問你，你是甚麼東西？她的丈夫麼？」

「朋友。」

「結了婚麼？」

「關你屁事！」

「別出口傷人。」阿生又問阿晶，「他是你的朋友麼？」

阿晶急得想哭，垂頭不語！

桌球室之內，幾張枱的人都停住了！

每個人都注意事態的發展，一場火併眼看就要爆發！

阿生走前兩步，但是，那名阿飛青年突然自懷中一摸，摸出了一把彈簧刀！

「刷」的一聲，刀子彈了出來，閃閃生光，寒氣迫人！

阿生冷冷地一笑：「誰跟你打架？我只跟你講道理。」

豈料阿生這麼一說，對方更以爲他好欺，得意洋洋地說道：「小子，你走開，省得我動火！」

「讓阿晶跟我走，我就走開！」阿生冷冷地說。

「好，你試過來！」

「我當然要過來！」

阿生說着，果然又迫了一步！

那名阿飛刀子一揮，在阿生胸前不及一吋處一劃而過！

「呼」的一聲，登時嚇得在場的人紛紛走避，以免殃及池魚！

但是，阿生看得準，也計算得到，他揀準了刀子掠過的一刹那，立即施展了空手入白刃的手法，馬步偏側，順勢搶前！

左手扣住對方手腕，右手一式葉底偷桃，已搶到對方腋窩之下！

只聽得那名阿飛「喲」地一聲叫，他整條手臂痲痺了一陣，彈簧刀立即墮地！

阿生趁勢一推，「嘩啦」一聲，那傢伙直摔了出去！

一個踉蹌，撞倒在一張球桌之上！

在塲的人莫不爲之大開眼界，他們在這種龍蛇混集的地方，隨時可以見到有人打架，但出手像阿生這麼快的，却是罕見。

阿生拉住阿晶，往出口處走：「走吧，我們到樓下喝咖啡去！」

阿晶在驚呆中，有點身不由主！

阿生瞧也不再瞧那傢伙一眼！便帶住阿晶下樓去了！

落到樓下，那兒果然有一間咖啡室！

阿生對阿晶道：「你到卡位去，隨便叫東西吃，我立刻就來！」

阿生打了一個電話，然後，才回到卡位中去！

阿晶驚魂未定。

阿生道：「放心吧！我不是壞人，那名阿飛是你甚麼人？」

「先生，你也知道，我們在這種地方工作，甚麼朋友都有。」阿晶說道，「他叫佐治，是在波樓打波認識的，算不了深交，但他喜歡我。」

當地人稱「波樓」，也就是桌球室，打波當然也就是指打桌球。

阿生道：「我要找一個叫丁仔的男子，你可認識他嗎？」

阿晶呆了一呆：「剛才拔刀對付你的人，不就是丁仔麼？」

「但是，你又說他叫佐治？」

阿晶道：「他叫丁佐治，但許多人喜歡叫他丁仔！」

阿生道：「你隨便吃東西，我等一會兒就回來，你等我，千萬別走！」

阿晶還未答話，阿生已經走了！

阿生匆匆回到樓上，但是，那個阿飛不見了！

桌球室一些人仍在打桌球，但當大家看見阿生再出現時，又是一度緊張起來！

阿生看見人人望住他，却沒有人說話，他問道：「有誰見過丁仔嗎？」

「……」但是，沒有人理睬他！

顯然的，他們不是不想帮阿生，只是不想惹事上身而已！

阿生剛想退下樓，已有數名青年由樓下一湧而上！

阿生很快就認出了其中一個是丁佐治。

丁佐治由梯間指住阿生，揚聲對各人說：「弟兄們，就是他！動手吧！」

阿生更笨也可以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順勢一推，把梯口一座室內植物推翻，讓它沿住梯級滾下去！

「嘩啦嘩啦」一連串的吵鬧聲，夾雜着人聲尖叫，有些人已被撞得頭破血流！

但是，他們仍有四個人奮不顧身地，由下面衝進了桌球室來！

阿生憑住剛才那盤室內植物，得以慢條斯理地退回桌球室內，順手抓來一根球棒，用作武器，因此不致手無寸鐵！

等到四名阿飛青年湧近時，他們雖則有利刀在手，但却無法可以迫近阿生！

阿生的棒法精嫻，全是呂偉良精心傳授給他的，揮舞起來，一點一撥，俱十分到家，一招一式，無不虎虎生威！

四名阿飛退了下去！

阿生却不罷手，上點其眼，下敲脚尖，球棒所到之處，從未落空，登時令到四名阿飛叫苦連連！

這時候，梯間下面給花盆撞傷的丁佐治等

人，紛紛又衝了上來！

阿生心中有數，他當然不會爲自己的安全而担心。他並非打不死，但是，暫時他還未見過對方有足以令他致命的武器！

至於那些刀刀劍劍，阿生不會把他們放在眼內的。

他並非懷疑這些刀劍是假的，只是看看各人的出手，就幾乎可以肯定他們這輩完全未學過武功，只是憑一股蠻勁而已。

阿生連打帶喝，又把各人迫向一角！

桌球室的人早已紛紛走避！

戰敗的阿飛打手們，仍作最後掙扎，有人拾起一個個的桌球擲向阿生，但一一被阿生避過，於是跌落街上！又造成另外一處地方的紛亂！

有人由樓下衝上來，但這一次卻不會令到阿生担心！

由下面上來的人高聲喝道：「全部不要動，我們是警探！」

有人一邊出示證件，有人拔槍戒備。

於是阿生把球棒扔掉，舉高雙手，阿飛們更加不敢動彈！

有人把每兩個阿飛扣成一雙，雙雙爲他們扣上了手鐐，也有人走到了阿生的身邊，不知跟他說了些甚麼。

總之，不久之後，阿生等人就被帶離桌球室，臨走時，有人賠了一筆金錢，給桌球室作爲賠償，也有人到樓下去，替阿晶付了食物的賬。

× ×

在一間空屋之內，阿生恢復自由了，只有丁佐治等人仍扣住雙手！

丁佐治出奇地問：「你們不是警探麼？」

「不！我們是特警，你們小心聽住！」阿生說，「我現在只要弄清楚一件事，如果你們合作，我可以賠償你們一點傷藥費，否則，我們的手段比警探更辣！」丁佐治呆了一陣！

阿生問丁佐治：「聽過梁安這名字嗎？」

「聽過了。」丁佐治道。

「他是什麼人？」

「我只知道他的名字登在報紙之上，他是被人殺死了的，對嗎？」

「是的，但他生前已認識你！」

丁佐治支吾道：「嗯，我……我們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不會知道他的住址的，丁仔，你小心點再聽清楚，大舊石叫我找你的，你說得糊塗，我就用拳頭對付！」

丁佐治不會懷疑阿生的武功，這班人合在一起也打不過他，何況現在丁佐治雙手被手鐐扣住呢！

因此，丁佐治終於說：「他住在同仁街十九號二樓，我已對大舊石講過了。」

「我現在不是要知他的住址，是要知道他的死因啊！」阿生道。

「我絕不可能知道誰殺死他！」丁佐治道，「你應該問大舊石啊！」

「大舊石會知道？」

丁佐治道：「大舊石向我查了梁安的住址的當晚就出事，情形你也可以想得到。」

阿生又問：「你很熟悉梁安這個人麼？」

「我們常常在波樓打波。」丁佐治道，「總算得上是朋友吧！」

「大舊石對你怎麼說？」

「他拿了一幀照片——不，不是照片，是電子複印的畫像，波樓裏有人認出是梁安，也有人告訴他我跟阿安最熟，於是，大舊石要我切實合作，我知道他的來頭，自然不敢胡說八道。」

阿生想了想，說道：「梁安這傢伙到底是幹甚麼的？我相信他決不是靠打桌球維持生計吧？」

丁佐治道：「這點我不大清楚，但我相信他也不是一個正派的人。有時在跟我們打波的時候，有電話到波樓找他，他往往會匆匆忙忙地離去！我們雖然沒有加以追究，但可以想得到一定有些重要的事。」

阿生問道：「知道誰找他嗎？」

「不大清楚，因爲聽電話的是波樓裏面的人。」

「但是，我知道你知道的不止這麼少。」

阿生緊緊盯住對方！

丁佐治聳聳肩道：「我知道的都說了，你不信也沒有辦法！」

阿生仍然盯住他說：「你能知道他的住址，這不是普通朋友可以比擬的。」

「嗯……」丁佐治支吾着說：「其實我也沒有甚麼隱瞞，那次他借了我一些錢，招呼我到他家中喝酒。老實說，如果我沒有住址，是不會輕易借錢給他的！」

阿生覺得這一點反而有可信之道。

阿生沉思了片刻，說道：「我現在可以放你走。但是，如果我發覺你說謊，你逃到那兒去，我也一樣有辦法找到你。如果你有特殊的情報向我提供，你甚至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獎金。」

阿生到了最後，把一個電話號碼交給丁佐治，然後把他釋放。

阿生臨行時又警告他：「你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訴別人，否則你可能有麻煩，而這些麻煩不是我給你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丁佐治點點頭，走了！

× ×

阿生回到特警總部。他的助手立刻告訴他：「處長要見你！」

阿生怔了一怔！

他表面雖然表現得一派冷靜，內心難免會想到不久之前，戲弄警探的事。很有可能是夏維探長向任如重投訴，所以任如重便要召見阿生。

阿生入到處長辦公室，任如重面孔之上並無惱怒之色，卻有點愁容。他簡單地對阿生說：「麻煩的事情又來了！」

阿生直覺上覺得這似乎又與夏維無關，因爲任如重現在的手上有一封電文，這是巴黎總部發來，所以阿生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任如重道：「總部通知我們，最近有跡象顯示，一些國際犯罪組織的成員潛逃到本市來。他們手上有一批價值連城的藝術品。」

「是古董雕刻之類嗎？」阿生問道。

任如重說：「不！是一些名畫！」

「名畫？」阿生不禁想起不久之前，法國人借出給日本展覽的藝壇瑰寶，他怔怔地問：「不會是蒙娜麗莎吧？」

「蒙娜麗莎只是其中之一。」任如重說，「另一幅無價之寶是最近倫敦郊區罕普斯德藝術館所失去的，如果在倫敦公開拍賣，可得二百萬英鎊。」

「一幅畫值上二百萬英鎊？」阿生不禁爲之咋舌！「那是甚麼畫？」

「那是十七世紀荷蘭大畫家維米爾的名作：彈吉他的少女！」任如重說，「那間藝術館收藏的維米爾作品不止這一幅，但最有價值就是這一幅，竊賊偏偏就只偷了這一幅，可見有眼光之至！」

「聽來全是世界名作，竊賊何故會把這些名畫偷運到本市來？」

「天曉得！」任如重苦笑道，「人家都說本市是文化沙漠，但舉世皆知我們這裏是冒險家樂園，國際性犯罪組織當然也曉得這一點，

所以他們才會選擇這裏。現在倒要看看我們是否爭氣了。」

阿生問道：「有沒有通知本市警方？」

「他們最近已忙到不可開交，通知他們也是枉然。不過手續上當然要通知他們的。」

阿生也明知多此一問，他所以提及本市警方，實在只是想知道夏維探長有沒有致電向任如重投訴。因爲阿生明白任如重的爲人，有時他把重要的公事放在首要地位，然後才談其他。

但是現在聽任如重的口氣，似乎沒有問題發生；可能夏維並沒有向任處長投訴，否則經阿生這麼一提，他一定會提出責備。

阿生不想任如重知道他多管閒事，所以剛才他靜悄悄的調動他的下屬到桌球室去，把一羣飛型青年帶走的事，也沒有讓任如重知道。

任如重一向很信任阿生，他固然知道阿生是鐵拐俠盜呂偉良的唯一門生，同時阿生也是他親自挑選回來的人才。

任如重喜歡阿生富有年青人的幹勁，也喜歡他那鬼靈精的頭腦，更重要的還是他那種難得的正義感，一如鐵拐俠盜一樣。

現在阿生心頭上既然放下了一塊大石，思潮又集中到公事方面來了。

他對任如重說：「由法國借出的蒙娜麗莎名畫，據說在運往日本途中曾購下巨額保險，怎麼可能有失的呢？」

豈料任如重瞪住阿生說：「誰告訴你是法國借給日本展出的那一幅？」

阿生道：「蒙娜麗莎的微笑乃法國國寶，不是那一幅，難道還有第二幅嗎？」

「不！絕對不是法國借出的那一幅，我指的當然是經常掛在羅浮宮那一幅。」任如重道，「通常人家總以爲那是眞跡——達文西的眞跡。其實，這一直是人們爭論的話題。」

「你的意思是，失去的並非羅浮宮所懸掛的一幅？」阿生問。

「是的，同時我的意思也是說，羅浮宮藝術博物館所掛的，未必就是達文西的眞跡，極有可能是贋品！」

「但是，據說專家也鑑定，那是眞的。」

任如重道：「關於蒙娜麗莎這幅名畫的歷史，你知得不及我多。我記得當我任職於巴黎總部時，就流傳着一些秘聞。據說：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著名的達文西作品：蒙娜麗莎的微笑，突然失了蹤。直至兩年半之後，竊賊在意大利落網。當時意大利當然依照國際慣例，把那幅名畫歸還法國。但是，問題在乎這幅名畫失去了兩年半。你可以想到其中的奧妙嗎？」

「兩年半時間，可以請高手回來，仿製若干幅僞造品。」阿生說道，「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對了！有人就這樣懷疑，當年意大利歸還法國的，會不會是贋品？然則，現在法國借給日本展出的，自然是假的。」

「但當年專家已鑑定是達文西眞跡啊！」

任如重笑道：「那位專家是誰，你可知道嗎？他就是意大利藝術博物館館長。試想想，意大利人如此重視這幅舉世知名的名畫，會不會雙手拱還？所以這位意籍館長的『考證』，自然是值得存疑的。」

阿生喃喃自語地說：「爲自己國家保有一件藝壇瑰寶，即使說謊也是值得原諒的。這應該是那位館長的想法。但是，照計法國本身也有專家，如果是假的，他們一定會發覺。」

任如重道：「這件事已經發生在數十年以前，當時人們是否有今日如此聰明，固然值得研究，就是僞造的技巧高超，令人有魚目混珠之感，也大有可能的。何況，根據最新的資料，單是英國就先後有二名著名人物宣稱擁有達文西的眞跡：蒙娜麗莎的微笑！」

「單是英國也有二幅同類作品？」阿生大感興趣地睜大了雙眼。

「是的，其中一幅爲布朗羅勛爵所擁有，他是已故溫莎公爵的老友。根據泰晤士報的報導，他手上的達文西名作，曾引起法國政府的興趣，一度向他借用，但他担心被人偷龍轉鳳，已予拒絕。」任如重又說：「另一幅則是倫敦著名藝術商人普立澤擁有，他爲了投得該幅達文西名作，十年前曾將他的房子也賣掉，才將這罕有珍品買得。及至最近，第四幅『蒙娜麗莎』又在西班牙出現，據說馬德里就有人自稱擁有達文西眞跡。到底誰眞誰假？眞是難說了！」

阿生笑道：「這麼說來，當年那幅名作失蹤兩年半期間，的確大有文章。說不定有人先仿製三幾幅，流傳開去之後，又有人再照樣加以僞造，如此一來，便可能不止四幅，說不定會超過十幅以上亦不足爲奇！」

「是的，所以現在我們大可以不必去理會誰眞誰假，只要是執行任務，緝拿罪犯！」任如重說，「根據總部指示，那班國際罪犯之中，有華人在內。所有資料都在這裏，你拿去慢慢看吧！」

阿生接過了任如重手上的文件夾，逐一翻閱。

任如重又說：「値得研究的是：他們爲甚麼要到這裏來？是過境性質呢，還是在本市進行交易？抑或另有企圖？」

阿生看見那些所謂總部資料，其實也簡單得可以，只說及疑人的姓名、國籍、外型和高度，甚至連照片也沒有。

阿生現在也感到迷惑了，爲甚麼這批聞名世界的藝術珍品都被偷運到本市來？

他也聽到任如重剛才的疑問，但是，他卻無法可以答上一句話！

阿生帶着那些資料，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剛坐下來，女秘書就將電話接入來！

是呂偉良的聲音。他說：「夏探長在發牢騷，說你故意戲弄跟蹤的探員，你到底去了那裏？」

阿生笑道：「爲甚麼你不問問夏維，他何故要跟蹤我們？」

「他直認不諱，認爲我們有殺人的嫌疑。」呂偉良在電話中說，「他既然在懷疑我們，你就不該再令他疑心生暗鬼！」

阿生道：「我實在是想存心擺脫他們，目的要查出誰是殺死梁安的兇手！」

「你查到了沒有？」

「還沒有，但我已經設法取得一些疑人的指紋和口供，他們是死者的朋友。」

阿生把桌球室的事說了一遍！

呂偉良卻責備他說：「你不該鬧事，任處長會怪你假公濟私。」

阿生理直氣壯地說：「愛莉姐失竊是私事，但兇手殺人就是公事了。如果我們找不到眞兇，警方永遠在懷疑你和愛莉姐。」

「但是你今天的做法，只有加深夏探長對我們的誤會而已！」

「別理會他！反正至今爲止，他們就找不到證據可以證明我們殺人。」

其實呂偉良也不是害怕夏維，只是爲了阿生是個國際特警，避免夏維有所誤會，故此才急於找阿生問個明白而已。

阿生掛上了電話之後，跟住又接到了另一個電話，這是夏維打來的。

夏維在電話中問阿生：「你的失車找回了沒有？」

阿生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因爲阿生曾冒充失車的車主，致電報警，讓巡邏警車爲他阻止

跟蹤他的一部警探汽車。

夏維一定是事後接到報告，知道是阿生存心戲弄他的下屬！

阿生笑道：「我沒有失事，探長，你一定攪錯了！」

「就算我攪錯了吧！」夏維有點無可奈何地說，「我想知道你今天到過甚麼地方。」

「替你客串找兇手！」阿生說，「回頭我會叫人把幾套指紋送到你辦公室，請你核對一下，也許對梁安的命案有點帮助。」

「其實你去找兇手也不必戲弄我的探員。」夏維責怪地說。

「甚麼探員？」阿生在裝蒜！

「別詐傻扮懵，你早已察覺我派人跟蹤你了，所以你要擺脫他們！」

「你並未通知我，我又怎麼知道你派人跟蹤我？」阿生笑道。

夏維啼笑皆非地說：「好了，就算你棋高一着！告訴我吧！你有些甚麼新發現？」

「有的。」阿生故作緊張地說：「我發現我師父和愛莉姐也同樣被人跟蹤，這些可疑人物十分危險，不知他們有沒有發覺。探長先生，相信在公在私你也要對這件事認真一點！」

阿生不愧是個鬼靈精，他這一番說話把對方夏維探長弄得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就算夏維是個傻瓜，也可以聽得出阿生在橫裏指責他不够朋友；不該派人跟蹤他們三個人。但阿生沒有直接指出，却令夏維更加欲辯無從！

掛綫後，阿生把下屬召來，令他們把從貨倉套取到丁佐治等人的指紋副本，送給夏探長核對，看看是否與兇案現場的指紋有關。

× ×

林愛莉被人搶手袋後的第三天。手袋內的旅行證件雖然找回，但是她這種性格的女子不會輕易忘記這種畢生難忘的事情，損失數百元事小，以堂堂一位聞名江湖的迷你女賊，竟然在鬧市中被一名無名小卒輕易得手。等到千方百計找到這傢伙時，他却死得不明不白，這叫她怎可以暫時放下這件事，而跑去外地旅行呢？

同時呂林二人也不會忘記一件事，就是那位間接帮助他們找到搶匪梁安的畫家狄子奇！

要不是狄子奇那一幅素描，即使呂偉良和林愛莉認識更多黑道中人，相信亦難以找到梁安這傢伙。

因此，梁安雖然被人找到後已經死去，但呂林二人仍然十分感激狄子奇。

狄子奇的畫展在「大衆畫廊」舉行，呂林二人當日已答允前往捧塲，他們是有信義的人，所以今天便依時前往！

大衆畫廊門前擺滿了花籃，其中有不少名流紳士的名字出現。

林愛莉對呂偉良道：「狄子奇很有辦法，竟然會有這麼多名流捧塲。」

呂偉良却笑笑道：「我們很少注意畫壇上的動態，可能他是個很有名氣的畫家。不過，有時很奇怪，也許狄子奇根本不認識那些名流紳士，但仍然有人送花籃來。記得許立信博士嗎？」

「當然記得，腦科專家許立信。」林愛莉說道：「許多名流紳士不認識許博士，但他死了之後，花圈上面就出現了不少紳士名流的大名。」

「所以，現在這些花籃，未必表示狄子奇都認識他們，也許只是一些附庸風雅的人送來的。」

「然則，那些人一定有太多的閒錢。」

呂偉良道：「此中秘密你不會了解的，凡是這一類畫展，一定有不少文化界捧塲，報紙刊出宣傳稿時，捧塲文章就會刊出送花籃前來道賀的人的名字，這正中那輩愛出風頭的紳士名流的下懷。」

呂林二人邊說邊走進了會塲。

入門處，有人請他們到門旁小桌去簽名留念。

面目依舊，一派藝術作風的狄子奇過來跟呂偉良和林愛莉握手，表示謝意！

時間只是下午三時，人不算太過擠迫。

一般來說，這一類畫展都是商業化重於藝術，實際上等於賣畫。

但是，呂林二人參觀過一部份畫件之後，已經有了一個印象，就是狄子奇這一次畫展是名符其實的「名畫展覽」，因爲展出的作品並非全部出售的，只有少部份標價出讓；其餘都是非賣品！

原來這次展出的並非全是狄子奇個人的作品，不少是他收藏的名家舊作，例如英國十七、八兩個世紀最有名氣的風景畫家端奈以及康斯坦柏爾，西班牙的凡拉蘇彝士以及戈耶，法國的印象派大畫家莫內以及白加士等等的名家作品，都可以在這個畫展上見到。的確可以稱得上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呂偉良對於繪畫這一門藝術，可以稱得上是個門外漢，要不是爲了酬謝狄子奇而前來捧塲，他根本不可能有機會看到這麼多的名畫。

呂偉良最欣賞法國印象名畫家莫內那幅「日出印象」。

印象派油畫並不如想像中那麼深不可測，就像眼前這一幅「日出印象」，起碼可以看到畫中有橙紅色的太陽，以及波光鱗影，還有晨光照耀的天空景色，以及海面上泛舟的情形。

林愛莉却喜歡那幅色澤鮮艷的「睡蓮」，這是莫內後期的作品。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我一直覺得我們客廳中似乎欠缺了一些甚麼，不如就在這裏認購一幅畫，一則以示捧塲，二則對我們來說，也相當實用。」

「是的，我也這樣想。」林愛莉道，「但是，我們應該買那一幅？」

「我喜歡這一幅——」呂偉良指指那幅莫內的「日出印象」。

林愛莉道：「我沒有意見，你可以買下這一幅，但是，我以爲應該多買一幅。」

「爲甚麼？」

「因爲這不是狄子奇的作品，多選一幅他的作品，才符合捧塲的原則啊！」

「這倒是道理。」呂偉良也差點兒忘記了此行是爲了捧塲而來！

呂林二人又走到另一角，他們希望從狄氏作品中發現一幅是他們所喜歡的。

但是，狄氏作品之中大部份已有人訂購，有些則標明是非賣品。

林愛莉看見狄子奇由那邊走過來，說道：「偉良，不如叫他介紹一下，這麼多的畫，簡直有點令我們眼花繚亂啊！」

呂偉良還未答話，狄子奇已笑臉迎人地走到他們的面前來！

「兩位，請隨便參觀，隨便指教！」狄子奇很客氣地說，「我的造詣很淺，只不過我太過喜愛畫，所以藉此機會公諸同好而已。」

林愛莉道：「你太客氣了！我們很欣賞你的大作！雖然，我不懂得畫，但起碼我們喜歡它的顏色和諧悅目。不過，今天才是畫展開幕的第一天，爲甚麼你的大作，已有不少被人訂下？」

狄子奇笑道：「如果我不說個淸楚，你二位可能誤會本人自高身價。不錯，這裏不少拙作是今天才爲人訂購下來的。畫展今天早上十時開幕，不少名流紳商中午以前已經來過了，

他們非常捧塲。但是，這裏有不少畫，却是今日之前售出的，爲了充實今次的畫展，我情商買主，暫時借出，待畫展結束之後，才送還給他們。」

林愛莉「哦」的一聲，恍然地點了點頭！

呂偉良指指那邊，說道：「那幅題名『日出』的印象派作品，售價若干？」

狄子奇回頭看看，笑道：「呂俠士指的可是莫內的名作『日出印象』？」

「是的。正是那幅！」呂偉良說。

「那是非賣品。」狄子奇道。

林愛莉說：「那幅畫似乎沒有標出『非賣品』等字樣啊！」

狄子奇笑道：「兩位可能看走了眼，那邊一角展出的全是世界名畫家的作品，那一部份的入口處我已書明：『本部份藏畫概不出售，謹供欣賞！』等字樣。我也懶得逐幅標明非賣品！」

林愛莉乘機問道：「然則閣下大作之中，有沒有類似的作品？」

「有的！」狄子奇擺擺手，「二位請過來這邊參觀指教！」

呂林二人跟住狄子奇走！

他們經過之處不少人向狄子奇點頭招呼；狄子奇也十分有禮地，逐一還禮！

呂偉良看見與狄子奇招呼的人，都是衣着光鮮的男女，看來，盡是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

狄子奇停在一幅油畫之前，呂林二人立時感到一陣異光襲人！抬頭一看，紅光眩目，彷彿一顆眞的太陽出現眼前！

狄子奇指住那幅題名爲「陽光」的油畫，說道：「這是在下年前的作品，顏色似乎太鮮艷奪目了，是不？」

呂林二人非常欣賞這幅「陽光」，不知是顏色刺眼還是燈光的映射，總之符合了林愛莉的要求，因爲她本來就希望買到一幅七彩繽紛的油畫。但是，一看畫框外面的附條：「非賣品」，她便感到失望。

「又是非賣品！」林愛莉苦笑道，「是不是留作紀念？」

「是的，我這裏大部份是非賣品，包括我所收藏的世界名畫以及本人的作品在內。」狄子奇說，「我自己的作品本來不該列爲非賣品的，但是，我有些心愛作品希望留爲紀念，所以有些也迫得貼出『非賣品』字樣。」

林愛莉說：「既是你自己的，大可以多畫一幅。例如這幅陽光……」

豈料她話未說完，便聽到狄子奇呵呵大笑道：「小姐，你以爲這是一副印刷機麼，你要多少幅便隨時可以印多幾幅嗎？不！繪畫像寫稿一樣，須要靈感的。例如這幅『陽光』，我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晴天底下寫生，但是突然之間我改變了主意，希望把美麗的陽光搬進我的畫布裏。結果才會產生這作品。現在即使你有辦法强迫我畫一幅同樣的，我敢保證無法再畫出另一幅比這更好的。」

呂偉良既不是作家，亦非一個畫家，但他却先後聽過不少大同小異的理論。他担心林愛莉心直口快，開罪了狄子奇。所以他搶先說道：「既然是非賣品，閣下可否將另一些作品割愛？」

林愛莉說：「是的，我們只希望購下大作之中顏色較鮮艷的一幅！」

狄子奇笑道：「難得二位如此大力捧塲，那就讓我破一次例吧！」

林愛莉歡喜若狂地說：「你的意思可是：把這幅畫售給我們？」

「是的。」狄子奇說，「這是例外的一次，下不爲例了。」

「謝謝你！」林愛莉伸出手來，跟狄子奇握了一下，「我實在太喜歡這幅畫，它可以滯給舍下無限的光輝與溫暖！」

呂偉良掏出了支票簿來，問道：「你要售價若干？狄先生。」

「坦白說吧，若是換上別人，即使十萬元我也不會出讓，但是二位是正義之士，況且今天這畫展早有聲明，收入撥作慈善救濟之用，因此，我只收徵象式的一元！」狄子奇伸出一隻手指來。

「一元？」林愛莉忍不住笑了起來，「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絕對不是開玩笑，請到這邊來登記，慈善機關有人在這裏負責一切。」狄子奇做了一個引導的姿勢！

但是呂偉良說：「一元簡直是開玩笑，尤其是你聲明今天的收入撥作善欵，這更加叫我們難以出手。爲了避免我們尷尬，請你說個公道價錢吧！」

狄子奇一邊走一邊沉吟道：「坦白說句，這幅畫我多多少有點依依不捨，但二位太賞臉了，我應該雙手奉贈。但是，爲了向慈善交代，不收費又似乎跟他們開玩笑，你說是不？」

呂林二人點點頭。

狄子奇又說：「既然二位認爲一元太少，那就任你們出價多少，反正是捐作善欵的，正是多多益善，少少也不拘！」

林愛莉苦笑着道：「這倒叫我們感到爲難了。」

狄子奇抓抓頭皮，終於說道：「那就……一千元，多不多？」

「不多不多，一千元絕對不多。」林愛莉一邊打開手袋一邊說，「我們可以付現欵，一千元不須開支票的，我身邊可能湊足此數！」

狄子奇這時候已走到一張桌子前面，那兒後面坐了一雙男女，襟頭扣上一間慈善機構的襟章。桌子前面有幾個刺目的大字：「善長買畫，福有攸歸」！

下面是一些較小的字體，解釋這次畫展首天的收入，一概撥作善欵。

林愛莉付了一千元，收回一張收據。

一名女職員是屬於某善堂的，替林愛莉取來那幅畫。

女職員正想替林愛莉包好那幅油畫，狄子奇却有點依依不捨地說：「二位可否像其他認購者一樣，待在下的畫展結束之後，才把此畫送到府上？」

呂偉良和林愛莉本來就不急於取去此畫，所以並無意見。

二人在畫廊內逗留片刻，便告離去。

他們剛走到門外，忽然有人叫住他們。呂林二人回頭一看，原來是富商洪乃文。

洪乃文是飛鏢俱樂部的成員，他跟呂林二人認識也是在那裏。

洪乃文笑道：「我以爲二位只喜歡體育運動，眞想不到你們對字畫也有興趣。我剛才看見二位由狄子奇的畫展走出來，請問有什麼收穫？」

呂偉良笑了笑，道：「我們只是附庸風雅，那裏懂得欣賞呢！」

林愛莉却反問道：「怎麼？你也是來捧狄子奇的塲麼？」

「是的，他是近年來畫壇上發現的奇才！」洪乃文道。「我生平愛畫如命，聽說狄子奇不少新作品，我想開開眼界！」

林愛莉笑道：「今天跟狄子奇買畫是值得的，因爲一切收入……」

「撥作善舉，是不？」洪乃文不等林愛莉說完，就接口笑道，「此乃宣傳攻勢，小狄很聰明！」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林愛莉故意問道：「宣傳攻勢？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難道還不明白麼？」洪乃文會心一笑。

這時有人在他們身邊經過，都是進入「大衆畫廊」的，所以三個人的談話頓住了。

洪乃文待人們走過後，低聲道：「今天上午我抽空來過了，所以一切情況我相當明白。不妨坦白對你們說吧，我看中了一些名畫，屬於非賣品類，現在再來看清楚，希望枱底交易成功！」

「枱底交易？」林愛莉恍然大悟地說：「你的意思是說：非賣品只是個幌子，其實每一幅都可以出價認購，是不？」

「是的。」洪乃文道：「我相信情形必然如此，如果小狄果然不捨得出讓，又何必搬到這兒來？」

「公諸同好啊！」林愛莉說。

「我絕不相信，過了今天之後，可能全部非賣品均變作待價而沽，信不信由你！」洪乃文做了一個鬼臉，揮揮手說聲「再見」，回頭便轉進會場去了。

呂偉良瞪住他的背影道：「狄子奇原來是個如此狡猾的人！」

林愛莉道：「我們不該聽信一面之詞，洪乃文的話未必可靠！」

「但是，他的話頗合情理！」呂偉良說，「今天一切收入概捐作善欵，那麼，高價的自然先列作非賣品，留作枱底交易大有可能！」

「即使如此，也不能責怪狄子奇的。」林愛莉說，「慈善賣畫雖則可以利用報界大事宣傳，同時亦可以滿足一些喜歡出風頭的名流紳士。看來，今天他的收穫已經不錯。你沒有看見許多人訂購了他的作品麼？他實際已作出貢獻！」

呂偉良不再作聲。

二人登上汽車，卻有不少名貴房車開到「大衆畫廊」門前來，不問可知，這些名貴房車內的主人，都是狄子奇的捧場客。

林愛莉忍不住說道：「像狄子奇這年紀，有此成就也總算不錯了！」

呂偉良卻說道：「今天我們除了捧場之外，還爲了一些什麼事而來？」

林愛莉「噢」的一聲說：「是的，我們忘記了向他道謝！」

是的，他們認識狄子奇，是因爲追捕搶手袋的匪徒而起。

今天他們本來是爲了道謝狄子奇間接帮助他們，結果卻過份集中注意力在那些畫上面。不過，事實上狄子奇也太忙了。

想起了梁安的命案，呂偉良又忍不住打電話去找阿生。

阿生正在特警總部之內。

他在電話中說：「根據夏維探長認爲，兇手做得很乾淨，看來與丁佐治他們無關。」

阿生會把丁佐治等人的指紋騙到手，送給夏維核對，結果認爲無關重要。

現在夏維雖則不再派人監視三俠，但三俠卻沒有放棄緝兇的工作。

呂偉良又問阿生：「你有空嗎？」

「什麼事？」阿生說，「我這幾天很忙，沒有什麼特別事情吧？」

「不！絕對沒有特別事情。」呂偉良也沒有追問阿生忙一些什麼。

他知道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自然有不少秘密任務。要不是阿生自動說出來，呂偉良從不過問的。

掛了綫之後，林愛莉已把車子開入一條橫街，這是接近符大頭的總架步。

符大頭是市中心區的大師爸，呂林二人曾經拜訪過他，他爲了尊重鐵拐俠盜的名氣，答允爲他找到搶去林愛莉手袋的人。

結果人是找到了，賍物也找到了，但是，卻是一個死了的人。

這件命案警方雖然在偵查中，但呂偉良總覺得可能案中有案。

林愛莉找個地方停了車，二人又再度去找符大頭。

這一次沒有人阻難他們，他們於是可以直登二樓。符大頭一見了他們，就有些緊張地說：「怎麼啦？你們到底找到了兇手沒有？」

「還沒有！」呂偉良說，「這一次，眞的是難爲了你那班手足！」

「千萬別客氣！」符大頭說：「這件事誰也想不到會發展到此地步！」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知道梁安是那一路人馬嗎？」

「我們暗中查過了，這傢伙並不屬於任何帮會。」符大頭嘆了一口氣，「這才叫人難明究竟！」

「這有什麼值得驚奇？」林愛莉說，「你難道不知道目前許多青年人根本不入流麼？他們既不屬於任何帮會，本身也沒有任何組織，三五成羣有之，獨行獨食亦有之。」

符大頭道：「但是，梁安既不屬於任何帮會，他的賍物又往何處推銷！」

「什麼賍物？」林愛莉問。

「老實說，我們已暗中調查過了，梁安不是頭一次做案。」符大頭道。

「嗯！」林愛莉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你已查過專門收購賊賍的地方。」

「是的。」符大頭道，「沒有人認識這傢伙。」

呂偉良道：「然則，你又怎麼知道他多次做案？」

符大頭道：「是丁佐治說的。」

林愛莉知道阿生也找過丁佐治此人，因此問道：「丁佐治又是什麼人？」

「一羣阿飛的首領。」符大頭說，「他常常跟梁安在桌球室打桌球。」

呂偉良問符大頭：「然則，丁佐治有沒有說過，他做過一些什麼案？」

「這點倒不清楚，相信只是一些當街搶刼之類，未必是什麼大案！」符大頭說。

林愛莉聽到呂偉良如此問法，心裏已經明白了，她說：「這點相當重要，比如梁安生前做了另一宗案件，有可能就爲了某種原因被殺，所以，我們一定要向丁佐治查清楚。」

符大頭道：「要找丁佐治，並不困難，只要到紅燈區一間桌球室，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他的！」

「但是我們並不認識丁佐治。」林愛莉說，「可以請你的一位弟兄陪我們走一次麼？」

「可以，當然可以！」符大頭十分爽快。

符大頭吩咐身旁的「左先鋒」豆皮貴去把大舊石找回來。

大舊石是最先去找到丁佐治的人，他是符大頭屬下的一名皇牌打手！

符大頭這時又對呂偉良道：「老實說句吧，如果不是爲了呂老兄你的情面，我今日不會惹上了這一身麻煩！假如找不出眞兇，警方相信遲早會找到我這裏來。」

「事情發展，誰也預料不到。總之萬大事情由我担當！」呂偉良說，「只要你保證你的人不會是殺死梁安的兇手就行！」

符大頭苦笑道：「如果我的人殺了梁安，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插賍嫁禍於他。但是，我們根本無須如此。先假定我的人不知林小姐來頭，搶了她手袋吧，你們既然及時來此知會了我，我也及時通知他們，如有發現，立即送回

。事情豈不是十分簡單麼？何必嫁禍於帮外的人，鬧出這許多枝節來？」

是的，呂偉良也覺得這推想太不合邏輯，所以他並未懷疑是符大頭的人殺死梁安，除非另有一些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

不久，豆皮貴已將大舊石帶到，符大頭吩咐他帶呂林二人去找丁佐治。

大舊石跟隨呂林二人開車到紅燈區，登上那間桌球室。

出乎意外，那兒鬼影也不多一個，當然也不見丁佐治等人。

一個男子拉住大舊石苦笑道：「石老兄，你害得我們好苦啊！」

大舊石顯然與此人相識，他說：「你到底在怪我一些什麼？」

「我不敢怪你，也許是我們倒霉，自從你來找過丁佐治他們之後，這裏跟住發生了一連串不愉快的事情，生意也一落千丈。」

「別嚕嗦了，丁佐治那小子呢？」

「天曉得，這兩天我根本未見過他！」

大舊石瞪住那男子說：「你聽清楚，我今天一定要找到他！」

「我沒有辦法帮你忙，石老兄。」那男子想想又說：「如果你一定要找他，不妨到『地獄吧』去找帶街培，他跟丁佐治是好朋友。」

「地獄吧？那是什麼地方？」

「就是地獄酒吧！專做水兵生意的，就在街口拐彎處。」

「好的，謝謝你。」

大舊石於是帶住呂林二人落樓。

三個人在街口拐彎處果然見到一間裝飾古怪的酒吧，門前一片陰森，立體的「牛頭馬面」兩個鬼差分別站在左右兩旁。

那兩尊雖則是水泥製作，但看上去卻栩栩如生，令人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呂偉良也到過這紅燈區，知道有些專做外國酒鬼生意的酒吧，故意標奇立異，因爲外國人喜歡新奇事物，卻又不迷信。

三人到了「地獄酒吧」門口，一名男子在門前坐着。

大舊石問他：「兄弟，認識一個叫帶街培的人麼？」

「你是什麼人找他？」那人瞥了三人一眼問。

大舊石一向粗聲粗氣，一派黑道中人的一貫作風，他說：「你到底認不認識他？別左問右問了！」

那人因爲大舊石的粗野而吃驚，他搖了搖頭說：「我不認識他，你們自己入去問問別人吧！」

大舊石首先進入「地獄酒吧」裏面去，呂偉良跟在後面。

但走得較後的還是林愛莉，她從門上的玻璃反映中，發覺那個本來坐在門口的男子開始站立起來，急步離開了崗位。

於是林愛莉立即叫住呂偉良。

林愛莉首先折返門外，這時她更看見那個守門男子拔足飛奔。

呂林二人都同樣感到事有蹺蹊，可不是嗎？那傢伙剛才還跟大舊石交談，爲什麼忽然作賊心虛的離開了崗位？

林愛莉高聲呼喝。

豈料那傢伙更加加速了脚步。

呂林二人心裏有數，立即放大脚步，急急追了過去。

轉眼間，呂林二人看見那男子拐了彎。

他們担心失了對方的踪跡，走得更快。

他們在街口轉彎處，沿住行人道望過去，果然不見了剛才那男子的踪跡。

在正常情況下，那傢伙要不是有所誤會，就必然是作賊心虛！

呂林二人既有此想法，更加不肯輕易將他放過，於是步步爲營地，追踪過去。

他們假定那鬼鬼祟祟的傢伙，可能躲到一處梯間裏面去了。

但是，很快他們就知道這估計錯誤了，因爲他們在奔跑中，發覺那兒道旁有一個建築地盤，似乎是暫時被人廢棄的。

地盆用木板圍起，但入口處的木門半掩。

市面經濟陷於不景，當地這一類半途而廢的建築地盆多得很。

所謂半途而廢，大多數是由於承建商經濟陷困境，工程被迫暫停者有之，亦可能就此不再興建者亦有之，目前這個地盆可能是屬於前者。

呂林二人由門縫窺伺入內，但見裏面靜悄悄的，鬼影也沒有一個。

一些建築用具仍然留在地盆之內，樓宇實際上已興建了一半以上，不知爲什麼會停工。

林愛莉道：「那傢伙九成是躲到裏面去，進去看看吧！」

她一邊說已經一邊推門入內。

林愛莉這推測是有根據的，以他們奔跑的速度，這麼快便到了街口轉彎處，照計那可疑男子不會逃進前面行人道旁的梯間去，最有可能躲進這個地盆來。

別小睹呂偉良是個跛了一腿的人，他拄着拐杖飛奔時的速度，許多四肢齊全的人也追不上，那完全由於他是個武功修養極深的江湖好漢。

二人入到地盆，立刻聽到一些聲响，那是由裏面傳出的，彷彿有人在開動一些機器。

呂偉良仰首往上望，立刻順勢地把林愛莉推倒！

原來一個起重機吊着的三合土盛儎器，已經翻側，可能是由於中途停工的關係，鐵盆內的三合土已經凝固了，呂偉良當時見到的，只見一團黑壓壓的東西掉了下來！他是個老江湖，自然會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明知來不及警告林愛莉，只好讓她摔一交，總好過就此被那團凝固的水泥擊得腦漿塗地。

林愛莉莫名其妙地摔了一交，由於呂偉良勁力相當，她這一交也摔得頗遠。

林愛莉正感滿腹疑團之際，背後已聽到「隆」然一聲。

她爬起來回頭一看，一團足有二百斤以上的凝固水泥團就在她剛才站立過的位置，要不是呂偉良那運足勁力的一掌，相信她已被壓成肉漿。

呂偉良則朝住相反的方向飛了開去，避過了這致命的突襲之前，心裏生氣，迅即拄杖衝了過去。

那是操縱起重機的地方，呂偉良人未衝到，已瞥見一條人影由上面一躍而下，往後面拔足飛遁。

呂偉良喝一聲，目的是告訴林愛莉，然後也往後追了過去。

那傢伙正是剛才坐在酒吧門前的男子，他不知爲什麼如此驚惶，顯然是極力避免與呂林二人接觸。

呂偉良當然不會放過他，拚命追趕過去，這時，那傢伙已由地盆的另一處出口，穿了出去。

林愛莉驚魂甫定，匆匆追上了呂偉良，只見那男子這時已由另一條後街逃出，亡命地飛奔。

呂林二人一步也不肯放鬆，啣尾追踪。

那男子轉入一處横巷，不及數秒光景，呂林二人已接踵而至。

那傢伙赫然就在眼前站立着。

這一次他不奔不跑，卻氣定神閒地，手中多了一些武器。

與他同時出現在橫巷裏的，還有數名男子，個個都兇神惡煞，手中分別持有刀棒。

呂林二人意外地呆了一呆，但絕對不是吃驚！

這種情形我們又不是頭一次看見，既是身經百戰，自然亦見怪不怪。

呂偉良急急倒退兩步，橫杖而立。

林愛莉也順手在腰間一按，那條時下女性用作裝飾的金屬腰帶立即被她用作武器，緊緊握在手中。

數名大漢也不打話，齊齊撲上。

呂偉良喝一聲，鐵拐杖出手無情，閃電似的連發數招，已經迅速可以聽到幾種不同的聲音。

有人「喲」地一聲叫，也有人破口大罵：「他媽的！好厲害啊！」更有人手中的刀棒被震跌，總之，鐵杖掠過之處，彷彿一陣狂風吹襲。

林愛莉根本沒有正式加入戰團，只是在旁戒備，轉眼間那幾名大漢已被打得七顛八倒，紛紛竄逸。

呂偉良眼看酒吧門前的男子在逃，他卻沒有趕過去，因為他看見林愛莉已經迅速採取行動。

林愛莉追在那男子之後，手中金屬腰帶往前一捲，登時把那傢伙的頸項繞住，順勢一扯，那男子咽喉被鎖，差點兒窒息過去。

林愛莉奪去他手中的利刀，在他的眼前幌了幾下，冷冷地說：「你害伯什麼？」

那男子吶吶地說：「請問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你猜猜吧！我想知道你的心裏怎樣想！」林愛莉道。

呂偉良已氣定神閒地拄杖過來。

「把他帶回酒吧去！」呂偉良說，「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大概就是帶銜培！」

那男子呆了一陣：「你……你怎麼認識我？我們似乎並未見過面？」

林愛莉道：「你在本市混，也不認識鐵拐俠盜其人，真的是好打有限！」

呂偉良說：「你要不是我們要找的帶銜培，又何必如此作賊心虛？」

「是的，在下有眼不識泰山，我還以為三位是警探吧！」帶銜培說。

林愛莉卻出奇地問：「警探又怎麼樣？除非你身上有毒品！」

說時順勢一摸，林愛莉已從他上衣的口袋裏，摸出了一包香烟。

她知道吸毒的人詭計多端，香烟包撕開，裏面果然有些白色粉末，那是海洛英。

帶銜培正被二人押回酒吧門前去，大舊石已由那邊找了過來。

呂偉良把剛才的情形告知大舊石，因為他當時已進入地獄酒吧，一概不知。但當大舊石與酒吧中的人談過之後，已知道坐在門前的就是他要找人。

只是當他再出到門外時，不但剛才見過的人不見了，連呂林二人亦已不見，直至現在他才找到他們。

大舊石一見面就忍不住指住帶銜培破口大罵：「他媽的！你分明就是帶銜培，怎麼會戲弄我們？」

大舊石是黑帮中打手，平時習慣了粗野，開口便是三字經，也顧不了林愛莉是個女人，他說着還要作勢毆打帶銜培，嚇得對方連聲求饒。

但是，當三人問及丁佐治的下落時，帶銜培又連番推不知。

大舊石又要動手，林愛莉卻說：「這傢伙身上藏有毒品，看他九成是個癮君子，不如讓我把他交給警方吧！」

呂偉良立刻附和說：「這主意好極了！」

大舊石不知道呂林二人只是靠嚇，他揮動着拳頭咆哮道：「老子拳頭發癢，即使把他送交警方，也先讓老子揍他一頓！」

呂偉良做好做歹的說：「只要你說出丁佐治之所在，我們便放你走！」

帶銜培道：「他已經兩天不見人面，可能到隣埠去了！」

「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嗎？」呂偉良問。

「當然知道，我跟他一道住在一層樓裏面，是同屋住客，但這兩天他卻無緣無故地失踪。」帶銜培又說，「當初我還以為他給警方抓去了，但打聽過之後又不是那一回事，所以我推測他到隣埠去避避風頭！」

林愛莉問：「他為什麼要避風頭？」

「近來太多人要找他，我也不知到底是什麼事。」帶銜培道。

呂林二人交換着眼色，他們內心雖然對帶銜培半信半疑，但也無可奈何。

但是大舊石卻不同了，他粗野地一手執住帶銜培的衣襟，作勢就要把他痛毆一頓。

大舊石狠狠地說：「乖乖的，帶我去找丁佐治，否則今天你骨頭會折了幾根。」

帶銜培苦着臉道：「我實在不知道他去了何處，這全是真話！」

大舊石道：「你們既是同樓住客，怎可能不知道？你再敢裝蒜，老子就揍你！」

帶銜培道骨仙風，怎捱得住大舊石的拳頭？他吶吶地說道：「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去了那裏，但是我卻知道他是為了梁安的命案而避開的。」

「他殺了梁安麼？」大舊石單刀直入地問：「否則為什麼他會這麼害伯？」

「他跟梁安是好朋友，許多人都以為他知道得最多，甚至警探也來找過他！」帶銜培說道。

「帶銜培」只是一個綽號，此人實際上叫何培，由於當地的人習慣了稱呼幹導遊的人為「帶銜」，所以才有此綽號。

大舊石仍然不滿意這答覆，他盯住何培問：「還可以在什麼地方找到他？」

「桌球室和仙窟。」何培說。

「仙窟？」林愛莉詫異地問道：「那是什麼地方？」

「木屋區吸毒的架步！」何培說。

桌球室的人說兩天不見人面，那麼他可能躲在木屋區！」大舊石揪住何培的衣襟用力推了幾下，「仙窟在那裏？帶我去吧！」

何培說道：「我以為你們不必浪費時間了，我每天有一次以上到仙窟去，那兒的人也說那傢伙失了蹤，否則剛才我也不敢推測他到了隣埠去！」

大舊石至此才徵求呂林二人的意見。

呂偉良道：「如果他到了隣埠去避風頭，很易查出的。」

林愛莉道：「我以為這傢伙多少總會知道一些。」

大舊石盯實何培道：「告訴我，丁佐治是不是殺了梁安？」

「照計不會吧！」何培忖測地說，「他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呂偉良卻向他問道：「梁安平時是幹甚麼勾當？」

「天曉得！」何培聳聳肩說，「他們的行動從來不對人透露。」

「你說他們，是否指丁佐治和梁安？」林愛莉又問。

何培點點頭！

林愛莉於是對呂偉良和大舊石道：「然則你們全都上了丁佐治的當，包括阿生也在內。原來他們是同黨，然則，丁佐治當然知道梁安是誰下毒手的！」

大舊石握拳自擊了一下，道：「然則我們太便宜了他！」

最早找着丁佐治的就是大舊石，他顯然因為被丁佐治瞞騙而心有不甘！

為此，大舊石一手執住何培，用力推了一把，狠狠地說：「帶我到你居住的地方！」

何培有點摸不着頭腦，道：「幹甚麼？」

「到那裏去再說吧！」大舊石道。

呂林二人卻猜到了大舊石的用心，他分明想從丁佐治的住處找點綫索。至此他們不能不佩服這個老粗原來也有點頭腦。

何培在三人押解下，不能不帶着他們回居處。

那是一幢新樓的一個小單位！小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

品字形的間隔，叫做「兩房一廳」，實際上，那二間睡房只有六乘七英尺左右，僅可放一張單人床和一個床頭几而已。

那個客廳更是小得可憐！

總之這裏總共也不過三百方呎左右，已經包括厨房厠所在內。

這就是當地常見的白鴿籠式的住宅單位。難得的是建設局的大官們竟然會批准這麼樣的圖則，由此亦不難可以推想到其他方面了。

問題並不是由於面積太小，而是每一層有十個以上如此這般的住宅單位，每一幢大廈卻高達十多二十層，衞生設備固不足，走廊更加狹窄得可憐！電梯少，又沒有後門，試想想，萬一發生火警，住客如何逃生？這也是當地的另一特色！

大舊石進來之後，老實不客氣，動手去搜查丁佐治的睡房！

房間是那麼細小，大舊石一個人入去已是無法轉身，所以呂林二人只好留在外面！

他們一邊監視帶銜培，一邊留意大舊石到底搜到了一些甚麼。

大舊石搜過床頭几，也搜過掛在板障上的衣服口袋等處。

但是，結果卻是一無所獲！

大舊石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呂偉良又親自入內一次，左搜右搜結果還是搜不到甚麼。

丁佐治那間六乘七英尺的小房間，除了一張床和一個床頭几之外，連衣櫃也沒有一個。那個房間是用木板間成的，上面有些鐵釘，大概是用來掛衣服的。

一個有拉鍊的衣服膠袋掛在一幅板障上，裏面一件衣服已經相當陳舊。剛才大舊石在這件上衣口袋裏找不到甚麼，呂偉良當然也無法找出甚麼東西來。

丁佐治睡床對面的一幅牆壁上，卻掛了一幅裸體美女畫，這大概也是不少王老五房間中的特有景色之一。

大舊石在客廳中問何培：「你跟他一同住在這裏有多久？」

「將近一年了。」何培道。

大舊石又問道：「平時有些甚麼人跟他來往？」

「跟他來往的人很少到這兒來，只有一個梁安是我見過的。」何培又說：「他會友的地方多數在桌球室裏。有時亦會到我工作的酒吧來。」

「梁安跟他說過一些甚麼？你記得嗎？」大舊石問。

「梁安來這裏，多數在我上班之後。」何培道，「有時我抽空回來午睡片刻，才撞見他們好像商量一些甚麼，但每次當我回來之後，他們又甚麼都不敢說了。」

「好吧！我暫且相信你的話。」大舊石說，「要是給我發覺你欺騙我，嘿！你吩咐別人為你準備身後事好了！」

這一類黑人物習慣了欺善怕惡，所以呂林對大舊石的威脅口吻，他們也就見怪不怪！

大舊石臨行時又對何培道：「有消息記得通知我，包保你會有好處！」

呂偉良覺得有些黑人物除了拳頭够硬之外，倒也有點頭腦。

就像眼前這個大舊石一樣，符大頭如果多幾個這樣的打手，總有一日可以稱霸於黑色世界！

三個人就這樣，在毫無結果下離開了紅燈區。

古今油畫　同時失蹤

夏維探長接到一個特別報告，匆匆趕到大衆畫廊去。

時間只是上午八時，夏維還沒有離家上班，電話是他的一名助手打來的。

據說：大衆畫廊出了命案！

夏維駕車趕到現場時，那時已有不少辦案的警方人員。

警方是較早時接到巡警的報告，巡警無意中發現大衆畫廊一個窗門被人撬毀，因此引起疑心，入內調查，結果發現一名看更員被人刺斃！

夏維首先了解現場的情況，知道這兒正在租給一位名畫家狄子奇開畫展！

門內走廊上，還有不少名流紳商送來的花籃，從這些花籃的「陣容鼎盛」看來，就不難想像得到狄子奇來頭不小。

偵探人員正分頭在現場各處展開偵查！

警方同時亦已經派人去把狄子奇找來；從現場上的情形看來，不難推測得到，有些畫件已經失蹤。因為有好幾處地方是空了下來的，那兒分明擺了一些展覽的畫稿。

有些字條遺下，都是寫上「×××先生訂下」等字樣的。但是畫稿卻不見了，可能又是一些雅賊的所為，但為甚麼要殺人呢？

狄子奇被警探陪着坐上的汽車時，幾乎還未睡醒。

這是畫展的第二天，想不到禍事就在昨天晚上至今天天亮之前這段時間發生。

畫廊是專租給人家展出一些字畫，古玩和文物的。辦事處只有二名職員，現在也被警方找到，帶回現場來協助偵查。

據說，這二名職員通常是依辦公時間，朝九晚五上落班的。

至於展覽時間，通常由十或十一時開始，至下午四時為止；但如果租用人例外要求，也可以酌情加長時間，不過須要另付費用。

晚上有一名看更員留守，戶內戶外也沒有警鐘系統。

看這情形，昨天晚上至今日凌晨這段時間，竊賊入內時，看更員顯然一無所覺，否則他起碼也會按响警鐘才對。

狄子奇到達現場時，看見一片凌亂，差點兒就要昏了過去！

「我的天啊！」狄子奇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這是怎麼一回事？」

「狄先生，這裏展出的，是否全是你的作品？」夏維問道。

「不！只有一半左右，其餘的是本人的藏畫！」狄子奇說。

「都買了保險嗎？」夏維又問。

狄子奇道：「所有買下保險的，都是早年一直買下的。近年本市治安太壞，保險公司不肯接受，而且保費很貴。所以只有部份畫稿買了保險，大部份都沒有投保！」

「現在請你檢查一下，到底失去了多少幅名畫，然後逐一告訴探員，他們會代你詳細登記起來。」夏維探長說。

狄子奇木然瞪住那些空置下來的地方，那些地方本來都是擺了一幅畫稿，現在只有地上遺下的一張字條，或者標價的紙咭，又或者是寫上了「非賣品」等字樣的紙牌。

狄子奇呆若木鷄！

一名探員陪着他到畫廊各處巡視。探員問了許多問題，但每一個問題幾乎都要重覆；顯然的，他無法集中精神去聽探員的問話。

巡視了一遍之後，狄子奇的神志似乎稍爲冷靜了一點！

這時候，阿生亦已聞訊趕至！

阿生看見了夏維探長之後，第一句問話就是：「是不是又損失了一批名畫？」

夏維道：「詳細損失還有待狄先生的提供，但是這裏被人爆竊則毫無疑問。」

阿生點頭道：「可能是國際藝術竊賊的所爲。」

「國際竊賊？」夏維苦笑一下：「別因爲你是國際特警，便凡事加上國際二字好嗎？」

阿生苦笑道：「是有根據的，我並非胡亂加上。你記得嗎，我前兩天不是要求你們代查幾名入境旅客的下落麼？」

「是的，結果我已經通知你了，他們均已離境，有些往曼谷，有些往西貢或者馬尼拉。」夏維反問：「他們不可能與這案有關，因爲那幾個被你們認爲可疑的人物，沒有一個留下來。」

阿生有點洩氣！

他原本以爲同樣是藝術珍品失竊，湊巧國際藝術竊賊又來了本市，事情多少也有點牽連的！

狄子奇在苦苦沉思！

夏維探長在旁忍不住問道：「狄先生，到底你前後損失了多少幅古今名畫？請你告訴我吧！」

狄子奇抓抓頭皮，迷惑地說：「這件事令我難以明白。」

狄子奇這麼一說，令到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同感迷惑，沒有人明白他的意思。

「請你說淸楚點，這裏的損失只有你最淸楚。」夏維道。

狄子奇說：「我這次失去的畫稿，屬於我的作品，只有三幅，此外有九幅是我本人的藏畫。但並非我的作品，是外國一些古代畫家的油畫。」

夏維說：「那一定是相當名貴的了？」

「藝術品有時不可以用金錢去衡量的。例如有位富翁看中我一幅作品，他出價可能高達百萬，但在批評家的眼中，可能只值十元八塊。」狄子奇又說，「不過一般來講，古代的畫，即使當作古董，也比較值錢。問題却是：我這裏有些古董比失去的更名貴，爲甚麼他們不要？」

阿生立刻就說道：「可能是他們不懂得欣賞！」

夏維却道：「也可能太匆忙，看走了眼也不足爲奇的！」

狄子奇怔怔地說道：「這會不會是存心破壞？」

「破壞？」夏維探長反問道，「你有仇家麼？」

「我想不起誰跟我過不去！」狄子奇束着雙眉，「但我三年來才舉行這次畫展，竟然鬧來這麼不幸的事，太不尋常了！」

門外傳來一陣陣吵鬧之聲！

夏維對一名助手說：「可能是記者們要入來，告訴他們，一小時之後才可以進入現場拍照！」

助手還未出去，一名探員已經入來報告，說是呂偉良和林愛莉硬要入來！

夏維叫助手去把呂林二人帶入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是在吃早餐時聽到收音機報告的。

當時阿生已上班去了！

呂偉良進來之後就急不及待地問：「是不是全部名畫都失了蹤？」

夏維說：「狄子奇先生點算過，只失了十二幅而已！」

林愛莉急急的問道：「包括『陽光』在內麼？」

「甚麼『陽光』？」夏維反問道。

「陽光是拙作的題名！」狄子奇解釋道，「你們二位大力捧場，實在令我感動。可惜這一回也太湊巧，失畫之中包括你們訂購的『陽光』在內！」

夏維恍然大悟：「原來二位也是狄先生的捧場客，怪不得你們這麼緊張了。」

林愛莉呆了一陣：「想不到竊賊竟與我懷有同樣的欣賞目光！」

阿生却說道：「你們如果以爲失去的盡是名畫，那就錯了。」

呂偉良道：「難道全是一些不重要的畫稿麼？」

狄子奇點頭說：「如果不重要，我也就不會把它買下收藏了，但是，這裏未失去的，就有更多貴的。他們如果識貨，我的損失就更大了。」

「狄先生，是不是所有失去的畫，均已有人認購？」夏維問道。

狄子奇說：「不！我的藏畫大部份是非賣品，甚至我的作品也不是每一幅都出賣的。這次失去的十二幅畫之中，只有三幅是被人訂購的，例如『陽光』就是被呂先生訂下的，另外一幅則是古畫，由一位收藏家買下。其餘九幅根本沒有人購買。」

夏維笑語呂偉良：「會不會有人跟你們作對？」

呂偉良笑道：「我的仇家雖多，也不致如此無恥。看情形是一些雅賊的所爲，贓物未必會流入收購賊贓的人的手中。」

林愛莉道：「十二幅畫之中，有九幅是外國人的油畫，我担心給他們偷運出口呢！」

夏維道：「但阿生所懷疑的國際藝術竊賊，早已離境了！」

阿生道：「現在我們要研究的是：那班被巴黎特警總部懷疑的國際罪犯，來時是否携來一批名畫，去時是否亦携去一批名畫？」

夏維道：「他們通知我們太遲，在通常情形底下，根本我們不會禁止飛機乘客携帶畫件，只有武器才在禁止之列。」

「看來這是湊巧而已！」林愛莉道，「這裏的事情可能與那班國際竊賊無關。」

阿生道：「我會作過假定，國際竊賊集團之中既然包括了華人在內，他們又集體路過此地，會不會表示他們在這裏也有一個支部？」

「嗯！這種假設倒比較合情理。」夏維說道，「如果他們在這裏設有分部，問題就複雜了。」

「當然，在我和你的立場來說，都希望他們只是過境性質。」阿生道：「但事實我們不得不提高警惕，所以我們必須追查那幾名疑人留在本市時的動態。」

夏維道：「是的，你提醒我了，我會派人

去查查，看那幾個人在本市做過一些甚麼，會過一些甚麼人等等，這可能是綫索。」

現場上的調查已接近完成了。

狄子奇陪着各人再巡視會場一遍，有一點現象令人頗感驚奇的，就是竊賊並非一如所料，匆匆忙忙取走一些畫件。

從現場上留下的空位看，竊賊顯然經過選擇，的確令人難明！

驗屍初步判定死者是死於凌晨三時左右。致命傷是利刃刺中了心臟！

竊賊來去俱經由那個被撬毀的窗門，但十二幅大小不一的畫件如何運走？

據狄子奇說，最大的一幅，有二乘四英尺那麼大，看來竊賊運走那幅畫，起碼要動用三四個人以上，還要一部貨車才可以順利完成搬運工作。

呂偉良忍不住問狄子奇：「事前你有發現任何跡象嗎？」

「沒有，一點也沒有。」狄子奇道，「昨天前來參觀畫展的人，也全是名流紳商巨賈，以及文化界人仕，他們決計不會做出這種事來的。」

阿生道：「俗語說得好，知人口面不知心！有些人外表是個名流紳士，內裏誰曉得他們是幹甚麼的？」

「是的。」林愛莉說，「你覺得他們選擇這十二幅畫，有甚麼特殊意義嗎？」

「我就想不出有何意義。」狄子奇說，「他們竊去的既不是同一類的，也不是同一位畫家的作品，有些是我年前歐遊時選購的，但在畫評家眼中，並不太值錢。我當時選購只要符合二個原則，一個是：經濟原則，另一個我喜歡那幅畫。但是，比較起來，這裏有些畫更爲名貴。經過多年收藏，現在已是無價之寳，但它却安然無事！」

「是的，太奇怪了！」阿生道，「他們爲甚麼要殺人？」

林愛莉道：「很簡單，他們担心被人認出各竊賊的面目。」

「爲了偷這些畫，値得殺人嗎？」阿生說，「他們大可以把看更員綑綁起來！」

「但是，警方的拚圖認人法十分收效，萬一警方憑住看更的口供，而追緝他們就危險了。」林愛莉說道。

「我看，警方的綫人也該全體總動員了。」阿生對夏維說。

夏維道：「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只怕他們萬一眞的是國際集團，我們的綫人就可能無所施其技！贓物也有可能被偷運到外國去！」

至此，呂偉良又問狄子奇：「請問你捧場客之中，有外國人嗎？」

「有的。」狄子奇道，「他們多數喜愛東方色彩的中國山水畫，而不是油畫！昨天我就售出了好幾幅。」

「這次失竊的，有沒有山水畫在內？」呂偉良又問道。

「沒有，全是油畫。」狄子奇道。

整個事件令人莫名其妙之處甚多，例如：竊賊何故挑選那十二幅畫？

又例如：爲甚麼他們不取去高價的古代油畫？是他們不懂欣賞麼？那麼，他們又何故要經過一番挑選？

夏維從狄子奇那兒取去一份名單，包括他的長期顧客在內。

呂偉良這次只損失了一千元，那是林愛莉付給某慈善機關的，但那幅「陽光」失去了，也就等於捐了一筆錢做善事。

至於其他二名訂購了一古一今名畫的人，損失比呂林二人更大。一個三千，一個五千。都是畫未到手，先捐了錢的。

命案發生後，現場雖則被警方封鎖，但湧到這裏，要求入內參觀畫展的人却多得很，那是多得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的即場轉播。

關心狄子奇的也多得很，紳商名流紛紛趕來慰問，誰說此地人情薄如紙？

呂偉良等三俠離開會場時，警方人員仍然留守現場，畫展還未重開。

但是，一些紳商巨賈已紛紛替狄子奇出頭，爲他向有關方面求情，希望提前重開畫展。看來這班人對文化事業非常之熱心。

呂偉良等三俠回到汽車裏，開始研究這件事的幕後眞相！

阿生最關心的問題當然就是：這件事是否與國際竊賊有關？

然則，他們得手後，最合情理的做法當然就是：把贓物運到外國去！

於是阿生立刻通知任如重，致電巴黎總部報告這件事。

透過了巴黎總部，發電至世界各地的國際特警，注意一些可疑人物，以及一些畫稿的出現。

同時夏維探長也通知當地機場碼頭等處的海關人員，密切注意一些可能是畫稿的東西被人偷運出口。另一方面則發動警方綫人，希望有綫索可尋。

事情目前看來是毫無頭緒的，夏維從狄子奇交出的名單也找不到任何可疑人物。

那份名單表示一些常常與狄子奇來往的名畫收藏家，他們全是非富則貴的人，又怎會做出這種刼殺爆竊的事情來？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這批畫件不可能在本市再出現！

過去的情形就是：賊贓公司可以大胆到招商整批承投！

投得的人算是「批發商」，至於「零售商」呢，則包括了專賣平貨的地下商店。更有甚者，則是一些「流動小販」，竟然將這一類俗稱「老鼠貨」的贓物，公然擺在路邊出售。

狄子奇失去的既是一幅幅的畫稿，當然不會給人拿到路旁去擺賣，但是，警方却担心這些愛好收藏藝術品的富有人家偷偷交易。

因此，夏維把十二幅畫件列出，加插簡單的繪圖，在報章刊出，在電視台播映，公開要求市民切勿購買此類賊贓，同時如有消息，立刻通知警方！

這件奇怪的竊案發生之後，狄子奇的名字更爲响亮！

各地電視台、報紙雜誌等等，紛紛爭先恐後的去訪問他，介紹他的作品！

這令到狄子奇十分尷尬，他不敢開罪記者先生們，但如果過份應酬他們，又怕別人誤會他藉此宣傳自己的作品。

其實狄子奇的名氣已經相當大，即使完全不加宣傳，亦已有不少富貴人家捧場。只是經此一役之後，外國電訊加以渲染，國際名畫收藏家，也紛紛設法與他連絡，希望購得狄氏名作！

這倒令到狄子奇更加應接不暇，他爲了避免各方面的誤解起見，一律回覆對方，目前既無可供出售的作品，同時亦不想交易。

人就是這麼奇怪的，越是容易得到的東西，越不覺得可貴！

相反，越是難以到手的，便越加渴望得到。尤其是那些外國的名畫收藏家們，更深受電訊渲染的影响，而紛紛乘搭飛機，趕來參觀狄子奇這一次的畫展。

因此，一度停頓下來，現在又重開的狄子奇古今名畫展覽，就更加熱鬧了。

會場內外警探林立，他們奉命注意一些可疑人物可能在此出現。

但是，實際上在此出現的，都是非富則貴的紳士淑女。

儘管警方把注意力集中在購畫的人的身上，三俠還是依着他們自己的想法去做。

他們本來正在找尋殺死梁安的兇手，但現在為了「大衆畫廊」的命案，和十二幅油畫失竊的事，而被迫把注意力分散。

找尋殺死梁安的兇手是為他們自己獲得清白，因為梁安被認為是搶去林愛莉手袋的匪徒，以呂林二人在江湖上的名氣，而被人如此這般剃眼眉，夏維探長懷疑他們因此而動殺機，看來是頗合情理的。

但是，假如明白三俠的為人與作風，就會知道他們決不可能是殺人兇手。

梁安是搶手袋劫匪似乎沒有疑問了，因為林愛莉的手袋在他家中找到。但是，誰殺了梁安？為甚麼要殺死他？這才是關鍵！

至於大衆畫廊的命案他們興趣大於其他方面。那並不是因為呂林二人損失了一千元，也不是因為狄子奇的緣故！

引起三俠對這件事注意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阿生在公事上的責任，因為較早時巴黎國際特警總部方面就通知他們，注意一些國際藝術品竊賊的行踪，他們可能已將一批歷年來報失的名畫携到東南亞地區來，待價而沽！

湊巧大衆畫廊就是最近發生了這件事，阿生更加須要插手去理！

至於呂林二人，他們首先不知道竊賊是否存心跟他們作對，他們一向很少買畫，難得看中了一幅，偏偏就被偷掉了！這其中有沒有甚麼特殊意義？他們認為非常值得研究！

其次就是竊賊的選擇，他們為甚麼不偷高價名畫？他們為甚麼要選這十二幅？如果失主狄子奇沒有說謊，如果畫評家的估計不錯，失去的畫根本值不上多少錢！

甚至留下來的狄子奇藏畫之中，就有不少珍品。這些珍品的價值已遠遠超過全部失去的畫的總值。

也許有人認為竊賊沒有藝術眼光，但是他們如此挑選難道並非為了發財麼？既然是為了賺到更多的金錢，那麼，應該偷一至兩幅珍品，那樣既簡單，又快捷，何樂而不為呢？

一連串的問題，令到三俠一時之間也為之迷惑不已。其實就是警方的夏維探長也認為不合情理的地方，似乎太多了！

但是，無論如何，大衆畫廊失竊的事，已令到一個人喪生。

也許有人認為死者只是個無關重要的人。其實在我們的社會組織裏，每一個人都有他們本身的重要性，儘管他們的職位低微，畢竟他們也是一個人。

如果死者是個有家庭負担的人，他的死就對他的家人造成無可補償的損失！尤其是精神上的損失，就更加可怕！

三俠之中尤其是以呂偉良最珍惜別人的生命，若非對方萬惡不赦，他絕不會迫別人走上絕路。這可能就是他在江湖上受人尊敬的地方，現在那班竊賊竟然如此心狠手辣，令到呂偉良也大感震怒！

三俠為了澈底查清楚這件事，他們立即分頭展開工作。阿生除了與巴黎特警總部保持連絡之外，還與當地警方保持連絡！

呂偉良因為熟悉當地許多三教九流中人，所以他負責到下層社會去找綫索，他們估計這十二幅油畫即是不易脫手，也可能有人「放盤」，除非真的是國際竊賊所為！

至於林愛莉，她却跑到市立博物館去！

市立博物館館長是一位退休教授，在一次慈善賣物會中有人介紹他認識林愛莉。林愛莉想起一些問題，所以跑去向他老人家請教！

這位年約七十的館長，他姓崔，擁有博士銜頭。

林愛莉記得在那次慈善賣物會中，崔仁森博士曾替她的一位朋友講解一幅名畫的掌故，當時，林愛莉就覺得娓娓動聽，後來朋友介紹他們認識，林愛莉才知道，他是市立博物館館長。

現在崔仁森把她請到他的館長辦公室來，林愛莉開門見山地說：「崔博士可曾留意大衆畫廊失竊的新聞？」

崔仁森嘆了一口氣：「世風日下，歹徒越來越不像話了！」

林愛莉道：「聽說失去的畫，並不太值錢，你對此有何高見？」

「藝術的眞正價值，在乎欣賞，而不是在乎金錢上的衡量。這句話，聽來似乎太深奧了，那麼，讓我簡括地說一句吧！當你喜歡它，它的價值未必是最高的，那是每個人的目光不同吧。」

「博士這番話的意思似乎是：竊賊可能很欣賞那十二幅古今油畫，是不？」

「是的，你來找我，大概是因此而感到驚奇，但當你明白到人類的眼光各有不同時，就不該再感到奇怪了！」

林愛莉說道：「然則，這可能是雅賊所為了。」

「是的，只是，他不該殺人！」崔仁森道，「如果我所料不差，這件案，永遠無法偵破的！」

「你似乎把竊賊看得太高了！」

「如果竊賊偷去高價名畫，他可能有一天拿去換錢，警方還有機會破案，但現在情形並不如此，可見竊賊是雅賊，他的目的只是為了滿足自己，所以他永遠不會把這批畫出售，試問警方如何偵破？」

「那是警方的事，我們還是不去討論它了！」林愛莉知道老人家多數頑固的，「現在我們談談失主狄子奇先生好嗎？」

崔仁森「噢」的一聲：「小狄是個聰明絕頂的畫壇奇才，我們這裏也收藏有他的一些作品，人還這麼年青，相信他將來一定有更大的成就！」

「你對他的畫，有何高見？」

「老實說，他的畫還未定型。」崔仁森說，「他喜歡用鮮艷的色彩，有時令人看上去太過刺眼，不够和諧。不過這個青年人有一點可取之處，就是擅於模仿，肯學肯畫！」

林愛莉道：「他屬於甚麼派？請原諒我是外行人，但我聽說畫家之中有所謂印象派、抽象派和寫實派等等，是嗎？」

崔仁森笑道：「是的，畫壇上確有許多派，我剛才也說過了，他並未定型，所以目前還很難確定他是那一派。」

「你以為他的畫能登大雅之堂麼？」

「當然，我說他的畫還未定型，並不是說他的畫不好。也許他正在摸索，力求創新，站在民族立場上，我眞是希望他有這麼一天，憑他的聰明，創立畫壇上新的一派！」

「無論如何，他的畫可以賣錢，這却是事實！」

「賣錢？」崔仁森含蓄地笑了笑，「你大概是指他今次的畫展收穫不錯吧？」

「是的，許多富商名流十分捧場！」

「那不過是互相利用而已！所以我說小狄為人十分聰明，他懂得迎合人們的心理，尤其是富貴人家的心理。這是他成功之處。」

林愛莉道：「他有許多藏畫，那是名家作品。」

「一個愛繪畫的人，他本身也是一個喜歡欣賞畫的人。」崔仁森道，「不過，我去參觀

過他的畫展，他那些名家作品之中，有不少是贋品。」

「他既是內行人，怎麼會購入贋品？」

「這是不足為奇的，一個愛畫的人，有時為了滿足自己，眞的不可得，便唯有退而思其次，假的也好，舉個例吧，『蒙娜麗莎的微笑』是舉世知名的，但眞跡只有一幅。許多人因慕其名，總希望擁有一幅贋品，只要假得似，就有它的存在價值！」

林愛莉道：「是的，聽說這幅名畫贋品多至四幅。」

「何止四幅？」崔仁森說，「這只不過是已知之數，有些人不公開，留作欣賞，所以估計一定超過十幅以上。老實說，我也希望擁有一幅，即使明知是贋品也是好的。」

林愛莉道：「你剛才說，狄子奇的藏畫之中有不少是贋品，可以舉個例，那一幅是假貨嗎？」

「嗯……讓我想想看！」崔仁森說，「例如那幅法國印象大師莫內的作品：日出印象，就絕不可能是眞的，那幅莫內作品畫的是哈佛港晨早的景色，一八七二年繪製，當時，莫內只有三十二歲，眞品目前在巴黎馬摩丹博物院珍藏。」

「崔博士，你對于畫的確甚有研究。」

「我只是喜歡欣賞，不論是中國墨水畫，或者西洋油畫。」

林愛莉又問：「分別畫的眞偽，有甚麼簡單的方法呢？博士。」

「這門學問應該連同考古學一起。一幅古代畫稿落入專家手中，外行的會先看表面，但內行的會先看看畫布。」崔仁森道，「表面上的畫面可以模仿得十足，但畫布却沒有方法復古。」

「是的，古代的畫布與現代的畫布可以不同，新舊固有分別，就是布匹的質地，紡織方法等等，也一定多少有點分別。」

「對了，所以一個內行的人，考證一幅古畫，會先從畫布開始。」

「眞是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林愛莉說。

「這也算不了甚麼，只是普通常識而已！」崔仁森道，「坐上我目前這個職位，如果連這識也沒有，豈不笑話？」

林愛莉覺得這位老人家，很健談，也很喜客。

他陪着林愛莉走出他的辦公室，到博物館藏畫的部份去，參觀了許多名畫，其中却包括了一些贋品，以及狄子奇的得意作品，最後才欣然送別林愛莉。

× ×

呂偉良出現在西區一個地下賭場之內。

這是黑人物集中的地方，也是黑色名流魯四主理下的華麗賭場。

呂偉良每有疑問——尤其是關乎黑色世界裏的一切情況，他總會跑來向魯四請教，魯四十分敬重他，同時也明白他的為人。

魯四見到呂偉良就忍不住笑問道：「聽說你的未婚妻被人剃眼眉，這次找我是否與此有關？」

「你既然知道了此事，請問知道一些甚麼？」呂偉良乘機問道。

「符大頭不是已經為你找到了答案嗎？」魯四笑笑說。

呂偉良聳聳肩道：「可惜符大頭手下找到的，是一具死屍！」

「其實，這種事你也不必太過認眞！江湖上就像天下大勢一樣，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目前是最混亂時期，青年人喜歡享受，講自由，沒有紀律，也不受控制，他們不屬於任何組織，也沒有路綫，我們也給他們弄得有些糊塗了。」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是，梁安不屬於任何堂口麼？」

「是的，我關心你的事情，知道你遲早會問到這裏來，我早已為你查明，死者梁安只是個新人，許多黑道中人也不認識他。」

「丁佐治這名字可聽過了？」

「那傢伙是他的拍檔，現在失踪了。」

「你果然消息靈通。」呂偉良笑了笑，「今天我找到這裏來，是為了另外一件事。」

「甚麼事？」

「大衆畫廊失竊的事！」

「嗯……你似乎與每一件事有關。」

呂偉良笑道：「我花了一千元，訂購了一幅油畫，結果不但失去了，還死了一個人，當然要知道為甚麼。」

「你一定也查過了，毫無結果，所以才找我，是不？」魯四苦笑道：「其實許多事情與原日的江湖人物無關，他們不斷受到警探的問話，其實只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呂偉良知道魯四的為人，聽他這麼說，心裏也冷了一半。

根據過去的經驗，凡是魯四這裏也查不到消息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一樣沒有結果。那不但因為魯四是個老江湖，更由於他的門生衆多，耳目靈通，同時這裏又是江湖人物云集的地方，黑色世界裏的事情，一定是他知得最早

呂偉良往找魯四找尋綫索。

最多！

魯四想了想，又說：「過去江湖中人和氣生財，任何事情把義字放在前頭，所以要是鬧出人命，任兇手天大的本領，結果也由他的頭目交到警探手中。也就是說，過去湖海中人做案，首要原則就是切勿傷及人命，否則他一定大難難逃！但現在，情形不同了，動輒他們便殺人，這不是江湖中人的所爲。」

「你的意思可是說：大衆畫廊的案子，不是堂口的人做的？」

「絕對不是！」魯四非常肯定的說！

「會不會是外地來的歹徒的所爲？」

魯四道：「有可能的，總之，本地堂口的弟兄們，對這件事亦大感興趣。」

「那十二幅油畫有消息嗎？」

「完全沒有，這才叫人驚奇！」

呂偉良知道魯四不會說謊，只要稍有消息，他即使不明言，亦有暗示。

其實呂偉良也是江湖中人，許多收購賊贓的人他也認識。魯四照計不敢騙他的！

呂偉良此行看來又是全無結果。

呂偉良最後只好問道：「有沒有鄰埠的消息？」

「你以爲這是鄰埠來的人做的嗎？」魯四苦笑道，「不會的，這裏與鄰埠只是一水之隔，任何事情也騙不過兩地的警方，他們經常保持十分密切的連絡，同時我們也多少總會知道一些。」

「撇開大衆畫廊的竊案，丁佐治會不會逃往鄰埠避風頭？」

魯四搖了搖頭，說道：「不會吧！符大頭也正在派人到處找尋這個人。符大頭與鄰埠，經常有連絡，消息十分可靠。但他沒有丁佐治的下落。」

呂偉良也知道符大頭在本市和鄰埠之間的黑世界裏十分有名望，魯四說他也在找丁佐治，大概是眞的。他找丁佐治並非爲了向呂偉良交代，而是爲了梁安命案發生後，符大頭的人是最早進入現場的。

萬一警方知道這點，符大頭和大舊石等人，一定有麻煩！

魯四這一番說話不但證明丁佐治未到鄰埠，也間接證明大舊石等人並未殺死梁安。

呂偉良雖然查不到他要知道的，但是總算有了一些收穫。

呂偉良正想告辭，突然看見魯四神色有異，他顯然受到他辦公桌上那個紅色小燈號的影響！

魯四辦公桌上有一個按鈕盆，上面有許多按掣，一排一排的，足有十多二十個。其中有些是與外間連絡的，也有控掣秘路電視傳眞系統，而那些不同顏色的小燈號，顯然是賭場外面向他作出某種暗示的。

魯四桌面有傳話機，可能因爲有呂偉良這位人客在旁，所以外面的手下只能用燈號先向他暗示。因爲他的手下不知道直接傳話是否方便。

果然，魯四按下了幾個按掣之後，牆壁上一幅油畫首先移開，然後有一副電視傳眞機由暗格內彈出！

與此同時，桌面上的傳話機也傳來音響，但首先說話的卻是魯四自己！

魯四以不尋常的語氣問道：「外面發生了甚麼事？」

「四哥，有人企圖搗亂，給我們制服了！」傳話機內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

由暗格內伸出的一副電視傳眞機，螢光幕上也迅速出現了畫面，數名大漢正包圍一名長髮青年，將他拉拉扯扯的推過一旁！

魯四在傳話機中問道：「那傢伙賭白頭片嗎？」

「不！人家贏了，他企圖混水摸魚，硬說是他的，好在打荷的眼光銳利，那個贏家也是我們這裏的熟客。」

魯四道：「算了算了，別傷害他，把他攆走吧！」

呂偉良看見魯四對面的電視傳眞機，有人傳出魯四的命令，於是那青年人死裏逃生，被人推走！

呂偉良有時很欣賞魯四的風度，他有老一輩江湖中人的穩重作風，得饒人處且饒人，決不恃强凌弱。這是許多黑道中人做不到的。

呂偉良看見魯四關掉了電視傳眞機，室內一切又回復舊視！

掩飾那個牆上暗格的，是一幅西洋油畫。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想不到，你也有這種雅興！」

魯四笑道：「你是指那幅油畫嗎？那是人家送給我的，正好合用啊！」

魯四所指的「合用」，大概是它的大小與牆上的缺口差不多。

但是，呂偉良的腦筋稍爲動一下，臉上的笑容隨即消失了！

原來剛才他過份集中電視傳眞機上面的情形，未有留心欣賞那幅西洋裸女油畫，現在細心看淸楚，却又感到有點面善。

魯四主理下的地下賭場曾經三番四次「喬遷」，這兒是新址，呂偉良也是頭一次來此拜訪魯四，怎麼會感到面善？

呂偉良剛才腦筋一動，就是想到他最近在甚麼地方見過這幅裸女油畫！

如果他的記憶沒有差錯，那的確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

呂偉良想起了，這幅油畫，是他在滯街培家中要過的。

當時他和林愛莉，還有大舊石等人，押着滯街培——何培返家，目的是要搜查丁佐治的睡房。當時丁佐治的睡房內，就懸掛着同一大小，同一美女的裸體油畫！

呂偉良忍不住問魯四：「是誰個名家的大作，這畫不錯啊！」

說着這話時，他已站立了起來，走向牆壁間！

魯四也由桌子後面出來，一邊回答呂偉良道：「這是浪漫派大師德拉可勞斯的作品。其實對於西洋畫，我是門外漢，但老洪卻是相當內行的，他收藏了不少古今名畫，我生日時，他就送了這幅給我，當時解釋了一番，我才知點皮毛！」

「你所講的老洪，可是洪乃文？」

「是的，就是他啊！」魯四反問道，「你也認識此人麼？」

「是的，他是飛鏢俱樂部會員，此人愛畫如命。的確收藏了不少畫。」

魯四說道：「我跟他是多年老朋友，也是鄉親。他交遊廣闊，有時也帶了朋友來此消遣的！」

呂偉良順口說道：「此人近年來的生意，似乎做得頭頭是道。」

「是的，看他的環境倒不錯！」

呂偉良看看腕表，藉故告辭。

魯四親自送客，賭場外面還是那麼熱鬧，許多人正在賭得面紅耳赤！

這裏情形彷彿鄰埠的大賭場，各式各樣賭博齊全。賭骰寶——即俗稱「賭大小」，人家往往只是順手把鈔票押下去！通常不是買「大」，便是買「小」，很少買點數。

如果你不是個賭徒，你可能會問：「鈔票沒有記號的，你買大，我也買大，你買一百元，我也是買了一百元，萬一中了，如何分得出

來的？」

但是，如果你上過賭場，你根本無須爲此而担心，那些荷官和巡場的目光，簡直像鷹隼一樣，根本不容許任何人混水摸魚！

即使同一方格之內，有十個人下注一百元的，他們有本事分得出這十張百元面額的鈔票和它的主人是誰，假如有人存心欺騙，結果只有像剛才那個長髮青年人一樣。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對於所見所聞，根本就見怪不怪！

這個地方是相當特殊的，甚麼反貪汚，反罪惡等等，只不過是當局演戲給市民看而已，地下賭場，色情架步以及毒窟，自始至終都存在。相信政府官員的咀巴倒不如相信自己的眼睛好了！

年薪高達數十萬，另有各項津貼的市長大人，可能力保「廉潔」，但是他屬下的各級官員們，是否澈底奉行他的廉政政策？實在令人懷疑！

呂偉良走出地下賭場，已是入黑時份。

他的汽車停在一條橫街道旁，因爲來時這裏附近沒有車位！

當他步到街角轉彎處時，突然有二名青年人攔住他的去路！

呂偉良很快就明白到眼前的形勢，他再回頭一看，又見另外二名青人持刀站在背後！四個人把他圍在核心！

有人說：「跛子！快把手舉高，別阻時間了，我們要發財！」

呂偉良故意說道：「四個人一齊發財，不太多了麼？即使我傾囊給你，只怕也沒有甚麼用？每人只可以分到三數十元而已！」

「別嚕囌！」後面一名青年撲過來，就要動手搜身！

呂偉良在路燈照耀下又是一凜！

原來正想動手向他搜掠的青年人，就是剛才他在魯四賭場見過的「搗亂份子」——曾在電視傳眞機中差點被魯四手下打死的青年。

呂偉良看見前後四個人兩把刀，担心他迫得太近身時，就會反抗不及，於是，他迅速動手！

只聽到呂偉良一聲吆喝，杖影揚起之際，已有一人應聲倒了開去！

儘管呂偉良心地善良，不想殺生，但是當他的生命受到威脅時，獅子搏兎也須用全力以赴。因此眼前他絕不留情！

鐵拐杖連發數招，四名青年人固然不是他的敵手，就是二把刀，亦已有一把被鐵杖震跌了！

以寡敵衆，呂偉良仍然是信心十足，只見鐵拐杖所到之處，叫聲隨起，要不是「哎喲」痛呼，便是沉聲呻吟。轉眼間已有二人奪路奔逃！

呂偉良喝一聲，揮杖進馬！一名青年被他攔腰一杖，打得倒出丈外！

那傢伙連翻帶滾的，踉蹌逃去！

最後一人眼見勢色不對，回頭就走！

呂偉良從衣飾中認得，他正是給魯四手下攆走的青年，於是一個箭步搶前，鐵杖探前一伸，點正了那傢伙的膝部內彎處！

「喲」的一聲，那長髮青年立即跌了一個餓狗搶糞！

呂偉良趨前一手把他的衣領執住，將他整個人自地上揪起來！

呂偉良可以在直覺上感覺得到對方在不住發抖。

他記得這傢伙的刀子已被震跌，現在也看不出他的身上有武器。因此，呂偉良在戒備中把手放開，同時說道：「輸光了嗎？」

那青年呆了一呆！因爲他以爲對方一定說：「跟我去找警察！」

想不到呂偉良竟然曉得他剛才賭場出來，難怪他有點吃驚！

「你家中有些甚麼人？」呂偉良又問道。

「有父母，也有兄弟。」那青年吶吶地說道。

「他們沒有照顧你麼？」呂偉良彷彿一個教官似的問道。

「也許是我自己不好，不關他們的事！」青年人垂下頭來！

經過剛才一番劇鬥，他顯然了解到這跛子絕非一個普通的殘廢人！

呂偉良又問：「你父親幹甚麼的？」

「古玩字畫！」青年人仍然不敢抬頭看呂偉良一眼。

呂偉良忽然靈機一觸，問：「可是買賣字畫的？」

「是的，但是……」青年人哀求着說：「先生，請你不要把今晚的事告訴他……」

「放心吧！我只要你答允脫離你的壞朋友，立下決心改過，我不會令你父母傷心的。」呂偉良又說，「但是，我剛巧有些事想請教，你可否介紹我認識你父親？」

「你貴姓？」

「呂，呂偉良。」

「你是甚麼人？」這新派青年顯然連鐵拐俠盜的名字也未曾聽過！

「我只想買一些油畫，別無企圖，你放心好了。」

「嗯……」那青年大概還是放心不下，顯得有點猶疑！

呂偉良自然了解他的心情，說道：「如果你不想你父親追究我們如何認識的，不如你告訴我如何可以找到他，以及他的營業範圍等等好嗎？」

「這樣反而好極了！」青年人覺得呂偉良很通情達理，「你可以到古董街全記古玩店找老板沙志全，他就是家父。」

「你叫甚麼名字？」

「沙彼德。」

「剛讀完書麼？」

「是的。」沙彼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考不到學位，也找不到工作，只好跟朋友們四下裏遊蕩，吃喝玩樂，我也明知沒有好結果。但是……」

呂偉良道：「你不跟你父親談談，或者幫他做生意。」

「他這一行不易做的，一切講經驗，而且，我根本沒有興趣！」

「來吧！我送你回去，我的車子就在那邊！」呂偉良搭住他肩膊一齊走！

二人登上汽車，沙彼德說：「我以爲你最好待明天才去店子裏找我父親。」

「爲甚麼？」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向他問道。

「在這時候，他可能在家裏，店子已關門了。」沙彼德又說：「我不希望你到我的家中來。」

「這也是道理。」呂偉良說，「那我就尊重你的意見吧！」

車子拐了彎，沙彼德一邊告訴呂偉良應該在何處讓他落車，一邊四下裏張望。

呂偉良担心他沒有意思返家去，於是又說道：「你常常跟朋友們截刼行人麼？」

「不！不！我只偶而爲之！」沙彼德急忙說道。

呂偉良又問：「有沒有給警方抓住？」

「僥倖沒有。」

「那只是罕見的幸運，否則你會有案底，以及在這社會立足就更加困難了。」呂偉良語

重心長地說，「如果我是你，我會立即罷手，擺脫那班壞朋友，否則你會泥足深陷！」

「是的，老實說，我老早想擺脫他們，但是，他們老是糾纏着我。」

「只要你下決心，相信他們莫奈你何的。」呂偉良又把一張名片交給他，「如果他們爲難你，除了報警之外，你也可以找我。」

沙彼德接過名片，上面印了「愛廬」以及這汽車內的電話號碼！

呂偉良又說：「你可以告訴我，你父親的經營情況嗎？例如他買賣的字畫之中，有沒有西洋油畫等等。」

「當然有，他經營出入口生意的。據我所知，他辦許多油畫出口的。」沙彼德道。

如果不明白呂偉良的爲人，可能以爲他是老千集團中的人。否則，他爲甚麼要查人家的「家宅」？

其實，呂偉良也只是因利乘便，或者說他對一切與油畫有關的事情敏感而已。

在一處路旁，沙彼德示意停車，他說他的家就在這幢大廈上面！

呂偉良只好目送他離去！

他看看腕表，晚上八點了。

他老早約好林愛莉和阿生二人，這個時候在飛鏢俱樂部會面。他們一定在那裏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呂偉良匆匆開車趕到近郊去！

果然，阿生和林愛莉已在餐室中等着呂偉良，他們通常都是在這裏共進晚餐的。

「有些甚麼收穫？」林愛莉問呂偉良。

呂偉良反問道：「指那一方面的？」

「梁安的命案，以及大衆畫廊的。」林愛莉道。

「十二幅古今油畫，並未出現。」呂偉良說道，「但我却在無意中發現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愛莉，妳記得丁佐治家中出現的裸女油畫麼？」

「怎麼好端端的談起裸女來？」林愛莉莫名其妙地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說：「我在督四的辦公室內，發現了另一幅。奇怪嗎？」

「這有甚麼好奇怪的？」林愛莉說，「你們男人都是邪裏邪氣的，喜歡看不穿衣服的女人。」

「但是，奇在二者完全一模一樣。」呂偉良說。

「這也沒有甚麼稀奇！」林愛莉說，「瑪麗蓮夢露那幅裸體像據說印了超過一百萬幅之多呢！同樣也是一式一樣！」

「印刷品豈可跟名家名畫比較？那是一幅十八世紀初期的油畫！」呂偉良說，「在正常情形下，不可能有二幅以上。」

阿生忍不住插咀道：「蒙娜麗莎的微笑，——這世界聞名的油畫，據說有四幅以上。正是眞假也難分！」

奇怪的是林愛莉這一次竟然沒有反駁，呆在一旁怔怔地想！

呂偉良沉思着說：「記得嗎，狄子奇曾說過，他失去的畫根本不值錢，做賊的人會這麼笨，偷去一些不值錢的東西麼？」

「也許只是狄子奇以爲不值錢，其實很值錢呢！」阿生說。

「不！我却不這樣想！」呂偉良說道，「我以爲，毛病可能出在『非賣品』三個字的身上！」

阿生道：「你是說：有人以爲狄子奇眞的只供參觀，決不出賣，但有人却非常喜歡那十二幅畫，所以不惜用這殘暴手段把這批畫弄到手，是不？」

「是的，所以，我以爲我們不妨從一些收藏家，以及一些買賣油畫的商人處下手調查，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穫！」呂偉良說，「例如我們在這裏認識的商人洪乃文，……」

阿生立刻說：「不！我知道洪乃文是個富商，他不會兇狠至此吧！」

「你不要忘記，狄子奇說過了，有些畫他多多錢也不肯出讓的！」呂偉良說。「此外，明天我們還要去找一個專辦油畫出口的古玩商人，即使他完全沒有嫌疑，我們也希望從他那兒知道一些關於油畫這方面的生意經。」

林愛莉一直地用心地想，現在她似乎想到一些甚麼，說道：「我的想法與你們不同，我覺得有人在存心僞造古畫！」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是：有人偷了那十二幅畫回去，逐一加以仿製麼？」

「不！眞正目的在乎九幅古畫，至於三幅狄氏作品，可能只是順手牽羊。」林愛莉說，「其實盜畫人的目的，只是在乎畫布，而不是在乎畫的本身價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阿生說，「畫布很容易買到的。」

「但是，古代的畫布與現代的不同。那麼，要仿製古畫，必須古代的畫布，對嗎？」林愛莉說。

呂偉良也覺得這推測有點道理。

呂偉良又問阿生：「警方有些甚麼新發現沒有？」

阿生說道：「他們查過了，丁佐治並未離境，除非他用偷渡方式，一切出口記錄都查過了。」

「那一班國際藝術竊賊呢？」呂偉良在問道。

阿生說：「我們已經與東南亞各地的行家連絡過了，證明總部寄來的名單中，有一人現在曼谷，一人去了星加坡，一個在日本東京，另一個在馬尼拉！」

「這表示甚麼呢？」林愛莉怔怔地說。

「目前我們正等待這四個地方的國際特警的詳細調查報告。」阿生道，「總部已通知他們，小心監視這班人的行動。」

這時候，他們點好的小菜送來了。

就在他們三個人共進晚餐的時候，餐室裏來了一個中年男子。

那是三俠都認識的洪乃文！

洪乃文也是這裏的一名會員，三俠也是在這裏認識他的——

呂偉良看見他全副獵裝，而且又是由通道上走過來的，那通道是通往射擊場的走廊，所以不難想像到他正在射擊練靶！

這裏許多會員都喜歡在練靶之餘，抽空過來餐室這邊休息一下，喝杯咖啡！或者跟相識的會員交談一番。所以，洪乃文進來時，很快就發現三俠，呂偉良跟他招呼過後，請他過來坐！

洪乃文也老實不客氣，含笑走了過來！

林愛莉道：「收集到一些甚麼名畫？」

洪乃文笑了笑，說：「本來在狄子奇的畫展中看中了幾幅，但現在我却在猶疑！」

呂偉良道：「爲甚麼？」

阿生却半開玩笑道：「可不是怕警方誤會你是偷回來的吧？」

洪乃文苦笑道：「我目前還不致淪落到要做雅賊，雖然我很喜愛古今名畫！」

林愛莉說道：「你有錢又怎麼樣？據我所知，狄子奇有許多非賣品，有錢，也買不到的了。」

洪乃文又是一笑，道：「別相信那傢伙，他只不過自我宣傳而已。不怕對你們說，舍下就有着不少他的非賣品！」

「他爲甚麼要這樣？」阿生故意問道。

「心理戰術啊！」洪乃文說，「人們的心理就是這樣，越是難以得到的，越希望能夠得到它！其實，狄子奇畫展中，每一件，俱是商品。」

「你是說：你可以買到他的每一幅畫？」阿生說。

「是的。」洪乃文道，「包括他自稱珍藏不少日子的外國古代油畫在內。」

林愛莉道：「但我們確實要求過他出讓一些畫，他却一口拒絕了。」

「你們不是熟客，當然例外。」洪乃文笑道，「而且，他很有眼光，明知你們不是喜愛畫的人，決不是好對象。」

呂偉良問：「你跟他很熟麼？」

「是的，交易過不少次，否則我不敢說！」洪乃文道。

「我知道許多世界名畫，都難保不會有贗品，你懂得分別麼？」林愛莉問。

「當然懂，我玩這門藝術，少說也超過二十年以上。」洪乃文說道。

「那麼，明天我找你。」呂偉良忽然插咀道，「我有一幅油畫，是浪漫派大師德拉可勞斯的作品，一時無法確定它的眞假。」

「好極了，我對於畫就好像射擊練靶一樣有興趣！」洪乃文道。

這時有人在那邊招呼他，洪乃文於是告別了三俠，跟他的朋友喝啤酒去！

林愛莉忍不住向呂偉良問道：「你幾時買了一幅甚麼勞斯的畫？爲甚麼我一點也不知道的？」

呂偉良道：「就是我對你們講過，在督四房內見過的裸女圖。

林愛莉「嘿」一聲說：「向督四借裸女圖，人家還以爲你是個色情狂呢。」

呂偉良道：「不是督四那一幅，是我們曾在丁佐治房中見到的另一幅，它們完全一模一樣的。老實說，我就分不出眞與假。」

林愛莉說：「與帶街培取畫，只怕又有麻煩，因爲我們不是大舊石啊！」

呂偉良道：「先取了再說吧，反正丁佐治已神秘失了踪。」

阿生也說：「是的，我們可以到丁佐治居住的地方走一次。」

三俠吃過了晚飯，簽了單，便一齊離開飛鏢俱樂部。開車到紅燈區去！

在紅燈區一條街道上，一幢新樓上面一個單位，就是帶街培和丁佐治稅居的地方，那兒非常之接近帶街培工作之「地獄酒吧」！

呂偉良叫林愛莉獨自登樓，但阿生自告奮勇，也要同往接應她！

二人到了大廈一個小單位外面，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林愛莉四顧無人，便施展開鎖絕技，轉瞬便把大門弄開！

阿生留在走廊上把風，只讓林愛莉一個人入內！

一分鐘不到，林愛莉已完成使命，把那幅裸女油畫取到手！

二人匆匆落樓，並沒有人注意他們。可能是由於林愛莉是個女人的關係。

呂偉良令阿生開車離去，在車中他已急不及待，一再鑑別那幅西洋油畫，發覺它果眞是跟督四那幅一模一樣。

油畫的右下角有簽名式，是德拉可勞斯的簽名式！

由於呂偉良不久之前，才見過督四那一幅，印象猶新，所以更肯定它們兩者之間完全相同。

呂偉良看看腕表，十時還未到。

他說：「相信洪乃文還在俱樂部裏。」

於是阿生開車回到飛鏢俱樂部去，由林愛莉進入射擊室去把洪乃文請來！

洪乃文還未走！他跟着林愛莉到呂偉良的汽車裏來。當他第一眼看見那幅裸女油畫時，也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

「三位別開玩笑了，督四怎麼會把此畫轉贈予你們？」洪乃文說。

呂偉良笑道：「只是借用性質。」

林愛莉則說道：「你最好花點精神看看淸楚！」

阿生也說：「對啊！因爲俗語說得好，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啊！」

三俠你一言我一語的，把洪乃文弄得糊塗了！

車內的燈光是亮了的。

車子就在俱樂部的停車場之內。那兒很靜，雖然停了很多汽車，但却沒有人。

呂偉良把那幅油畫讓洪乃文小心察看！

三俠可以淸楚看見，洪乃文底底面面的，小心地看完再看！

最後，洪乃文說道：「這幅畫絕對是我送給督四的生日禮物！呂老兄，相信你也認識督四吧？他……」

洪乃文話未說完，呂偉良已經拿起車上的無綫電話，撥了幾個號碼！

然後，他又把聽筒交到洪乃文手上，說：「你可以問問督四，你送給他的裸女圖是否失去？」

督四的聲音接二連三地，在那邊一連「喂」了幾聲，問道：「誰啊？」

洪乃文對着話筒說道：「是我，老洪，你是督四嗎？」

「是的，甚麼事？」督四奇怪地說，「你的電話似乎有點毛病。」

「不！這只是汽車上面的無綫電話。」洪乃文又說道：「我送給你的裸女油畫，你喜歡嗎？」

「當然喜歡，我一直把它懸掛在我的辦公室之內，整天對住它，現在也一樣！」督四又奇怪地反問：「怎麼你忽然問起這幅畫？」

洪乃文苦笑一聲，道：「我剛才在朋友家中見到另一幅，很似我給你的，所以順便問問罷了。」

「你一定是担心我賣給別人吧？」督四笑道，「放心好了，別說一幅名貴油畫，即使那是一根鵝毛也是代表一份友情的，我不會在任何情形底下讓給別人。」

「不！不！你別誤會，我不會担心你出讓，只怕有人把它竊去，你也知道，近年竊畫的風氣甚盛啊！」洪乃文說。

督四在那邊笑道：「如果我這裏也有人入來盜竊，諾斯堡金庫也沒有安全感了。」

諾斯堡金庫是美國囤存黃金的地方，駐有一師精銳兵團，被認爲是鋼鐵堡壘！

督四的豪語連在旁的三俠也同意，他們認爲只有警方人員可以直闖入內，竊匪決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即使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青刼匪，也不會有此胆量和本領刼到地下賭場去！

電話掛了綫！

洪乃文默在一旁，對住那副油畫想得出了神！

呂偉良道：「怎麼了？這是不是你送給督四的生日禮物？」

林愛莉也急急問道：「到底這是眞的還是假的？」

洪乃文怔怔地說道：「我也分不出它的眞假了！」

阿生道：「我們都曉得你對於中外名畫很有研究，尤其是經由你手送給別人的東西，一定更加有研究才對！」

「是的，但這二幅裸女圖，怎麼會毫無分

別呢？眞奇怪！」洪乃文抓抓頭皮！

林愛莉道：「這是名畫嗎？」

「算得上吧，因爲古代畫家之中，喜歡畫裸體女人的不太多。」洪乃文說，「德拉可勞斯一向我都很欣賞。送給魯四的裸女圖，我已珍藏了不少日子。」

「是的，我也知道你一向愛畫如命。」呂偉良說，「你還記得這裸女圖最早是向誰購買的嗎？」

「一位古玩字畫商，我們常常有交易，他姓沙，是一間古玩店老板！」洪乃文說。

「是不是沙志全？」

「是的，原來你也認識他！」

「不！這名字今晚我才聽到的。」呂偉良又問：「他的爲人怎樣？」

「他是買賣古玩字畫的，爲人倒也老實。」

洪乃文有點不明白呂偉良的意思。他說：

林愛莉說：「據我所知，只有名畫才會鬧雙胞，例如『蒙娜麗莎的微笑』，最近就發現有四幅之多，物主都說自己的是眞貨！」

「是的，古畫雖然有價值，但這幅畫却沒有僞造的價値，因爲希望收藏它的人並不多，就是要假，大可以假造其他的，所以才叫我感到迷惑！」洪乃文說。

林愛莉說：「當年德拉可勞斯不可能同時畫兩幅一模一樣的裸女油畫，所以，這二者之間，必有一假，這似乎絕無疑問。」

阿生却插咀說：「可能二者俱是贋品，亦不足爲奇。對嗎？」

「是的，現在連我自己也開始信心動搖了。」洪乃文道，「我眞担心歷年來所花的心血，實際等於白費！那眞是不可思議的事啊！」

「嗯！」阿生忽然想起一件事，「這會不會是外國運來的？」

洪乃文瞪住阿生：「這是外國古代畫家的作品，最初當然是外國運來的。」

林愛莉說：「但也可能是本市有人秘密僞造的。你記得確是向沙志全購入的？」

「是的，不會記錯。」洪乃文道，「除了沙志全，我光顧最多的，便是狄子奇了。」

「你買他的畫，認爲很有價値麼？」林愛莉問。

洪乃文道：「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作品，是他對人自稱珍藏的外國油畫！」

「就是那些非賣品麽？」

「對了。」

林愛莉至此，向呂偉良和阿生二人打了一個眼色。他們一直對狄子奇這個青年人印象不錯，但現在他們顯然覺得狄子奇不但狡猾，而且太過沒有藝術家的風度，只是個商人一般！

洪乃文是跟朋友來俱樂部消遣的，他担心朋友等得不耐煩，匆匆告辭了。

贋品充塲　真假難分

翌日，阿生返回特警總部去！

阿生在特警組的辦事處並不太大，因爲他很少留在那裏。

他的女秘書越換越漂亮，不知道任如重是否要考驗他！

阿生剛踏入辦公室的門口，就發覺他的助手已候在那裏！

助手見了阿生就急不及待地說：「隊長，巴黎總部有消息來了。」

阿生一邊走進他的辦公座位去，一邊問：「總部的消息怎樣說？」

「根據東南亞四個不同地區的特警組報告，那四個可疑人物身邊並無油畫，却有精印的冊子，上面印的就是一些名畫的彩色圖片。他們向當地人士透露的身份是藝術經紀。」

「藝術經紀？」阿生笑道，「很動聽！」

這時候，辦公室門外的女秘書搭電話入來：「隊長，處長想跟你講電話。」

阿生道：「接入來吧！」

任如重的聲音在電話中說：「我剛收到馬尼拉消息，我們要監視的一名中國男子，今天較後時間會乘坐班機回到本市來，想辦法迎接他吧！」

阿生問道：「是不是名單上的那個美籍華人？」

「是的，唯一的華人。」任如重說，「馬尼拉方面我們的人已用傳眞機把他的尊容傳送過來，你向通訊連絡組取照片好了！」

「好的，回頭我就去！」

「班機下午一時就到，小心佈置，這是最重要的綫索。」

「我明白了，處長。」

阿生掛上了電話之後、一邊叫助手通知下屬在會議室候命，一邊按動內綫機與通訊組取得連絡。

× ×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跑到古董街去的時候，那一帶的古玩店大部份還未開門。

他們急於要見沙志全、但是「全記古玩店」的鐵閘還是下垂！

二人繞到店後去、却無意之間發現了一輛大貨車停在後面一條巷口！

一些苦力正把一箱箱的貨物抬上貨車去！

呂林二人計算一下，又發覺那些木箱載住的貨物是由七十六號搬出的、因爲那是後門，沒有字號來看，但却有門牌寫住：「七十六號後門」！

七十六號正門就是掛上「全記古玩店」招牌的。

林愛莉低語呂偉良：「我們假設的事，可能就是事實！」

連一向十分審愼的呂偉良，這時也忍不住立即就要採取行動！

三俠經過了連夜的研究，覺得一連串的發現極有可能是有人在僞造古畫，運往外國，賺取暴利。

也就是說，林愛莉的假設最爲接近。

林愛莉自從跟市立博物館館長談過之後，她假定有人存心僞造一些著名的古畫，由於須要模仿得十足起見，所以先把一些藉藉無名的古畫偷走，目的在乎那幅古代的畫布。

畫乃無價寶，一幅藉藉無名的古畫，可能只值數千元；但是著名的古畫，可能値數百萬元。彼此之間相差實在太遠了。

例如十七世紀荷蘭大畫家維米爾那，二十一乘十八英寸「彈結他的少女」，如果公開拍賣，起碼就值二百萬英鎊以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間，在倫敦克里斯提拍賣行公開拍賣的「玩棋的人」，結果也高達十九萬九千五百英鎊之多。因此有人估計，萬一有一天有人把一幅達文西眞蹟「蒙娜麗莎的微笑」公開拍賣的話，說不定又創下一個令人咋舌的數字。

由此可見，同樣是一幅古畫，但身價實在相差得太遠。基於利之所在，難保沒有人在這方面多動一點腦筋的。

呂林二人現在目擊一箱一箱搬上大貨車的，外面掃上的英文字體，就有分別寄往世界各地的地址，另一邊則漆上：「內藏高價藝術品，不能近火或水漬」！等字樣。此處還有數量、編號、暗碼等等！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如果能開箱一看，自有答案，問題是我們沒有這種權力，怕吃官司。」

「怕什麼？裏面一定是我所想像的東西！」林愛莉說，「我們要制止他們運出！」

呂偉良道：「別傻氣了，即使僞造古畫也不是一項罪名，只要他承認那是仿古製作，而且我們不能證明他們有騙財企圖。」

「嗯……」林愛莉到底沒有呂偉良的冷靜和老於世故！

她又焦急，又毫無辦法可想！

終於，她對呂偉良說道：「你在這裏等等我……」

話未說得完，人已如飛離去！

呂偉良以爲她大概是向夏維探長求救兵。事實上只有夏維、阿生他們才有開箱搜查的權力，但却沒有把握證明這是犯法的。

這時候，呂偉良又看見一個中年人由後門走了出來，呂偉良離遠看他那副手指口講的神氣，推測他必是全記古玩店的主人沙志全。

呂偉良忍不住立刻就跑了過去，招呼着他說：「閣下可是沙先生——沙志全先生？」

那中年人意外一怔！

他打量着呂偉良：「你……你是……」

呂偉良笑了笑：「我是洪乃文的朋友呂偉良，有些關於油畫的事要向閣下請教！」

「不敢當！」沙志全聽了洪乃文的名字後，態度有了改變，「到底什麼事？」

「我想買一幅德拉可勞斯的裸女圖，不知貴店有這種存貨嗎？」呂偉良故意說道。

豈料沙志全神態如常，笑道：「老洪這人也眞糊塗，德拉可勞斯的裸女圖，我只有一幅，早已賣給他了。不過，如果你對古代美人有興趣，我倒有意爲你介紹一幅『睡美人』，是寫實派大師古爾本的作品。」

「可以帶我看看嗎？」

「可以的，但要另約時間。」

「不是在這裏麽？」

「不！這麼名貴的畫，怎可以放在敝店？坦白說，我只負責介紹，賺個回頭佣，那麼貴重的貨色，我實在買不起！」

呂偉良問：「貴到什麼程度？」

「價錢是五十萬，但可能有得減！」

呂偉良不禁爲之咋舌！雖然他知道外國古畫有些很值錢，但五十萬元一幅油畫，在他本人來說，見也未見過。

他定一定神說：「我也不怕坦白說，我也是代人收購，一位外國朋友就要離去，時間越快越好！」

沙志全看看腕表，道：「最快也要二小時之後，我要親自監督這批貨運落船。你有電話嗎？或者稍後我們用電話連絡！」

呂偉良把一張名片交給他，順口問道：「這些東西是古玩麽？」

沙志全一邊接過咭片，一邊笑道：「不！這是一些油畫。」

「油畫！」呂偉良故作驚奇地怔了一怔：「是古代油畫嗎？」

「不！現代的，不是古代的。」

最後一箱已搬上車，有人向沙志全示意！

呂偉良非常焦急，但却沒有辦法阻止！

沙志全一邊走出巷口，一邊招呼着呂偉良說：「回頭我給你電話，呂先生。」

呂偉良只好目送他登上貨車的司機位，大貨車隨即開出！

這時候，呂偉良看見林愛莉由行人道上繞過來，她看見大貨車開走了，也急忙回頭跑向停在路邊的汽車。

呂偉良扶杖急急過來，問道：「打了電話給夏維探長麼？」

「是的，他答允立即帶人趕來！」林愛莉這時已搶登汽車。

他們合作慣了，自然甚有默契。因此現在一句話亦不用交代，他們明白到須要做的就是跟踪那輛大貨車，到碼頭去！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向呂偉良說道：「再致電夏維探長，他們可能還未出門口，叫他們到貨輪碼頭去；照這方向，他們大概是去三號碼頭！」

呂偉良於是致電警探部，夏維果然正待出發，他問呂偉良：「你們的情報是否可靠？愛莉剛剛才打電話給我……」

呂偉良不等他說完，就道：「我正與她在一起，可疑的大貨車已開走了，看情形他們要去三號碼頭，你不用到古董街來了，到碼頭去吧！」

夏維答應一聲，掛上了電話。

呂偉良這時看見前面的大貨車往左轉了出去，看情形他們的確駛向三號碼頭！

林愛莉道：「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呂偉良却說：「根據我剛才跟他交談所得的印象，他未必是幕後首腦。」

「怎麼？剛才你會與沙志全交談？」

「是的，他承認木箱內全是運到外國去的油畫，但不是古代的，是現代的。」

「我眞担心你會打草驚蛇！」

「這有什麼好担心？」呂偉良笑道，「等一會兒就有答案了！」

街上有警車聲可能是夏維探長已發出命令，所以一些巡邏警車趕到碼頭去協助一切。

林愛莉担心前面的大貨車忽然之間會改變行車方向，逃往別處，所以跟得較貼！

但是，沙志全的大貨車，却若無其事地，依舊開往三號碼頭！

當那輛大貨車在碼頭停下來之後，立即受到警員的包圍！

沙志全等人沒有反抗，甚至問警員他們是否犯了交通則例？

夏維探長很快便趕至現塲，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因爲要保留「後路」，不想露面，只在無綫電話連絡中交代了一切。

照計沙志全一定想不到呂偉良是警方的變相綫人，因爲他們一直離遠監視一切，並未過來！

夏維表明身份之後，對沙志全說：「我們接到消息，懷疑你這些木箱內藏有非法物品。可以讓我們打開看看嗎？」

「當然可以！」沙志全非常大方。

隨車而來的私家苦力，紛紛下來，把一些木箱搬到地上。

這是碼頭範圍，一些碼頭辦事人員也跑了過來。

夏維叫他們開箱檢查，裏面是用油紙膠套密封的油畫。一卷一卷的，齊齊整整地放在木箱之內。大小尺碼都有。

夏維問沙志全：「這是什麼油畫？」

沙志全說：「如果你是海關人員一定明白，這是近年新興的行業，在本市僱人繪畫一些東方色彩的油畫，運到歐美各地去，可以賺到很厚的利錢。絕對不是什麼非法生意。」

夏維叫探員去把碼頭上的海關官員請來！

那位海關官員證實了沙志全的說話。原來這些油畫大規模的製作，每幅成本不過二三十元，畫匠多數是美術學校出來，一時找不到工作的學生，但他們習慣了之後，每天可以完成數幅之多。

而這一類東方色彩的油畫，近年來在歐美各地吹遍東方熱之際，每幅售價在三數十元至一百元美金之間。

以此計算一下，這不愧是一行賺大錢的行業，難怪沙志全理直氣壯地說，這是報關納稅的光明正大生意，絕對無須走私！

事實上，夏維探長窮半日工夫，也找不到

一絲一毫犯法的證據！

最後，夏維只好道歉！事後夏維見到呂林二人，也忍不住埋怨他們一番！

但是，呂偉良認爲還不致絕望，起碼沙志全被他認爲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

就算沙志全做的是正當生意，但他這「藝術經紀」的身份，卻相當重要。

因爲呂偉良親耳聽他說過：他可以介紹呂偉良買到一幅價值五十萬元的珍藏古畫！

雖然目前還沒有證據證明那是賊贓或者贋品，但是總要是與油畫有關的，他們也絕對不肯放過！

在另一方面，阿生已佈置好一組人在機場裏，等候着一位來自馬尼拉的美籍華人。

任如重並沒有把此事通知當地警方，深恐消息外洩，而阿生也嚴格訓示他的下屬，切不可打草驚蛇，只能夠對那人採嚴密的監視和跟踪。

不久之後，一班來自馬尼拉的班機，抵達了！

乘客之中，有一位美籍華人，年紀只不過三十餘，還未到四十歲。

他的外表斯文，一派紳士風度！說他是個騙子，很少有人相信。因爲他看來老成持重，就像個老老實實的商人。

他只挽了極簡單的行李，出了機場，就跳上了一部街車。

沒有人來接機，黃牛黨也無法做到拉客的生意！

阿生的下屬立即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守候在外面的追踪汽車，報告那輛街車的編號、車型和顏色等等。這種接力追踪應該是最不易引起注意的一種。

根據資料顯示，這美籍華人叫湯占美，來自美國波士頓！

湯占美住進一間非常華貴的一流酒店！

阿生領導的國際特警組人員，迅速展開部署，他們一方面要嚴密監視此人，另一方面又不能令他起疑心。因爲此事目前尚在偵查階段，一切只根據巴黎總部的資料行事！

也許湯占美是屬於一個老千集團的，根本與僞畫集團無關！

又或者湯占美等人確實已轉業爲「藝術經紀」，根本與大衆畫廊竊案拉不上半點關係。

但無論如何，阿生正在執行着國際特警的特殊任務！

至於呂林二人，自從夏維探長的搜查行動失敗之後，他們心有不忿。

還好他們留下後路，這是令到他們可以進行第二步計劃的「本錢」！

但是，經過了碼頭的搜查行動之後，呂偉良有點担心，萬一沙志全因此而退縮，他們就會功虧一簣！

二小時又十五分左右，呂偉良在剛强私家偵探社辦公室內的直綫電話响了！

這是唯一不經接綫生的直綫電話，外間人很難知道這是偵探社！

打電話來的，正是呂偉良約好見面的沙志全！他答應立刻就可以帶呂偉良看看那幅高價的古代油畫！

呂偉良差點兒不敢相信，但林愛莉卻担心其中可能另有陰謀！

但無論如何，他們決定赴會！

由於避免埋怨，他們甚至沒有通知夏維，也沒有告訴阿生！

至於江强，他要主理偵探社的正常業務，呂偉良也不想驚動他！

較早時，呂偉良爲了避免引起沙志全的疑心，已通知洪乃文，叫他不要向沙志全洩露他鐵拐俠盜的身份。

洪乃文在電話中答允了。

呂偉良現在就帶同林愛莉，到全記古玩店去！

原來這裏二樓有個規模頗大的畫室，根據沙志全的解釋，許多運往外國的油畫，就是在這裏由數十名畫工繪製的。

沙志全既然這麼大方的，帶着他們二人參觀，可見並無任何秘密存在！

呂偉良忽然又覺得事情似乎有點兒不對勁，爲什麼沙志全會無端端的帶他們上二樓參觀？他們並無這種要求啊！

理由大槪不外乎二個，一是沙志全當他是大客戶，讓他安定信心跟他交易，表示像他這麼大商家，決不會騙人的。

另一個原因，便是沙志全可能已對呂偉良早上的「見面禮」引起疑問。

今日早上呂偉良在後門突然出現，較後時間警探便截查他的貨物，這極有可能令到沙志全懷疑是他搗鬼的！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決定抱住「旣來之則安之」的態度！正是「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呢？這種冒險生涯他們也慣了！

「二位是來得合時。」沙志全說，「因爲一位來自美國的國際藝術經紀，剛剛才由馬尼拉回來，這種大生意我們只能做個介紹人，他才是可以達成交易的對手。」

呂偉良笑道：「幾十萬生意，又何必如此大陣仗？」

「他是重要經紀之一，你要買到名貴貨色，一定要依靠這些國際藝術經紀！」沙志全道，「就像你要請一隊知名國際的足球隊，本地經紀絕對難以辦得到！」

呂偉良只笑了笑！

阿生沒有告訴他，今天的任務是監視一名外籍華人，所以呂偉良根本不知沙志全現在要帶他去見的人，就是湯占美。

沙志全打了電話連絡，便偕同呂林二人出發！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甚至到了那間豪華大酒店，也不知道這兒外面有國際特警監視！

沙志全帶他們進入一間大酒店套房，置身其間便令人有一種舒適的感覺！無論佈置，光綫，顏色以及一切設備，都非常講究！

沙志全介紹他們認識湯占美。

湯占美說道：「我們業務遍及全球，但是我們卻不會隨便招徠生意！主要是憑熟人的介紹，這比較穩健可靠，否則，我們寧願少做一宗！」

沙志全也在旁幫腔說：「是的，他們是國際集團，想買高價藝術品，就非找他不可！」

湯占美把一本十二乘八英寸的彩色精印畫册交到呂偉良手中。

那本畫册並不太厚，只有十數頁，但每一頁是硬粉紙製成的，所以接過手來，便覺得很重似的。

呂偉良揭開一看，裏面是一些世界名畫的精印，有英文說明。

其中之一幅，就是沙志全說過了的「睡美人」。

圖片之下有眞畫的尺碼，完成的年代，以及簡單的介紹等等。

「睡美人」是寫實派大師古爾本的作品，他生於一八一九年，終於一八七七年。——作者簡史上又作了如此的介紹！

至於這幅「睡美人」的畫史，有一段如此記載：——

「英國人於一九六四年，曾以六萬五千英鎊，把此畫由外國人手中購回來……」

呂偉良看了這段文字之後，忍不住笑道：

「六萬五千英鎊，而且還是一九六四年的事，距今已達十年，怎麼反而跌價了？」

「藝術品並沒有時價的，物主倒霉時，可能廉價出讓，那就不但益了我們公司，也益了你們這班收藏家。」湯占美說。

呂偉良苦笑一聲，道：「我不是收藏家，實際上也只不過是個駁脚經紀而已。我的朋友想買！」

「那就更好了，你保證可以賺到一個十分滿意的佣錢。」湯占美又搬出另外幾本畫册，「如果你有朋友想購買高價名畫，不妨多多介紹。近年來，世界幣值不穩定，這種保值方法是十分可靠的。例如這幅『睡美人』，要不是我們平價購入，你最少要用十萬英鎊才可以買到。」

林愛莉眞想破口大罵，因爲呂偉良把沙志全今天早上的話對她提過之後，她曾到市立博物館去找崔館長談過了。

根據崔館長說，「睡美人」這幅名畫，目前仍在英國。

那就是說：這傢伙推銷的，必然是贋品！

林愛莉故意問：「什麼時候可以引領我們看貨？」

湯占美說：「我說你們來得湊巧是有原因的，因爲本市不久之前，才被我們公司選作運輸連絡中心，那是由於交通方便之故。現在這幅睡美人，剛好在我們的保險庫內。」

呂偉良道：「我朋友乃識貨之人，希望你切勿以贋品瓜代！」

湯占美笑道：「幾十萬一幅畫，以贋品代替？呂先生，你別開玩笑了。」

「我也知道這麼說是多餘的，但我朋友是一位鑑賞專家！」

「那就更好了，他可以考證過是眞是假，然後我們才交易。」

「我可以先看看嗎？」呂偉良說，「我的眼光雖不及他，但我女朋友曾在藝術館工作，她會看得出眞假！」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湯占美收拾好一切，穿上了外衣。

一行四人，離開了酒店！

他們似乎沒有發覺後面一直有人在跟踪，起碼呂林二人就不知道。

但是，負責開車的湯占美，他卻發覺了！

湯占美是向酒店方面租車的，他領的是國際駕駛執照！

湯占美儘管發覺背後有人跟踪，卻沒有告訴其餘三人。

他一邊若無其事開車，一邊由口袋中摸出了一個烟盒來！

呂林二人非常留意他那個金屬烟盒，因爲阿生是國際特警，許多特務用的通訊儀器他們都有機會見過了！

果然，湯占美扳開了一開關，喃喃自語地，不知說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只以爲他跟他的同黨連絡，說他們現在帶人去看貨之類。但是，林愛莉卻在這時留意到後面一種絕不尋常的情形！

一輛貨車突然由橫街開出，令到一輛私家車「察」地一聲停了下來！

還差數寸左右，私家車就撞到貨車的旁邊去！

貨車司機還聲大夾惡，滿口三字經的指住私家車幾個男子大罵一頓！

原來私家車上面坐着的，便是國際特警——阿生的屬下！

特警心裏生氣，卻又不便表白身份，惟有啞忍；等到他們繞過貨車追上去時，已經失去了湯占美等人的所在。

呂偉良的得意門徒阿生當時並不在汽車裏，所以當這數名國際特警四下裏繞圈子也找不到湯占美和他的汽車時，便只好通知阿生！

阿生聞訊大吃一驚！

另一個令他吃驚的原因，就是他的下屬報告說，呂偉良和林愛莉也在那車子裏！

阿生匆匆由總部帶人趕來，但是，仍無法查出那部汽車的下落！

阿生在跟任如重連絡過之後，便只好知會了夏維探長。

因爲司法賦予當地警方的權力，令到夏維他們有許多搜查的方便；阿生就是利用了夏維這種權力，以及警方巡邏車的幫助！

但是，巡邏車始終找不到湯占美開走的汽車，警探和特警聯隊也無法找到呂偉良等人的下落！

阿生開始埋怨他的師父，事前竟然沒有通知他。

×　×

當湯占美急急把車子開入一間車房時，緊急煞掣底下，令到呂林二人和沙志全差點撞崩了頭！

但是，即使如此，湯占美卻沒有向他們表示歉意，反而突然之間自衣服裏面，拔出了一支手槍來，指住他們！

呂偉良忍不住問：「這是什麼意思？」

「問你自己吧！」湯占美的面孔完全改變了，他殺氣滿面！

林愛莉因爲剛才看見後面差點撞車的情形，反而明白了一點！

沙志全卻說：「湯先生，別這樣，這樣對我的人客似乎……」

「別嚕嗦了！你也要下車。」湯占美惡騰騰地叫了起來！

這時候，車房門早已關上，裏面湧出十數名大漢來，把各人包圍！

湯占美不知跟這班大漢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他們過去企圖綁起呂林等人！

呂偉良說：「你太沒有禮貌了，我是來買畫的，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湯占美笑了笑：「買畫！別裝蒜了，我早有多少懷疑你們是警方的人，想不到果然就有人暗裏跟踪着我們！」

「我可不管你說什麼，我也不知道什麼人跟踪你，總之，我不是警方的人。」呂偉良態度冷靜地說道：「我從未見過像你如此無禮的人！」

「怎麼？你當我是傻瓜嗎？」湯占美冷笑一下，說道：「你說你代人購畫，告訴我，他是誰？」

林愛莉心裏一凜，本來她想借題發揮，把崔館長乘機帶來，看看湯占美他們到底有多少贋品收藏起來。

但是，目前這情形，又豈可說出崔館長的名字？

數名大漢過來把呂林二人綑綁。

林愛莉一度企圖反抗，但是給呂偉良用眼色制止住了。

呂偉良計過算過，這種情況底下，任他們有着三頭六臂，也無法可以反抗成功，相信只有死於不明不白的情形底下。

另外二名大漢對沙志全似乎客氣了一些，只監視他！

呂偉良不知道派人跟踪湯占美的是什麼人，但他也想到可能是阿生，也許是夏維的人。總之，如果他們會跟踪此人，希望他們遲早會找到這兒來。

但是，林愛莉卻看得比較清楚，湯占美已成功地擺脫了跟踪他的人。

沙志全又想解釋，但湯占美很暴躁，叫人把呂林二人押到後面去。

呂偉良發覺這間車房很大，後面似乎可以通到另一條街道去。

林愛莉對她身邊的大漢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但是，那班大漢不言不笑，根本沒有理睬她。

呂偉良覺得這一次雖然身處險境，但是，事情發展至此，似乎有點眉目了。

他們二人被人囚到一間密室去。

好一會兒，他們仍未見到有人把沙志全押入來，他可能受到優待，也有可能首先被害，因爲他是介紹人，說不定正被拷問。

密室門外有人經過，但呂林二人手部被反綁，只能聽到步聲，見不到人面。

裏面很黑，伸手不見五指。

林愛莉並非怕黑，但一些虫蟻，蠕蠕而動，爬上她的小腿，令到她「哇」的一聲大叫起來。

呂偉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嚇了一跳。

他還來不及問林愛莉發生了什麼事，門已打開了，有人用手電筒照射過來。

「他媽的！叫什麼？」一個男子粗聲粗氣地罵道。

林愛莉楚楚可憐地說：「請你換過一個地方可以嗎？」

「你以爲你來住酒店麼？」那人說，「別再吵了，不則會讓你多吃一些苦頭！」

說完，門又「砰」的一聲關上了。

林愛莉頓足嘆氣。

呂偉良安慰她說：「難關快要過去，冷靜一些吧！」

林愛莉也不是那種姐兒氣的人，只是剛才有點不自主。

現在她也明知吵鬧沒有用，於是和呂偉良互相偎倚。

呂偉良低聲說：「可以勉強看得見室內的情形嗎？」

「似乎較剛才好了一些。」

「那就到處找找，看看有什麼可以利用的，明白我意思麼？」

「明白了！」

呂林二人不但是情侶，也是江湖上極有名氣的人，正是身經百戰，又怎麼會經不起考驗呢？只是手部被反綁，要行動稍爲方便，他們才有辦法可想。

林愛莉在黑暗中摸索，那情形就像剛入電影院的觀衆，當習慣了黑暗環境之後，便可以勉強看得見屋內一切。

林愛莉在密室一角，摸到了一些玻璃片，那是被人廢棄在這裏的。

看情形，這是一間堆放廢物的房間。

林愛莉心裏暗喜，稍稍利用那些玻璃片的鋒利邊緣，將手上的繩子割斷了。

她沒有揚聲告訴呂偉良，以免隔牆有耳。

她想過了，只要她獲得自由，呂偉良當然便不成問題。

呂偉良也有點會意，因爲沒有理由看見林愛莉蹲在那屋角這麼久的。

他走過去時，林愛莉雙手已獲得了自由。

林愛莉是個學過武功的人，只要將繩子割開少許，憑住雙腕的勁力，已可將繩子掙斷拆開。

現在她替呂偉良也解開了繩子。

他們悄悄走到門後，發覺那度門也絕不穩固，這兒看來不是專爲囚禁別人而設的，的確是一間廢物室而已。

門是用木板隨便釘成的，有很大的裂縫，可以望出去。

呂偉良發覺那走廊上有人走過來，門外則有一名大漢看守住。

那個由走廊走過來的人有點面善。

呂偉良終於想起了，他在大舊石引領下，曾到過帶街培的家中，搜過丁佐治的睡房，當時丁佐治的一幀半身相給呂偉良見過。

「奇怪！丁佐治怎麼會在這裏？」呂偉良低語林愛莉。

林愛莉一時之間也想不通。

丁佐治是梁安的朋友，是帶街培的同屋住客，他的失踪是爲了什麼？

這是什麼地方？怎可以收留丁佐治他們？看來大有文章。

丁佐治過來，對守住密室的一名大漢說道：「聽說剛抓了一男一女回來，是什麼人，知道嗎？」

守門的大漢聳聳肩：「天曉得，希望他們不是警探就好了！」

丁佐治道：「大哥叫我接替你，現在你可以去喝茶了！」

那大漢果然把一支手電筒交給丁佐治，然後才離去。

丁佐治接過手電筒，想了想，開了門想入來細看分明。

但是，他剛入內，手電筒也來不及按亮，立即被呂偉良制服。

呂偉良的鐵拐杖被人繳去，他現在只憑義腿站在門後。

他的手上有一角十分鋒利的玻璃片，簡直像利刀一樣。

他把玻璃片壓在丁佐治的咽喉間，冷冷地說：「識趣些，別作聲！」

林愛莉已接過他的手電筒，側身探首門外，替呂偉良把風。

呂偉良問丁佐治：「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快些說。」

「車房啊！」丁佐治說，「你也可以看得出，這裏並無秘密……」

但是，呂偉良手一緊，丁佐治的皮膚便隱隱作痛。

他「喲」的一聲說：「別殺我，我不過是個無名小卒！」

「說實話，也許還可以留你一條生路，否則你便完蛋！」

「我只知道他們……嗯！你先告訴我好嗎？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當然是好人，而且還知道你叫丁佐治，夠了吧？」

丁佐治呆了一呆。

他說：「你們是警探？」

「不！不是警方的人，放心吧，你和我們合作，起碼將來罪名也可以減輕一些。」

丁佐治道：「他們是一個專門僞造外國名畫的集團。」

「這點我早已想到了。」呂偉良說，「誰是幕後主腦？」

「我也不大清楚，似乎是一名外國人！」

呂偉良又問：「你在這裏幹什麼？」

「你也知道我在避過黑社會和警探的搜索。」丁佐治嘆氣說，「說起來還是給梁安那傢伙害死我！」

「他怎麼會害你？他死了！」

「是的，他不該叫我合作爲這集團工作。」丁佐治說：「他們經常叫我們去偷一些西洋油畫，代價並不太高，但生活有保障，而且，將來有機會到外國去居住。」

「你知道他們爲什麼要你們盜畫嗎？」

「可能是模仿一些名家作品，我知道他們有個秘密工場在這裏！」

「是畫工們工作的地點嗎？」

「是的，但等閒人——包括我們，也不輕易入內。」丁佐治說：「據說裏面有些是眞的名家油畫，價值數百萬的！」

呂偉良開始有點頭緒了！

他對丁佐治說：「這是你戴罪立功的時候了，我不妨告訴你，我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如果你和我合作，我不但可以令警方減你罪名，也可以說服符大頭他們，否則，將來你避得警方耳目，怕也難以逃得出符大頭的手下——即如大舊石他們一班黑色打手的追殺！」

丁佐治道：「你眞的是呂師父？」

「不會假的。」呂偉良又問：「先去爲我找來那根鐵拐杖！」

「不用找了，就擱在門外！」

丁佐治被呂偉良放開，他出去把一支鐵拐杖取了入來。

呂偉良正想叫他帶路，想不到就在這時候，走廊那邊又有人過來。

林愛莉立即退了入來，門依舊掩上了，只有丁佐治留在門外。

丁佐治若無其事地跟那人打過了招呼，那人匆匆而過。

門後的呂偉良道：「這裏是不是有許多槍手把守？」

「不！我們一班只是打手，沒有槍！」丁佐治透過門縫傳話。

呂偉良說：「但湯占美有槍，這時候出去有危險嗎？」

「可能是他從外國帶回來的，其他人不可能有。」丁佐治又說，「等到天黑當然更安全，但我担心他們快要來對付你二位呢！」

其實呂偉良剛才只不過試試丁佐治是否存心帮他們逃離此地。

因此他乘機問道：「他們準備如何對付我們二人？」

「我聽他們在查你們的身份，連同沙志全也受牽累，如果知道你們是誰，一定有危險。」丁佐治又說，「據我所知，他們是心狠手辣的，如果我沒有猜錯，阿安也十之八九是他們所殺。」

「你說梁安？」

「是的，他們在懷疑我和阿安落格——在一次盜竊中，他們指阿安把一幅古畫悄悄收起，準備私自出賣。」丁佐治嘆了一口氣，「其實，說起來是我害死了他！」

「爲什麼？」

「那次我們確實把其中一幅裸女圖收起來，因爲我喜歡它，但並非爲錢，只爲興趣，想不到他們却錯怪了阿安。」

「這件事原來是他們做的，」呂偉良又問：「梁安是不是搶了林小姐的手袋？」

「見鬼，那天梁安一直與我在一起，根本未到過中區。」

「那麼，他們是揷贓的？」

「是的，分明是揷贓。」丁佐治說：「我看過報章的報導，根本不可能是阿安做的，他們殺他，是懷疑他每次都落格！」

「那麼，大衆畫廊的竊案，自然也是你們這班人做的了？」

「是的，但今次沒有我份。」

呂偉良至此總算明白了，這集團是國際性，在這裏成立了大本營，看情形可能正想大開拳腳，把僞畫向東南亞各地推銷！

然則，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的情報總算十分準確，因爲僞畫繪製，亦須要藍本，用眞跡做藍本當然更好了。

因此，情報指出他們把一些世界各國報失的名畫偷運來本市，這消息十分可靠。

可惜阿生他們不知道是否已查出這個秘密總部之所在。

呂偉良開始計劃如何逃離此地。

他要丁佐治畫了一幅簡圖，指出那地方是出處。

原來這兒是橫跨兩條街的大型車房，在另一邊出口處有個加油站。

至於繪製名畫贋品的工場，就在建築物的二樓上面。

那些修車技工，以及加油站人員，實在是變相的打手。

根據丁佐治說，他們都獲得保證，在這裏工作至若干時日，便可以獲得這車房主人的担保，移民到美加去。

由於這裏生活太不安定，許多青年人都夢想早日能脫離這惡劣現實，所以不少人就這樣被他們利用。

其實這只是騙人的，如果每間外人開設的廠房店舖都有資格保證移民成功，這裏的人不出一年已經走光了。

呂偉良了解當地環境後，在心內盤算着。

丁佐治催促他開始行動，因爲他担心不久之後有人來把他們押去問話，那時只怕丁佐治想帮他也不可以了。

呂林二人看得出丁佐治是誠心的，於是趁住走廊上沒有人的時候，三個人便竄了出去。

車房很大，許多大小汽車正在修理。

呂偉良發覺這是相當危險的事，因爲現在還是日間。

車房中的人都穿上黃色制服，只有呂林二人例外，他們如果現身，立即就被人見到，而加以追捕！

丁佐治一早也想過了，如果能弄來二套黃制服，呂林二人較爲安全。

但是，時間來不及，而且，那兒離宿舍太遠，來回費時失事。

所以他們只好冒一冒險，由丁佐治帶他們由加油站這邊出去！

豈料剛透過修車廠，就有人喝了過來：「喂！你們是什麼人？」

呂偉良回頭一看，一名大漢像是領班，正追過來。

其他二人也加入圍捕。

呂林二人與丁佐治，分頭繞着汽車跟這班人捉迷藏。

同時這時也有人上二樓去，向湯占美等人報告。

湯占美正向沙志全查問，聞說呂林二人已走脫，爲之大吃一驚。

他持槍衝下樓時，呂林二人已輕巧地避過了各人的包圍，逃到出口處去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是學過武功的人，呂偉良的萬能拐杖之中，更有麻醉銀針武器，武功配合了這些東西的帮助，使到他們化險爲夷。

但是，出口處大閘突然關上了。

這一來，即使他們有三頭六臂，亦難以逃得出去。

剛才在修車廠時，還可以憑住汽車七歪八倒的，作爲掩護，但現在他們站在空曠的地方，只要湯占美一開槍，就隨時可以殺死他們。

呂偉良突然拄杖急縱，同時叫林愛莉：「快過來！」

呂偉良的行動固然迅速，林愛莉的反應更加快！

二人剛跳離那空地，槍聲響起，子彈一掠而過。

呂偉良急急伏在加油站後面，林愛莉也很快就明白呂偉良的用心。

他們非常有默契，分別把加油的膠喉管握在手中。

呂偉良首先開了掣，電油噴成一支柱，像水龍喉一樣射了過去。

以湯占美爲首，各人急急後退。

呂偉良立刻關掣，他自然明白電油乃惹火之物，遇火就會迅速燃燒，但剛才情勢險惡，他不得不出此下策。

現在看見各人後退，他也收手了。

他估計過了，只要守在閘口的人不加阻撓，他和林愛莉都可以一躍而跳過那閘門。只要出到街上，就較安全了。但是，閘門外起碼有四個大漢，難保他們不採取行動的。

呂偉良高聲說：「快叫閘外的人開閘，否則只有同歸於盡。」

林愛莉根本不把那四個人放在眼內，但呂偉良要脅他們開閘，對自己行動，比較方便得多。

湯占美無可奈何，只好叫人開了閘門。

呂偉良和林愛莉拖住二條電油喉管，步步為營地走了出去。

突然警車聲大作，自四方八面响了起來。

剛才槍聲响起，呂林二人已想到可能驚動了外面的警員，但想不到這一次警方的行動會如此迅速。

其實，只是阿生和夏維等人在這一區附近搜索，突然聞報修車廠傳出槍聲，所以他們才趕來查看。

想不到他們進來時，卻看見湯占美等人呆若木鷄。

相反，再看看呂林二人，他們彷彿消防員一樣，不同的只是那些是油管，而不是水喉罷了。

他們就憑了這些油管把湯占美等人嚇得木然不敢妄動。

因為如果電油再噴遠一些，就可能令到車房陷入火海之中，那時他們想走只怕也來不及了，所以他們只有束手而立。

現在一干人等被警方逮捕，包括了丁佐治和沙志全等人在內。

但最令人感到意外的，就是在二樓的秘密畫室之內，發現名畫家狄子奇也在著。

根據落網者宣稱，狄子奇不但是他們的「藝術指導」，也是這集團的成員之一。

原來狄子奇未成名之前，就是靠仿繪古畫過活。

一位富商設計，教他把富商家中每一幅藏畫仿製一幅，結果栩栩如生，有八九分相似。所以，這富商便想到這是一條大財路，進一步與國際大集團合作。

結果，他們的發財美夢成空了。

但是，呂林二人差點兒就把二樓好一些藝術珍品化為灰燼。

要不是他們够冷靜，這兒現在還在火海之中，試問還有什麼不被燒清光？

現在所有的人都落網，國際特警已知會星加坡，曼谷和東京等地的警方，採取行動，把三名掛名「藝術經紀」的騙子逮捕，押回本市受審。

但是，狄子奇有二件令人難明的事，第一，為什麼他要繪梁安的畫像交給林愛莉，硬指他就是搶匪呢？

第二，狄子奇何故叫人竊去他畫展中的古今油畫？

關於第一點，據狄子奇在警局裏的口供稱：由於組織要處決梁安，他覺得這是個好機會，難怪當時他繪梁安素描時，快如閃電，那是因為他對梁安早有印象。

也就是說，梁安不是刼匪，真正的刼匪至今沒有辦法找到。

但是，據狄子奇說，當時他在海傍繪畫，的確見一個人匆匆而過，把一些物件扔入垃圾堆中。事後他才知道那是林愛莉的手袋。

於是他靈機一觸，想出了一條毒計，一方面叫呂林二人相信畫中人就是刼匪，另一方面卻等到他們走後，悄悄執起垃圾堆中被拋棄的手袋，移到梁安家中。

其實，當時手袋中的鈔票已被不知名的刼匪取去了，只留下一些證件等物。

梁安是被偽畫集團中人毒殺的，手袋是狄子奇叫人插賍的，讓警方相信梁安是個壞人，也希望呂林等人被牽連。

那時，他是繪圖人，希望借此出出風頭！但呂林卻沒有報警，結果他失望了。

至於第二點，無非是他想借此機會在國際新聞中大出風頭。同時有些畫他賣了出去，則又捨不得，所以自己叫人偷了回來。

果然，此事一經傳開，他的名字响遍了全球。

現在目的是達到了，可惜法律無情，最後自然是身陷囹圄。

聰明終被聰明誤，青年人在今日的社會中，實在要時刻提高警惕。

至於洪乃文，他只是個愛畫如命的人，可惜分不出真假。

他購下的裸女圖本來就是狄子奇仿繪，交到沙志全店內寄賣的。但是，丁佐治因為太喜歡原來的裸女圖，悄悄自狄氏家中盜去，結果狄子奇以為是梁安做的，使人把他殺了。

丁佐治雖不罪至於死，也要坐牢。

至於沙志全，他根本只想賺錢，只不過被人利用而已，雖不致坐牢，也惹來不少麻煩。

現在最頭痛的是那些畫，有些真假難分，當局正考慮如何處置！

（全文完）

名著預告

鐵枴俠盜傳奇故事「撒旦信徒」

馬雲著

十七世紀英國通過一條「巫術法例」，宣佈這種邪術為非法的。但時至今日，英國始終是這個世界上鬧鬼最多的國家。「撒旦信徒」是十八世紀一種巫術的名稱，信奉這種邪術的人每在月夜掘開墳墓，把死屍拖出來拜祭，而一些少女則被擄來作為祭品。想不到時至今日，這恐怖的邪教又再出現在我們的生活圈子裏。欲知詳情，請留意繼「滴血丹青」之後刊出的鐵枴俠盜新故事，自有交代。

俠義哀艷傳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三生石上刀

緣訂三生石 重聚恨長埋

這是一則愛情故事，一則發生於三生石上而也結束於三生石上的愛情故事。

三生石，在今杭州天竺寺後山。

關於這個「三生石」之所以聞名於世，傳說有如下這麼一個故事：

「唐李源與惠林寺僧圓觀友善，兩人同遊三峽，見婦人負甕引汲，圓觀曰：『是我託身之所，更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與君相見。』是夕圓觀亡，十二年後，李源如約往，見有牧童作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歌畢別去。」

牧童，即圓觀轉世者也！

這是個感人肺腑的故事，於是「三生石」便成為情侶們樂於一遊的勝地，他（她）們都喜歡在三生石上山盟海誓，互託終身，以表示他（她）們的結合乃是三生有緣。

可笑麼？

一點也不，在情侶們的心目中，李源與圓觀是眞實而美麗的故事，三生石也因此代表着不渝的友情與堅定的承諾，凡是沉浸在愛河中的情侶們，最需要的就是這些！

所以今天晚上——月色如畫的七夕之夜——他和她來到了三生石這個地方。

他，徐世豪，今年二十一歲，是杭州巨富徐源的獨子，長得一表人才，又且文事武功均極出衆，因此在杭州一地，他成為家喻戶曉的青年俊傑。

她，朱秋霞，今年十八歲，是個出身寒微的船孃，但，却是個使許多青年為之顚倒，為之如醉如痴的姑娘，因為她有一副沉魚落雁之容，羞花閉月之貌，不論臉龐和身材，均屬上乘，有西湖第一美女之譽。

徐世豪幾乎可說是「殺開一條血路」才贏得她的芳心的，雖然到目前為止仍有不少青年對她不死心，但徐世豪知道自己已經佔了絕對的優勢，特別是在她答允今夜同遊三生石之後，他更相信自己已經贏得美人心了。

明月皎潔，柔軟的月光在山林間披上一片銀衫，習習涼風輕拂着花木，也輕拂着他和她的鬢髮，他和她偎依坐在三生石上，沉浸在銀色的愛河中……

朱秋霞仰望着天上，輕輕說道：「不知牛郎織女相會了沒有？」

徐世豪輕撫着她的秀髮，含笑道：「相會了！」

朱秋霞嬌嗔的瞪他一眼道：「你怎知道？我看不見那兩顆星啊！」

徐世豪一揚眉道：「我却看到了他們的人！」

「哦，在那裏？」

「今夜他們相會在三生石上！」

「啊，你壞！」

一記嬌掌落到徐世豪的肩上，他則樂得哈哈大笑起來。

朱秋霞忽然一本正經的說道：「我不

喜歡你這個比喻，難道你喜歡一年只相會一次麼？」

徐世豪笑道：「不，我們是永不分離的牛郎織女，生生世世永不分離！」

朱秋霞羞答答的笑了，眸光自他的臉上移到他腰上，忽又愀然道：「你爲什麼要帶着那把刀？」

徐世豪看看自己腰上的刀，又笑着說道：「如果妳是不喜歡，我把它扔掉就是了。」

說着，便欲解下佩刀。

朱秋霞按住了他的手，嫣然一笑，說道：「這又何必，下次不要佩帶出來也就是啦！」

徐世豪道：「好的，下次我絕不佩帶出來，其實我也知道不該帶刀出來——」

「那你又爲什麼帶出來了？」

「我在防着一個人。」

「誰？」

「妳知道他的！」

「你是說司徒玉龍？」

「不錯！」

朱秋霞有些不高興了，嘟嘟櫻唇道：「我已經向你表示過好幾次了，爲什麼你一直記着他？」

徐世豪道：「我知道妳不喜歡他，但是我知道他仍不死心，他自認家世比我好，文學武功也比我高明，可是却得不到妳，因此我猜想總有一天，他會在我面前拔出他的劍！」

朱秋霞道：「不會的，你不要胡思亂想嘛！」

徐世豪忽然覺得不該在這樣美麗的月夜下提起那個情敵，當即轉變話題，笑道：「秋霞，我們什麼時候成親？」

朱秋霞玉臉一紅，低首含羞帶笑地道：「我不知道……」

徐世豪托起她的頰，熱情的說道：「我告訴妳，雖然我父母仍不太贊成我們的婚事，但是我一定可以說動他們，說不定就在明天！」

朱秋霞輕輕推開他的手，又低下螓首，幽幽地道：「你能麼？」

徐世豪堅定地道：「能的！」

朱秋霞道：「可是他們總認爲門不當戶不對，你是富家貴公子，我則是個下賤的船孃……」

徐世豪臉色一沉！

朱秋霞忙道：「你不要生氣，我知道你不在乎，我也一樣不在乎，我只是害怕將來得不到他們的歡心。當然……到了那個時候，我……我會忍受的！」

徐世豪這才轉怒爲喜，悅然一笑道：「我告訴妳，即使我父母不答應，我也仍然要娶妳，我什麼都可放棄，就是不放棄妳！」

朱秋霞道：「要是令尊以斷絕父子關係爲威脅呢？」

徐世豪臉上起了一下痛苦的痙攣，堅決地道：「那麼我們一起出走！」

發現她臉上有不以爲然的表情，他便加重語氣的問道：「秋霞，妳敢麼？」

朱秋霞點點頭。

徐世豪輕輕嘆了一口氣，仰望夜空，緩緩道：「今夕是七夕佳節，妳我兩人又到了這三生石上——秋霞，我們來起個誓如何？」

朱秋霞迷惑地道：「起誓？」

徐世豪道：「是的，我永不變心，妳也永不變心，誰若變心，就——」

朱秋霞脫口說道：「死在這塊三生石上！」

徐世豪道：「好，妳我誓言，以我身上這把刀爲證！」

朱秋霞道：「如我變心，我願死在你的刀下！」

徐世豪道：「如我變心，我亦願死在我自己的刀下！」

兩人熱情的互相凝視有頃，突然摟抱在一起，緊緊的摟抱在一起！

他們陶醉了。

但突然間，他們的身子一下分開，臉上一片愕然！

因爲，他們聽到了一片隱隱約約吟哦聲，隨着夜風飄了過來！

「……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鷄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朱秋霞呆呆的聽到這裏，不覺喃喃說道：「孔雀東南飛！這是孔雀東南飛！」

徐世豪虎然挺立起來，臉色一片鐵青，日中迸射出憤怒的銳芒！

因爲，他已聽出吟哦者是誰了！

吟哦聲繼續飄過來，而且其聲充滿嘲笑——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愼莫留』……」

吟聲漸近！

徐世豪的臉色也更難看！

朱秋霞的表情十分複雜，那似是痛苦與尷尬的混合，她又喃喃說道：「那是……他麼？」

徐世豪咬牙切齒，痛恨地道：「是的，是他！」

朱秋霞迷惘地道：「他爲什麼要這樣？我不喜歡這個！我不喜歡這個！」

徐世豪臉色一沉，突然右手「拍！」的一聲握上刀柄，厲聲道：「司徒玉龍！你給我滾出來！」

「……阿母得聞之，搥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

吟聲更近了！

但是不見司徒玉龍出現！

徐世豪氣得渾身發抖，怒吼一聲，道：「司徒玉龍！你有種就出來，咱們分個生死！」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

復來還……』。」

徐世豪已忍無可忍，嗆然拔出鋼刀，便欲循聲尋去，朱秋霞慌忙扯住了他，央求道：「不！不要理他！隨他去吧！我不在乎的，如果我嫁給了你，我什麼苦都可忍受的，只要你不驅逐我！」

徐世豪却不能忍受司徒玉龍的這種「挑撥離間」，仍是怒沖沖的喝道：「司徒玉龍！你這個陰險卑鄙的小子，你若是個男子漢，就快些滾出來！」

司徒玉龍出現了！

自一座巖石悠然轉出來！

他的外表，看來一點也不陰險卑鄙，相反的他的儀表比徐世豪更英俊更瀟洒，身上那襲雪白的長衫，在銀色月光的照射之下，更顯得潔白高雅！

他腰懸一劍，那是一把很漂亮的寶劍，比徐世豪的鋼刀要好看得多了。

這個名叫「司徒玉龍」的青年，就是徐世豪的情敵，就是對朱秋霞追求甚力的青年之一，他的家比徐世豪的家更富有，他本人的優點也比徐世豪更多，許多人認爲他才應該得到朱秋霞。

他也認爲自己應該得到朱秋霞。

而朱秋霞對於他的出現却感到十分惶恐不安，她連忙以身阻攔徐世豪，不使徐世豪衝前與他動手，她向他央求道：「司徒公子，請你不要這樣，我請求你不要這樣！」

司徒玉龍嘴角浮着一抹微笑，一抹怨恨與譏嘲的微笑，說道：「秋霞，我記得妳曾經向我表示過非我不嫁，妳是不是忘了？」

朱秋霞痛苦地說道：「我不能够嫁給你，因爲我不配，我只不過是一個船孃而已！」

司徒玉龍下巴一抬，意指徐世豪，問道：「嫁給他你認爲就配麼？」

朱秋霞一時答不上話來。

司徒玉龍悍笑一聲道：「說呀！嫁給我不配，難道嫁給他就配？」

徐世豪沉聲道：「秋霞，回答他！」

朱秋霞吞了一口唾沫，很困難地道：「也……也一樣不配，不過人家徐公子願爲我犧牲一切，所以——」

司徒玉龍截口道：「我也願爲妳犧牲一切，妳該記得我曾一再向妳表示過！」

朱秋霞窘迫地道：「是的，可是……可是……」。

司徒玉龍冷笑一聲，道：「可是怎麼樣啊？」

朱秋霞又答不上話來。

徐世豪冷冷道：「秋霞，別怕，妳告訴他吧，告訴他妳喜歡誰！」

司徒玉龍哈哈一笑道：「對了，妳老老實實的說一聲，妳到底喜歡誰？他？還是我？」

朱秋霞道：「我……我……」

司徒玉龍道：「不要客氣，快說吧！如果妳愛的是他，我一點也不怪妳，我只想確確實實的弄個明白罷了！」

朱秋霞道：「我……我……」

徐世豪道：「秋霞，妳告訴他啊！」

朱秋霞又吞了一口唾沫，才囁囁嚅嚅地道：「司徒公子，請……請你原諒，我……我眞的不能嫁你，眞的不能！」

徐世豪開心的笑了。

司徒玉龍也笑了，仰天哈哈大笑道：「很好！妳若早說明白，我也不會老是糾纏着妳了，今天總算把撲朔迷離的局面弄清楚啦！」

朱秋霞十分歉疚，也十分不安地道：「請你原諒，請你原諒。」

司徒玉龍笑道：「不要緊，我不會怪妳的，我一直認爲女人應該有選擇丈夫的自由，所以我非但不怪妳，而且願向你道賀！」

說畢，深深一揖。

朱秋霞羞愧的垂下了螓首，當然她的芳心亦甚欣慰，因爲在此之前她一直拿不定主意，今天總算把難以表明的心意表明清楚了，今後不會再爲「魚與熊掌」而感到苦惱了。

可是，等她再抬起頭來的時候，却登時嚇得玉臉蒼白，驚呼道：「司徒公子，你——」

原來，司徒玉龍手上已握着一柄明亮刺目的利劍！

那眞是一柄鋒利無比的劍，在月光的照耀下，射出萬道光芒！

司徒玉龍以手指輕輕彈着劍身，讓它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音，俊逸一笑道：「不要害怕，朱姑娘，我說過不會怪妳的，我既不怪你，自然也不會難爲妳！」

朱秋霞顫聲道：「但是你……」

司徒玉龍笑道：「我只想弄明白他究竟那一點比我強？這是我的好奇心！」

朱秋霞惶恐的搖頭道：「不！不！不要這樣，請你不要這樣！」

司徒玉龍不理她的央求，目光一抬，注視徐世豪微笑道：「徐世豪，你可願滿足我這個好奇心麼？」

徐世豪點頭道：「當然！」

他冷冷一笑，便欲移步過去，朱秋霞慌忙拉住他道：「不！不要這樣！」

她緊緊的拉住他，不讓他接受挑戰。

徐世豪却以充滿自信的姿態，合以溫柔的聲調道：「別怕，秋霞，今夜我有自信能够擊敗他，而且我也必須接受他的挑戰，要是妳不讓我接受他的挑戰，我也沒臉娶妳爲妻了！」

朱秋霞道：「可是……」

徐世豪含笑道：「你不會希望有個沒胆量接受挑戰的丈夫吧？」

朱秋霞當然了解他的立場，也當然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是個沒種的人，當下只得首肯道：「好，既然一定要打，那麼……你要小心！」

她慢慢放開他，退到一邊去。

徐世豪便朝司徒玉龍走上三步，手上鋼刀慢慢抬起，堅定的橫於胸前，說道：「請！」

司徒玉龍日中迸射出銳利的精光，面露優越悍笑道：「徐世豪，你是個十分有骨氣的男人，雖然我恨不得殺死你，但我決定不殺你……」

徐世豪皺皺眉道：「少廢話！」

司徒玉龍道：「雖然不殺你，但却不能不擊敗你，因爲我已在情場上失敗，不能不從戰場上贏回來！」

徐世豪冷冷道：「我要說的，只有一句——今夜我若不能擊敗你，我就不娶秋

霞！」

司徒玉龍眼睛一亮，說道：「這話當眞？」

徐世豪道：「一言九鼎！」

司徒玉龍道：「好志氣！」

身形微挫，日放奇光，準備動手了。

明月忽然沒入一團烏雲中，天地隨之一暗，於是三生石上的戰鬥氣氛頓時顯得更加濃重了！

司徒玉龍開始蠕動腳步，覓隙準備運劍出擊，長劍游動之間，使人感覺出它含蓄着無比的威力，銳不可當的威力！

徐世豪仍橫刀於胸，沒有動一下，他是採取以靜制動的戰畧。

司徒玉龍一寸一寸向他迫近，當接近到尋丈之處，突見他朗笑一聲，手中長劍倏地一圈，頓如一道光芒激射而出，倏忽一劍點近徐世豪的面門，快得令人看不清，快得出人意料之外！

徐世豪身形一側巧妙的避開了。

但司徒玉龍顯然也料到不可能在第一招出手卽奏功，故他在劍招卽將走老之際，立時換位變招，長劍一沉，轉向徐世豪的腰部掃去。

徐世豪左足一提，右刀削出！

「錚！」

刀劍交擊，火花迸射！

兩人身形一分，疾退三步。

徐世豪立定腳步之後，又恢復原先的靜態。

司徒玉龍也毫無心躁氣浮之象，他面上掛着瀟灑的微笑，微一凝神，隨又舉步欺出，平胸點出一劍。

這一劍出得很慢，與剛才那一劍完全相反。

徐世豪却很重視，退開一步。

司徒玉龍劍至中途，行動忽然由慢變快，疾如閃電，飄身猛進，隨見一縷劍光如火球爆開，劍芒縱橫迸飛！

徐世豪大喝一聲，運刀反擊，刹那間刀劍如電交擊，爆起一簇簇的耀眼火花，震耳欲聾的「錚錚」之聲，連續傳出……

兩人均是青年俊傑，各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今夜又是爲了一個心愛的姑娘而動手搏鬥，故雙方均使盡渾身解數，出手毫不留情。

激戰將近一刻時光景，兩人竟是強弱難分，誰也沒佔到上風。

朱秋霞却看得胆戰心驚，她不願看着他們無休止的拚鬥下去，雖然她內心是希望徐世豪獲勝的，但也不願見司徒玉龍受傷。

當下開聲央求道：「好了，這就够了，不要再打了，我求求你們，不要再打了好麼？」

徐世豪和司徒玉龍根本沒聽見，兩人出手越來越厲，殺手綿綿而出！

驀地，司徒玉龍長嘯一聲，身形飄起五尺，空中陡然一劍猛刺而出，趁着徐世豪側身閃避之際，中途連續變招，猝劈，猝削，猝掃，一連攻出三劍！

「錚！錚！錚！」

徐世豪一一擋開了。

但擋到最後一劍時，他的步履呈現不穩，登登登的倒退了三步。

司徒玉龍乘勢疾進，氣勢如虹，猛攻不休。

徐世豪奮力揮刀招架，腳下連連後退，看樣子已漸漸不支了。

朱秋霞芳心鹿撞，焦急萬分的哀求道：「够了！够了！求求你們……」

話聲未了，忽見徐世豪厲叱一聲，連人帶刀躍上空中，身子一個盤旋，刹時刀如雨下，朝司徒玉龍直罩下去！

司徒玉龍一時破解不及，迫得只好就地倒下，往旁疾速滾開。

「叮！叮！叮！」

徐世豪連落三刀，但都只砍在司徒玉龍身邊的石地，沒有得手。

司徒玉龍一滾再滾，於是滾出二三丈之後，陡地長劍向上飛吐，勢如一點寒星向上激射！

徐世豪仰身讓過。

司徒玉龍眞正的攻擊却在腳上，一見徐世豪仰身之際，猛可抬腿掃出！

他是躺在地上出腿的，因此這一腿掃得極之巧妙，但聞「砰！」的一聲，徐世豪頓時跌飛尋丈開外，恰如斷綫紙鷂。

朱秋霞駭叫一聲，要暈倒了。

但徐世豪並未受傷，他跌落地上之後，迅捷的一躍而起，繼之鋼刀一橫，「呼！」的砍向正在飛撲過來的敵人。

司徒玉龍不料他身手仍然那樣矯捷，當卽刹住撲勢，揮劍格出。

又是「錚！」然一聲銳响，司徒玉龍因是匆忙出劍，用力不强，當場反被震開兩步，而徐世豪則乘機疾進，刀如巨斧，霍霍揮出，一口氣攻出七招，將司徒玉龍迫退了七步。

朱秋霞本來要暈倒，一見徐世豪佔了上風，心頭一寬，就沒有暈倒了。

司徒玉龍先機雖失，却仍能沉着迎戰，他且戰且退，暗中調氣一番之後，突又發出一聲長嘯，身子一縱兩丈，空中劍光一閃，劍尖倏忽刺臨徐世豪的頭頂百會穴上！

徐世豪斜身滑步避開。

那知司徒玉龍於刺下一劍的次一瞬間，懸空的雙腳突然連揚——

「碰！」

一腳正中徐世豪左肩膀，徐世豪站立不住，砰然倒了下去。

這次，司徒玉龍可不讓機會溜走，隨卽電掠而下，一劍抵上徐世豪的背心，喝道：「別動！」

徐世豪眞的不能動了。

他跌倒地上時，正好成俯臥之姿，失去了再出手抗拒的能力，這時他若頑强不肯服輸，司徒玉龍的劍就一定會刺穿他的背心。

他的臉色一下變得好不慘白！

朱秋霞也花容失色，慌忙奔過去，顫聲道：「不要殺他！請你劍下留情，不要殺他！」

司徒玉龍面上泛起一抹勝利者慣有那種驕傲的笑容，說道：「放心，我早說過不殺他的，我只想知道他哪一點比我强而已！」

語畢，突然撤劍飄開。

徐世豪沒有跟着爬起，他臥在地上不動，而全身的每一塊肌肉都似在痙攣，心似在滴血！

他痛苦到了極點，悲憤到了極點，也慚愧到了極點，而感覺彷佛已經死掉了一般。

敗了！

自己竟然敗了！

在自己心愛的女人面前，敗在情敵的劍下——世上，還有比這個更窩囊的事麼？

所以他雖然臥着沒動，內心却痛苦得簡直要發狂，他恨不得立刻死去，立刻在這世上消失……

朱秋霞還以爲他受傷無力站起，連忙趨至他身邊跪下，伸手扶住他的身子，惶聲道：「世豪，你……你傷在何處？」

徐世豪沒有回答，他正在努力壓抑着滿腔悲傷與怒火，因爲他知道若不努力壓制克制，一定會發瘋。

朱秋霞見他不答不動，心中大是迷惑，又道：「世豪，你怎麼啦？」

徐世豪開始有反應了，他開始以頭額撞擊地面，似欲撞頭自盡，咬牙切齒道：「我該死！我該死！我該死！」

朱秋霞慌忙阻住他，道：「不，快不要如此，勝敗乃兵家常事，你雖不幸輸了，但我仍然喜歡你，仍然願意嫁給你！」

徐世豪突然一翻身，面對她激動地道：「秋霞，妳能等我三年麼？」

朱秋霞一呆道：「等你三年？」

徐世豪堅決地說道：「是的，等我三年！」

朱秋霞有些明白了，神情苦澀地道：「你的意思是說……」

徐世豪一字一頓道：「三年後的今天，我要在這地方再與他一決雌雄！」

朱秋霞愁苦地道：「這又何必？」

徐世豪道：「我要擊敗他，才能娶妳，這不是我要強好勝，而是我要妳有一個堅強的丈夫，我要妳在他的面前抬得起頭來！」

他目光一盛，威嚴而熱切地道：「秋霞，如果妳眞喜歡我，就請妳答應！」

朱秋霞眼淚撲簌撲簌的掉下，點頭道：「我會等你的，別說三年，三十年我也等！」

徐世豪轉對司徒玉龍，沉聲道：「司徒玉龍，三年後的今天，就在這地方，怎麼樣？」

司徒玉龍點頭笑道：「好的，我一定來！」

徐世豪一跳而起，拔步疾奔而去。

朱秋霞「啊」了一聲，追上數步，哭叫道：「世豪！世豪！世豪……」

但是徐世豪頭也不回，一路奔離三生石，一眨眼就消失於遠處的山林中……

朱秋霞停住腳步，淚潸潸的望着情人消失的方向，喃喃的哭道：「我會等你的，我會等你的，我一定會等你的，天荒地老，海枯石爛，我都要等你回來！」

× ×

龍門山，位在洛陽城西南二十五里的伊水江畔，伊水流經此處時，兩岸突起山巖，隔水夾峙，遠看好像是人工攔腰開的一道缺口，故龍門山又名伊闕山。

龍門在伊水的西岸，當地人又叫它西山，與它隔水對峙的是東山，在六朝時代，佛家曾在這臨水的山巖上開鑿了數百座石窟，每個石窟的洞壁上，雕刻石佛數十座，故爾石窟佛像遍及全山，總計多達十四萬二千餘尊，雕工精美，儀態萬千，成爲著名的龍門石刻，爲我國歷史上最寶貴的美術珍品。

自古以來，著名的人物，總喜歡定居在著名的山上。

在龍門山西岸的一處較爲僻靜的江畔，有一間看來不太起眼的茅屋。

這間茅屋雖然不太起眼，却有許多人知道裏面住着一位大人物——

刀癡墨岳！

他是武林中用刀的第一把好手。

他非但刀法無雙，而且嗜愛收藏各種各樣的刀，據說所藏名刀在千把以上。

除了收藏名刀之外，他還有一個嗜好是釣魚，但這個嗜好是被他老婆「墨大娘」逼出來的，他對老婆整天的嘮叨不休深感厭煩，所以他沒事便溜去江邊釣魚，以使耳朶清淨。

他威鎭天下，却很怕老婆。

他明知這樣太窩囊，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他有時想反抗一下，可是却提不起一點勇氣。

他已經有二十年沒有下江湖走動，但名氣却日盛一日，因爲經常有武林高手登門「討教」，却沒有一人能够在他的刀下走過十招。

墨大娘對於他的能耐也引以爲榮，但堅決反對他離家，這因爲以前他離家行道江湖時，曾經「逢場作戲」了一下，不幸被墨大娘跟踪破獲了，從那以後他就開始倒霉，不論有天大的理由，都不准他離家半步。

他只好以欣賞名刀，和垂釣來排遣寂寞。

這天，他又在距離家門不遠的江邊垂釣，不久，忽覺身後有人走過來，掉頭一望——

來了一個腰上佩刀的青年。

這個青年就是徐世豪。

刀癡墨岳眉頭皺了一下，他對於接受「討教」已感厭煩，尤其他一眼就看出眼前來的這個徐世豪並不是一個够資格與他動手的人，因此他立刻回頭不加注視，把注意力移回到浮標上。

徐世豪走到他身側，抱拳深施一禮道：「請問，你老可是墨老前輩？」

刀癡墨岳點點頭，沒有答話。

徐世豪雙膝屈落，跪了下去。

刀癡墨岳大感意外了，轉臉望他，詫異地道：「小子這是何意？」

徐世豪恭聲道：「小可徐世豪，希望拜你老爲師。」

刀癡墨岳一怔道：「拜我爲師？」

徐世豪道：「是的！」

刀癡墨岳怔了半晌，忽然笑起來，道：「學釣魚是不是？」

徐世豪道：「不，學你老的刀法！」

他的語氣十分堅定，使得刀癡墨岳又大感啼笑皆非，道：「爲什麼？」

徐世豪道：「因爲小可的刀法十分差勁，希望從名師練高明的刀法。」

刀癡墨岳搖了搖頭，說道：「理由不够充分。」

徐世豪道：「小可因故與人競技，不

幸落敗，發誓要贏他回來。」

刀癡淡淡道：「雙方競技，其中必有一敗，你爲什麼一定要贏？」

徐世豪道：「小可非贏回來不可，否則小可就不能與一位姑娘成親。」

刀痴問道：「怎麼回事？」

徐世豪道：「那人和小可同時愛上一位姑娘，那位姑娘鍾情於小可，答應嫁給小可爲妻，豈知那人突然出現，在那位姑娘面前將小可擊敗，小可便與他約定三年後再在老地方一決勝負，勝了才娶那位姑娘爲妻。」

刀癡點點頭道：「原來如此，這理由倒是十分的充分……」

他輕咳了一聲，接着道：「但是任何理由我老人家都可考慮收你爲徒，唯獨這個理由我老人家絕不考慮！」

徐世豪發呆了問道：「爲什麼呢？」

刀癡道：「因你小子是個大傻瓜！」

徐世豪面色發赤，再問道：「小可那裏傻了？」

刀痴道：「你好好的人不做，幹麼却想娶妻，這不是太傻了麼！」

徐世豪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

刀痴打岔道：「我老人家當年也是因了這句話才娶妻的，結果……」

他回頭望望，然後壓低聲音道：「結果上了大當！」

徐世豪莫名其妙道：「怎麼說上了大當？」

刀痴道：「我老人家變成了磨坊裏的驢子，跑不了啦！」

徐世豪道：「小可聽不懂。」

刀痴嘆了口氣道：「傻小子，我老人家是過來人，積幾十年慘痛經驗，覺悟到一個男人若要快快活活的過日子，千萬不要娶妻，一旦娶了妻室，你就一輩子完蛋了——懂不懂？」

徐世豪道：「小可不相信。」

刀痴嘿然道：「我老人家年輕時也不相信，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場！」

「老前輩這樣說，是不是……」

「是！」

「但並非個個女人都壞啊。」

「都差不多。」

「小可認識的那位姑娘，個性很溫柔，她絕對不是個母老虎。」

「我那臭婆娘未嫁給我之前，也是溫柔得一塌糊塗，可是等到把我釣上之後，就原形畢露，露出了她的猙獰面目！」

「尊夫人對你老……」

「第一：不讓我老人家外出，第二：不讓我老人家跟別的女人說話，第三：不准抽烟喝酒，第四：每晚一定要我老人家洗澡才准上床，第五：她說要幹什麼都得依她，第六：她要你替她幹什麼就得替她幹什麼，一刻也遲緩不得，第七——唉，總之罄竹難書，說也說不完！」

「你老爲何不狠狠揍她一頓？」

「揍她一頓？你開玩笑！」

「你老怕她？」

「並不是我老人家怕她，而是她不怕我。」

「小可非常同情你老，但是小可仍然認爲小可那位姑娘不是那種女人。」

「聽不聽隨你！」

「請你老收小可爲徒如何？」

「不幹！」

「要在何種情形之下，你老才肯收錄小可？」

「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我老人家都不收錄你！」

「你老如要束脩——」

「束你個屁！」

「你老一定不收？」

「一定！」

徐世豪道：「你老若是不收，小可便長跪不起。」

「眞的麼？」

「眞的！」

「好極了，咱們來試試看，看誰能堅持到底！」

刀痴說到這裏，就不再看他，視綫移回水上的浮標，一心一意的釣魚，好像不知道身側跪着一個人似的。

徐世豪也一直跪着不動。

他早已打定主意要拜這位刀痴墨岳爲師，也下定決心要纏他到底，不能如願以償絕不罷休，因爲他知道只有學刀痴墨岳的刀法才有把握可以擊敗司徒玉龍，也才有顏面娶朱秋霞爲妻。

於是，一個跪求，一個不理，雙方就這樣開始堅持起來。

過了一會，刀痴墨岳似感渾身不舒服，忍不住開口道：「小子，我老實告訴你，我老人家說什麼也不會收你爲徒，你還是回家吧！」

徐世豪不答。

刀痴着急起來，不禁破口大罵道：「他媽的，你這小子眞是死皮賴臉！」

徐世豪還是不答。

刀痴放下釣竿，頓足而起，掉頭向家門走去，一面口發冷笑道：「你只管跪着好了，也許河裏的水鬼會被小子的誠意所感動，收你爲徒！」

徐世豪起身跟去。

刀痴回頭一瞪眼，大嚷道：「你幹什麼？」

徐世豪靦笑着。

刀痴十分氣苦，又一頓足，快步走回家門，進入堂屋時，轉身戟指他叱道：「你跟進來，我老人家馬上要你好看！」

說畢，避入屋去了。

徐世豪沒有跟入，而在堂屋門口住足，一整衣衫，再度跪了下來。

約莫跪了將近一個時辰，屋裏的刀痴始終未再露面，却忽然聽到身後遙遙傳來一個少女的聲音道：「咦，娘你看，咱們家門口怎麼跪着一個人？」

一個老嫗的聲音道：「哼，多半又是前來懇求你爹收錄的人！」

徐世豪回頭張望時，說話的母女已走近屋前，她們手上各提着一個籃子，裏面盛着各種日用品，看樣子是從城裏回來。

老嫗年約六十，長得方面大耳，身廣體胖，猶似一個彪形大漢！

那少女却漂亮極了。

她只有十七八歲的年紀，面貌姣好，身材窈窕，一對又黑又大的眼睛好像會說話，靈活異常！

徐世豪情知老嫗是刀痴的妻子墨大娘

，少女是刀痴的小女兒墨青青，看見墨青青竟出落得如花似玉，心中大感意外，暗忖道：「俗語說劣竹出好筍，這難道就是劣竹出好筍？」

墨大娘走到他身邊停住，一臉卑夷地道：「小伙子，你幹麼跪在我家門口？」

徐世豪很恭敬的答道：「小可叫徐世豪，是來拜墨老前輩爲師的。」

墨大娘冷冰冰的問道：「你見到他了麼？」

徐世豪道：「見到了。」

墨大娘道：「他答應收你了？」

徐世豪道：「沒有。」

墨大娘道：「那麼，你爲什麼還跪在這裏？」

徐世豪道：「小可還想求求看——」

墨大娘截口道：「不必再求，未得老娘允許，你即使跪上一輩子，他也絕不敢答應收你！」

徐世豪便向她磕頭道：「那麼就請大娘體念小可一片誠心，答應讓他收小可爲徒吧？」

墨大娘神色語氣却比刀痴更冷淡，道：「不，老娘不答應！」

徐世豪道：「爲什麼？」

墨大娘道：「不爲什麼，老娘就是不喜歡他收徒，你快回去吧！」

徐世豪搖頭道：「小可不回去。」

墨大娘錯愕道：「你是說打算一直跪下去，直到我們答應收你才肯起來？」

徐世豪道：「正是。」

墨大娘厚嘴唇一掀，呷呷怪笑起來，道：「小伙子，你這是在浪費心機，我們說什麼也不會收留你的！」

徐世豪冷靜地道：「小可却認爲一定會！」

墨大娘着了惱，眼睛一瞪道：「嘿，這倒有趣了，到底誰是墨大娘？是我？還是你？」

徐世豪咧嘴一笑道：「小可只知一件事——至誠則金石爲開！」

墨大娘敢情不識之無，聽了神色一怔道：「這話什麼意思？」

墨青青代答道：「意思就是：一個人以至誠做事時，雖是金石之堅也能開。」

墨大娘瞪她一眼道：「沒妳的事，妳閉嘴。」

墨青青一咬唇，一扭身子，先進入屋裏去了。

墨大娘臉色一沉，說道：「小伙子，你當眞要一直跪下去？」

徐世豪道：「是的。」

墨大娘冷笑道：「好，你就試試看，看這回金石能不能開！」

語畢，也逕自入屋而去。

徐世豪一點也不灰心，仍然靜靜的跪着，決心奮鬥到底……

不久，天黑下來了。

刀痴，墨大娘和墨青青一家人好像故意冷落他，竟不再在堂屋上出現，一直到夜深要上床睡覺時，才見刀痴走入堂屋「砰！」然關上了門，於是這一夜徐世豪就這樣孤伶伶的被擋在門外，再沒有人理睬他。

終於，漫長的一夜過去了，當東方天邊現出魚肚白的時候——

「伊呀！」

堂屋的門開了。

出現在徐世豪眼前的是墨青青，她對於徐世豪的忍耐功夫深感驚訝，輕聲道：「你還沒走？」

徐世豪笑笑不語。

墨青青回頭望望屋內，又輕聲道：「你說你叫什麼？」

徐世豪答道：「徐世豪。」

墨青青再問道：「哪裏人？」

徐世豪道：「杭州。」

墨青青輕啊一聲道：「杭州？那你是走了數千里路才到此地的了？」

徐世豪道：「正是。」

墨青青正要再開口時，忽聽屋內的墨大娘一聲吼叫，道：「青青，不准跟他說話！」

墨青青一吐舌頭，退入屋裏去了。

不久，天已大亮。

但天亮對徐世豪並有一點好處，因爲天氣忽然變壞，下起傾盆般的大雨來了！

只一刹那間，徐世豪就成了一隻落湯鷄，但他仍然跪着沒動，雖然淋雨的味道頗不好受，他却覺得這場大雨也許對自己的懇求會有些帮助——當刀痴看到自己跪在雨中的情形時，他可能會受感動而答應收自己爲徒吧？

雨，越下越大，足足下了將近一個時辰，仍無停止的樣子！

這時，墨大娘出現了。

她的身子往門邊一倚，雙手一叉腰，呷呷笑道：「小伙子，瞧不出你倒有這麼大的耐性，你還是打算一直跪下去麼？」

徐世豪點點頭。

墨大娘笑道：「可是老娘實對你說，你再跪上三天三夜也打不動我們的心！」

徐世豪不言不動。

墨大娘回頭向屋裏笑喊道：「青青的爹呀，你要不要吃鷄？這裏有一隻落湯鷄呢！」

屋裏的刀痴墨岳輕咳了一聲，緩緩答道：「不敢夢想，上次妳宰了一隻老母鷄，結果我只分到一塊鷄屁股而已……」

墨大娘有些不高興，聲調一沉道：「賊漢子，老娘是問你要不要吃落湯鷄，這裏有一隻！」

屋裏的刀痴嘆道：「算了，不要挖苦人家，人家是誠意前來拜師的，咱們可以拒絕，却不可以出言挖苦。」

墨大娘更不高興，道：「你在教訓老娘是不是？」

刀痴道：「不，不，妳別生氣，我只不過這樣告訴妳，咳！」

墨大娘冷哼一聲，回對徐世豪說道：「小伙子，要老娘答應讓他收你爲徒，只有兩個辦法！」

徐世豪聽她提出「條件」，心頭一動，問道：「大娘說說看，也許小可辦得到呢。」

墨大娘笑道：「第一個辦法，你拿十萬兩銀子來！」

徐世豪不禁苦笑道：「這個小可辦不到，家嚴雖略有薄產，但是——」

墨大娘道：「沒有十萬兩，五萬兩亦可！」

徐世豪道：「對不起，如果是五千兩

，小可或許還可想想辦法。」

墨大娘冷笑道：「五千兩？嘿！虧你說得出口，我那漢子苦練刀法數十年，不知吃了多少苦頭才有今天的成就，你竟然只肯出五千兩就想學他的刀法，這眞是太沒良心了。」

徐世豪感到啼笑皆非，忙道：「大娘誤會了，小可並非不願多花錢，而是——」

墨大娘截口道：「這樣好了，你去張羅三萬兩銀子來老娘就叫他收你爲徒！」

徐世豪苦笑着。

墨大娘生氣道：「兩萬兩，少一兩也不要了！」

屋裏的刀痴沉不住氣大聲哀鳴道：「青青的娘，求妳別出賣妳老公行不行？」

墨大娘道：「你叫個什麼勁兒？大家都說你刀法無雙，可是你幾時靠你的刀法賺過一兩銀子？」

刀痴嘆道：「妳老是攪不清楚——」

墨大娘叱道：「老娘清楚了！你只會種菜，只會釣魚，只會賺那可憐兮兮的二三兩銀子，只會說什麼人窮志不窮，說什麼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她頓了頓，正要繼續嘮叨下去，墨青青忽自屋內轉出，愀然道：「娘，妳別再說了好不好？」

墨大娘氣沖沖道：「不！娘要說！妳爹就是這般沒出息——」

墨青青打岔道：「不要再說了，爹已由後門溜出去釣魚啦！」

墨大娘一呆，隨又暴跳如雷道：「這殺千刀的！這麼大的雨，他也去釣魚——去叫他回來！」

墨青青應了一聲，自屋中取出一把雨傘張開，即出門往江邊走去。

但走出約只數丈，忽聽她「啊哎！」慘叫一聲，轉身奔回，臉色蒼白如紙，駭然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奔回到屋前空地上，就似已無力氣，一個踉蹌仆倒地上，全直身發抖！

墨大娘大驚失色，跑過去一把抱起女兒，叫道：「青青，妳怎麼啦？」

墨青青顫慄道：「我……我被蛇咬了一口！是毒蛇！是毒蛇！」

墨大娘一聽嚇壞了，急問道：「咬在哪裏？咬在哪裏？」

墨青青道：「右脚上，這邊……」

她指着右脚的外部。

墨大娘自然知道一個人被毒蛇咬了，若不立刻進行醫治，必死無疑，但她却不懂得如何搶救，一時只急得手脚無措，惶惶然道：「天哪！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這時，徐世豪也已趕到，他捲起墨青青的褲管，發現她右脚上有一點血溢出，知是被毒蛇咬傷之處，當卽俯身低頭，用嘴在她的傷口吮吸起來。

墨大娘看了又驚又怒，大喝道：「好小子，男女授受不親，你竟然敢親我女兒的脚！」右掌一揚，便要劈下！

就在此時，一條手臂自她身後伸出，架住了她的手，原來刀痴墨岳趕回來了，他沉聲道：「不要亂來，他是在救我們女兒的命！」

他說完這話，隨卽解下自己的腰帶，將女兒的右腿緊緊綑綁起來。

墨大娘發呆道：「這幹什麼？」

刀痴道：「阻止毒液攻入她體內！」

徐世豪一連吸出幾口血吐掉，看見傷口的血已呈鮮紅，這才透了口氣道：「好了，大概沒事了！」

可是並不，墨青青不知什麼時候已昏過去了。墨大娘連叫她數聲，見她沒反應，登時面如土色，兩眼發直，瞪望她好半晌，突然呼天搶地的號哭起來：「青青！我的乖女兒！妳不能死！天哪！妳怎麼忍心撇下娘？妳不能死！妳不能死啊！」

她一下子就哭得死去活來幾至昏厥。

刀痴拍拍她肩膀道：「等一等，我們女兒並沒死，妳哭個什麼勁呀？」

墨大娘一下子停止號哭，愕愕地道：「沒死？」

刀痴道：「沒有，青青大概只是嚇昏過去的，馬上就會甦醒，現在妳抱她到屋裏來吧！」

墨大娘便將女兒抱起，進入屋內，墨岳也隨着跟入，對徐世豪不但不謝一聲，甚至不看一眼！徐世豪覺得沒趣，只好又走回原地跪下，繼續「苦鬥」下去。過了很久，屋中的墨大娘忽又哭起來，接着便見刀痴滿臉頹喪的踱出，搓手嘆氣道：「唉，看樣子我女兒是完了！」

徐世豪吃驚道：「怎麼呢？」

刀痴道：「她還沒甦醒，而且右脚腫了！」

徐世豪愕然道：「這……」

刀痴愕然道：「這表示毒液沒有完全吸出，雖不致立刻死去，但恐怕也不會拖太久了！」

徐世豪問道：「老前輩不懂得替令嬡解毒？」

刀痴苦笑一聲道：「你別以爲我老人家刀法絕世就什麼都懂！」

徐世豪道：「但是要趕快想辦法！」

刀痴嘆道：「我知道有一個人的解毒丹很有用，但他絕對不肯給的……」

徐世豪急問道：「誰？」

刀痴道：「他叫『石華佗』，就住在對岸不遠的地方，他醫術十分高明，所製解毒丹能解百毒，可是我老人家打死他也不可能拿到解毒丹！」

「爲什麼？」

「他以前曾是我老人家的好朋友，但後來却因故鬧翻了。」

「何故鬧翻？」

「爲了她！」

「尊夫人？」

「嗯！」

「尊夫人怎麼跟他鬧翻？」

刀痴壓低聲音道：「這世上除了我老人家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吃得消她的脾氣，而『石華佗』剛好也是又臭又硬的人物，因此勢成水火，已經有十年不相往來了，他還發誓一旦拙荆死了，一定要宰一隻豬大事慶賀一番呢！」

徐世豪啞笑道：「那『石華佗』既是一位名醫，怎的跟尊夫人一般見識？」

刀痴苦笑道：「醫術高明的人，並不一定也是個通情達理的人！」

他接着長嘆一聲道：「他對別的人也一樣，找他看病的人，他都要狠狠敲一筆，尤其是解毒丹一顆索價一千兩銀子！」

徐世豪道：「好貴！」

徐世豪如果是在家鄉，他會立刻拿出一千兩銀子來救人，但現在却辦不到，因爲他身上只剩下三百兩不到的銀子，剛才他向墨大娘表示「如是五千兩銀子便可設法」，是想到開封府住着一位有錢的父執之故，而開封府距此數百里遠，遠水是救不了近火的。

刀痴嘆道：「可不是，不過，卽使我老人家拿得出一千兩銀子，他也絕不肯賣給我們，他是恨不得我們一家人趕快死光的！」

徐世豪道：「小可去試試如何？」

刀痴道：「你有一千兩銀子？」

徐世豪道：「沒有，不過小可可以求求他看——」

刀痴搖頭道：「沒用，他如果是可以情求之人，就不叫『石華佗』了，他心比石堅！」

徐世豪站起道：「不要緊，小可就去求求他看，他不給，小可就動手搶！」

刀痴又搖頭道：「不成，他武功也很了得，你打不過他的！」

徐世豪道：「打不過也要打一打，總不能看着令嬡毒發身死啊！」

說畢，轉身便走。

刀痴喊道：「等一下！」

徐世豪轉回身問道：「老前輩有何指示？」

刀痴摸摸鬍子，訕訕的說道：「咱們先把話講清楚，這是你自己要去的，我老人家可沒求你。」

徐世豪一笑道：「小可也不是在拍你老的馬屁這與小可請求拜師是兩回事！」

× ×

還沒見到「石華佗」的人，徐世豪就知道「石華佗」必定是一個非常尖酸刻薄的人因爲「石華佗」住的也是一間茅屋！

一位名醫，一位善於敲人竹槓的名醫，他有多少財產是可想而知的，而他居然也住茅屋！

徐世豪因此感到這一回的索取解毒丹一定也像拜師一樣的困難，不過他還是想試試，他一逕來到「石華佗」的茅屋門口，開聲道：「有人在家麼？」

一個老人出現了。

他年約七旬，面貌瘦削，嘴巴尖尖的，蓄着兩撮八字鬍，面上的肌肉都是往下拉似的，一面孔陰陰沉沉，看上去果然不是一個容易親近的人。

他見徐世豪滿身泥垢，就有些瞧不起，冷冷淡淡的問道：「你找誰？」

徐世豪道：「請問你老可是名醫石華佗？」

老人點頭道：「然！」

徐世豪再一揖道：「謝天謝地，小可總算找到救命菩薩了！」

石華佗仍然冷冷淡淡地道：「你弄錯了，老夫可不是救命菩薩，老夫行醫是要錢的，你要看病是不是？」

徐世豪道：「不是，小可要向你老買一顆解毒丹。」

石華佗道：「那要一千兩銀子！」

徐世豪道：「你老去過杭州沒有？」

石華佗弄不懂他何以突然扯到杭州，眉頭一皺道：「去過又怎樣？」

徐世豪道：「杭州有一位經營珠寶的巨商，他叫徐源，大江南北知道他的人不少……」

石華佗道：「他怎樣？」

徐世豪道：「他便是家嚴。」

石華佗搖搖頭道：「老夫不認識他，也從沒去過杭州，去一趟杭州最少要花一百兩銀子，老夫才不花那個寃枉錢呢！」

徐世豪本想利用父親的名氣，向他賒賬，一聽他不認識，心就涼了半截，不覺吶吶地說道：「石老先生，你能不能够幫個忙……」

「你要購買解毒丹，老夫賣給你就是了。」

「可是，小可現在却湊不出一千兩銀子……」

「哈，原來如此那你還來幹什麼？」

「小可不能不來，因爲有一位姑娘被毒蛇咬了，命在旦夕！」

「那與老夫何干？」

「你老有解藥啊。」

「解藥是賣的。」

「小可先付你兩百兩銀子，不足之數，一個月內奉還，如何？」

「不可以！」

「小可可立一紙借——」

「老夫只收現銀！」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這世上一天之內，不知有千幾百人被毒蛇咬傷，老夫救不了那麼多！」

「小可現在只求你老救一個。」

「不成！」

徐世豪解下佩刀，往地上一丢，道：「小可聽說你老功夫不弱，是麼？」

石華佗面上浮現一抹冷笑道：「還過得去就是了，你想怎樣？」

徐世豪道：「對付你老這種人，大概只有一個辦法——小可要打垮你老，然後搶奪你老的解毒丹！」

石華佗仰頭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好啊！這倒是老夫首次碰到的窮兇極惡之人，但你既然要跟老夫動手，爲何丢下你的刀？」

徐世豪磨拳擦掌道：「你我毫無仇恨，小可萬一失手傷了你老，於心不安！」

石華佗大笑不止，說道：「小子，你知道對面江上住着一個用刀的大行家？」

徐世豪說道：「知道，他是『刀痴墨岳』。」

石華佗笑道：「他跟老夫打架，也不敢不用刀！」

徐世豪道：「可是小可就不用！」

石華佗拍拍手，再攤開雙手笑道：「那麼你進招，打得垮老夫，送你一顆解毒丹！」

徐世豪道：「一言爲定？」

石華佗道：「絕不食言！」

徐世豪上前一拳擊出。

石華佗容得他拳頭打近，上身畧一偏，便已讓開，繼之左掌一送，使出一式「順水推舟」，於是徐世豪便直跌了出去。

一直跌出尋丈開外摔了個四脚朝天！

石華佗沒乘勢追擊，哈哈笑道：「還來麼？」

徐世豪爬起身子，再度撲上前，又是一拳擊出！

這一招名叫「流星趕月」，乃是少林

拳的一絕招，威力很不同凡响。

石華佗還是老樣子，一直等到他的拳頭迫臨身前，才突然身形一蹲伏，右肘猛地一抬——

這次，徐世豪更如斷綫紙鳶，直飛出二三丈才砰然摔落地上摔得鼻腫臉青了！

「還要來？」

「當然！」

徐世豪三度撲過去，不過這回賣了個巧，雙拳暴出，佯施雙撞拳，等到雙拳攻近對方胸前，倏地縮拳抬脚踢出懷心腿！

石華佗總是技高一着，只見他身形半轉，左脚彎起一撞——

徐世豪登時被他的膝蓋撞起數尺高，然後墜下，背部先着地，發出「蓬！」的一响！

這回摔得很重，他掙扎了老半天才站起，現在他確知自己根本不是對方的敵手，但是他的怒氣狂湧，絕不考慮認輸，運氣蓄式一番，又上了！

但仍是不堪一擊，石華佗掌出如電，一下就抓住了他的手腕，繼之將他的手臂轉到背後！

「啊呀！」

他痛得大叫，身不由己的跪下去。

石華佗冷笑道：「走不走？」

「不走！」

石華佗從來沒碰到過這樣死皮賴臉的青年，不禁大怒道：「你已經敗了，還想要老夫的解毒丹？」

徐世豪道：「要！」

石華佗用力抬高他的臂膀，道：「眞的還要？」

徐世豪痛叫一聲道：「還要！還要！你不給就打死小可好了！」

石華佗氣得七竅生烟，怪叫道：「他奶奶的熊，你這小子簡直無理取鬧！」

一氣之下，再抬高他的臂膀！

「啊唷！」徐世豪痛得慘叫，跪着的身子盡量往前彎，臉都貼到地面了。

石華佗怕扭斷他的臂膀，當下畧畧放鬆，道：「告訴你小子，若想要解毒丹，只有拿一千兩銀子來買，要想賒賬，絕對辦不到！」

徐世豪乘他放鬆之際，上身倏然向左一旋轉，同時左手駢指搶點他雙目！

石華佗不料他有此一着，待想再壓迫他已感來不及，迫得只好放開他的手腕，往後縱開。

徐世豪順勢一個跟斗翻上去，大喝一聲道：「你不給我就跟你拚了！」

雙掌齊揚，不顧一切的抓了過去！

石華佗身手實在高强，但見他身形滴溜溜一轉，不但避開了徐世豪的雙掌，而且反到了徐世豪身後，右掌一探就抓住了徐世豪的後頸。

徐世豪只覺後頸如被鷹爪抓中，頓時痛澈心肺，而且全身力氣頓失動彈不得。

石華佗冷笑道：「你這小子必是瘋了，現在老夫讓你嚐嚐分筋錯骨滋味！」

左掌一吐，竪如鋼爪的五指扣入了徐世豪的背心！

徐世豪感覺如被火烙，身子一震後仰，雙目幾欲奪眶而出，面上起了劇烈的痙攣，過了片刻，才發出殺豬般的哀號！

石華佗喝道：「滾不滾？」

徐世豪嘶聲道：「不！」

石華佗吼道：「還想要解毒丹？」

徐世豪道：「是！」

石華佗頓如一隻鬥敗了的公鷄，廢然一嘆，將他推倒在地，轉身入屋而去。

徐世豪扒在地上，整個人感覺好像死了，動都無力動一下……

石華佗忽又在門口出現，冷叱道：「起來！」

徐世豪掙扎了一會才勉强爬起，身子搖搖幌幌，指着他道：「你過來，咱們再大戰三百回合！」

石華佗冷笑一聲，上前揪住他的胸襟，將他拖入屋裏，推他在一張桌子前坐下，喝道：「快寫！」

徐世豪懵然道：「寫……寫什麼？」

石華佗道：「借據！」

徐世豪喜出望外，精神一振，道：「你……你老答應了？」

石華佗把臉湊近他面前，對着他咬牙切齒道：「你這臭小子，老夫本想宰了你！不過……一個月之內，你若不把七百五十兩銀子帶到老夫就一定要你的小命！」

徐世豪喜極，伸出了顫抖的手，提起桌上的筆在桌上的一張白箋上寫了起來。

× ×

服下解毒丹約一刻時後，墨青青便從昏昏沉沉中清醒過來了！

刀痴夫婦欣喜萬分，尤其墨大娘，眞是喜極而泣，一面拭淚一面笑道：「好了，我的乖女兒，妳這條命終於保住了！」

她接着轉對徐世豪說道：「小伙子，這件事應該感謝你！」

徐世豪得意的笑道：「大娘不要客氣，些須小事，何足掛齒。」

刀痴接口道：「下次路過敝地，務請到舍下奉茶！」

這分明是逐客令！

徐世豪好像碰了一鼻子灰，登時脹紅了臉，只得起身一揖道：「謝謝，那麼小可告……告辭了。」

他退出茅屋，又在門口跪了下來。

他對於刀痴的不通人情並無怨恨，因爲刀痴已事先聲明「我老人家沒有求你」，而他也曾表示救人與拜師是兩回事，不必混爲一談。

所以，他只好繼續跪求。

但這次剛剛跪下不久，刀痴夫婦就一起來到堂屋，刀痴扳着臉孔道：「你怎麼還不走？」

徐世豪又露出憨笑。

刀痴沉聲說道：「我老人家已經一再表示不能收你爲徒，你難道還不明白？不過……」他沉吟有頃，忽地展顏一笑道：「不過你如果再求一次，我老人家說不定會答應！」

徐世豪大喜，磕頭道：「老前輩請體念小可一片誠心，收小可爲徒好麼？」

刀痴摸摸鬍子，又故作沉吟道：「唔，這個……」

墨大娘瞪了他一眼道：「少賣乖！」

刀痴面容一懍，忙點頭道：「好的，奉拙荆及小女之命，我老人家答應收你爲徒便了！」

徐世豪連忙再向他磕頭，高興的笑道：「謝謝！謝謝！弟子這就向你老人家行

拜師之禮——」

墨大娘打岔道：「別忙，老娘還有話說！」

徐世豪連聲應是，轉向她恭敬地道：「師母有何指教？」

墨大娘道：「老娘本來要收你的錢，不過念在你今天救了我女兒一命，錢可以免了，但在學刀法之前，要先在我家做一年四個月的長工！」

徐世豪不禁一呆，道：「做一年四個月長工？」

墨大娘點頭道：「不錯，這是一般規律，我那大兒子以前去城裏學木工時，還替他師母倒一年四個月的尿桶，然後才開始學功夫哩！」

徐世豪面上發紅道：「師母也要……小可替你倒……倒一年四個月的尿桶？」

墨大娘笑道：「這倒不必，你只替我們娘兒挑挑水，掃掃地，或替我們去城裏買買東西就行了。」

徐世豪看看刀痴，見他在點頭，再想到自己和司徒玉龍的約戰時間是在三年後的七夕，現在先做一年四個月的長工，然後再從刀痴練刀也還來得及，於是點頭答應道：「好的，其實這也是身爲弟子的份內之事，弟子一定做到就是了。」

墨大娘跳了起來，掉頭往屋內跑，呷呷大笑道：「青青！告訴妳個好消息，咱們娘兒倆今後可以不必挑啦！」

刀痴狀甚尷尬，又摸摸鬍子，訕訕一笑道：「徐世豪，你起來吧！」

徐世豪欣然起立。

刀痴退入堂屋，在椅上坐下，伸手道：「把你的刀給我看看。」

徐世豪連忙解下佩刀，雙手捧上去。

刀痴接過抽出看了看道：「這把刀很漂亮，但中看不中用，改天爲師選一把名刀送給你……」

徐世豪道：「不，弟子要用這把。」

刀痴抬頭詫聲道：「爲什麼？」

徐世豪道：「因爲弟子這把刀有個誓言在內。」

刀痴問道：「什麼誓言？」

徐世豪道：「弟子與那位朱姑娘共同在三生石上發誓，誰要變了心，誰就死在這把刀下！」

刀痴聽了直搖頭道：「你這小子眞傻，討老婆如上枷鎖，如揹包袱，如陷泥沼，如……」

他忽然噤若寒蟬，因爲墨大娘就在這時候旋風般的自屋內轉出，大聲道：「徐世豪，廚房裏的水缸沒有水啦！」

自此，徐世豪開始在墨家做長工，除了燒飯洗衣倒尿桶之外，什麼都幹，而墨大娘也很會利用他，每天從早到晚幾乎不肯讓他有歇息的時間，沒事也要找事給他做……

而刀痴也似不敢違背老妻的規律，在一年四個月未滿之前，沒有傳授他刀法之意。

對他最和善的是墨青青，她始終沒有忘記他是救命恩人，時常帮他做活，也時常悄悄送好吃東西給他吃，有時更脈脈含情的看着他。

徐世豪對此反而很害怕，他當然也覺得她很不錯，不但人長得美，而且性情温柔，不像其母整日聒噪不休，是個賢妻良母型的姑娘，可是他對她沒有一絲絲的情意，他的情感已全寄在朱秋霞身上。

轉眼間，他在墨家已住了半年了。

有一天，他和墨青青在菜園裏拔草，他想到了朱秋霞，不知她這半年多來過的怎樣，不禁嘆了一口氣。

墨青青非常關心他的情緒，聽他嘆氣，忙問道：「你累了麼？」

徐世豪搖搖頭道：「不……」

墨青青說道：「要是累了，就歇一歇吧。」

徐世豪道：「我不累。」

墨青青道：「那爲什麼嘆氣？」

徐世豪道：「沒什麼……」

墨青青想了想，忽然省悟道：「我明白了，你是因到今天還沒學到我爹的一招半式，因此很失望，是麼？」

徐世豪搖頭道：「不是，不是……」

墨青青又想了一會，心中似有主意，便起身走了。

她以下定決心的姿態一逕回到家裏，向正在廚房燒飯的母親說道：「娘，這樣不對！」

墨大娘從來沒見過女兒的態度如此嚴肅，不禁愕然道：「什麼事啊？」

墨青青繃着臉道：「咱們不能這樣對待徐公子！」

墨大娘滿頭霧水道：「到底怎麼？」

墨青青侃侃言道：「人家徐公子出身富貴之家，此番跋涉數千里路前來拜參爲師，而且他又曾救了女兒一命，可是咱們却把他當作長工來差遣使喚，更不該的是爹到今天還不肯傳他刀法！」

墨大娘翻白眼道：「這干妳什事？」

墨青青大聲道：「這對他太不公平，他不該受這個委屈！」

墨大娘笑了，道：「傻丫頭，這是規律，要學功夫，就得先吃苦啊！」

墨青青堅決地道：「不行，從明天開始，爹必須傳他刀法！」

墨大娘呷呷笑道：「聽妳這丫頭說的什麼話，這不是皇帝不急太監急麼！」

墨青青忽然眼眶一紅，惻然道：「娘，妳和爹就會裝糊塗！」

墨大娘道：「怎麼說呢？」

墨青青含淚道：「別人家的父母對待女婿總是特別疼愛，唯獨娘不是！」

墨大娘聽得傻了眼，一怔一怔的問道：「妳……妳說什麼？……他……他是我的女婿？」

墨青青哭道：「難道不是？他都親了女兒脚，女兒不嫁給他要嫁給誰？」

墨大娘如聞暮鼓晨鐘，突然大澈大悟，眼睛發亮，臉現笑容，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這話有道理，他親了妳的脚，非娶妳不可！哈哈，娘怎的一直沒想到這一點，他做妳丈夫也眞合適，他家有錢，將來妳嫁到他家一定不會吃苦！」

眉毛一揚，急問道：「他已答應娶妳了麼？」

墨青青反而害羞起來，轉身低頭道：「沒有……」

墨大娘道：「妳沒向他表示？」

墨青青羞答答道：「沒有，他不說，女兒怎好意思先開口！」

墨大娘舉起鍋鏟「噹！」的敲了灶頭一下道：「娘這就去問他，要是他肯娶妳，娘就叫妳爹明天開始教他刀法，而且不要他做長工！」

說罷，扭動肥胖的身子，疾疾的走出廚房，來到菜園裏。

徐世豪本來有些偷懶，看見她來了，連忙假裝拔得很起勁。

墨大娘笑嘻嘻道：「世豪，你歇歇，我要跟你說句話兒！」

徐世豪起立，誠恐誠慌的問道：「師母有何吩咐？」

墨大娘笑道：「不要叫我師母，從現在開始，叫我岳母好了！」

徐世豪駭了一大跳道：「什麼？」

墨大娘笑嘆一聲道：「也是我糊塗，一直沒想到，那天你親了我女兒的脚，我女兒已是非你莫嫁——這樣好了，現在你只要點個頭，我就叫青青的爹從明天開始教你練刀，而且再不要你做苦工！」

猶如晴天一聲霹靂，徐世豪頓時心驚肉跳，徬徨無主，連連搖頭道：「不，不，不……」

墨大娘眉毛一豎，尖聲道：「什麼！你是說不想娶我女兒，你已親過我女兒的脚，竟不要娶我女兒爲妻？」

同住半年，徐世豪已知她脾氣暴躁，十分難惹，心想自己現在若再說一個「不」字，天非塌下來不可，當下忙的答道：「師母請勿動氣，這婚姻大事，總須先稟明父母然後方可做決定，師母你說是不是呢？」

墨大娘聽了怒氣始消，轉笑道：「說的也是，那麼等下你就捎個信回家，稟告你的父母，怎樣？」

徐世豪唯唯諾諾道：「是，是……」

墨大娘呷呷笑道：「我鍋裏的飯快要燒焦了，等會吃飯時再跟你詳細談談！」

語畢，轉身疾去。

徐世豪目送她走入了廚房，才長長透了一口氣，當下也轉身走出菜園，來到一處江邊。

刀痴正蹲在江邊垂釣，聽見脚步聲，回頭看了徐世豪一眼，問道：「要吃飯了麼？」

徐世豪沒有說話。

刀痴感到有異，再回頭望他問道：「你怎麼了？」

徐世豪低下頭，道：「師父，弟子要走了！」

刀痴更奇怪，轉身問道：「有什麼不對？」

徐世豪說道：「弟子不能够娶令嫒爲妻！」

刀痴呆了呆，繼之失笑道：「這話從何說起？爲師想都沒有想到要你娶青青爲妻啊！」

徐世豪道：「可是師母剛才說了，她要弟子娶令嫒爲妻，然後才要師父傳授弟子刀法！」

刀痴頓時緊張起來，急問道：「她眞是這樣說了？」

徐世豪道：「是的。」

刀痴着急道：「糟了，你若是不答應她，往後的日子一定很難挨過……」

徐世豪道：「所以弟子決定離開你老，弟子寧可不學刀法，絕不能娶令嫒爲妻，因爲弟子與朱姑娘已有婚約在先，絕不能背信食言！」

刀痴道：「對，但你不練爲師的刀法，如何能够擊敗那司徒玉龍呢？」

徐世豪道：「弟子打算下江湖歷練，也許兩年半之後，可憑所吸收的經驗擊敗他！」

刀痴沉思了片刻，忽似想到了好主意，笑道：「有了，你一定要走的話，今夜等她們母女睡了再走，那時爲師送你一樣東西！」

徐世豪一時沒領會過來，問道：「什麼東西？」

刀痴笑罵道：「傻小子，你是爲何而來？」

× ×

武林之中，就這樣出現了一朶奇葩！以前，不客氣的說，他只不過是杭州的一個地頭蛇，現在他成了「海中龍」！「小刀痴徐世豪」六個字，成了大江南北一塊响噹噹的招牌！

當他一連擊敗了十多位武林高手之後，他就知道自己不僅已有能力擊敗司徒玉龍，而且可以輕易的獲勝，但是他並沒有立刻遄返杭州找司徒玉龍比劃，這原因是約定的日期未到，他不願在約定日期未到之前去找司徒玉龍，因此他繼續在江湖上流浪。

他爲何被人稱呼爲「小刀痴」呢？

因爲，他像刀痴墨岳一樣愛刀，所不同的是他只愛手中的那一把，他對它眞是呵護備至，寵若天驕，每逢與人動手，他都不肯讓對手碰它一下，唯恐碰出了一個缺口！

刀雖非名刀，却有神聖的誓言存在，他要保持它的完整，像維持誓言一樣！

這一點他眞是做到了，在江湖上流浪了兩個年頭，他的那把「中看不中用」的刀仍然是完整無損，沒有一丁點兒缺口！

現在——

三年之約終於到了。

他滿懷信心的趕回杭州來。

回到杭州時，恰是七夕。

他沒有回家，而直赴三生石！

三生石的景色依舊，一草一木都似沒有改變，天上那輪上弦月也像三年前一樣散發着柔美的光亮，在遠近山林間披上一片銀衫。

甚至連夜風也完全相同，習習如絲，彷彿是三年前從這裏吹過，如今又回來。

——秋霞，三年不見，妳好麼？

——是的，我相信現在的妳也像三年前的妳一樣美麗，一樣的沒有絲毫改變！

他站在三生石上環望四周一遍，附近闃靜無人，看來他來早了一些，司徒玉龍和朱秋霞都還沒到。

——他一定會來的，秋霞，今夜我要當着妳面前擊敗他，然後跟妳成親！

他再環掃了一遍。

——秋霞，妳總不會忘記今夜的約會吧？

——還有司徒玉龍，你當然更不會忘記，你如爽約不來，我追到天邊海角也要找到你！

他仰望天上的月亮。

——時候已到，爲什麼他和秋霞都還不來呢？

他忽然有一種不祥的感覺，因爲他的腦海中浮現了朱秋霞憔悴的樣子，她彷彿正站在他面前吟着：

三生石上舊精魂，賞風吟月不要論
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

——不！不會的！秋霞，妳不會死的，李源和圓觀的事不會發生在咱們身上！

可是他的心頭却卜通卜通的狂跳，渾身發冷發軟，過去的那三年中，他從來沒有想到這件事，現在，他越想越覺頗有可能。

——三年，不是一段短暫的歲月，她也許忍受不了相思的折磨，已經枯萎，已經香銷玉殞了！

——又也許，她忍受不了司徒玉龍的糾纏不休，已經投湖自殺了！

頓時，恐怖籠罩他全身，他心慌意亂的轉頭四下搜望，口中喃喃地叫道：「秋霞！秋霞！妳怎麼還不來？妳怎麼還不來呀？」

——妳應該來的！

——爲了妳，我嚐盡了各種折磨和痛苦，如今我已身懷絕回到此地，我已具備了擊敗司徒玉龍的能力，妳怎可不來？

他突然吼叫起來：「司徒玉龍！你這個卑鄙陰險的東西，快給我滾出來！」

四周一片死靜！

風也似已靜止，草木停止交頭接耳，在他面前的一切，彷彿都已死亡了！

不！

來了！

已經來了！

一個輕輕的、隱隱約約的脚步聲，正在向三生石這邊走過來！

徐世豪精神一振日放精光循聲望去。

——秋霞，是妳麼？

一個人影，由模糊而淸晰，最後已站立在他面前——來者是司徒玉龍！

徐世豪透了一口大氣，幾乎是心花怒放的笑道：「啊我還以爲你不來了呢！」

司徒玉龍淡淡一笑，說道：「我並未忘記。」

徐世豪上下打量他一眼，道：「你長胖了一些，這幾年大概過得很不錯！」

司徒玉龍道：「還好。」

徐世豪再轉頭四望，道：「她怎麼還不來？」

司馬玉龍道：「我想她已經把你忘記了。」

徐世豪眼睛一瞪道：「你胡說！」

司徒玉龍微笑道：「女人很善忘，尤其三年的時間又不短——」

徐世豪厲聲道：「住口！你再敢說一句不中聽的話，我馬上劈了你！」

司徒玉龍含笑望着他，沒有說話。

徐世豪問道：「你見過她沒有？」

司徒玉龍點頭道：「見過。」

徐世豪急問道：「她過得怎樣？」

司徒玉龍道：「很好。」

徐世豪心頭大寬，笑道：「那麼，她一定不會忘記今夜的約會，咱們等她來了再動手！」

司馬玉龍不表可否，來回踱了一會，才開口說道：「徐世豪，咱們是否可以來商量商量？」

徐世豪道：「商量何事？」

司徒玉龍說道：「今夜之戰，作罷如何？」

徐世豪冷笑道：「爲什麼？」

司徒玉龍輕嘆一聲道：「我覺得沒有意思，尤其是你，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爲了一個女子——」

徐世豪面含冷笑打岔道：「你是否認爲爲朱秋霞而與我決鬥太不值得？」

司徒玉龍表情生硬，點點頭。

徐世豪「哼！」的一笑道：「既然如此，三年前你又爲何來了？」

司徒玉龍似乎有些慚愧，低頭道：「那個時候，咱們都還年輕氣盛……」

徐世豪冷道：「現在你也還不老！」

司徒玉龍沉默着。

徐世豪卑夷一笑道：「還有別的理由麼？」

司徒玉龍苦笑道：「有的，我不想死，最近一年，我不止一次聽到你的大名，我……我自知已不是你的對手了。」

徐世豪道：「放心，我不會殺你的，我只想擊敗你，在她面前擊敗你！」

司徒玉龍又嘆了口氣，喀然道：「咱們來談談條件，我願意賠償你的損失，如果你要錢，我可以拿出五萬兩銀子——」

他臨時住口，因爲他發現徐世豪的臉色變得很難看，很可怕。

他立刻改口道：「是的，我知道你不稀罕錢，那麼這樣如何—我向你道歉！」

說着，便要作揖。

徐世豪趕緊跳開，冷笑道：「少來這一套！我不要你的錢，也不接受你的道歉，甚至你要自殺我也不答應，我只要擊敗你，在她面前擊敗你！」

司徒玉龍很困窘，吶吶地道：「你現在已是名滿江湖的大人物，何必跟我斤斤計較？」

徐世豪咬牙切齒道：「三年來我吃了不少苦頭，爲的就是今天！」

司徒玉龍痛苦地道：「但我不能被你擊敗，我需要維護自尊……」

徐世豪突然仰天大笑起來：「啊，原來你要維護你的自尊！哈哈哈，但是你目前的情形，遠不如三年前的我那樣嚴重，三年前的今天，我迫切的需要自尊，那時你給了我沒有？」

司徒玉龍無言以對，滿面通紅。

徐世豪笑聲突住臉色一沉道：「司徒玉龍，不要這樣，你的豪氣哪裏去了！」

司徒玉龍苦笑道：「人是不能長年有豪氣的，有一天當你安於現實的時候，你的豪氣也會消失得蕩然無存，就像我現在一樣。」

徐世豪日光一注道：「你已娶了妻室了？」

司徒玉龍點頭道：「是的，所以我需要維護自尊，我不願在妻子面前抬不起頭來。」

徐世豪道：「尊夫人已知你今夜將與我在此決鬥？」

司徒玉龍點點頭。

徐世豪道：「她來麼？」

司徒玉龍道：「我叫她不要來。」

徐世豪道：「那麼你回去時，就騙她

說你沒有被我擊敗。」

司徒玉龍又苦笑一下道：「紙是包不住火的……」

徐世豪道：「今夜我無論如何非擊敗你不可，我要讓朱秋霞高興高興！」

司徒玉龍目中突露怒芒，沉聲道：「你當眞不肯善罷？」

徐世豪堅決地道：「不能，我曾經發誓要擊敗你才娶朱秋霞爲妻！」

司徒玉龍一咬牙道：「好，既然沒有商量的餘地，咱們這就開始吧！」

說着，手握上劍柄，慢慢的拔出了劍來。

那柄長劍，顯然已許久不曾用過，劍身上所發出的光芒，已不若三年前那樣耀眼刺目。

徐世豪沒有拔刀，搖搖頭道：「別急，等她來了再打不遲！」

司徒玉龍一揚眉道：「我可等不及了——接招！」

身形一晃，直欺向前，揮劍便向徐世豪攻去！

徐世豪退步讓開，叫道：「現在我不跟你打，我要等她來了再打！」

司徒玉龍再欺前攻出第二劍，喝道：「由不得你！」

他的身手仍然非常矯捷，劍出如電，倏忽便已刺近徐世豪的面門！

徐世豪往後倒縱尋丈，怒吼道：「司徒玉龍，別要賴，等她來了再打！」

司徒玉龍哪裏肯聽，如影隨形疾進過去，絕招連施，一口氣向他攻出七劍。這七劍，都是辛辣絕倫的殺手，但是徐世豪身法十分靈捷，很輕易的就避開了，當避過最後一劍時，只見他長身一掠，宛似一朵雲飄上附近一株大樹的橫椏上，哈哈大笑道：「司徒玉龍，我告訴你，在她還沒來之前，我絕不跟你動手！」

司徒玉龍已殺得性起，見他飄上樹椏，怒喝一聲，跟着飛撲上去。

徐世豪一翻身，飛上更高的一枝橫椏，又大笑道：「你知道麼？現在你得聽我吩咐，我還不想打的時候，你是無法逼我動手的！」

那枝橫椏很細，按說是無法支持一個人的重量的，可是他站在那上面却輕若無物，他的輕功也已練到不凡的境界了！

司徒玉龍一撲落空，忽然掉頭便走，道：「好，既然你不打，在下失陪了！」

徐世豪喝聲「別走！」自樹上飛瀉而下，攔住了他的去路，朗笑道：「我不讓你走的時候，你也走不掉！」

司徒玉龍忿然一劍劈出，厲叱道：「滾開！」

徐世豪滑步斜身讓開，然後又迅速直立，仍然擋在他面前笑道：「你配麼？」

司徒玉龍憤怒的又攻出數劍，可是在他面前的徐世豪就好像是一個無形的影子，不論他怎樣橫掃直砍，總是撈不到一丁兒，他不禁爲之駭然，刹那間鬥志全失，垂劍垂頭道：「徐世豪，你殺了我吧！」

徐世豪道：「不，我沒有殺你的理由，我只要在她面前擊敗你，這就够了。」

司徒玉龍突然大笑道：「老實告訴你，你今生也休想再見到她了！」

徐世豪面色一變道：「怎麼說？」

司徒玉龍道：「她已嫁了！」

徐世豪心房好像中了一拳，面色一下變白，顫聲道：「你胡說！」

司徒玉龍道：「不騙你，她確實已嫁人了。」

徐世豪感到自己的精神在崩潰，雙腳幾乎無力站穩，眼前的一切景物在浮動旋轉。

「嫁給誰？」

「一個青年。」

「誰？」

「你不要追問，你只要知道她已嫁人就够了，別的不必知道。」

「我要知道！」

「我不告訴你！」

「你不說，我宰了你！」

「你動手便是！」

徐世豪一翻腕，鋼刀「嗆！」的出鞘，刀尖一下抵到司徒玉龍的心口，聲色俱厲地道：「說不說！」

司徒玉龍變得很鎮靜，沒有退縮，雙目直盯着他道：「你以爲三年很短麼？告訴你，對於一個女人來說，三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是一段遙遙無期的等待，你有何權利要求一個女人等你三年？」

徐世豪暴聲道：「她答應了的！她說即使三十年也會等我！」

司徒玉龍道：「我知道她當初那樣說絕不是在騙你，可是你要了解，女人的青春是很短暫的，三年對她來說實在太長太長了。」

他話聲一頓，接着又道：「你還是走吧，你已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你要什麼都已垂手可得，何必一定要她呢？」

他再加重語氣道：「你如是個男子漢，就該饒了她！」

徐世豪靜靜的聽他說完，搖頭斷然道：「不！我要見她！我一定要見她！這三年來我吃足了苦頭，爲的就是她，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她，今天我回來了，不管她嫁給誰，我都要見她一面！」

司徒玉龍說道：「名花有主，見之何益？」

徐世豪道：「我們曾在這三生石上發誓，我要問她爲何忘了！」

司徒玉龍道：「你們的誓言是：誰要變了心，誰就死在你這把刀下，是麼？」

徐世豪道：「是的！」

司徒玉龍面色微變，道：「你要殺死她？」

徐世豪冷笑道：「不錯！」

司徒玉龍道：「那我就先殺了你！」

他左手一揚，「拍！」的推開他的刀，同時右手上的長劍直刺而出！

距離實在太近了！

尤其是在徐世豪情緒激動毫未防備的時候，這一劍就更加的威力無窮！

徐世豪悚然一驚，身形疾轉，但是仍未能完全避開，長劍自他右腰上劃過，登時皮開肉綻，鮮血噴湧！

他大叫一聲，連退數步，然後瞪大眼球死盯着司徒玉龍，一直把司徒玉龍盯得心頭發毛，才突然迸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怒吼，鋼刀一掄，人便如一團火球，撲上了司徒玉龍——

「錚錚錚！」

一片令人眼花撩亂的刀光劍影和三聲震耳欲聾的碰擊過後，但見司徒玉龍的長劍已直飛上空中，人則砰然踣跌於地！

徐世豪面上殺氣大盛，再一步欺前，手起刀落——

「不！」

驀地，一聲女人的哀叫，自附近暗處響了過來！

徐世豪刀勢一刹而住，就在距離司徒玉龍的胸口只有一寸近的地方一刹而住。

他慢慢轉頭望去，就看見一個女人自附近的樹林前跌跌撞撞的奔過來。

那個女人正是朱秋霞！

她一邊衝過來，一邊哀求道：「不要殺他！不要殺我丈夫！」

徐世豪一聽之下，差點昏死過去。

好像一下間被人抽掉了全身的筋骨，他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身形搖搖欲墜！

他的心在絞痛，在滴血！

——原來如此！

——原來竟是這麼一回事！

他腰上的傷口血流不止，可是他一點不覺得痛，他睜大眼睛瞪視着業已奔到近處的朱秋霞。

——這是她麼？

——不，這是噩夢！這一定是噩夢！

他低下頭，緊閉的嘴唇「哼哼」的迸出笑聲，接着越笑聲音越大，最後便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朱秋霞淚如雨下，又愧怍地道：「原諒我！世豪，我沒有想到你眞會回來！我……我是個平凡的女子，我眞的沒想到你會回來……」

徐世豪大笑不止！

朱秋霞掩臉痛哭道：「這是我的錯，你不能怪他，是我自己把持不住的，我……我……我……」

徐世豪仍在大笑，連眼淚都笑出來。

朱秋霞低首痛哭不已，似乎恨不能一頭鑽入地下去，又道：「現在你可看出來了，我是個庸俗的女人，我不值得你愛，我根本沒想到你會回來，等……等到我確知你會回來，……等到我確知你會回來的時候……我已經……已經……」

徐世豪忽然停止大笑，舉起手中的刀，不勝惋惜地道：「妳看，這把刀我保存得很好，沒有一點損傷！」

朱秋霞哭道：「你殺了我吧，是我該死！」

徐世豪彷彿沒聽見她的話，目注鋼刀痴痴的說道：「每逢與人動手，我碰都不讓對方碰一下，因爲我不要這把刀有缺口，我一直以爲保存完整，就……就……」

朱秋霞頓足哭叫道：「不要說了！不要說了！要是你還喜歡我，就快殺了我，二十年，咱們再在這裏相見！」

徐世豪搖搖頭，道：「不，妳不配，妳不配死在這口刀下！」

他將鋼刀高高舉起做猛力投擲之勢。

朱秋霞突恐怖大叫道：「不要——」

可是已經太遲了！

「噗！」的一聲，一柄劍自他身後刺入，直透出前面的腹部！

他渾身一震，向前衝出一步，他慢慢回頭，以難以置信的表情望着司徒玉龍。

司徒玉龍鬆開劍柄，蹌踉後退，叫道：「好了！秋霞！一切煩惱都沒有了！咱們可以回家了！」

朱秋霞張大了咀巴發呆。

徐世豪仍然站着沒有倒下，他回對朱秋霞笑了笑，問道：「他對待妳好麼？」

朱秋霞已呆若木鷄。

徐世豪面部抽搐了一下，又强笑道：「告訴我，他待妳好麼？」

朱秋霞終於點了點頭。

徐世豪嘆道：「既然如此，我就不殺他了！」

語畢，軟倒地上。

朱秋霞突然撲到他身邊跪下，神情變得異常冷靜堅毅，一面拿起那把鋼刀，一面說道：「世豪，你肯不肯再給我一個機會？」

徐世豪眼皮已經垂下，聽了又努力睜開，道：「嗯？」

朱秋霞倒轉刀尖「卜」的戳入心窩，却笑靨如花地道：「等我二十年好不？」

徐世豪面上浮起一絲苦笑，緩緩道：「好吧，妳這個庸俗的女人！」

兩人就這樣面掛笑容，靜止於三生石上！

司徒玉龍阻攔不及，一驚呆住，等他回過神來而縱身撲到朱秋霞身邊時，他看到的只是一張笑容凝固的臉龐，他慘然瞪望着那張臉，面上痙攣不止，顫聲狂呼道：「秋霞！秋霞！秋霞！」

但朱秋霞那對眸子只望着徐世豪，永遠只望着徐世豪了！

他一把抱住朱秋霞的遺體，失聲痛哭起來。

哭了好一會，他忽似聽到了什麼，猛的抬起頭，兩眼發直，面上漸漸露出一種異樣的，屬於心神喪失的笑容，嘴裏喃喃說道：「聽，孩子在哭了！我們的孩子在哭了！」

他拉着朱秋霞的手站起來，拖着她的遺體走去，屍體在地上碰撞着，但是他似乎以爲妻子在跟他走，高高興興的說道：「快一點，孩子肚子餓啦！」

他突然拔足疾跑，拖着那具屍體奔向黑暗中去了！

（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葉慈輝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顧危險，疾追飛逃的千年毒物赤騰，爲赤騰噴出毒霧所傷，昏死過去，甦醒後，始知爲百草婆婆常奶奶及其孫女常君琪所救，常君琪並說出怪醫石懷冰心懷不軌，他之所以醫治葉母的瘋疾，無非出於市恩手段，要利用葉慈輝爲他効命，葉慈輝聽後，意似不信，常君琪又對他說，近幾年來，江湖武林之中新興了一種行業，專以出售傷天害理的藥物集團，葉慈輝心中一震，問常君琪意思是否指石懷冰便是其中首腦，常君琪說是否首腦可不知，却肯定是石主持煉藥——

失足陷圈套
輕敵遭毒噬

葉慈輝道：「姑娘這話可有根據？」

常君琪道：「當然有憑有據！他的煉藥室，就在他那小石屋後面的山洞裏，你要證實並不難。」

常君琪說得這樣有憑有據，葉慈輝不由得先自相信了幾分，劍眉微微一皺道：「如果此事屬實的話，那他替我醫好家母的病，眞正目的何在呢？」

常君琪道：「不管他的眞正目的如何？總是一句話，不外乎想利用你。」

葉慈輝一笑，說道：「我有甚麼可利用的？」

常君琪道：「目前你對誰都有用處，就對小妹祖孫來說，並不例外。」

坦誠直率的話，聽得葉慈輝苦笑一聲，道：「常姑娘說笑話了，……。」

常君琪截口道：「也許我們可以說是合作，合作除去這害人精。」

葉慈輝道：「只要有證據，證明他外貌忠厚，內藏奸詐，晚輩義不坐視。」

百草婆婆一笑道：「有這句話就行了，今天我們的談話到此爲止，你也該回去了，有事我們會去找你。」

葉慈輝起身告辭的時候，常君琪忽然道了一聲：「且慢！」

接着，轉向百草婆婆道：「奶奶，你也該把我們的信號告訴他呀！」

百草婆婆「嗯！」了一聲，點頭道：「眞的，我眞老了，就是這樣疏忽。」說着，從懷中取出一隻金黃色的小鈕子，交給葉慈輝道：「你仔細記清楚這隻小鈕子的形狀，凡是戴佩這種鈕子的人，就是我老婆子的人。」

葉慈輝看了一眼，記在心中，道：「晚輩記下了。」告辭別了百草婆婆她們。

葉慈輝離開百草婆婆她們之後，才知道百草婆婆停身的那地方，遠在怪醫石懷冰的小石屋百里開外。

當他回到小石屋的時候，差不多已是午夜過後了。

遠遠的就看見小石屋裏的燈光射出戶外，微一凝神，便聽出小石屋裏正有人在相對說話。

可是，當他接近那小石屋時，燈光忽然一隱，談話的聲音也沒有了。

葉慈輝飛身落在小石屋前面，果眞甚麼也沒見到，小石屋還是那老樣子，冷冷清清的。

剛才的火光人聲，那裏去了呢？

他自信不會看錯眼！

念中忖道：「看來百草婆婆的話不是憑空臆測的了！」

可是，他在那小石屋之內搜查了一遍，却是甚麼可疑的痕跡都沒有找到。

當下他暗笑了一聲，率性就在那小石屋之內運功調息起來。

一宿無話，第二天天亮之後，葉慈輝便在小石屋之內生了一把火，做起飯來。

飯做好了，正要吃飯的時候，石屋外面响起了腳步之聲，葉慈輝迎出屋外，只

見怪醫石懷冰獨自一人朝石屋走來。

怪醫石懷冰一見葉慈輝從屋內走出來，喜笑顏開的吁了一口氣道：「慈輝，你甚麼時候回來的，眞叫人担心死了。」

葉慈輝道：「昨晚半夜時分就回來了，……還有那幾位呢？」

怪醫石懷冰道：「還不都是找你去了，誰曉得你倒早回來了，你追到那畜牲的落腳點沒有？」

葉慈輝道：「晚輩一口氣追了它二百多里地，那畜牲好長的勁氣，晚輩實在支持不下去，只好半途而廢了。」

怪醫石懷冰道：「那畜牲瞬息千里，你一口氣追了牠二百多里，眞是難能可貴，怪不得我們在這方圓百里之內找你，自是找你不着了。」

葉慈輝道：「那畜牲心性也甚是靈巧，一路上竟然轉了二三次方向，最後，牠一直投向東南而去，我們要不要再去找一找？」

怪醫石懷冰微微一笑道：「不必，牠逃不了的，牠的習性老夫很清楚，東南方向只有幾處地方容得住牠，咱們要想用牠的時候，不難找到牠的。」

葉慈輝道：「老前輩，我們其他的工作，甚麼時候開始？」

怪醫石懷冰一笑道：「急甚麼？你要知道，採藥的工作最是性急不得的，因爲藥性與時序季節的配合最爲玄妙的，絲毫勉强不得，否則，錯了時序季節，藥物就是採到了，也沒多大用處。」

葉慈輝若有所悟的道：「照這樣說來，這是一件欲速難達的工作。」

怪醫石懷冰笑道：「你有點後悔了，是不是？」

葉慈輝咬着牙齦道：「晚輩不是熱中名利的人，有甚麼可後悔的，只是時間太長了，難免可惜了光陰。」

怪醫石懷冰道：「一個時時刻刻上進的人，那會浪費光陰，沒有事的時候，你可以練你的功夫呀！如果你對醫術有興趣，也可以向老夫學學醫道呀！只要你有心，你的生命永遠是充實的。」

一陣腳步聲傳來，外面，又有人回來了。

怪醫石懷冰一笑，說道：「這屋子太小了，不是待客的場所，我們還是到外面去吧。」

古周二老聯袂而來，見了葉慈輝都是喜形於色的道：「葉少俠，無恙歸來，大家這就放心了。」

葉慈輝抱拳相謝道：「多謝二位老前輩關愛。」

彼此客氣了幾句，怪醫石懷冰笑向古周二老道：「這次有勞二位空跑了一趟，要謀那畜牲，只有期諸他日了，兩位老哥如果另有要事，但請自便，來日查出那畜牲下落之時，再請兩位老哥命駕相助。」

古周二老一笑道：「如此我們就下次再見了。」說着，抱拳一禮，飄然而去。

老遠便聽得一聲嬌呼道：「乾爹，那葉少俠回來了沒有？」

覃婉兒飛也似的掠身而來。

聽那覃婉兒的語氣，對葉慈輝顯着不少關懷之意。

葉慈輝暗暗一皺眉頭，迎着覃婉兒飛落的身形，抱拳道：「有勞姑娘錦注，在下早就無恙回來了。」

覃婉兒秀臉微微一紅，道：「你眞把大家急死了。」

怪醫石懷冰哈哈一笑道：「老夫可沒着急。」

覃婉兒嬌羞的啐了一口道：「乾爹，你眞的不急？」

怪醫石懷冰笑道：「好！好！算我乾爹急死了，好不好？話又說回來，葉慈輝是乾爹採藥的左右手，乾爹着急是應該的，可是……。」

覃婉兒急叫一聲，截口道：「乾爹，我不來了！」

怪醫石懷冰話聲一歛，接着呵呵笑道：「好！不說了！不說了，當然你也有着急的理由。」

他一面說「不說了」，但却說得更是露骨。

覃婉兒急得跑了開去，葉慈輝的臉也是熱熱的。

怪醫石懷冰看得心頭大爲高興，一陣呵呵大笑着，道：「婉兒，難得你老遠跑來看乾爹我，我乾爹也有點好東西留給你，你們談談，乾爹就去替你取來！」

說着，步履輕快的跑了開去。

怪醫石懷冰離開之後，葉戀輝還覥覥着不好意思向覃婉兒交談，覃婉兒却是非常大方的走向葉慈輝笑了一笑，道：「小妹還沒請教葉兄仙鄉何處？」

葉慈輝苦笑了一聲，道：「在下慚愧，眞不知如何回答姑娘的話呢！」

覃婉兒訕訕的一笑道：「葉兄如有難言之隱，那就不必說了。」

葉慈輝見她心頭顯然不高興，好像他有什麼秘密似的，當下一笑道：「在下事無不可對人言，更沒有什麼難言之隱，只因，在下自己也說不出來，我該算是那裏人？」

覃婉兒揚眉一怔道：「葉兄不是開玩笑吧？」

葉慈輝一嘆道：「在下自幼孤苦零仃，曾一度淪爲沿門乞食的小花子，當時連自己的出身來歷都不知道，近來才得母子相會，因此在下實在不好說是那裏人。」

覃婉兒面現同情之色，嘆了一聲，道：「原來葉兄身世凄涼，請恕小妹不知冒犯之罪。」

葉慈輝說道：「那裏！姑娘何冒犯之有。」

覃婉兒說道：「請問葉兄，令堂現在是……。」

葉慈輝接口道：「家母現在住在舍親止水夫人那裏，那裏也可算是在下現在的家吧？」

覃婉兒輕輕的「啊！」了一聲，道：「葉兄提起止水山莊，倒叫小妹想起一人一事了……最近，有一位小虎子少俠，曾在古家堡技蓋羣雄，一舉成名，聽說他也是來自止水山莊，不知道那位小虎子少俠，與葉兄……。」

葉慈輝一笑道：「在下從前就叫小虎子。」

覃婉兒一楞道：「你怎會是小虎子，聽說那小虎子只有十二三歲……。」

葉慈輝道：「那時因爲在下體形，受

一種功力所制，所以貌似十二三歲。」

單婉兒道：「現在你禁制解除，所以一切改觀了。」

葉慈輝一笑道：「正是如此。」

單婉兒點了一點頭，忽然又輕輕一顰秀眉兒，道：「奇怪，你又怎會做了我義父的採藥童子呢？」

葉慈輝道：「因爲石老前輩治好了家母惡疾，所以，在下以此酬情。」

單婉兒嬌笑道：「那小妹比你便宜多了。」

葉慈輝一時沒聽懂她的意思，楞了一楞，道：「你比我便宜多了？」

單婉兒格格一笑，說道：「可不是！乾爹救了小妹母親，却認小妹做了義女，不但不必替他做事，而且，還可以敲一敲他的竹槓……」

「竹槓」兩字方了，只聽，傳來怪醫石懷冰叫聲，道：「好呀！你們兩個人初次見面就商量着敲老夫竹槓，將來時間一久，老夫可不要被你們搾乾了。」

那邊，怪醫石懷冰提了一大包東西，笑着走了回來。

單婉兒一面迎上前去接怪醫石懷冰手中的東西，一面笑道：「誰叫你老人家是『乾爹』哩！要當『乾爹』，就有被搾乾的危險呀！……。」

怪醫石懷冰被單婉兒逗得心情大樂，呵！呵！呵！的笑道：「多謝你不打自招，提醒了老夫，看老夫以後還給不給你東西。」

大家一齊笑着，把怪醫石懷冰提來的東西，放在一塊光滑的石板上，打了開來，取出五隻葫蘆。

五隻葫蘆之中，有二隻是經過加工的盛器，另外三隻是新鮮的葫蘆瓜，那二隻盛器用的葫蘆口，隱隱透出一陣陣令人饞涎欲滴的異香，使人一聞之下，已是精神興振。

單婉兒笑道：「這兩葫蘆想必就是你老人家誇口不絕的仙猿佳釀了。」

怪醫石懷冰大笑道：「你一猜就猜中了。」

單婉兒嘆息一聲，道：「可惜，女兒點滴不飲，說什麼留給我的好東西。」

怪醫石懷冰神秘的一笑道：「你這俗娃兒，那配飲用老夫的仙猿佳釀，這是老夫與慈輝的，你的是那三隻生葫蘆。」

單婉兒秀眉一揚，氣得叫了起來，道：「乾爹，你就留這三隻生葫蘆給女兒？……。」明眸一黯，委屈得幾乎要哭了起來。

怪醫石懷冰這才又嘻嘻一笑，道：「你別看不起老夫這三隻生葫蘆，如把它送到金陵去，三萬兩銀子一隻，老夫也絕不賣。」

單婉兒嗔笑一聲，道：「你不要錢我都不要。」

怪醫石懷冰嘿嘿一笑，道：「這可是你說的。」

單婉兒道：「說不要就不要。」

怪醫石懷冰道：「好！慈輝，咱們兩人獨享了吧！」說着，移了一隻生葫蘆給葉慈輝，自已取了一隻。

只見他五指輕輕一收，那生葫蘆發出一陣脆裂的聲音，分裂開來。

單婉兒雖然在生氣撒嬌，眼睛却比誰都快，那生葫蘆一開，只聽她大叫一聲，雙手一抱，把三隻葫蘆都搶到她身前，笑道：「乾爹，女兒不要葫蘆，只要葫蘆裏面的。」

怪醫石懷冰哈哈大笑了起來道：「你就會賴皮。」

看他們父女之間，一片親情，葉慈輝暗暗忖道：「這怪醫石懷冰脾氣怪異或許有之，如說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大壞蛋，倒不可遽然相信。」

單婉兒這時已分開了那被怪醫石懷冰捏裂的葫蘆，原來，那裏面現出來的並不是什麼葫蘆肉，而是兩枚拳頭大小的水蜜桃。

只見那兩隻水蜜桃新鮮得有如剛從樹上摘下來，紅的地方紅，白的地方白，青的地方青。

而現在可不是產桃的季節，要吃新鮮水蜜桃，至少還要等二個月。

敢情，那看似生葫蘆的葫蘆，已經不是生葫蘆，而是經過特別處理後的盛器，一種可以保持新鮮的盛器。

單婉兒分了一隻水蜜桃給葉慈輝，嬌笑着道：「葉兄，這是有名的異種水蜜桃，三年才一熟，人生難得一見，你也嘗一嘗。」

怪醫石懷冰接口道：「你送一枚給慈輝，那麼老夫呢？」

單婉兒笑道：「你老人家小氣，只取來二枚，自然只有向隅了。」

怪醫石懷冰呆目而笑道：「那麼老夫就改吃別的吧。」

單婉兒道：「那也沒有你老人家的份兒。」

怪醫石懷冰道：「爲什麼？」

單婉兒笑道：「因爲你每一份只有兩枚，那有你第三者的份。」

怪醫石懷冰笑道：「好一個第三者，老夫在這裏，看來是多餘了，老夫只有走了。」

站起身來，就待離開，單婉兒素手一抬，拉住怪醫石懷冰的衣袖道：「乾爹，去不得，你帶來兩葫蘆仙猿佳釀，另外一葫蘆準備給誰喝？」

怪醫石懷冰一怔笑道：「談起仙猿佳釀，你這刁蠻公主却成了第三者了，慈輝，咱們也不用客氣，一人一葫蘆好了。」

伸手取過一葫蘆仙猿佳釀，拔開塞子，倒入口中便喝了起來。

他那瓶塞一開，只誘得葉慈輝忍饞不住，取過一葫蘆，學樣猛喝起來。

葉慈輝已有四五年的喝酒歷史了，隨着師父，「恨海遊魂」時，也曾喝過不少種「猴兒酒」，可是，今天一嘗怪醫石懷冰的仙猿佳釀，才算是眞正喝到了美酒，那種味道，他簡直無以形容，一滴入口，便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喝了下去。

只聽，一陣骨碌！骨碌！之聲，怪醫石懷冰與葉慈輝手中的那葫蘆便離不開了嘴。

兩個人一口氣，喝完了一整葫蘆仙猿佳釀。

葉慈輝只叫：「好酒！好酒……。」

怪醫石懷冰也是喝得興起，笑道：「知音難得，咱們今天不醉無休，你等一等

，老夫再去取來。」話聲一落，一式「金鯉倒穿波」，人已翻了出去。

「葉兒，先吃一隻山東萊陽梨，解解酒吧！」春筍似的指尖，送過來一隻又大又嫩的萊陽梨，幾乎送到他口邊。

葉慈輝但覺她纖纖玉手之上，另有一道幽蘭似的清香，透鼻而入，當下似是有人在他心田之中投下了一枚石子，只覺心波蕩漾，腦中興起一陣旖念，……。

葉慈輝旖念一起，雙眼便是一直，只聽單婉兒驚叫一聲，道：「葉兒，你怎樣了，你一張臉怎麼紅得那麼厲害！」

葉慈輝聞聲一驚，立時倒吸一口眞氣，詎料那口眞氣一吸，旖念未曾壓制下去，反而在心火之上加了一杓油，但覺熱血沸騰，全身虫行蟻走，所有血管都似要暴炸開來。

葉慈輝心中一動，暗叫了一聲：「不好！我中了那老賊的暗算……。」

一念未了，但見單婉兒挨身過來，眼皮流轉，妮聲軟語，叫了一聲，道：「葉兒，你……你……好可怕啊！」

葉慈輝本來想用他深厚無比的內功，將那股衝動壓制下去，怎奈怪醫石懷冰奇門春藥，絕毒無倫，一經沾染，就是大羅金仙也逃不出他的計算，何況葉慈輝是一位有肉有血的凡人。

葉慈輝的形態叫人越看越是害怕，單婉兒驚叫一聲，向小石屋跑去，……。

葉慈輝身形如電，緊追着單婉兒進了小石屋，……

葉慈輝顯然已經失去了理智，當他一陣小睡醒過來時，只見單婉兒全身衣服被扯得七零八落，人却玉體橫陳的仰臥在身旁昏死過去了。

葉慈輝暗嘆了一口氣，扯起被子蓋在單婉兒身上，自已翻身下床，找到一套怪醫石懷冰的破舊衣服穿好，然後動手救助單婉兒。

單婉兒醒過來之後，沒有哭，也沒有鬧，只幽怨的望了葉慈輝一眼，便又默默無言的閉上了明眸。

葉慈輝愧疚不安的叫了一聲，道：「婉妹，我能說什麼呢？」

單婉兒緊閉着雙目，嘆了一口氣，道：「這不能怪你，都是……。」

葉慈輝憤怒的一哼，說道：「那老匹夫，……。」

單婉兒截口說道：「不，你也不能怪他。」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不怪他怪誰，明明是他在酒中做了手脚。」

單婉兒道：「要說酒中有毛病，他不是自已也喝了麼？」

葉慈輝道：「他當然有愼密安排。」

單婉兒秀目之中忽然流下兩行清淚，道：「如果眞是他搗的鬼，你準備把我怎樣辦？」

葉慈輝道：「不管怎樣，我對你一定負責到底。」

單婉兒吁了一口氣，道：「本來，我原可逃脫你的魔掌的。」

葉慈輝道：「你爲什麼不逃呢？」

單婉兒道：「我要逃去了，你怎辦？我總不能任由你血脈賁張，裂心而死。」

葉慈輝嘆息一聲，道：「婉妹，你能起來嗎？」

單婉兒玉面一紅，嬌羞的道：「你還問啦！你也不知道你有多狠！」

接着，又悄悄的道：「你替我找套衣服來。」

葉慈輝一楞道：「這裏那有女人的衣服。」

單婉兒啐了一口道：「只要是衣服就行啦。」

怪醫石懷冰倒有二三件破衣服在小石屋之內，葉慈輝穿的就是他的衣服，於是在怪醫石懷冰舊衣之中找了一件比較乾淨的交給單婉兒，單婉兒在被中換上了怪醫石懷冰的衣服，一掀被坐了起來。

葉慈輝瞥眼間，只見床上那墊被上，桃紅點點斑斑，看得葉慈輝眼睛一直，心中發出一陣暗嘆。

單婉兒當然也發現了，驚叫一聲，把被子蓋了回去，輕嗔薄怒的喝道：「出去，到外面等我去。」

葉慈輝原以爲單婉兒這樣不重視自己貞操，定非完璧，因此心中雖然感激愧懊，却沒有過份的不安，現在心理上的感受，却完全不同了，一時也說不出是什麼味道，怔怔的望着單婉兒，口裏叫了一聲：「婉妹……。」下面的話，却因嗓子一窒，說不出口了。

「出去！出去！……」被轟得只好出了石屋。

片刻之後，單婉兒穿着怪醫石懷冰的舊衣服走了出來，那衣服穿在單婉兒身上又長又大，衣襟拖在地上，成了掃地的掃把。

她手裏還提看一捲她自己的破衣服。

葉慈輝心亂如麻的隨口道：「我們到那裏去？」

單婉兒道：「第一，你先陪我下山去找一套適合的衣服；第二，我們再回來找乾爹問個明白，你以爲如何？」

葉慈輝的心意，當以找怪醫石懷冰算帳爲第一，可是，眼看着單婉兒這身穿着，實在也有不便之處，當下點頭道：「婉妹說得是，替你找身適合的衣服要緊。」

兩人順着下山的道路走了一陣，猛抬頭只見前面樹林之中似有一條人影在隨風晃動。

單婉兒眼快，驚叫一聲道：「輝哥哥，那人好像乾爹啊！」身形一起，當先掠了過去。

葉慈輝飄身跟了過去，可不正是怪醫石懷冰，只是他這時已用一根繩子把自己吊死在樹上了。

只見他人死之後，全身完全變成了紫黑色，分明是全身血管都炸裂了。

單婉兒嗚咽着道：「輝哥哥，你看，他也中了暗算，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自已吊死了。」

葉慈輝慨嘆一聲道：「看來我是錯怪他了。」

單婉兒抱着怪醫石懷冰的屍體，放在地上，忽然發現樹幹上有一行指力寫的字跡，單婉兒帶着悲聲念道：「仁人君子，有發現余屍體者，請寄語止水山莊葉少俠，余人死志不移，請葉少俠間單姑娘，往覓『石戽雙青』，必有所得。」

葉慈輝勸慰了單婉兒半天，然後動手

把怪醫石懷冰，埋在那棵他上吊的大樹下面。

葉慈輝掌力一揮，把樹幹削下一大片，然後運行指力，寫着：「怪醫石懷冰之墓」七個大字。

第二天，葉慈輝與覃婉兒在山下換好了合體的衣服，又雙雙回到了山中。

這次，他們是遵照怪醫石懷冰的遺示，到「石厓變青」，去找怪醫石懷冰的遺物。

所謂「石厓變青」，原來是在一處山源之中併列着二株百年以上的古松。

那名字是怪醫石懷冰自己取的，除了怪醫石懷冰自己外，只有覃婉兒知道，因爲，怪醫石懷冰帶她來過這裏。

古松生長的石隙之中有一個小石洞，覃婉兒伸手進去摸出一隻鐵製的盒子，盒子裏面放着三瓶丹藥和一封預留的遺囑。

遺囑是給葉慈輝的，只見遺囑上寫着：「葉少俠青睞：老夫治癒令堂之後，忽然發現遭人猜忌，深恐橫禍飛來，故留此重托。

「此次老夫計劃採取之藥物，爲老夫平生一大宏願，仍請少俠繼續進行，以全余志，藥物採齊之後，請於某年某月某日送往金陵小華陀草藥舖石三爺收，爲感爲囑！」

另外附了一張藥單，藥單開了六味藥物的名稱，並且註明了所在地點和採集的時間與方法。

葉慈輝算了一算，正如怪醫石懷冰原先所說，足足需要他三年時光。

看完怪醫石懷冰遺囑後，葉慈輝皺着眉頭，半天沒有說話。

覃婉兒道：「輝哥哥，你對這遺囑作何打算？」

葉慈輝沉聲說道：「怪醫石老前輩，對我有救母之恩，他的遺志，我自當替他完成。」

覃婉兒道：「可是前後時間，差不多要三年哩！」

葉慈輝道：「大丈夫一諾千金，三年時光算得了什麼！」

覃婉兒面色一肅，說道：「好！輝哥哥你是千金一諾的男子大丈夫，小妹身受他老人家撫育之恩，又蒙哥哥你緣訂三生，從今天起，小妹也捨棄鉛華，陪定你輝哥哥，遠去蠻荒，共同完成他老人家的遺志。」

葉慈輝感動地叫了一聲，道：「婉妹，這却苦了你了。」

覃婉兒道：「輝哥哥，我不怕苦，只怕你將來討厭我，不要我了。」

葉慈輝正色道：「婉妹，我葉慈輝不是忘恩負義，始亂終棄的人，現在就可當天發誓，……。」

話聲微微一頓，雙膝一曲，跪倒塵埃，起誓道：「我，葉慈輝，……。」

話聲出口，覃婉兒已玉掌一伸，掩住葉慈輝口，叫道：「輝哥哥，小妹相信你的話，你不用發誓了。」

說着，投身偎入葉慈輝懷裏，香唇一送，把葉慈輝身心都溶化了。

兩人纏綿了一陣，葉慈輝輕聲叫道：「婉妹，你我情堅金石，自是不用說了，只是，只是……我有一件事，要請婉妹你諒解。」

覃婉兒嬌軀一震道：「什麼事？」

葉慈輝道：「我……我……。」葉慈輝何等勇敢的人，這時却變得畏首畏尾，吞吞吐吐了。

覃婉兒心中一緊張，臉色都變了，道：「你……你……你不是不能娶我吧？」

葉慈輝道：「這倒不是的，只是，我已經有了一位妻子了。」

覃婉兒一震道：「是也不能容人？」

葉慈輝道：「我想她不會是那種人，只是太委屈你了。」

覃婉兒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只要能和你厮守在一起，我不在乎這些名份。」

葉慈輝頭一低，口中含糊地說道：「婉妹，你捨身救了我，又甘自委屈，我心裏這份感激之情，眞不知道該怎樣向你表達了。」

覃婉兒「嗯！」了一聲，口裏的話，似是突然之間被什麼東西塞住了……。

約在傍晚時分，葉慈輝與覃婉兒手拉手的走出了山區，開始爲怪醫石懷冰的遺志奔走。

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地區，是遠在數千里外的桂西十萬大山，因爲那裏有一種藥物，下月份就到了採擷時，所以一定得這時趕去。

他們一路曉行夜宿，這天到了黃沙河，投宿落店，用過晚飯之後，覃婉兒獨自一人出去了一趟，回來時帶回來一大包東西。

葉慈輝見了笑道：「我們又不是到十萬大山去遁世隱居，你買這多東西回來做什麼？」

覃婉兒神秘的一笑，道：「我們不到十萬大山去了。」

葉慈輝一楞道：「爲什麼？」

覃婉兒道：「因爲那是一個騙局。」

葉慈輝心神一震，道：「你一直就在騙我！」說話的聲音有點發抖，雙目之中，更是怒火熊熊。

覃婉兒被他那利刀似的目光射得打了一個冷噤，道：「輝哥哥，你先別激動，聽我慢慢道來。」

葉慈輝對覃婉兒可是一片眞心誠意，因其付出了眞正的感情，所以，聞言之下，其反應也特別强烈，當下冷然道：「眞想不到，你會這樣對待我。」

覃婉兒嘆息一聲，道：「輝哥哥，我是情非得已啊！」

葉慈輝冷哼一聲，道：「但願你眞是情非得已。」

覃婉兒忽然伸手懷中取出一枚金色小扣子，放在桌上，嫣然一笑道：「輝哥哥，你還記得這種鈕子嗎？」

葉慈輝目光射出一道驚訝之色，愕然道：「你認得百草婆婆？」

覃婉兒笑了一笑道：「百草婆婆是我奶奶，我怎會不認得。」

葉慈輝張大眼睛「啊！」了一聲……他眞不知該說些什麼話了。

覃婉兒嬌媚的一笑道：「輝哥哥，你可以不生氣了吧？」

葉慈輝訕訕的笑道：「我本就沒有生氣。」

覃婉兒吁了一口氣道：「輝哥哥，這樣我就放心了。」

葉慈輝慢慢沉靜下來，道：「婉妹，他眞是你的義父麼？」

覃婉兒點了一點頭道：「不錯，他確是我的義父，不過我爲了要拜在他面前，却費了不少心機，才達到目的。」

葉慈輝道：「你拜認他爲義父，有多久了。」

覃婉兒道：「已經有五六年了。」

葉慈輝說道：「你那時，不是小得很麼。」

覃婉兒道：「那時當然小，只有十三四歲左右。」

葉慈輝道：「那時令祖母就知道他的底細了麼？」

覃婉兒道：「那倒沒有，直到近年來，才發現他專門賣藥害人。」

葉慈輝道：「那你最初拜他爲義父的目的何在呢？」

覃婉兒道：「家父被人暗算而死，又遺失了一本祖傳的藥典，懷疑是他幹的好事，所以找到他頭上，沒想到他的爲人比想像中更壞。」

葉慈輝心中一動道：「這樣說來，他不會是眞的死了吧？」

覃婉兒一笑道：「你說對了。」

葉慈輝沉聲道：「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覃婉兒道：「他們監視得很嚴，早告訴了你，有害無益。」

葉慈輝道：「你剛才說，那怪醫要我採藥完全是騙局，此話怎講？他們騙我的目的何在？」

覃婉兒道：「他們爲什麼要騙你，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他們在十萬大山之中安排了一處陷阱，準備將你囚禁起來，我就是奉命送你到達地頭的人。」

葉慈輝哈哈一笑道：「眞是人算不如天算，害人終害己了。」

覃婉兒目光流轉，眨動着眼簾道：「奇怪，他們爲什麼不乾脆把你除去，永絕後患？」

葉慈輝一笑，說道：「這個我倒有數了。」

覃婉兒道：「爲什麼？」

葉慈輝道：「有人一直想利用我，也一直沒有死心，到他們死了心的時候，就不會讓我再活下去了。」

覃婉兒道：「那人是誰？」

葉慈輝說道：「目前，還不能提名道姓。」

覃婉兒多心地道：「輝哥哥，你是不是對我還不能完全相信？」

葉慈輝搖首道：「婉妹，你千萬不要這樣想，我那會不相信你。」

覃婉兒道：「那你爲什麼不說出那人姓名，也讓我心理上有備無患。」

葉慈輝道：「因爲我心裏雖然認定是他，但並不能確定是他，話出如風，是收不回來的，如果說錯了，又是一場天大的禍事，請你瞭解這一點。」

覃婉兒諒解地點頭，說道：「我明白了。」

葉慈輝伸手握着覃婉兒的手，話鋒一轉道：「婉妹，我們來談眼前的事吧，你們對怪醫石懷冰有何打算？」

覃婉兒道：「我們這就改容易裝回去，犂庭掃穴，收拾他。」

葉慈輝劍眉一皺道：「跑來又跑去，豈非多此一舉。」

覃婉兒道：「本來我們很可當時就把他們的根拔了，可是，奶奶不願讓人知道這件事是我們做的，所以只有這樣多跑一些路。」

葉慈輝道：「這樣還是有問題。」

覃婉兒黛眉一顰，道：「還有什麼問題？」

葉慈輝說道：「你我未到十萬大山，半途失了蹤，詳細追查起來，豈非令人懷疑。」

覃婉兒一笑，說道：「這一點，不勞煩心，奶奶早有安排了，明天一早，自有另外一個你，和另外一個我，向十萬大山奔去。」

葉慈輝道：「以後演變如何？」

覃婉兒道：「在十萬大山之中，我被你當場打死，而你也難逃厄運，終於被囚於深山腹地之內。」

葉慈輝讚口道：「令祖母設想週全，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只是，太苦了那位替身。」

覃婉兒一笑道：「你放心，他吃不了苦的，說來，還是他的福緣哩！」

葉慈輝輕輕「咦！」了一聲，還想問將下去，覃兒婉搖手而笑，說道：「我們該上路了，快化裝吧，有話，以後再說不遲。」

葉慈輝在覃婉兒相助之下，變成了一個土裏土氣的鄉下少年，而她自己在臉上擦過一些藥物之後，成了一個面色青黃的帶病少婦。

當時客棧裏沒有鏡子，葉慈輝無法看到自己尊容成了什麼樣子，不過從覃婉兒身上可以看出覃婉兒有着十分高明的易容術，自己如果不是親眼看着覃婉兒在自己眼前變成這樣子，他眞不敢相信這個帶病的少婦，就是他的床頭人覃婉兒。

由此可見覃婉兒實是個中高手，自己這副打扮，當然也絕對錯不了。

兩人連夜啓程，離開了黃沙河，一路神不知，鬼不覺，這天，他們又悄悄的進入了幕阜山區。

覃婉兒在這山區之內，顯然早有安排，不假思索的就領着葉慈輝先進了一座隱秘的山洞。

這山洞裏，食用之物皆全，覃婉兒替葉慈輝準備好了飲食之物，自己不及享用，便向葉慈輝道：「輝哥哥，你在這裏安心的等一等，我出去連絡一下，馬上就回來。」

葉慈輝不放心地道：「我陪你一同出去。」

覃兒婉玉面微微一紅道：「不，你我的事，奶奶還不知道哩！我得先探探她的心意，才能告訴她，你現在去見了，多不方便。」

葉慈輝想起那尷尬的場合，心裏先自不好受，嘆息一聲，叮嚀道：「你可要特別小心了。」

覃婉兒回眸一笑，道：「我知道，你放心的等我回來好了。」嬌軀微閃，人已

新派武俠長篇

戰雲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天星刑滿出獄，跟隨大師兄鐵手伍昭、四師兄飛天鵬刁萬及師妹許冰荷，乘坐馬車，趕回飛鷹帮的暗舵，拜見了老當家的九翅飛鷹桑桐，獲知二師兄和三師兄已捐軀戰場，五師兄黃臉狼謝登虎被廢去一條腿，六師兄石子奇更慘，被挑了大筋，這些殘酷的事實，全是新出道，要搶奪飛鷹帮地盤，在綠林道稱霸的鐵背哪吒井雁行的一帮人所造成，桑桐又告訴他，正等候他回來，計劃一次大行動，命他先往歇息。方天星聽許冰荷說老當家的正等他回來，去幹一票大買賣，方天星問她何以要等他回來——

冀洗心頭疚　難脫拴頸繩

許冰荷道：「我也不知道，不過老當家的說你本事好，又夠細心……」

方天星頓時楞了一下。

「怎麼——」許冰荷說道：「你不願意？」

方天星道：「在牢裏的時候，我早已經下定了決心，出來以後決定不再幹這些事了！」

許冰荷顯然吃了一驚！

她微笑了一下，道：「剛才在車上我已經看出來了，可是你想老當家的會答應麼？」

「我管不了這麼多！」

「七哥——」許冰荷皺着眉道：「老當家的對於這件事已經計劃很久了，如果你不答應，他可能會……」

「那就殺了我好了——」

方天星把頭深深的埋在兩隻手掌裏，他感覺到痛心極了。

「一掌紅」石子奇顯然還不知道這件事，歪着一顆頭正在仔細的聽。

「是怎麼回事，小師妹？」

許冰荷道：「沒甚麼！是老當家的正在準備一票買賣！」

石子奇一怔道：「甚麼時候？」

許冰荷搖搖頭，不願意再說下去！

石子奇憤道：「還有甚麼買賣好做的？就是有也是姓井的吃剩下來的，還有甚麼油水好吃？」

方天星一想起這件事就痛心，老當家的還沒有正式跟自己談到這件事，不過，他下定決心，只要老當家的提出來，自己決心死也不答應。

心裏有了這麼一個決定，他就暫時在腦子裏撇開了這件事，與石子奇談些別後情景！

石子奇其實原是性情中人，只因為自卑的心理作祟，又因為對老當家的與幾位師兄不滿，所以才這麼的折磨自己，難得來了方天星這麼一個人，二人過去情誼本來就好，久年不見，又承蒙方天星專誠探問，傾談之下，頓時將兩年來的怨氣，一古腦的發洩出來，兩個人談了個昏天黑地，淋漓盡緻！

許冰荷聽到後來簡直有些支持不住！她正要勸方天星返房休息的當兒，忽然院子裏傳過來刁萬的聲音道：「老七在那裏？」

方天星站起來道：「是四哥麼！」

刁萬老遠道：「快出來，出來！老當家的等你開飯呢！」

方天星轉向石子奇道：「六哥一塊去吧！」

石子奇道：「我早就不上桌面兒了！」冷冷一笑，他站起來走進去用力的把窗子關上。

方天星與許冰荷當然知道他是討厭看見刁萬，也不便說甚麼，當下告辭離開！

出到院子裏，刁萬仍然是遠遠站着，臉上帶出一種不屑的表情。

雙方見面之後，刁萬道：「你一直在那裏？」

方天星道：「跟六哥閑聊！」

刁萬冷笑道：「跟那個瘋子有甚麼好聊的？走吧！」

方天星道：「六哥落得這般樣子，却是夠可憐的！」

刁萬道：「他這是自找的，你想想看，井雁行是甚麼身手，連老當家的都輕易不敢招惹，碰上他跑還來不及，誰還敢硬拚？」冷哼一聲，他接道：「我要不是跑得快，只怕這條命也沒有了！」

方天星聽他這麼說，再把石子奇說他的話互一印證，足證此人之無耻，只是限於禮數，當面却也不好說些甚麼！

三個人步入堂屋，堂屋隔壁是飯廳！雖然只不過是幾間土房子，却劃分得

飛身出了山洞。

葉慈輝與單婉兒連日相處以來，兩情繾綣，就這片刻分離，心中也是悃悃，若有所失，因此，不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獨自孤單的用起飯來。

他剛用得兩口飯，山洞口外，忽然響起一陣衣袂飄風之聲，他不免心中一震，放下碗筷，凝神聽去。

一陣輕微的腳步聲中帶着沉重的喘息之聲，直向洞內奔來。

葉慈輝霍的站起身形，就要迎了出去，口中已是先行問道：「婉妹，出了什麼事？……。」

他話聲出口，身形待動之際，眼前人影一閃，已現出了一位少女的身形。

葉慈輝定神一望，當下心口一陣猛跳，不禁出口「啊！」了一聲。

那跑進來的少女，顯然也沒想到這山洞之內藏着一個大男人，神形一震，目瞪口呆的愕住了。

葉慈輝口齒連動，「三姊！三姊！」的呼聲，在喉中幾欲奪口而出，可是，他終於沒有叫了出來。

敢情，闖進來的這位少女不是別人，正是葉慈輝早欲找尋的三姊莉莉。

葉慈輝認出了莉莉，莉莉可認不出當面這個大男人就是她的小弟小虎子。

兩人心裏感受自不同，但表露於外形的却都是一楞。

但最後先說話的還是莉莉。

只見她柳眉一揚，喝道：「你這人好大的胆子，竟敢隨便跑到我洞府中來，還不給我滾出去。」

葉慈輝念轉如飛，暗暗忖道：「這個洞其為百草婆婆事先所準備，應無疑念，想必是後來她發現了這洞府，以為原主人已走，遂據為己有了。」

此念一生，當下微微一笑，道：「姑娘，在下一向就住在這裏，只不過下山去了一趟，怎麼就成了姑娘的洞府，這倒叫在下想不通了。」

莉莉怔了一怔，面色一寒道：「叫你滾就滾，少在姑娘面前嘵舌。」

葉慈輝熟知莉莉平素為人甚是和善，沒想到幾年不見，完全變了一個人，變得佔據了人家的洞府，還這樣不講禮。

葉慈輝暗暗嘆息了一聲，道：「姑娘，你講不講理？」

莉莉一聲冷笑道：「不講理，你能怎樣？」

葉慈輝哈哈一笑道：「這樣說來，你姑娘自認是吃定在下了。」

莉莉雙眉一揚，道：「吃定了你又很樣？」

葉慈輝臉色一變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姑娘不覺太自恃了麼？」

莉莉放聲一笑道：「你能說這種話來，怎麼不替自己想一想。」

話聲一頓，接着厲聲喝道：「你要滾就快滾，否則，姑娘心念一變，你就想滾都滾不了。」

葉慈輝心中一狠，忖道：「我倒要試試她這些年來學了些什麼驚人的本事，敢如此狂妄自大。」

笑了一笑，道：「在下是一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人，姑娘如此狂妄自大，想必身懷驚人絕學，在下倒要請教姑娘一二高招。」

莉莉一皺瑤鼻，冷「哼！」了一聲，道：「好，姑娘就成全了你這自不量力的小子吧！」她說打就打，話聲出口，玉臂一揮，倏地拍出一掌。

葉慈輝微微的笑了一笑，用了四成眞力還了一掌。

雙掌一接，「拍！」的一聲，莉莉蓮足移動，嬌軀被葉慈輝那只有四成眞力的掌力彈得向後一仰，退了三步。

顯然，莉莉功力上的修為，還差得太多。

詎料，莉莉一點不自量力，嬌叱一聲，揮掌又上，「砰！砰！砰！」又一連和葉慈輝對了三掌。

葉慈輝明知莉莉差得太遠，這三掌簡直連四成眞力都沒用上，莉莉自是沒有再被震退。

三掌一過，莉莉沒有被葉慈輝掌力震退，但却自己一收掌，冷冷的道：「你就坐在這裏等死吧！」身形一轉，退出洞外而去。

葉慈輝張口欲叫，想起自己容顏已易，就把自己身份說出來，只怕她也不會相信自己，何況，她的為人到底如何，自己是一點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自己身份告訴她都有問題，於是，到了口邊的呼聲，又歛口嚥了回去。

莉莉的身形消失了，她這一現一隱之間，却在葉慈輝心中憑添了滿腔的感慨。

想起往事，又想起她們姊妹們各自的遭遇，眞是往事不堪回想，目前又是苦難重重……。

想着，想着，……葉慈輝不自覺的想出了神。

驀地，葉慈輝覺到一陣劇痛，在他心口之上抽痛起來，痛得他大叫一聲，從回憶之中醒了回來。

那陣劇痛一閃而過，他人一醒轉之後，那陣痛楚的感覺立時又消失不見了。

無意間一抬手，葉慈輝整個的臉色都變了。

不知自什麼時候起，他的一雙手掌，連同手臂，已是腫脹得比兩隻水桶還要大了。

原先，他一點也不覺得這雙手有何異狀，因為他不痛不癢也不發麻，誰會想到已經腫得這樣大了。

葉慈輝覩狀之下，心中暗中一陣驚悸，道：「好惡毒的心腸！」

心念一起，想吞服解毒靈藥，再一拉動手臂，手指粗如蘿蔔，那能取得出解藥瓶子來……。

忽然，眼睛一黑，一陣昏眩猛襲了上來……。

葉慈輝猛吸了一口眞氣，搖幌了一下頭腦，護住心神，支持住沒有立時昏倒。

他一抬手，想向懷中掏取解毒藥物，這時他的手指已經腫脹得無法插入懷中了。這時他只好吐出一口眞元勁力，化作一股利刃，將腰帶裂斷，劃開外衣，使解毒藥物，掉落下來。

他再向藥瓶吸了一口氣，將藥瓶吸到口中，咬開瓶塞，張口吞下四五粒解毒藥物。

（未完）

很清楚。

飯廳裏這時擺設着一大張圓桌面，酒菜都已齊備，老當家的興緻很高，先已經在位子上坐下了。

看見了方天星，他連連招手道：「老七，就等着你呢！來來來，快坐下，快坐下！」

座上除了老當家的以外，大師兄「鐵手」伍昭，五師兄「黃臉狼」謝虎都在，另外還有一個穿着一身藍衫的人。

這個人留着兩撇小鬍子，尖尖的下巴，五十來歲，看上去酸果瓜似的一副冬烘先生的怪模樣！

方天星認了半天才認出來，道：「原來五叔也在這裏。」

那人哈哈一笑道：「我打量着你認不得我了呢！坐！坐！坐！我剛才由城裏回來，正趕上開飯！」

這位五叔，原是老當家的過去在關西結交的一個拜弟，姓黃叫黃楚彪！有個外號叫「袖裏乾坤」，雖然武功也不錯，可是最擅長的却是智力方面！

老當家的過去一直是借重這位拜弟的神機妙算來決定攻取謀畧的方針——

直到有一次——也就是年前劫鏢的那一次，出了個大岔子。

老當家的派出去的人，全軍皆墨，死的死，傷的傷，老當家的大怒之下，怒斥了這位拜弟幾句！黃楚彪負氣之下出走，一直過了八九個月之後，等到老當家的覺得還是少不了這個人的時候，才命人把他由老遠請了回來，仍然是待之如同上賓！

「袖裏乾坤」黃楚彪這次不但回來，而且奉獻給他往日的老東道一件好禮物！

一條生財妙計！

也就是意圖打劫姓周的家財的那條妙計！

因爲這個計劃，黃楚彪頓時蒙受老當家的青眼相待！

酒過三巡之後，老當家的呵呵大笑着道：「我很久沒這麼高興過了，這都是因爲老七回來的緣故！來，老七，你給我乾一杯！」

方天星雙手捧杯站起道：「這一杯敬老當家的你福壽康安！」

說完仰頭，把杯中酒乾了。

隨後他挨個兒的一一喝酒，感謝他們兩年來對自己的照顧與關懷！

一通酒吃下來，已是面紅耳赤！

「九翅飛鷹」桑桐笑嘻嘻的道：「老七，你坐下來，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方天星緩緩坐下來，心裏却早已猜到他要說甚麼話了。

桑老爺子眼睛看着手裏的酒杯，吟哦了半天，才緩緩的道：「也不瞞你說，自從你離開的這兩年以來，我們可以說沒甚麼買賣！」

他慢呑呑的接道：「一來是人手不足，再方面是又有人跟咱們過不去！」

大家都靜了下來，聽他一個人說話！

桑老爺子的臉，一下子沉了下來。

他說道：「剛才你大概去看過老六了，是吧！」

方天星點點頭道：「是的！」

桑老頭道：「我知道他對我很不滿，那是因爲我沒有替他報仇！」

方天星沒有出聲。

桑老爺子又道：「也許你不知道，那個姓井的可不是好惹的人物，我要是身上沒病，也許還可以跟他硬碰一下，可是你看看我現在這個樣子，行麼？」

嘆了一口氣，他道：「我看是不行，不行就不要惹人家，要惹人家就得比人家厲害，這是我畢生一慣的作風，所以老六對我很誤會，他那裏知道我的苦心！」

方天星道：「老當家心意我明白！」

桑老爺子道：「但是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談的可不是這個，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談！」

方天星沒有出聲。

桑老爺子道：「這兩年我們根本就沒幹甚麼買賣，所謂坐吃山空，以前存下的一點箱子底兒，早就貼光了，你應該知道，光爲了你，我們就花了上千兩銀子！」

方天星心裏一楞。

就他所知，這次保他出來是五百兩銀子，還有五百兩他就不知道用在何處了。

桑老爺子道：「保你出來就用了五百兩，另外五百兩是用來上下打點——」

方天星頓時大悟。

桑老爺子道：「這還不包括這兩年零零碎碎爲你花的錢，這些錢要是加起來，只怕又是一個一千兩！」

這話倒也說得實在，並不誇張。

方天星心裏就像壓了塊鉛也似的沉重，老實說他衷心實在是不願意領師門這番情，可是既然非領不可，也只得意圖感激！留待異日再行報答了！

桑老爺子的話鋒終於轉上了正題！

「今天我要跟你談的是件大買賣！」說時他臉上充滿了笑意，眼神兒向着一邊的黃楚彪看過去道：「這完全是黃老弟的好心，處處還想着我這個老哥哥！」

黃楚彪哈哈一笑道：「當家的你就少泡磨菇了吧！快說吧！」

桑老爺子嘿嘿一笑道：「老七剛回來，這件事壓根兒都還不知道，我看你就再說一遍吧！」

「袖裏乾坤」黃楚彪嘻嘻一笑，說道：「老七，是這麼回事，咱們飛鷹幫自從胡家塘那個井雁行出來以後，可是吃盡了大虧——」

方天星道：「五叔，我都知道，姓井的欺人太甚，我只要有三分氣在，就絕不能與他善罷干休！」

黃楚彪瞪着他那一對三角眼，笑嘻嘻的道：「犯不着——犯不着，不要說你，就連老當家的也想明白了，人家是比咱們强，幹嗎，硬往上面碰！划得來嗎！」

想不到他竟然會說出這種話，大出方天星意外，他頓時爲之一怔！

要不是當着桑老當家的與各位師兄面前，就憑着這句話，他也跟他鬧翻了。

當時他鐵青着臉，一聲不吭！

黃楚彪乾咳了一聲道：「老七，這是個錢的天下，錢！錢呀！有錢你就是祖宗，是大爺，誰見了你都得打躬作揖，要是沒錢，你說能幹啥？」

方天星氣餒的嘆了一口氣。

黃楚彪攤着手道：「光講功夫，比誰的胳膊粗有個啥用？像咱們這夥子人！人家看着就躲，沾都不願沾！」

方天星冷笑道：「五叔，你這話，說對了，人一定要自己看得起自己，人家才能看重你！所以我們應該及早脫離黑道的買賣，重新做人！」

這番話他憋了很久，現在總算有機會說了出來！

舉座五人聽了他的話無不臉上變色。

尤其是黃楚彪與老當家的那兩張臉更不好看！

桑，黃二人對看了一眼——

桑老爺子哼了一聲，冷笑道：「老七，你這話可就說左了——」

一旁的「飛天鵰」刁萬赫赫一笑道：「老七是眞的變了，這次回來是一心一意的想着洗手不幹了！」

「那還不致於吧！」桑老爺子端着一杯酒，斜過眼睛看着他道：「——老七會是這種人嗎？他要是這麼忘恩負義，我桑桐能够拉巴他這麼大，把一身功夫，傳給他嗎！」

「而且——」桑老頭臉上罩下了一層青色又說：「咱們幫子裏有規矩在先，老七他又不是外人豈能不知？」

這幾句話說得座上的方天星怦然心動，頓時不再吭聲了。

桑老爺子哈哈一笑道：「老四，你是瞎操心，老七可不是那種人——他要是想洗手，首先得把我這個師父給洗了——」

說到這裏，憤然把端在手裏的酒一仰而盡，扭頭向黃楚彪道：「楚彪，你說你的！」

黃楚彪接着一笑，才又道：「老七，事情是這樣的，從南邊新來了這麼一個人，姓周的周百燦！」他聲音放低了：「這傢伙錢可多了——多的不得了！」

座上每一個人，臉上都現出了貪婪的表情！錢還沒看見聽起來先就過癮！

黃楚彪眯着小眼道：「這傢伙拖家帶小的來到了這裏，說是落葉歸根，是來掃墓的，可是兩年都沒有動——」

說到這裏「鐵手」伍昭插口道：「五叔，您說這個姓周的是有功夫的人，這一點我看可不像，姓周的那副樣子說白了，簡直像個壽頭！」

「壽頭？」黃楚彪道：「那你可看左，嘿嘿！不但有功夫，而且有眞功夫，你我，老當家的，再說得實在點，就連那姓井的算上，恐怕都不是那個人的對手！」

伍昭大驚道：「眞的？這人不是珠寶商嗎？」

「早先我是聽人家這麼說的，可是後來才摸清楚，不是的，他祖上是幹珠寶生意的，他有個兄弟繼承了祖業，在北京城是第一塊珠寶招牌——『寶光樓』——」

伍昭道：「啊——原來寶光樓是他兄弟經營的，不是聽說被人洗了嗎？」

「不錯，可是東西却沒有被洗走！」

「那是怎麼回事？」

「你聽我說呀！」黃楚彪像是把這事件全打聽清楚了的樣子，臉上帶着笑慢呑呑的道：「他兄弟叫周寶光，聽說身上有功夫，可是功夫比起他這個哥哥就差遠了，那個搶他們的人，到現在還沒弄清楚是誰，不過周寶光被這個人殺了却是事實，聽說對於搶寶光樓，主要的目的並不是要那些尋常的珠寶，而是——」

說到這裏一雙老鼠眼四面看了一圈，確定沒有任何外人在場，他才繼續說下去：「你們知不知道，那個搶他們的人，主要的是想要一件東西！」

「飛天鵰」刁萬脫口問道：「什麼東西？」

「一件珍珠汗衫——」

「珍珠汗衫？」

好幾個人的眼睛都睜大了。

這件事好像不僅僅是方天星一個人不知道，除了桑老爺子以外，好像在場各人都是第一次知道，無怪乎每一個人都爲之聞言變色！

「不錯！」黃楚彪道：「聽說是周家傳家至寶，價值連城的東西！」

伍昭道：「這麼說那夥子人是想要這件東西？」

「對了！」黃楚彪道：「他們只以爲這件東西一定在寶光樓，那裏想到找遍了那珠寶字號，連珍珠衫的影子也沒有，一怒之下，才殺了周寶光！」

伍昭道：「是誰下的手？」

「這個可就不知道了！」黃楚彪皺眉道：「聽說殺人的人是個罕見高手，周寶光死時身上不見傷痕，地方官都無從驗屍，沒辦法斷定是他殺，直到他這位兄長奔喪到了以後才看出痕跡！」

每個人都像在聽故事一樣的入了迷！

方天星原是對這件事無動於衷的，可是聽到這裏却也不由自主的被吸引住了，急於一聽下文！

全桌子的人都靜了下來，大家都似乎忘了吃喝，每個人的眼睛都直直的盯向黃楚彪。

黃楚彪却不慌不忙的喝了一口酒，砸了一下嘴道：「這個周百燦斷定他兄弟是死在對方『六陰手法』之下的，你們知道吧？什麼叫六陰手法？」

大家都傻了臉。

方天星剛想解釋，桑老爺子已先他開口道：「這是一種由陰屍炁氣演化出來的功力——」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懷有懷疑的表情轉向黃楚彪道：「這個人眞有這種功夫麼？」

「當家的，一點都不假！」

老當家的點頭道：「眞要是這樣，那麼這個人可眞是一個厲害的主子了！」

「誰說不是？」

「不過這個人也太笨了，東西沒到手，白殺人可是犯不着！」

「老當家的，你猜怎麼着？」

「怎麼了？」

「赫——」黃楚彪道：「聽說那個人殺了周寶光以後，才知道周寶光有這麼一個兄長，嚇得了不得，就此遠走高飛！」

「這麼說起來，周寶光的這個兄長可眞是把好手了！你斷定他就是周百燦？」

「不錯了，就是他！」黃楚彪一雙小眼睛在各人面上轉了一轉道：「各位——我現在要慎重的宣佈一件事——」

大家耳朵都伸直了。

黃楚彪道：「那件珍珠汗衫，不在周寶光手裏，而是在他兄長周百燦手裏！」

各人頓時一驚！

黃楚彪道：「好啦！現在才說到問題的重點，我們現在所要計劃的，就是想辦

法去拿這件東西！」

「飛天鵬」刁萬一笑道：「五叔眞會兜圈子，早要是說了，我們早就下手了，何必還要等到現在？」

「所以你這個人……」黃楚彪用手裏的筷子指點着他道：「……你說話就是不經過腦袋，要有這麼容易，我還不會幹，還要等到現在？還要麻煩老七！」

方天星心裏一怔，——

他實在想不通，自己爲什麼會讓他們要插在這個事件裏，又爲什麼非要自己不可？他雖然心裏有這個懷疑，却不急於開口詢問！

黃楚彪冷冷一笑，眼睛看着刁萬道：「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這個周百燦身上可有眞功夫，你要是玩硬的，人家可是不在乎——」

三角眼在各人臉上一轉，哈哈的笑道：「你們各位我看還是免了吧，我剛才不是說了嗎，要是想硬拿，恐怕就連老爺子親自出馬，都不行！」

「九翅飛鷹」桑桐在這件事上，態度表現得很謙虛！聽了拜弟黃楚彪的話，他附合着連連點頭道：「不錯，要照你這麼說，我也沒轍！」

「是不是？」黃楚彪神氣活現的道：「我們要幹一件事，一定要十拿九穩，可不能胡來，姓井的那傢伙該有多厲害，可是你看看，他敢不敢動？不敢！我就算定了，他就算知道姓周的手裏有這件寶貝，他也是不敢動這個念頭！」

伍昭嘿嘿一笑道：「照你這麼說，連老當家的出來都沒把握的事，老七又有什麼辦法？」

黃楚彪嘿嘿一笑道：「所以你這就又不知道了，這件事我與老當家的合計好幾次了，老當家的意思也是一樣，要找這麼一個人，你們師兄弟裏面算來算去也只有老七能够勝任！」

「什麼事我能够勝任？」方天星甚爲不解的問，心裏大爲恐惶！

黃楚彪滋牙一笑道：「是這麼回事，老七，我跟老當家的認爲你們師兄弟當中，你腦子最好，長的也像個人樣，不像老四他們，一看就是賊頭賊腦的，叫人家不敢恭維！」

「飛天鵬」刁萬在旁邊「噗！」的一聲笑了出來，道：「我賊頭賊腦的，五叔，你自己大概看不見你那副尊容，我看比我更不濟！」

黃楚彪先是一愣，隨後也笑了起來。

全桌子的人都笑了起來！

黃楚彪道：「所以，我們都不行，老七，就非得你出來不可了！」

方天星益加不解的道：「五叔，我實在不明白，你到底是要我幹什麼！」

黃楚彪道：「你先別急呀！是這麼回事，姓周的那個老小子，現在跟前有一個孫女，一個孫子，還有一個老奶婆子，另外還有一個不成器的外孫，家裏面本來用了個人，不知犯了什麼錯，給攆出去了，現在他們家想找一個人！」

方天星冷笑道：「我明白了，你是想要我去應徵那個人是吧？」

「對了——」黃楚彪瞇着小眼道：「這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老七，因爲你人够仔細，功夫也好，所以這件事要你去是最合適！」

方天星壓制着一肚子的怒火，道：「我去幹什麼？」

黃楚彪一笑道：「這還用說嗎！那時候可就全看你的了！以你的那點子小聰明，我看用不了一個月，你就能把他們那個寶貝藏放的地點給摸清楚！」

說到這裏他嘻嘻一笑道：「那時候，我們不須要動一刀一槍，東西就是我們的了，你說這事該有多好！」

方天星冷冷一笑道：「五叔，也許你還不知道，我已經不打算再幹這行子買賣了！」

全座各人俱都一怔！

桑老爺子的臉一下子就罩了下來。

可是黃楚彪却馬上接道：「你說的對極了，我們誰又不是存着這個打算呢！」

方天星反倒怔住了，不知道他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黃楚彪道：「你還沒出來以前，老當家的早就跟我們提到洗手不幹要散夥的事，老七，你還以爲我們還眞眷戀着這個行當？」

方天星冷冷的道：「既然這樣，又何必還要我幹這種事？」

黃楚彪「哧！」地一笑，皺着眉毛道：「錢哪！錢呀——咱們這夥子人不幹這一行吃什麼？」

方天星道：「我們可以幹別的！」

「幹別的？」黃楚彪滋着牙不屑的道：「你想找事？你說說看我們能幹什麼別的？老當家的辛苦了一輩子，臨老了，還能說讓他受罪？」

桑老爺子嘿嘿一笑，十分託大的道：「老七，這件事我已經決定了，除了你他們誰也不能勝任，沒有什麼好說的，你再委屈一次吧！」

「不——老當家的！」方天星由位子上站了起來，面現痛疚的道：「別的事我都能答應你老人家，惟獨只有這件事……我絕不能答應！」

侯着他坐着的「俏紅綫」許冰荷，不禁臉色一變，忙不迭的悄悄拉了一下他袖子，可是顯然已經來不及了！

就只見「九翅飛鷹」桑桐的臉色倏地一沉，那雙灰白色的眉毛，霍地向兩下裏一分！「你說什麼？」

在他說這句話時，兩隻眼睛瞪得幾乎都要由眸眶子裏滾了出來。

許冰荷張惶的道：「七哥——你快坐下來吃飯吧！」

一面說，她一面用力的就去拉他的手，在座各人也都面色微變。

因爲他們俱都知道老當家的脾氣輕易不發作，一發作就無法收拾，眼見這般模樣，俱都由不住爲方天星的莽撞而揑上一把冷汗！

然而方天星在這件事上却也並不妥協讓步。只見他面現悲忿的道：「老當家的——我……不能答應你……我……」

話聲未完，只聽見「叭！」的一聲大响，隨着桑桐拍在桌子上的手勢，滿桌的碗盤菜餚，全都跳了起來。

方天星嚇得一呆，桑桐老爺子已由位子上暴跳而起。「王八羔子，你很大的膽

，我饒了你——」

右掌一揚，霍地由其掌心裏發出一股絕大的勁風，直向着方天星臉上擊去！

然而坐在他身邊的黃楚彪却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手，他當然不會容許自己的苦心積慮，僅僅因爲老當家的一番盛怒之下，而化爲泡影！

是以，就在桑桐的手掌方一抬起的當兒，他已由側面施出全力一掌向着桑桐伸出的手臂上擋了過去。

如此一來，桑桐的掌力頓時有了偏差，只聽得「轟隆！」一聲大响，全屋大大的震動了一下，緊接着嘩啦啦一陣子，窗櫺子碎响之聲，整個的一扇窗戶，化爲片碎，散落了滿地都是！

桑老當家的翻過身子來，手指向方天星怒聲道：「小畜牲，你再說一遍看？」

方天星道：「老當家的……你老人家對我恩重如山……我但願做牛做馬也要報答你的大恩……」

桑老頭一怔，氣似乎消了不少。

黃楚彪趕忙在一邊接口笑道：「這不結了嗎！沒事了！沒事了……」

可是方天星的話還有說完，只見他目泛淚光，抖顫着聲音道：「可是……老當家的，我實在不能再幹這種事了……老當家的，我求求你……老人家！」

桑桐原已消下去的怒火，霍地又昇了起來，兩手一掀，但聞得唏哩嘩啦一陣子碗盤碎响之聲，整個桌子全都拆了過來？

許冰荷嚇得神色一變，趕忙携着方天星的身子離開，那想到他身子才自離開了三五步，「九翅飛鷹」桑桐的身子已由其背後猛的襲了上來。

這老頭兒原本看上去是那等不濟的，似乎全身是病，那裏知道一動起手來，可就顯得全身是勁兒十分靈活！

方天星略一遲疑，已吃他拿住了肩頭，只覺得他十指之下，力透骨節，「唉喲！」一聲方自呼出，隨着桑桐帶回的手勢，整個身軀已自摔了出去！

這一下子似乎摔得不輕！

方天星就地打了一下轉兒，方自地上翻身坐起，桑桐已疾若旋風的再次撲到！

方天星乍然發覺到老當家的那張臉極爲可怕，又吃桑桐叉出的兩隻手扼住了頸項！老當家的當眞是怒極了，恨不得一把把他握死的樣子，方天星如果出手反擊，自是不會吃這個虧，然而面對着這個從小把自己養大，一向唯其命是聽的長者，他却不想如此，也不敢如此！

他掙扎着，聲嘶力竭的叫道：「老當家的——」

才說出了四個字，卽覺得一口氣透不出來，雙目一翻，遂卽當場昏死了過去！

× ×

當他三魂幽幽醒過來的時候，似乎屋子充滿了另一種和諧的氣氛！

他發覺自己已經離開了剛才吃飯的那間房子，靜靜的睡在一張牀上！

眼前的兩扇窗戶大開着，透過敞開窗扇，可以看見一抹夕陽洒向大地的影子！

耳邊有人說話道：「阿彌陀佛，總算他醒過來了！」

接着是杖頭觸地的聲音，老當家的已來到了他跟前！

方天星忙自欠身坐起，迎面就見「九翅飛鷹」桑桐滿臉沉痛的那張臉。

「睡下，睡下！」老當家的硬把他按着睡下來，他臉上現出歉疚的神色道：「剛才都怪我下手太重了……你現在覺着怎麼樣了？」

接觸到他這張臉——想到了他這個人的一切，他的昔日恩情，以及他强自加諸自己身上的罪惡，他眞有說不出的感觸！一刹時，他的雙瞳裏聚滿了淚水！

那是一種莫可名狀，却也無法脫離的痛苦，就像是跌落在深淵裏，只有陷落而毫無昇華的感覺！

一千個決心，一萬句誓言，却敵不過人情的困繞，「人」總是那麼的脆弱，敵不住那些逆來的窩心，敵不住人們存心的算計！

也許是來生欠他的吧！

——每當他目光接觸到眼前這個老人時，他都會情不自禁的滋生出這種感覺！

千恨萬悔，和數說不清憤疚，方天星自感無能再逃開桑桐老當家的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這一面枷鎖，他眞有想死的感覺！

如果死眞的能够脫離痛苦的話！然而那只是一種逃避！

方天星一生從不逃避任何事！

他注意到這個屋子裏除了老當家的以外，「袖裏乾坤」黃楚彪和小師妹許冰荷也都在！——

黃楚彪靜靜的坐着優閒的抽着旱烟！

小師妹却正自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向自己凝視着——她臉上沾着一些淚痕，像是哭過了的樣子！

方天星的眸子接觸到她時，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溫馨，如果說這裏還有值得他留戀的人，那麼無疑的，只有「她」這個人了。

對於老當家的脾氣他太淸楚了。

他知道自己既無能親手殺了這個人，最後的勝利終久是屬於對方的！……

而老當家與黃楚彪這兩個人此時的出現，那種老練的搭配，以及老當家的此刻的那副嘴臉，他們根本不須要說一句話，方天星就知道他們所抱持的決心！

他的決心和毅力面臨着考驗了。

而二老此刻的現身，亦顯示出他們不可抗拒的決心和力量！

方天星心情一下子黯沉下來！他眼睛忽然接觸到了老當家的那張蒼老的臉——

桑桐正在咳嗽！

他彎着身子，捂着嘴，聲音顯得那麼蒼老，乾冽！

方天星忽然發覺到他是那麼的蒼老，那麼的衰弱，的確已失去了當年的那種豪勁兒，就連兩年以前那種神采！也已經不可復得！

面對着這樣一個老人，他忽然生出了一些憐惜之情，不再想與他認眞計較了。

桑桐一陣咳嗽之後，長長吐出一口氣道：「師父當眞是老朽不行了，孩子，你就依着師父我這一次吧，也再沒有下一次了！」

方天星心裏一陣難受，看着他，終於點了點頭！

桑桐頓時喜形於色，彷彿一下子全身都有了生氣，他霍地回過頭看着黃楚彪道

：「怎麼樣，我就知道他會答應的！你看看！」

黃楚彪這才把烟蔕由烟管裏吐出來，咧嘴一笑。「當然——當然——咱們到底是一家人！他是你一手撫養長大的，還能不聽你的話嗎？」

方天星坐起來，只覺得頭還有點昏，尤其是頸項間，先時的老當家的所捏扼之處，骨節尤自隱隱作痛！

「這是最後一次——幹了這件案子，大家都洗手過太平日子！」黃楚彪在他牀前坐下來，由袖筒裏抽出了一張桑皮紙卷兒，攤開來！「這是周家的一張房圖，你先有個認識，然後揣在身上——有些地方我還弄不清楚，凡是打×的地方，還得煩你給塡起來！」

老當家的也偎了過來，臉上閃爍着貪婪的表情！

黃楚彪道：「這件事我計劃了足有一年了，乘着姓周的不在的時候，我去過他家兩回，沒敢大搜，怕打草驚蛇，可就是找不着那件寶貝藝兒，而且，誰都知道他們周家是世代的珠寶業，這個周百燦既是周家的長子，還能說他手裏沒東西？」

「當然有！」老當家在一旁答腔道：「這些玩藝兒一定收在一個隱秘地方！」

黃楚彪道：「對了，我也這麼想，所以，老七，你打聽淸楚以後，把藏寶的地方塡在這個圖上，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交給我們，你只看門負責那件珍珠汗衫的事情！」

方天星恍然似由夢境裏醒轉過來——這件事他當然不能掉以輕心，既然答應幹，就得全心全力的完成任務！

「黃五叔，你看我能幹得了麼？」

「一定成——你是游刃有餘！」

方天星冷笑了一下道：「我和周家非親非故，他們爲什麼會用我這個生人？」

「你顧慮得不錯，可是用不着操心，我早就想過了！」

黃楚彪十拿九穩的道：「周家的奶媽王媽託茶館的張麻子給他們介紹一個可靠的人，我已經在張麻子身上用了錢！張麻子先把話帶到了，你嗎，到時候就只要冒充是一個遠親叫方順就得了！」

方天星下了床，緩緩的走向窗前。

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悵悵的向窗外看着！

兩個老人對看了一眼，生恐他又要反悔！

老當家的又發出一陣子咳嗽，用着有氣無力的聲音道：「年輕人吃苦受罪還有個身子，有個希望……我可是老了……老七，我這剩下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就指望着你這一票也好收山了！」

方天星回過頭來，目光凌厲的注視着他道：「你老人家說的可是眞話？」

「當然是眞的……老七，我可以發誓，要是我說話不算話，叫我——」

方天星擺了擺頭苦笑道：「你老人家何必起誓？我信得過你老人家就是了！」

黃楚彪在一旁道：「老七，我看事不宜遲，打鐵趁熱，你得快着一點了！」

「什麼時候？」

「我看就明天吧！」

「明天？」

黃楚彪：「免得夜長夢多，我看那個姓井的要是知道了，也不會放過！」

方天星這時眞是痛心極了，只是坐着發楞，一言不發！

黃楚彪道：「老七，對於周老頭這個人，你可得多留上些心，千萬不能讓他看出一點蛛絲馬跡來，這個人可不是一個好對付的人，萬一要讓他看出了你的居心，我們可也沒法子救你！」

方天星冷冷一笑沒有說話！

事情既然已經決定了，倒也沒什麼好後悔的，爲此，倒啓發了另一個決心！

他恨不能馬上把這件事幹好！

等到把那件珍珠汗衫雙手交上以後，他決心脫離這裏遠走高飛，這裏他永遠再也不會留戀！

× × ×

周家雖然是「袖裏乾坤」黃楚彪咀裏的富戶，可是由外表上却看不怎麼出來！

兩扇紅門深深的關閉着，其上的油漆多已脫落斑蝕，透過繞屋的那片竹籬笆牆，可以看見裏面的那爿房舍——

紅磚砌的牆，上面是文明瓦，梧桐，松柏交熾着一片和諧！

風吹來的時候，散落在地上的落葉，滴滴溜溜的打着轉兒，幾株秋海棠，綻開得十分出色，有一種說不出蕭索感覺！

站在大門外，只要向裏睨上一眼，就可以斷定主人絕非是凡俗之輩！

方天星換上了一套樸素的青布長衣，脇下夾着一個布包袱，在牢裏關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由於皮膚長久與日光不接觸的緣故，變得很蒼白，再因爲他五官很清秀，所以看上去，倒像是一個讀書的世家子弟了。

相形之下，他身邊的那個人可就不堪入目了。

那個人「六順茶館」的張麻子！

張麻子今天也爲自己刻意修飾一番！

一襲青緞子的長衫，外加醬色團花馬褂，福字履——他今年五十五了，倒也是老大的一把年紀了，跑堂出身，能够混上了老板的位置，也的確是難爲他了。

這檔子事，完全是張麻子他閤下拉的綫！

周家要請個長工的事，足足有半年了，是宅裏的王媽透出來的消息，張麻子因爲收了「袖裏乾坤」黃楚彪的錢，可就一拖再延的把這件事給穩了下來。

張麻子的眼裏，這位黃楚彪黃爺，是一個殷實的富商，他可不知道自己看定了眼，對方竟會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滾馬大盜，否則的話，他豈能幹這麼缺德的事？

黃楚彪僞稱方天星是他一個遠房的姪子！張麻子深信不疑！

等到他見到了方天星這個人以後，對方這個年輕人立刻給他極佳的印象！

就這樣他就帶着方天星來了！

周家除了那個王媽以外，還用了一個老管家「周福」，這個人瞎了一隻眼睛，還瘸了一條腿，是個典型的廢物，可是主人對他却是十分器重，留在身邊據說已有數十年之久——

現在來開門的，是這個人！在門口，張麻子深深打着躬道：「周管事你老好，我給府上推薦人來啦！」

（未完）

不歸河

朱羽

槍咀下玩命　刀口上要狠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彭祖康被蔡勝龍要脅往詰問潘登五，查詢薛五下落，詎知潘登五寧死也不願說出薛五的行踪，竟然投江自盡，彭祖康大出意料，而蔡勝龍也束手無策。這時整條船仍在蔡勝龍的掌握中，覃秀姑爲要爭取主動，把這惡劣之勢扭轉過來，決定採取行動，她自忖來硬的，或能制服蔡勝龍一人，但對她在興隆塲進行的事一無所補，遂決定擊軟的，擬以色誘蔡勝龍，不料蔡勝龍却率直地提出交換條件，他助覃秀姑擒捉白碧雲，要覃秀姑殺林慶山，覃秀姑不允，蔡勝龍問她是否害怕，她冷然說談不上怕字——

蔡勝龍道：「那又是爲什麼呢？」

「我只是覺得姓林的沒有該死的理由。」覃秀姑道。

「那麼，妳是拒絕了？」

「歉難照辦。」

蔡勝龍冷笑道：「可惜妳已無選擇餘地。」

覃秀姑沉聲道：「此話怎講？」

「我從來不讓別人知道我的秘密。」

覃秀姑一句話也沒有說，掉頭就走，她這樣作是萬分危險的，然而她却一絲也沒有顧忌。蔡勝龍也是沉默的，他對於覃秀姑的遽然離去，竟然沒有絲毫反應。

她打開艙房門，蔡勝龍所以如此沉靜的答案立刻揭曉，門口併列兩個大漢，他們手裏都有槍。

這個時候蔡勝龍才開了腔：「覃秀姑！在槍彈從槍管中射出來之前，妳還來得及收回妳方才所說的話。」

「你要殺我？」

「我只要一擺頭，妳就沒命。」

突然，一個冰冷的聲音響起：「蔡勝龍！你聽淸楚：只要你一擺頭，我就教你的頭永遠也擺不回來。」

那聲音好像來自長廊上，門口兩個大漢飛快旋身，但是長廊上一個人影也沒有；那聲音也好像發自艙房內，蔡勝龍飛身一旋，什麼也沒有瞧見。

只有覃秀姑清楚那聲音是從頭頂的氣窗傳來，因爲那個聲音對他眞是太熟，太熟了。

蔡勝龍眞有那麼一點份量，驚詫之色在他臉上一閃卽逝，立刻又恢復了出奇的鎭定。從容不迫地道：「是那一位哥子，爲啥子不現身一見？」

沒有回應。潛伏在氣窗上的人顯然非常精明，他若是再開口，蔡勝龍就不難發現他的藏身之所。

覃秀姑自然會把握這有利的情勢，不過她並沒有表現眉飛色舞之態。只是冷冷地道：「我大概可回到統艙去睡覺了。」

「是的。」蔡勝龍緩緩地點着頭。「妳可以回去安安穩穩地睡一個覺。我不得不承認我實在是過份輕估了妳。只希望妳能遵守一點道上的規矩。」

「道上的規矩太多，我未必都能記得清楚。你最好還是提一提。」

「兩人說話不過口……」

「放心。」覃秀姑回答得很快。「只要你不再提這件事，姓林的就永遠不會知道這個秘密。」

「那一位呢？」蔡勝龍抬手漫無目的地一指，他指的自然是那位潛伏在暗中的人。

覃秀姑道：「那一位可能比我更懂得

道上的規矩。」

「請！」蔡勝龍擺擺手，他擺動得極慢，似是唯恐引起暗中那位對手的誤會。

站在門口的兩個大漢立刻分向左右側身。他們讓出來的並不是一條可使覃秀姑通過的路，而是顯露了一個身子站得筆直的人；那個人竟然是林慶山。

他的出現不但使蔡勝龍大大地吃了驚，連覃秀姑也大感意外，自然最感到驚異的還是那兩個站在艙房門口的大漢，背後站着一個人，他們竟然絲毫沒有覺察。

場面非常寧靜，氣氛却格外緊張，每一個人的呼吸聲都清晰可聞。

林慶山只是在艙房門口站了一會兒，就旁若無人地走了進來。他的神色很安詳，態度很從容。他慢條斯理地將方桌上的茶具移到几上，然後在方桌的一端坐了下來。

他很仔細地檢視桌面，似乎有一點水漬，他以衣袖擦拭乾凈。直到他認為滿意了，這才從懷裏掏摸出一個黑色的盒子。盒蓋揭開，倒出來，竟然是三十二張骨牌。

每個人都出神地望着他那戲劇化的動作，蔡勝龍甚至連敵意都忘却了。

林慶山洗牌，砌牌，開牌，當一場賭局的準備動作全部完畢時，這才向蔡勝龍笑笑一頷首，以極為優雅的聲音道：「來，請坐。」

蔡勝龍這才從迷惑中覺醒，他也突然想起江湖道上的傳說！——如果林慶山邀你賭一副牌九，那你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抉擇。他猛古丁打了一個冷噤，咬着牙齒，用力搖搖頭。

林慶山以平穩的語氣緩緩道：「人生在世，無時無處不在賭，就拿你來說吧，那一件事不是在賭運氣？來，入局，試試手氣。」

「一個人應該有自知之明。」蔡勝龍已拿定了主意，絕不跟林慶山對賭。「我好像聽人說過，就是十王殿閻君跟你賭也會連褲子都部輸掉，何況我這個凡人？」

「噯！臨陣先怯，兵家大忌……」

「我承認賭不贏你，服輸，難道還不行？」

「你以為我每賭必贏？那就錯了。」林慶山搖頭幌腦，神采飛揚，似乎一提到賭就能使他興奮。「一個月前我敗了一局，而且還敗得很慘。……覃姑娘！麻煩妳作個見證，我們不但要賭得公平，還要蔡大少在絕對優惠的條件下入局……」

覃秀姑笑而不答，她正在冷靜地作壁上觀。而蔡勝龍却搶着道：「請你不要白費心機，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入局。」

「別忙，別忙，先聽聽我要怎樣跟你賭。」林慶山捲起衣袖，比手劃脚地接下去道：「這裏有四副牌，我們不擲骰子，由你挑其中任何一副給我，由你直接翻開，我的手絕不碰牌。你在另外三副牌當中選副點子最大的跟我比，這樣，你還不敢來嗎？」

這眞是狂妄已極的海口，郎中全憑手法取勝，這種賭法完完全全是碰運氣，而且勝算極低，林慶山莫非瘋了？

任何人都有好勝心，蔡勝龍自然難免，聽林慶山如此一說，不禁怦然心動。

林慶山自然善於察言觀色，立刻把握機會道：「來！先坐下。」

蔡勝龍心中雖然還存留着警戒意識，他的雙脚與心中的念頭不一，有些難以制禁地坐到了方桌前，在林慶山對面坐下。

林慶山招招手，道：「各位都請過來，站得近，看得清，大家都是見證。」

覃秀姑以及那兩個大漢，都走到了桌邊。

看到林慶山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態，蔡勝龍立刻又萌生了警惕，一面注視着對方的神色，一面緩緩說道：「這樣賭法你絲毫佔不到便宜，到底為啥？」

林慶山道：「為了過賭癮，不如此你不會入局。」

蔡勝龍突然心頭一橫，咬牙說道：「好！我跟你賭了。」

「那麼，我們以什麼為賭注呢？」

「你說。」蔡勝龍現在什麼都不顧忌了，他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一定要贏過這個名江湖的大賭棍。

「我若輸了，你就用繩索將我的四肢綑綁結實，丟到不歸河裏去。」林慶山說得乾脆俐落，似乎他根本不可能輸。

「倘若我輸了呢？」蔡勝龍問。

「那你就帶着你的人立刻離船，照說應該一命賭一命，由於你年輕，我老了，賭命對你不合算，而且你手下那麼多人也沒有理由陪你死，所以你們可以乘坐小划子離開。這樣非常公道吧？」

「好！賭了。」蔡勝龍也回答得毫不猶豫。自然他還有一廂情願的想法，他未必就會輸，即使輸了，他手下人多勢衆，到時是否離船還要看他高興。

「好！」林慶山擺了擺手。「你先替我選一副牌！」

「你不後悔？」

「我從來不作後悔的事。」

蔡勝龍臉上掠過一絲獰厲之色，突然伸手向四副牌之中的一副抓去。

「慢點！」林慶山突然伸手將蔡勝龍的手臂格住了。

「怎麼了？」

「你賭過牌九沒有？」

「我從九歲起就賭牌九了。」

「那麼，牌九的規矩你都懂了？」

「當然懂。」

「這是一副兩張的小牌九，只有勝負，沒有和，你明白嗎？」

「明白。」蔡勝龍的嗓門很高，顯然有些不耐煩了。

「我是莊家，你是閒家，明白嗎？」

「你好像太囉嗦了。」

「不！不！話先說清楚，等一下才不會扯皮。還有，如果你認為這四副牌有名堂，我可以另外再開四副牌出來。」

「用不着。」蔡勝龍已經在開始吼叫了。

「那麼，現在你可以先給我挑一副牌了。」

蔡勝龍倒算得上是一個果決的人，一點也不猶豫，拿起第三副牌推到林慶山的面前。

林慶山雙手高高舉起，唯恐碰到那兩張骨牌似地，呶呶嘴道：「勞駕你給我翻開吧！」

牌翻開，一張長三，一張二四，只不過兩點。

蔡勝龍嘴角處不禁流露出一絲得意的冷笑。

林慶山却若無其事地道：「小牌九，有點子就不算小，翻開你的牌吧！」

蔡勝龍毫不在乎地拿起一副牌砰地一翻，是一張長三，一張么五，也是兩點。

林慶山笑道：「天吃地，地吃人，人吃和，和吃長，長吃短，短吃雜。莊家同點吃閒家，長二吃長二，眞巧。不過，你還沒有輸，還有兩副牌哩！」

蔡勝龍又翻開了一副牌，是一張板櫈一張雜八，又是兩點，而且同樣是長二。

「嘿！」林慶山乾笑了一聲。「眞巧！眞巧！沒有關係，你還有一個機會是不是？」

蔡勝龍雖然陰險詭詐，却還沒有到達老謀深算的火候，他如果不遑怒去翻最後一副牌，恐怕情勢還不至於急轉直下，偏偏他這時理智已為好勝逞強之心所矇蔽，砰地一聲，翻開了最後兩張牌。

又是一張板櫈，一張雜八。

原來這四副牌都是長二點，不管蔡勝龍選任何一副牌給林慶山，由於同點莊家贏的規矩，他都是輸定了。當然這不是湊巧，而[illegible]事前作好了的。

林[illegible]在椅子上，兩手平放在[illegible]上，神[illegible]地望着蔡勝龍，他絲毫沒[illegible]、在他來說，賭枱上獲得一[illegible]勝利，[illegible]司空見慣之事，並沒有什麼稀罕之處。

蔡勝龍起初的反應是相當憤怒，他幾乎想推翻桌子，然後和對方來一場火爆熾烈的毆打。但他畢竟是一個城府甚深的人，在一瞬間就逐漸冷靜下來，冷靜得似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我輸了。」蔡勝龍的聲音很輕。

「我贏了。」林慶山同樣以輕輕的聲音回答。

「一個賭徒在任何時候都會玩手法，這一點我竟然忽畧了。」蔡勝龍盡量不想表露出悻悻之色，因此經過尅制的平靜語調聽起來反而特別刺耳。「不過，還是難以令我輸得口服心服，因為你用的是最平常的手法。」

「用最平常的手法對付最不平常的對手是會顯出我的功夫。」林慶山雖然火候到家，此刻仍難免顯露了沾沾自喜之色。

「現在，你必須付出你的賭注。」

「我還想與你再賭一局。」

林慶山搖搖頭，一語不發。

蔡勝龍咄咄逼人地問道：「你是怕我撈本？還是根本不給我撈本的機會？」

「我有個規矩，」林慶山很嚴肅地道：「每當我贏了一局之後，立刻要將我贏得的賭注收清，否則，我不會再繼續賭下去。」

「放心，我不會狡賴。」

「我相信你，興隆場的蔡大少不可能輸打贏要，只不過當你付清賭注後你已經不在船上了。所以如想翻本，或者存心要和我一決高下，只有在興隆場再見了。」

蔡勝龍沒有再說什麼，甚至連一絲不悅的表情都沒有。覃秀姑和林慶山都非常明白，以蔡勝龍的性格來說，這絕不是什麼好兆頭。

但是，林慶山却穩如泰山般坐在那裏，似乎成竹在胸，姓蔡的以及其手下早已成為他的掌中物了。

蔡勝龍終於站了起來，向他的手下揮揮手，道：「林老和覃秀姑回艙房，我太累，該安歇了。」

那兩個大漢一聽到這種吩咐，態度立刻大變，兇巴巴地吼道：「走！蔡大少要安歇，你們聽見沒有？」

林慶山只笑笑，坐在那裏紋風不動。

突然，先前那個聲音又響了起來：「你們大概忘了還有個人暗中侍候你們，丟槍，不然，我要你們當場流血……」

這一回，不但蔡勝龍從聲音中發覺了對方的匿身之所，就連那兩個大漢也發覺了。其中一個身子飛旋，手中短槍揚起。

砰！槍聲怒吼，在艙房四壁的回應下，格外震耳欲聾。那揚槍欲射的大漢立刻手腕流血，手中的短槍落下了地。另一個大漢在這種情況下毫無鬥志，飛快地將手中短槍扔掉了。

林慶山仍是毫無表情地坐在那裏；蔡勝龍則是半驚半呆地站在原地，就好像是被人用鐵釘釘住了脚。覃秀姑自始自終都是處於旁觀地位，以她的穩練和世故來說，任何一方的勝負都不會引起她的關注和同情；然而她此刻的心情却有些激動，而且所發生的情況也頗令她不解——那一位怎麼會幫上了林慶山的忙？莫非二人有什麼默契麼？

蔡勝龍那張慘白的臉變得更白了，他顯然已發覺敗局成定，不可挽回。他有不少人手在船上，槍響之後，毫無動靜，毫無問題是早就被林慶山制服住了。難怪這個老傢伙如此鎮定。

他側轉頭，以冷漠的聲音道：「林老！我差一點忘掉了你是不歸河的舵把子，沒話說，我立刻帶人離船。不過，像你這種人物說了話想必算數，我們兩個還有一場賭。若是你先到，請在興隆場稍候，若是我先回，自然要候教。你老最好不要失信於我這個後生晚輩之前。」

林慶山很平靜地說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言出必行的人，那就請吧！我坐的是洋划子，自然比你先到一步，一定等你就是。」

蔡勝龍向那兩個大漢揮揮手，三人聯袂走了出去。

覃秀姑看了林慶山一眼，輕輕地道：「戲唱完了，很精采。」

「覃秀姑只怕說錯了，」林慶山此刻的面色突然凝重起來。「這才是開場，第二本連台好戲要到興隆場接演，妳大概不會錯過吧？」

「林老！」覃秀姑也很客氣地改了稱呼。「我到興隆場不是為看戲去的，我有我自己的事……」

她的話才說到一半，彭祖康突像一股狂飆般捲了進來。結結巴巴地問道：「我剛才聽見了槍聲，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林慶山冷冷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蔡大少要帶着他的手下離船，我准許他們乘坐那條救生用的小划子離去。你去看看也好，不去看也無所謂。」

「哦！」彭祖康楞楞地，看看林慶山

，又看看覃秀姑，顯然他有許多話未便當着她的面前問出來。

林慶山突然問道：「現在離興隆場還有多遠？」

「還有兩百多里……」

「我希望這條船明天傍晚時能够到達興隆場，你要盡全力。從現在起，你又是這條船上的舵把子。」林慶山說完之後，掉頭離去。

覃秀姑也跟着走出，彭祖康楞楞地站在那裏，心中頗有感觸；江湖路對他眞是太陌生了。

× ×

興隆場眞是大碼頭，如果你想數一數矗立在碼頭邊的檣桅有多少根，那你算是白費了心思。

錢記大發船行這艘聯體怪物在傍晚也擠進了檣帆之林；卸貨，下客，它仍和其它船隻一樣安靜地靠在碼頭邊。明眼人自然看出了船上可能發生了不尋常的事，因爲當地保安隊的人有十幾個上去下來地走了幾回，最後還抬下來一副用白布蓋着的門板，好事的人都在猜測那是什麼東西。他們猜到了那是一個人，一個病人，或者一個死人，但他們絕沒有想到那是一具胸口有傷的屍首；更猜不到那是船帮老大之一的錢三爺的屍首。

彭祖康以舵把子的身份料理了船上的瑣事，懷着薛五交給他的那個小錦盒，也懷着一份探詢秘密的好奇心情下了船，向街上走去。

福記茶舘，就在碼頭邊……你要起個人早，去喝一杯早茶……泡一碗綠茶，然後……薛五的話一字一字清晰地記在心頭。他很快地找到了那家茶舘，幾張破桌，破椅，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家茶舘。他原想先來打個樣，看看有什麼扎眼突出的人進出。如此一來，不禁令他大大失望。

繼而一想，既然來了也就幌了進去。

茶博士過來招呼，彭祖康下意識地要了一杯綠茶。

茶未端來，他的對過倒坐上了一個人；是在途中有過一面之緣的高飛。

「一路順風。」高飛先說了一句場面話，然後將嗓門一壓：「我欠彭兄一筆人情，今天已經還過了。」

「哦？」彭祖康楞了一楞；至少他有一半迷糊，不知道對方如何償還了那筆人情債。

「關於錢三爺那件命案，家父站在保安隊隊長的立場自然要查個水落石出，照說，在兇手未獲之前，船上任何人都不得隨意離船。那樣可能對彭兄大爲不便，所以我請家父免了這項禁制。」說到這裏，高飛頓了一下，又接着道：「跟我打交道，是從不教人吃虧的……」

「多謝。」彭祖康不想再聽下去，所以連忙打岔。

「我想打聽一件事。」高飛突又轉變了話題。

「什麼事？」

「是不是有一夥人上了船？」

「你是指的蔡大少？」

「不錯。正是他。方才好像沒有見到他的影子。」

「蔡大少在中途被人趕下了船。」彭祖康說得很平靜，好像這事與他毫無關係似的。

「彭兄眞有一套，竟能獨力對付蔡勝龍那一夥……」

「你弄錯了，趕他下船的不是我。」

「那麼又是誰？」

彭祖康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林——慶——山。」

高飛霍地站了起來，沉聲問道：「他的人呢？」

「自然是隨船到了興隆場。」

高飛顯得很急促的樣子，立刻離座走出了茶舘。

彭祖康也相繼跟出，然而却又有一大批人攔住了他；總有十來個，每個人都是氣勢洶洶，尤其領頭一個，五十出頭，腰掛雙槍，眉宇間凝聚着一股凌人的氣勢，使人一見就會不由自主地打一個冷顫。

彭祖康就是如此，一股寒意從脊椎骨的末端爬到了後腰窩。

那半百老人一伸臂膀，他帶來的人，立刻一字排開。然後，他對彭祖康打量一陣，緩緩問道：「你就是爲錢三爺撐舵的舵把子？」

彭祖康緩緩答道：「不是爲錢三爺撐舵，是爲錢三爺的船撐舵。」

「嗯！聽說你是彭老八的么兒？」

「是。」彭祖康回答得很簡短。

「你認識我嗎？」

「不識。」彭祖康的確不識對方，然而他早已猜出對方是誰了；他只是不願自作聰明地說出來罷了。

「我是蔡百春……」

「哦！」彭祖康抱拳深深一揖。「原來是蔡大爺。」

「我們兩家是世好，老八歸天還是我給他辦的後事。我們之間可不許見外。」

「不敢。」彭祖康表現得很恭敬，却也很冷淡。

「聽說我兒子勝龍也搭上了三爺那條船？」

「嗯！……」

「可是却沒有見他隨船回來。」

「他昨晚又離開了船。」

「活着離開的？」

「當然是活着離開的。」

「那我就放心了，」蔡百春伸出一隻手搭在彭祖康的肩頭上，雖然臉上沒有笑，態度却顯得非常和善，「千萬不要見外，船在興隆場還要待幾天，到家裏來玩玩，我陪你好好喝幾杯。」

彭祖康一看蔡百春說完話之後回身就走，連忙又叫住他：「蔡大爺請留步。」

「賢侄還有什麼事？」蔡百春又將身子轉了過來。

「晚上我想過府拜望。」

「今晚？」

「是的。」

「好！」蔡百春掏出一隻金掛鏈表看了一眼。「九點鐘過後，我在家裏等你，一定要來啦！」

「一定來。」

蔡百春走了，不是走向碼頭。彭祖康付了茶錢，匆匆向碼頭邊趕去。以他的想像，碼頭邊應該正在上演一台好戲。結果却完全相反，靜悄悄的似乎什麼事都沒有

發生過。

在一間貨倉的轉角處有一個人影閃動了一下，彭祖康一個箭步穿了過去，那個人非但沒有閃躲掩藏，反而向他招招手。彭祖康定神一看，對方竟然是楊星魁。他不禁有一瞬間的迷惑，對方怎麼來得這樣快啊？

楊星魁一把拉住彭祖康的衣袖，轉身就走。遠離了碼頭，遠離了市街，一直到了連一幢房子都看不到的郊外才停下來。

「哥子！」楊星魁氣喘吁吁地說道：「你們的船一開，我就上了路，馬屁股被我用皮鞭子抽得見了血，趕路趕得兩頭不見光，還是比你晚到了一步……眞的！只差一步，我到興隆場的時候，你們剛開始下貨。」他說話就像連珠炮，簡直就不容許彭祖康有插口的機會。

「你趕到興隆場來幹啥子？」

「我那老頭子要我趕來的，他老人家說，不能讓你在興隆場打單，好歹總要有個帮手。再說，我也蠻喜歡跟你打堆。」

「錢三爺死了，你知不知道？」

「我聽說了，那種人早死早好。」楊星魁突然將嗓門一壓：「我老頭子說，要你特別注意一個人。」

「誰？」

楊星魁搖頭幌腦地道：「說起此人大大有名，川漢兩省，長江兩岸，雙龍頭老大，林慶山。」

彭祖康心頭暗暗一楞，疾聲問道：「爲啥子要特別注意他？」

楊星魁搖搖頭道：「老頭子沒有說，而且他老人家還再三叮囑，寧可跟小鬼推磨，也不要跟林慶山打堆。」

彭祖康雖然大感意外，但却深信不疑；楊占武是一個見多識廣的老人，他對世道人心當然有深刻的認識，如果他說不能跟林慶山這種人打交道，就必然有其緣故。只是他一點也沒有發覺林慶山這個人有何可怕之處。不錯，他是個老江湖，然而，看來心地倒是不錯的。

見他沉默不語，楊星魁又低聲道：「我已在碼頭邊的老何客棧落了脚，有啥子要我帮忙的？」

「我等一下要去拜訪蔡大爺。」

「嗯！怎麼樣？」

「當然我要詳細查詢先父當年過世的情況，也許會很順利，也許會起衝突。我要你在暗中爲我護拖。」

「好！放心。」楊星魁拍着胸脯道：「只要我一槍在手，姓蔡的絕不敢把你怎麼樣……」

「不！我不需要你動武。」

「你說，我完全聽你的就是。」

「如果你發現情況不對，立刻到船上找林慶山……」

「哎呀！哥子！」楊星魁嚷了起來：「你什麼人不好找，單單要找他？」

「星魁！」彭祖康輕拍着他的肩頭。「在江湖道上闖，鬥智爲上，你照我的話去作，我有我的妙計。」

「好！可是我不認識他呀。」

「上船去問好了，我保險你只要站在跳板頭上一說出他的名字，他就會在你面前出現。」

「好！那麼你什麼時候去蔡家？」

「還不一定，從現在起你暗暗跟住我就沒有錯。」

× ×

晚上九點三刻，在興隆場這種大碼頭來說，還不算太晚，十戶人家倒有九戶亮着燈。茶樓、酒肆也還是上滿座的時刻，猜拳行令聲、酒盞碰撞聲、絃子聲、唱小調聲……各式各樣的音響，四處可聞。

就在這個時候，彭祖康提着錢三爺那口小皮箱進了蔡家的深宅大院。

蔡百春似乎已經等候他來，在幽靜的旁廳裏接待他。從人早已摒退，廳門也閉上了，四邊的窗子却是打開的。六月天，一旦門窗緊閉，人不悶死才怪。

一進門，彭祖康就開門見山地道：「三爺好像預知自己將遭不測似地，船一離開雙龍灘，他就將這口箱子托付給我，說是無論如何都要親自交到蔡大爺手上。」

蔡百春笑道：「錢三爺眞會看人，要是托付別人，只怕……」

他頓住沒有再說下去，但他下面的意思是任何人都能猜想出來的，無非是讚譽彭祖康的一些場面話。

彭祖康將放在几上的那口皮箱輕輕推到蔡百春的面前，蔡百春顯然想將那口皮箱提放到脚邊的地上，彭祖康立刻伸出一隻手將箱子按住了。「請蔡大爺當面點收。」他的語氣非常堅定。

「點收？」蔡百春微微一楞，繼而搖了搖頭。「不必了。我信得過。」

「不！」彭祖康仍是很堅定地道：「一定要請蔡大爺當面點收。」

蔡百春的面色沉了下來，語氣不悅地道：「又沒有清單，教我如何點收法？」

「清單是用不着的，每回三爺給你帶什麼貨來，多少數量，都是有一定的，是不是？」

蔡百春那雙眼睛中射出了奇特的光芒，對着彭祖康凝視了許久，才問道：「三爺都跟你說過了？」

「三爺沒拿我當外人。」彭祖康這句話回答得很含糊。

「嘿嘿！」蔡百春笑了。「你本來就不是外人。想當年你老子在世的時候，這單買賣也有他一份。」

「我不信，」彭祖康渾身都在震動，然而他却竭力使自己穩定地坐在那兒。「先父不會賺那種昧心錢。」

蔡百春整個臉孔都在變，眼睛變圓了，臉型拉長，嘴角在扭曲，頰上的肌肉在跳動，此刻他心中一定燃起了熊熊怒火。

但他却沒有將那股怒火發出來，耐住了性子道：「娃兒！說話不要太嗆人，你對你老子的事只怕知道得不太多。」

「有一件事我却知道得異常明白。」

「何事？」

「他老人家死得不明不白。」

蔡百春霍地站了起來，沉叱道：「娃兒休要張狂，你每句話都是連鈎帶刺，分明是冲着姓蔡的而來。好！有話全抖出來你蔡大爺喜歡走直路，少跟我繞圈子。」

老實說，彭祖康並未掌握絲毫證據。但是情勢如騎虎背，他只得硬着頭皮道：「蔡大爺！先父喜歡抽兩筒，可說是人所皆知，但是有一個秘密，却只有他的兒子知道；每抽從不超過三筒。一個幾十年的

老烟槍，三個泡子就會醉死麼？」

「娃兒！你跟我聽清楚：彭老八死在烟榻上，當時還有許多人在當場親眼目睹，這些人都可以找來作證。而且保安隊會派仵作來驗屍，難道這其中還有詐？」

「蔡大爺，你當時好像忽畧了一件事情。」

「何事？」

「沒有等到死者的親人前來奔喪就匆匆收殮，是何緣故？」

蔡百春瞪大了眼睛，嘴唇張翕，可就是答不上話來。良久，才沉聲道：「你老子死在我家裏，我已經够倒楣了。還要我停放一具死屍在家裏等你們來奔喪？誰願意這麼幹？」

彭祖康得理不讓人，仍是咄咄逼人地道：「那麼，將死者遺骸裝棺暫厝廟宇，道觀，等待死者親人來見最後一面總可以吧？蔡大爺作事處人都非常穩練，何以這件大事辦得如此疏忽？」

蔡百春在如此犀利辭鋒攻擊下，顯然無力招架。不禁勃然大怒：「聽你娃兒口氣，好像你老子是被人謀害的了？」

「不錯。先父是被人謀害的。」

「爲何別人要謀害他？」

「因爲他發現了別人的秘密。」

「什麼秘密？」

「販毒。」

「你是指誰？」

「蔡大爺您和錢三爺。」

蔡百春額上青筋暴露，面色脹得血紅，牙齒咬得咯咯作响。最後究然又放聲大笑起來：「咯咯……娃兒，你完全是憑空猜想的麼？」

彭祖康字字如敲金擊玉般道：「蔡大爺，我握有鐵證。」

「證據呢？」

「在這口箱子裏。」

蔡百春表現得很冷靜，緩緩道：「你是說，錢三爺運，我賣，鴉片膏子就放在這口箱子裏？」

「不錯。」

「那裏來的消息？」

「錢三爺親口告訴我的。」

蔡百春冷笑道：「督軍三令五申，販賣鴉片者一律殺頭，如此天大的秘密，三爺怎敢輕易告訴別人？」

「只因爲他需要我幫他的忙。」

「哦！」蔡百春滿臉錯愕的神色。

「他早已不想幹這種買賣，但你却不放手，所以他需要我幫助他擺脫你。」

彭祖康除了在錢三爺口頭上得到一些資料之外，並無任何實據，他目前所指責的一切，幾乎絕大部份是出於一種試探，然而這種試探却有了確切的反應；蔡百春臉色似乎已經將全部眞實情况告訴他了。

蔡百春臉上殺機密佈，但是在一瞬間他又將那種令人心悸的騰騰殺氣掩藏起來，語氣緩和地道：「娃兒！你有多少田產？你有多少條船？你一無所有，空有一身本領却不會運用。只要你能抓住機會，不出三年，你也是不歸河上的船幫老大之一。娃兒！你好生想一想：狼走天下吃肉，狗走天下吃屎。你是一條狼，只要你肯張開口，有你吃不完的肉。」

彭祖康冷笑道：「我現在的處境好像和先父死前那一刻完全一樣。」

「這是什麼話？」蔡百春的面色又放了下來。

「點頭則入夥，搖頭則被殺，難道我說錯了？」

蔡百春再度從他的座椅中站了起來，沉叱道：「娃兒！你是說，彭老八是被我謀害的？」

彭祖康完全沒有理會他那種凌人的氣勢，喃喃道：「他老人家自然是被人謀害的，至於誰是主謀，誰是兇手，我早晚會查出來。」

「娃兒！」蔡百春的聲音暴怒得顫抖。「你聽清楚：趁你還能用兩條腿走路的時候，你跟我快些滾！」

彭祖康明白此刻還沒有到達拔槍相向的時候，也就不再多說什麼，掉頭向外走去。

「站住！」蔡百春却又喊住了他。

彭祖康極爲緩慢地車轉身子，目光冷冷地凝視着對方，一語不發。

蔡百春掏出了一串鑰匙，取出其中一把，打開了那口小皮箱；箱內是一些擺列得整整齊齊的小紙包，大小如一塊磚頭。他拿起其中一包，將包着的紙撕開，面色突然大變。

原來紙包裏面包着的正是一塊磚頭。

蔡百春砰地一聲將磚頭扔在地上，又撕開另一紙包，仍是一塊磚頭。一瞬之間，地上七零八落地甩了十塊磚頭。站在一旁靜觀其變的彭祖康也楞住了。

「嘿嘿！」蔡百春發出一聲令人心寒的冷笑。「你比你老子高明多了，分你一份你不要，原來你想獨吞。娃兒！你現在走不掉了。」

彭祖康自然意識到目前的情况非常危險，而他却非常鎭定，因爲慌亂只有使對方更增氣燄。他冷冷地道：「我不明白你意思？」

蔡百春沉聲咆哮道：「箱子裏的東西呢？」

「不是被你甩在地上了嗎？」

嗆啷一聲，一隻茶杯被蔡百春摔得粉碎。這顯然是一個信號，立刻有七、八個執槍大漢從窗口跳進，將彭祖康圍住了。

蔡百春並沒有進一步顯露猙獰的神色，反而很和氣地道：「娃兒錢財是身外之物，這樣作划不來，放聰明一點，我留你一條小命。」

彭祖康這樣作是冒了很大危險的，如果使蔡百春暴露他本來的面目，唯一的方法是激怒他。但是箱子裏的物品被掉包，却非他始料所及。如果向對方解釋，也許難以令對方取信，而且自已原來的目的也不易達到。於是，他故意以冷漠的語氣道：「蔡大爺以爲箱子裏曾經放着很値錢的東西，却被我換走了，是嗎？」

「難道不是？」

「那只好隨蔡大爺怎麼說了。」

這無異是默認，而且大有其奈我何的傲然之概。蔡百春如何消受得了這種氣燄？面色變得鐵青，揮了揮手，道：「動手！先給我綑起來。」

以一對八，彭祖康自然不是對手，而他也不願吃這個眼前虧。他深信楊星魁已經按照他的交代找林慶山去了；後者也必

然會在很短的時間內趕來加以援救。

因此，他必須先拖住這個局面，不使繼續惡化。他沉叱一聲：「慢動！」

蔡百春立刻打了一手勢，他的手下又紛紛而退。

「弟娃兒！」蔡百春緩緩踱到彭祖康面前，神色緩和了一些。「想通了？」

「我就是想不通。」

蔡百春微微一愣，猙獰之色又爬上了他的面孔。

彭祖康緊接着說道：「我實在想不通，蔡大爺家大業大，財富在不歸河兩岸可說數一數二，何苦還要冒殺頭之險販賣鴉片？」

蔡百春咆哮道：「我沒有閑工夫跟你囉嗦，原來放在箱子裏的東西你藏到那裏去了，限你立刻交出來。」

「我根本沒有開啓過這口箱子……」

蔡百春顯然懶得再聽他這一套，一揮手那八個執槍大漢又蠢湧而上。

「蔡大爺……」突然响起一聲輕脆的呼喚，緊跟着，一個年約二十七、八，面目妖嬈的少婦推門而進。

從蔡百春的神色間就可以看出，這個少婦顯然是不速之客，而且還是不受歡迎的人。但是從他那種嘴唇微張，瞠目結舌的愕然之色中又可以看出，他似乎還有些畏懼這位女客。

那位女客只跨進旁廳的門檻就停住了，身子往門框上一靠，兩肘抱在胸前，只朝着蔡百春微微地笑。

蔡百春向他的手下打了一個眼色，才冷冷地道：「深夜造訪，有何貴幹？」

「喲！」那少婦仍是嬌笑連連地道：「說話何必那麼硬梆梆的呢？」

蔡百春依然不肯假以辭色，沉聲道：「請道明來意，蔡某人沒有工夫陪妳擺龍門陣。」

「喲！人一旦發財，連說話的味道都變了。」說到這裏，她面上那種嬌媚的笑容突然消失，聲音也變得非常冷峻：「深夜造訪，不爲別事，只想求個情，莫太爲難這位弟娃兒。」

彭祖康心頭不免微微一怔，自己和她毫不相識呀？

蔡百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又徐徐吐出，緩緩道：「白碧雲！在江湖上來說妳算得上一個人物，然而在興隆場妳却是一個客人。客位莫管主人事，這不但是江湖規矩，更是作人的基本道理，妳難道不懂？」

原來那少婦就是覃秀姑千里迢迢要找的白碧雲。以她的年齡來說，即使有通天的本領，也不會混出多大的聲望；却想不到身爲地方一霸的蔡百春竟然對她有所顧忌。雖然是教訓口吻，並不過份嚴厲。

白碧雲似乎根本就沒有將蔡百春看在眼裏，斬釘截鐵地說道：「別的事我可以不管，這件事我是非管不可。」

「妳將如何管法？」蔡百春的聲音微微發抖，顯示他內心憤怒已極，只是竭力在抑制而已。

「這位弟娃的人情我是討定了。」

蔡百春終於抑制不住了，沉聲道：「教妳莫管妳偏要管，分明是不給我面子。妳不給我面子，我爲什麼要給妳留面子……逡客！」

這一聲令下，立刻有四個大漢向她虎視眈眈地逼了過去。

白碧雲倚在門框上的姿態絲毫沒有改變，然而她的臉色却變了，變得非常陰森可怖。冷冷地道：「蔡大爺！對付一個堂客還用得着四個大男人？」

蔡百春背轉身子，不理不睬。他顯然自知在辭鋒的較量上絕不是白碧雲對手。

主人命令已下，那四個手下只有繼續執行「逡客」的命令。其中一個很懂得先禮後兵的道理，很恭敬地向白碧雲一擺手：「白姑娘，請！」

彭祖康一直在冷眼旁觀，雖然白碧雲是爲他而引來了麻煩，他却絲毫不感激。因爲他深信對方並非單純爲了幫他，必然有另外的意圖和作用。

白碧雲在四個大漢虎視眈眈之下，非但沒有轉身向外走，反而將那個大漢輕輕往旁一推，大模大樣地在椅子上坐下來。

蔡百春雖然是背着身子，也明白背後發生了什麼情況，不禁沉叱道：「敬酒不吃吃罰酒，給我撵！」

白碧雲坐的地方正好面對着彭祖康，這時，她那對黑白分明的眸子忽然向彭祖康轉動了一下。

這個眼色雖不明顯，彭祖康却懂了。當下心頭暗暗一驚：我怎麼待在這裏看熱鬧呢？

這時，那四個大漢正向白碧雲圍逼過去，留在原地監視彭祖康的四個大漢也不自覺地轉移了視綫。彭祖康一閃身就到了蔡百春的背後，等那八個大漢有所覺察，他的左臂已勾住了蔡百春的頸頦子，右手中的鋒利匕首，則抵上了那位蔡大爺的咽喉了。

白碧雲突然站了起來，以極爲輕鬆的語氣道：「好！既然蔡大爺不給面子，我也沒有什麼話說，告辭！」

頭一扭，走了出去。

那八個大漢在沒有奉到主人命令之前，自然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去對付她，只有眼巴巴望着她離去。

彭祖康現在已不再等待援救了。根據路程和時間計算，如果有援兵到來則早該來到，其間一定發生了什麼問題。因此他將勾着蔡百春的左臂放鬆了一些。沉聲道：「蔡大爺！人急拚命，狗急跳牆，這個道理你該懂得。現在，第一步，請吩咐你的手下丟槍。」

所謂虎死不倒威，蔡百春雖在利刀威迫之下仍有他的氣勢。冷冷道：「娃兒！你可知道這院子裏有多少人？多少槍？就憑你個人想硬闖出去，只怕辦不到。」

「蔡大爺！你弄錯啦！你就是想撵我走，我還不肯走哩！」

「哦？你要……」

「我要好生跟你談一談。」

「好，你們丟槍。」

八支槍立刻排列整齊地擺上了正當中那張八仙桌，八個大漢也一順邊地站到牆邊去了。

「第二步，我要你蔡大爺交人。」

「交什麼人？」

「交出謀害先父的兇手。」

「謀害彭老八的兇手是一桿大烟槍，

午夜怪客

神光

午夜了，屋內屋外一片靜寂，冷一帆正在書房中看書，驀然聽得異聲，本能地向旁疾退，一抬手，燈光熄滅了。

窗外出現了人影，十分大胆地站在對房的瓦面上，夜風吹拂，衣袖飛舞。冷一帆伏在窗下，側着頭向外偷望，對房瓦面上那人向着冷一帆隱伏的窗口冷冷說：「姓冷的別躲了，出來吧！咱們這是個死約會，不見不散的！還是快出來吧！」

冷一帆依然伏在窗下，不言不動，狀至肅穆，似乎很有耐性，但是，對房瓦面那個人，似乎看見了他，所以要他馬上出去，否則，他會一把火將屋子燒掉！冷一帆處此情形下，自然不敢硬拚到底，用屋子去冒這個險！於是他一長身，穿窗疾出，落在屋外。

「你終於還是冒出來了，咱以爲你眞有這個胆量，不出來！」

「既然是好朋友找上門來，我當然樂意相唔，你這麼說，未免太小看我了！」

「說得眞漂亮！但願你有胆做，就有胆承認，免得咱多費唇舌！」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能否說得明白一點？」

「好！你聽着，你拿走張家的東西，該還給人家了。你聽不聽得懂？」

「還是不懂！我根本不知道你說的張家是什麼人！你不能指鹿爲馬，硬說我拿了張家什麼東西！」

「哼，果然說得漂亮，可惜紙包不了火，還是洩了出來！」

「廢話！」

「廢話？難道那個人不是你？你有沒有種？竟然不敢承認？」

「我說過不是就不是，你要誣衊我可不行！」

「那麼，咱們只好在武技上分個勝負了！姓冷的，你接招吧！」來人高踞房上，居高臨下，佔盡了便宜。

但是，來人雖然居高臨下，冷一帆又不上房去，雙方隔了一段空間，也打不成，至於用暗器，在地面打上房頂上面，氣力難免多用，却也有其好處，脚踏實地，走動容易，和身在房上不同，因此，來人雖然佔了有利地位，也難以使對方低頭。

雙方堅持了片刻，冷一帆見對方打出火彈，一氣之下，追上房去交手。

兩個都是四十過外的壯漢，一起在瓦面上縱躍走動，往來攻打，看來不會承受得起的房頂，不但承受得了，而且還全無變動，連屋瓦也不曾裂過一張，可見這兩人的輕功造詣，已到什麼程度！

雙方一場惡戰之下，來人似乎技止於此，並未佔到好處，所以不到五六十招之後，他便有退縮逃走之意。冷一帆如何肯讓他就此逃走，當下加强攻勢，對方却節節後退，不過，終於他還是找到機會，逃了，冷一帆冷笑低喝：「那裏走，不留下點東西就想走，沒有這麼容易！」

「有本事就自己動手，你也勝不了我，你留點氣力吧，咱遲早會再來找你！」

「不用找了，現在就行！」冷一帆啣尾緊追，半步也不放鬆！

冷一帆是當地人，路熟，走起來當然比較方便，所以對方怎樣逃也逃不出他的視綫，似乎比賽輕功般追逐了一程之後，來人竄進一座樹林。江湖人物有顧忌，所謂逢林莫入！爲的是外光裏黑，敵在黑自己在光處，容易受襲。但是，冷一帆藝高胆大一點也不在乎。對方倒沒有偷襲，笑說：「你眞要拚個明白？」口是這麼說，語氣却變了許多，和善多了！

「怎麼，你害怕了？」

「害怕？你這麼看得起自己？」

「要不怕害，就動手好了！來，接我這一招！」冷一帆刀光展處，一連捲起三道刀光，直湧對方胸前，對方讚道：「好一招『龍門三鼓浪』，果然名不虛傳！但要勝咱，還沒有這樣容易！」來人說着，挽起鋼刀一封，經已輕描淡寫，却恰到好處地把冷一帆的來招封出門外，怎樣也攻不進去！冷一帆驚詫地叫：「是『展榜封誥』！」話說出口，手法一變又使出一招「月落屋樑」猛劈來人，攻勢比早先的「龍門三鼓浪」更勁。但仍給對方以一招「佛光護頂」所化解。冷一帆連被對方化解了兩招之後，突然想起了一個人，托的退開了尋丈，問道：「閣下何人？與中州大俠唐子中是什麼關係？請說個明白，免得自誤！」

「承蒙過獎，大俠二字，愧不敢當！在下就是唐子中！」

「原來是唐大俠，失敬失敬！」冷一帆向對方走去。拱手爲禮，唐子中也還禮，可是就在這一剎間，冷一帆猝然進招，用招極狠，且變生不測，才一出手，已到對方胸前，但是，唐子中上身一倒向後，足尖一點，已經退後幾步，橫刀大喝：「冷一帆，你想怎樣！」

「我先殺你這冒充貨！我雖未見過中州大俠，但一個連我也打不過的人怎會是他？不知是怎麼人，在什麼地方偷學了兩招，就想騙咱，辦不到！」

「原來你對咱有懷疑！是咱先撩動你的，也難怪你有此想法！好吧！咱們再來！接着了！」唐子中陡然用左手發出一招「流雲出岫」刀到半途，冷一帆正橫刀相擋，來刀突然一轉，斜向右方，唐子中已經用右手握住刀柄，攻向冷一帆不同的部位。冷一帆一驚之下，遮擋已來不及，只好後退，唐子中繼續進招，刀光一劃，陡然化作千萬點寒星，似是一張刀網，兜頭罩下，冷一帆不知敵招來處，迫得又向後退。同時問：「閣下當眞是中州大俠？」

唐子中把刀勢收了，道：「在下確是唐子中，早先相戲，請勿見怪！」一拱手，向冷一帆謝罪。

「唐大俠，你賁夜光臨，必有原因，總不是僅僅爲了較量小弟吧？」

「我是受了冷兄好友華千峯所托，傳幾句話給冷兄的！我在華兄處聽到不少關於冷兄的話，對冷兄技藝，十分技癢，我知道若果正式相求，你未必肯動手，所以一開始就用話相激，再用火彈使你想不到是咱，沒料到你見聞如此之廣，我一用出『展榜封誥』與『佛光護頂』，就洩了身份！冷兄，據華兄說，月底可能會有三五不肖前來搗亂，請你提防，若他趕得及，到時可能會相唔，但他深信冷兄只要有備，就不會有危險！咱今晚獲益良多，還有朋友在前頭等着，要走！改日再專誠到府上拜候！」聲完即退，一聲「珍重」，人已去遠，冷一帆呆站當場，爲之一呆。

跟隨你老子的遺骸進了棺材，下了土。」

「蔡大爺！」彭祖康的左臂猛地一收，勒得蔡百春張大了眼珠子，脹紅了臉。「你這裏是龍潭，我跳進來了，你這裏是虎穴，我也闖進來了。跨進大門的時候，我這一條小命就在閻王爺那裏掛了號，你不給我個滿意答覆，事情是不會完的。」

他狠話說完，手臂才又放鬆，蔡百春才算透過氣來。

「娃兒！」蔡百春顯得有氣無力的樣子，他這頭坐地虎的威風被彭祖康方才猛力一勒，業已蕩然無存。「你莫要狠！人在江湖，誰都遇上過狠人，誰也作過狠事，你這一套嚇唬不了誰。」

「這把刀子能不能够唬倒你？」彭祖康右腕稍稍一用力，鋒利的刀尖就刺進了蔡百春頸顴處的肌膚，雖是表皮之傷，却也見紅了。

那八個大漢自然有領頭的，他忍不住開了腔：「姓彭的！你可知道我們爲什麼要丟槍？只因爲恐怕蔡大爺受到傷害。若是……」

突然，白碧雲又在旁廳門口出現了，她接下去道：「若是你殺了蔡大爺，這些亡命徒自然要跟你拚命，弟娃兒！手下該留點分寸啊！」

她的行動神秘，言語詭譎，彭祖康眞摸不透她來此的動機何在。本想問問她院子中的情況如何，話到唇邊又嚥了回去。

蔡百春惡狠狠地瞪覷着她，沉聲道：「白碧雲！這場禍事是妳挑起來的，妳如趁早收拾，還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要不然，這筆賬跟妳算不完。」

「我才懶得管你們的閑事，」白碧雲冷冷地白了蔡百春一眼，然後大模大樣地坐了下來。「弟娃！去而復回，只是要向你打聽一件事。」

「何事？」

「聽說你的船儎來了兩個女客？」

「女客多的是。何止兩個？」彭祖康已知道她要問什麼，故意顧左右而言他。

「聽說這兩個女客是專程要到興隆場來找我的。」

「不清楚。」

「那麼，再向你打聽一件事。」

「嗯！」彭祖康回以愛理不理的態度，這樣或許可以中止她那聒絮不休盤問。

「川中聞人唐貴臣在雙龍灘搭上你的船，怎麼不見他的人？」

彭祖康並不清楚這個女人和唐貴臣的關係，但是從她稱呼「川中聞人……」的語氣中可以聽出，她對唐貴臣似是十分尊敬。這是一個絕對可以利用的機會，於是他毫不猶豫地道：「唐貴臣死了。」

「死了？」白碧雲的臉色大大一變。

「嗯！還有不少兄弟夥也陪了葬。」

「哦？」白碧雲那張漂亮的臉子突然變得猙獰可怖起來。「那位厲害的對手是誰？」

「蔡大爺的公子蔡勝龍。」

彭祖康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道：「幹掉唐貴臣的，是蔡大爺的公子蔡勝龍。」

白碧雲沒有暴怒，沒有震驚，更沒有悲愴，冷靜得異乎尋常，好像她的血液已在這一瞬間冷卻。

彭祖康很沉得住氣，炸藥的引綫，已經點燃，爆炸只是早晚的事，他靜靜地等着。

「弟娃！」沉默一陣之後，白碧雲終於開了腔，你應該曉得這件事會有多麼嚴重的後果，如果有半點虛假，你是難以活着離開興隆場了。」

彭祖康語氣堅定地說道：「這件事你可以去問船上的任何一個人，絕無半點虛假。」

「白姑娘！」身在尖刀威迫下的蔡百春發覺事態突然惡化到難以收拾的程度，於是不顧一切地嚷了起來：「事關人命，妳可不能聽信閑言閑語，小兒跟唐貴臣無怨無仇，怎會平白殺人？……」

「蔡大爺！」白碧雲霍地站了起來，冷冷道：「這件事想必不會假，令郞是塊什麼料，你清楚得很。我和唐貴臣雖無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實，情斷義在，這筆血債我要向你討回。」

蔡百春此刻也無法再辯，只得心一橫咬牙道：「如果眞有此事，隨妳的便。」

白碧雲一揮手，道：「弟娃！你可以走了，蔡大爺交給我。」

「交給妳？」彭祖康瞠目良久，才接下去道：「就憑妳赤手空拳，就能制住這深宅大院裏裏外外的幾十個壯漢，無數根槍？」

白碧雲老氣橫秋地說道：「我教你走，你就儘管走，保險沒有一個會攔住你的去路。」

彭祖康冷笑一聲，道：「我眞懷疑這是一個圈套，只要一轉身，背心窩上準會挨黑槍。」

白碧雲咆哮怒聲道：「你把我當什麼人？」

「不管妳怎麼說，我是不會將這位大爺交給妳的。」彭祖康絲毫不作讓步的打算。「就算妳眞有本領控制這裏所有的人也不行。因爲我也要索討一筆血債。」

「我清楚你是爲什麼而來，不過，你還缺乏眞賍實據。」白碧雲的語氣緩和了一些：「弟娃！莫太逞强，憑你一人雙拳，只怕成不了什麼大事。」

彭祖康反唇相譏道：「難道妳有四隻手？」

白碧雲面上掠過一絲冷笑，低叱道：「進來！」

一個黑衣漢子立刻應聲而進，這人年紀很輕，身裁魁梧，神情驃悍，腰插雙槍，一望而知是個驍勇善鬥的年輕好手。

白碧雲問道：「怎麼樣？」

那年輕漢子答道：「傢伙都繳了。」

「人呢？」

「串了一串。」

「亮出來看看。」

那年輕漢子拍拍手，門口又出現一個黑衣漢子，他手裏拉着一根粗蔴繩，一個連一個地拴了不少垂頭喪氣的壯漢，總有十幾二十來個。

這種情況的確使得蔡百春大吃一驚，在震驚中，他也發現了一個事實：白碧雲所謂要替唐貴臣索討血債只不過是一個藉口，她必然是另有圖謀，而且早已在暗中作了週詳的佈署，否則她不會如此順利就控制了全局。

[illegible]也同樣大吃一驚，原因是：這二十[illegible]綑索串聯的壯漢之中赫然有楊星魁在內，難怪他所等待的援兵遲遲不到了。

白碧雲並沒有傲視天下，目空一切的神色，從荷包裏摸出一包烟捲兒，慢條斯理地燃上了一根，緩緩道：「弟娃！你現在總該放心大胆地離開了吧？」

「我剛才就說過了，」彭祖康拿定了主意，是以態度很堅定。「這位大爺絕不能交給妳。」

他放鬆了蔡百春，同時將七首回進了腰間的刀鞘，蔡百春此刻已如無脚之蟹，無須再用刀挾持他。

白碧雲兩道柳條眉倏地挑了起來，沉聲道：「弟娃！你是存心要和我作對？」

彭祖康一時沒有答話，他在仔細打量眼前的局面，自然他也發現了白碧雲是另有圖謀。所圖爲何？十中有九怕是爲了一個「財」字。想到這裏，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人爲財死，如果待在這裏碍她的事，很可能會逼她動下殺人的念頭。

蔡百春一面喘着氣，一面望着彭祖康，那種求援的目光非常明顯。這種場面眞是使人尷尬，由於第三者的插入，將要迫使彭祖康暫時與蔡百春化敵爲友。

決心是很難下定，但有一種情勢迫使彭祖康作如此決定，他父親的死，只不過是一個謎，一個疑問，而蔡百春的危難却在眼前，他稍一放鬆，只怕永遠難以挽回。於是，他輕輕一咬牙，將主意拿定了。

「你在想什麼？」白碧雲的語氣很平淡，眼光却很凌厲，她一直在注意彭祖康的神色。

「我在想……」彭祖康主意是拿定了，但是手段還未想出。因此他還在拖。「如果我堅持，妳會怎樣對待我。」

「答案只有一個字。」

「那一個字？」

「殺。」白碧雲的辭色都很冷峻，表現了她說得出作得到的性格。

彭祖康心頭是非常吃驚的，然而表面上却還是十分鎮定，冷靜地道：「妳的回答太輕率了。」

「不！這是經過仔細考慮的。當利害衝突，有人碍事的時候，殺是唯一的手段，也是最乾凈俐落的方法。」

「這種手段和方法並不是只有妳一個人才懂。」

「不過，那要比實力。」

彭祖康道：「我認爲比的不是實力，而是快慢。」

「快慢？」白碧雲似乎不明白這兩個字的意義。

「我的槍法是跟趙駝子學的……」

「哈哈……」白碧雲突然放聲大笑。「……哈哈……眞要笑掉我的大牙了。」

凡是有血性的人在這個時候都可能會不顧一切後果地拔槍一拚，彭祖康的確也有這種衝動，但他却竭力地抑制住。趙駝子不但教了他一套快，狠，準的槍法，更教會他應該如何控制那根勾動扳機指頭。

白碧雲還在笑個不停，彭祖康忍受着，因爲他剛才所作的論調太幼稚，若是一對一比槍，自然是以快慢定勝負，分生死，然而白碧雲手下不在少數，縱然能搶得先手拔槍殺了她自己仍難免作槍下亡魂。

白碧雲終於將狂笑停了下來，神情很認眞地問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笑？」

「妳在笑我不知死活。」

「錯了。我原以爲你說的比快慢，是指機智，反應，却料不到你說的是槍。」

「那又有什麼好笑呢？」

「因爲高手較量，都不喜歡用武力，這足證你還嫩得很。一個新手竟然敢和一個老江湖談斤論兩，討價還價，怎不令人發笑？」

彭祖康此刻不但感到洩氣，內心也感到愧疚，雖然對方是個女流，但是自己在各方面與她相比都相差了一段距離。他明白：如果再不急流勇退，那可就應了一句諺子——非但要說羊上樹，還要硬將黃牛當馬騎。

「好！」彭祖康雙手一拍，就像拍掉一切麻煩的樣子。「這位大爺交給妳，不過我要向妳要一個人。」

「誰？」

「我的一個朋友，他本是在暗中給我護拖的，却被妳的手下把他當螃蟹串起來了。」

白碧雲向那黑衣漢子揮揮手，簡明地說了一個字：「放！」

黑衣漢子向彭祖康招招手，二人聯袂走出了房廳。

× ×

碼頭上現在很靜了。

貨倉的暗角蹲着兩個人，他們是彭祖康和楊星魁。

「哥子！」黑暗中响起了楊星魁懊惱的聲音：「這眞叫逛廟會不見了娃兒——丟人。……」

「莫提！莫提！」彭祖康一方面因是在說安慰話，一方面也是由衷之言。「蔡家在興隆場可說是聲勢浩大，都還是進補燉甲魚——吃癟（鼈），我們兩個人那更是半夜裏起來看太陽——早得很啊！」

「我活到這麼大，還沒有被人繩綑索綁過……」

「莫提！莫提！」彭祖康連連在他肩頭上拍了兩下。話題跟着一轉：「今晚上有一件事我忘記告訴你。」

「何事？」

「對了！」楊星魁突然語氣一振。「先去找家客棧歇歇……」

「就在你進了蔡家之後不久，你們船上也有一個人去了蔡家。」

「誰？」

「宋管事。」

「哦？也是摸進去的？」

「不，是堂而皇之從大門走進去的。好像是常客，還有人接待他，跟他咬了一陣耳朵，然後將他迎到後院去了。」

彭祖康道：「但是，剛才那串螃蟹上沒有他呀？」

「對！」楊星魁似是現在才發覺。「是沒有他，但他並沒有離開。」

「也許離開的時候你沒有注意，也許他來走大門，去走後門。」

「我是伏在房頂上的，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得到。」

彭祖康道：「但是，你却沒有看到後面來的敵人。」

（未完）

黃埔喋血記

勾心鬥角逞狠勁

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天佑、胡立民爲混入天狗幇，與金三爺化敵爲友，並願以金三爺的私人保鏢身份，肩負起押送五十萬元贖金，往龍華與綁票者交換天狗幇龍頭大哥的二公子回來，因鑑於上次幇匪收取贖金後，竟將被綁的大公子撕票，同時又將護欵人員殺死，此行實是萬分凶險，是以金三爺千叮萬囑小心從事，那晚，朱天佑、胡立民率領邱七、王五依綁匪吩咐，將欵運至龍華，雙方交換人欵後，綁匪又故技重施，但爲胡立民施展絕技將對方兩柄手槍搶了過來，朱天佑喝令對方爲首者下令手下放下武器，跟他走——

那爲首的人冷笑道：「姓朱的，你以爲已贏定了？」

朱天佑笑道：「方才，當我們手無寸鐵的時間，你都奈何不了我們，如今，時移勢易，我可實在想不出來，你還有甚麼辦法來扭轉劣勢。」

「待會，你就可以見到的。」那爲首的人冷然接道：「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

「方才，你是用甚麼，擊傷我那兩個槍手的？」

朱天佑笑了笑，反問道：「你瞧瞧我這西裝上，少了一些甚麼？」

那爲首的人，一雙精目在朱天佑的西裝上衣上畧一凝注之下，不由悚然一驚，道：「你方才用的是兩粒鈕扣？」

「是啊！」朱天佑苦笑一聲，道：「你們不許我帶任何兵器，只好臨時抓上甚麼，就用甚麼啦！」

胡立民仍然在撥弄着兩枝手槍，插口笑道：「告訴你們須兒，以後作案時，最好是規定對方贖票的人，連衣服也不准穿，就不會上這種當了。」

朱天佑立即含笑接道：「可惜他們已經沒有以後了。」

那爲首的人笑道：「這機會一定有的，這裏，我得多謝這位胡朋友的好建議……」

朱天佑截口笑道：「朋友，別廢話了，咱們走吧……」

那「吧」字的尾音未落，桃林中忽然傳出一聲厲叱：「姓胡的，舉起手來！」

隨着話聲，桃林邊緣，已出現八個短裝漢子。

每人手中都持着一枝藍汪汪的手槍。

由于胡立民是背向那些持槍的人，朱天佑似乎是深恐胡立民不明敵情而冒險一逞，因而對方的話聲未落，立即沉聲喝道：「兄弟，丟下手槍，咱們認了！」

那爲首的人，呵呵大笑道：「朋友，現在，該相信我的話了吧？」

胡立民抗聲說道：「大哥，至少我們也該拿回本錢來才對。」

他的話意已很明顯，那就是拚掉一個够本，拚掉兩個就有賺頭。

以朱天佑，胡立民二人的高明身手而論，每人拚掉對方一兩個，那是毫無疑問的。

也許是胡立民這一個走極端的主意，發生了嚇阻作用。

那位爲首的人連忙疾聲說道：「不可以，胡朋友請聽我一言。」

胡立民的雙槍，仍然指着爲首的人那一夥人，冷冷地一笑道：「我姓胡的寧可不要命，也不能接受威脅。」

那爲首的人笑笑道：「朋友，人只能死一次。」

「不錯，人只能死一次。」胡立民冷笑一聲，說道：「我怎麼也不相信，你會多出一條命來！」

「如果我們雙方都可以不死，那又何必拚個同歸于盡哩！」很顯然，那爲首的人的語氣已軟化了。

胡立民「唔」了一聲，道：「我願意先聽聽你的意見？」

那爲首的人苦笑一聲，說道：「我承認諸位，已經贏了，諸位可以帶着肉票和槍枝，自由離去。」

「錢呢？」

「錢必須留下，這是天狗幫搜括來的造孽錢，我們替他散去，也算是替他們消災，而且，諸位的任務是贖票，只要你們的二公子救回去，又何必還多管閒事。」

胡立民沒接腔，却向朱天佑投過詢問的一瞥。

朱天佑笑了笑道：「兄弟，這位朋友說得對，我們能護着二公子，安全離去，就該知足了。不過……」

畧爲停了一下，才目注那爲首的人問道：「朋友，目前，咱們衆寡懸殊，我可不敢輕易相信你的誠意。」

「那麼，依朱兄之見呢？」

朱天佑說道：「我想，由你單獨送我們上車。」

「這倒可以。」那爲首的人，答得倒很爽快。

桃林中忽然有人插咀道：「不行！你一個人去，如果他們扣留你呢？」

那爲首的人說道：「我也有槍，必要時，至少可以撈回本錢，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相信誰也不願意拚個兩敗俱傷，朱朋友，你說是嗎？」

朱天佑「唔」了一聲。

那桃林中人的語聲又接道：「還有，我是不贊成和解，這樣，可太便宜了天狗幫的那批雜種。」

那爲首的人笑道：「這也算不了甚麼，讓這個小雜種多活幾天，咱們還可以設法由他的身上搾出一批錢來。」

朱天佑忍不住笑道：「你這如意算盤，打得可眞好！」

「多謝誇獎！」那爲首的人接道：「朱朋友還有甚麼疑問嗎？」

朱天佑淡然一笑道：「我想問的，你未必會回答我，算了，咱們走吧……」

× ×

能從虎口中將二公子救回，而本身絲毫無損，這，對天狗幫的幾位首腦人物而言，實在是一個意外的奇跡。

因爲，鑑于第一次的教訓，對于這一次行動，是並未抱甚麼希望的。

也由于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初來乍到，而回到金三爺的公館之後，立即建此不世奇功，因此立即受到英雄式的盛大歡迎。

不過，儘管歡迎的場面非常熱烈，但天狗幫的大爺，二爺却未出面，只是由金三爺轉達大爺的意旨。

朱天佑，胡立民二人被聘爲天狗幫特別顧問，每人犒賞五萬元，並各自分配小轎車一輛，還在國際飯店，開好兩個長房間，以供兩人居住。

至于隨行的刀疤邱七，麻子王五，每人也獲得五千元的獎金。

當歡迎的盛筵將近尾聲時，金三爺才向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含笑說道：「二位老弟，天都快亮了，二位辛苦了一夜，也該早點回去休息。國際的房間已經訂好，小轎車却須明天交貨。現在，就用我的座車，送二位老弟去國際飯店。」

當金三爺親自送胡立民，朱天佑二人上車，目送那輛嶄新的別克，絕塵而去時，一個聽差裝束的人，疾趨而前，躬身說道：「三爺，大爺的電話。」

「噢！」一聽是大爺的電話，金三爺立即三步併作兩步地，奔回室內，拿起聽筒，未語先笑道：「我是金立……甚麼？那些忘八蛋，居然如此大胆……是的，那兩位剛剛才走……好的，我馬上去見二爺。」

金三爺放下聽筒，禁不住長嘆一聲道：「眞是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三爺，又出了甚麼事？」

說話的是一位身着青色長衫，顯得一派斯文的中年人。

此人雖然穿着一件中式的長衫，但却也穿着筆挺的西裝褲，和雪亮的皮鞋，手上戴着一枚至少有十克的鑽戒，咀上叼着的，更是舶來品的雪茄，雖然是打扮得不倫不類，却顯得並無甚麼不調和之處。

倒是他那張臉，白淨細嫩，有如婦人女子，而雙目中，却是滿佈紅絲，顯得非常的不調和。

金三爺含笑說道：「啊！老弟來得正好，來，咱們去裏面談。」

長衫人先就着烟灰缸彈掉雪茄上的烟灰，一面淡淡地一笑道：「三爺，我想先知道，又發生了甚麼事情？」

金三爺苦笑了一下，道：「蝙蝠的箭頭，已指向咱們老大的六姨太。」

「六姨太，那是咱們大爺的命根子呀！」

「是啊！所以，咱們老大不但非常震怒，也非常焦急，因爲，以往的事實已經證明，蝙蝠那個人，他是說得出，作得到的。」

「三爺是說，這一次是先行通知，還沒下手？」

「不錯。」

「這傢伙可够狂的。」長衫人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要作案居然還先行來個通知！」

金三爺憤然道：「那簡直是欺人太甚！」

長衫人注目問道：「三爺，你不覺得這事情，太不近情理嗎？」

「是的，我也深感困惑。」

「三爺是否知道大爺那位六姨太住處？」

「不知道呀！」

「連三爺你都不知道，那麼，蝙蝠又怎能知道她的住處，而想加以綁架呢？」

金三爺恍然大悟地，一「哦」道：「老弟的意思，是認爲他們使的是投石問路之計？」

「三爺能有更好的解釋嗎？」長衫人淡淡地一笑道：「如果咱們立即調兵遣將，去保護六姨太的安全，對蝙蝠來說，那不是正中下懷麼！」

金三爺連連點着頭：「對，對，老弟眞不愧是我的智多星。」

長衫人意味深長地，一嘆道：「三爺，請莫給我戴高帽子，讓我保持一個冷靜的頭腦，也許能替三爺多出一點主意。」

金三爺微微一怔之間，長衫人又含笑接道：「如今，大家都在興頭上，說得嚴重一點，也可以說是熱昏了頭，如果我也給三爺一頂高帽子弄得渾陶陶的，那就糟透了啦！」

金三爺注目正容問道：「難道老弟對那新來的二位，發現有甚不妥之處？」

「我可不曾這麼說呀！」長衫人笑道：「人家又不曾請求投効，是三爺你自己去請他們來的。」

金三爺聲容俱莊地說：「老弟別賣關子，要是發現有甚不妥之處，可得趕快告訴我。」

長衫人神秘地一笑道：「三爺以爲我是因爲他們的平步青雲，而有點酸素作用？」

「我不會那麼混賬，也相信你老弟的身手，決不比那二位差……」

長衫人飛快地接道：「三爺，請愼防隔牆有耳。」

「老弟放心，這兒都是我的心腹。」

「人心隔肚皮，這年頭，可不能不防着一點，尤其是關于我的一切，是只能容許三爺你一個人知道的。」

金三爺連連點首道：「老弟說得對，咱們去裏間再談吧……」

也不知他們在密室中談了些甚麼，一直到半個鐘頭之後，金三爺才獨自一人匆匆出門而去。

× ×

正午十二點。

住在國際飯店豪華套房中的朱天佑，忽然被電話鈴聲吵醒。

他，睜着惺忪睡眼，拿起話筒。

「喂！我是朱天佑。」

「猜猜看，我是誰？」語聲既嗲且膩，聽在朱天佑耳中，有如醍醐灌頂，遍體皆酥，當然，睡意也被驅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想……妳一定是天上的安琪兒。」朱天佑可能是有意調侃，也可能是的確弄不清對方是什麼人。

那嬌滴滴的語聲嬌嗔道：「別貧嘴，聽我說正經事。」

「好的，我洗耳恭聆？」

「你剛剛睜開眼睛，臉都不曾洗，幾時又洗過耳朵的……」雖然語聲很快速，但經過較長的談話之後，朱天佑已能聽出對方是誰了。

因此，朱天佑立即截口一「哦」道：「我知道妳是誰了……」

但對方也立即截斷他的話道：「不必說出來，知道就行了。」

「是是……我的安琪兒。……」

「記着，在這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論遇上任何意外的事，或者是遇上任何意外的人，都必須保持鎭靜，尤其要特別交代你的拜弟，你聽明白了嗎？」

「能不能說得更明白一點？」

「我已經說得够明白啦！」對方的話畧爲一頓，又接着說道：「如果你們二位想保住老命，在上海灘上創一番事業出來，就不可將我的話，當作馬耳東風！」

「卡察」一聲，電話掛斷了。

朱天佑徐徐地將話筒放回話機上，雙眉緊鎖，低聲自語着：「我的觀察不錯，這妞兒果然不簡單……」

他沉思了足有三分鐘之久，又拿起話筒：「請接九一四號房間。……喂！兄弟，驚醒你的好夢啦……我還躺在床上哩……別開玩笑，快點過來，我有很重要的話跟你說。」

十二點二十分。

胡立民衣冠楚楚地進入朱天佑的九一三號房間，兩人閉門密談了足有一刻鐘，才相偕上十四樓的豐澤樓進餐。

這一頓午餐，不！對朱天佑、胡立民二人而言，應算是早餐才對，他們吃得非常愜意。

豐澤樓，是上海灘上有數的豪華餐廳之一，有最精美可口的菜餚，也有最名貴的洋酒。

這兩位，就像是一個中了彩票的暴發戶，由於口袋中「麥克麥克」，可以儘量的揮霍，兩人一頓午餐的所費，足够一般窮小子一年都吃不了的。

十四點。

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帶着五分酒意，踏着輕快的步伐，回到九樓上他們自己的房間。

房間內，已有人在等着，那是金三爺、刀疤邱七、麻子王五等三人。

一見面，金三爺就呵呵大笑道：「我還以爲我來得太早了，驚擾二位的好夢，想不到二位早就起來啦！」

朱天佑不自然地一笑道：「不怕三爺笑話，我們兄弟有生以來，口袋中就不曾裝過這麼多的錢……」

胡立民接着說道：「錢一多，連睡覺也不安穩，所以，乾脆早點起來。」

朱天佑含笑說道：「對了，三爺要不要喝一杯……」

金三爺連忙搖手笑道：「老弟盛意心領，我是特地送車子來，走！咱們下去瞧瞧……」

車子是本年度新出廠的「福特」，豪華高雅，氣派十足。

「二位老弟，還滿意嗎？」金三爺手撫八字鬍，一臉的笑意。

「好！好！太好了！」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同聲傻笑着。

金三爺含笑接口道：「這二位司機，也是頗有幾下子的弟兄，順便也可以作爲二位的助手。」

朱天佑連聲道謝，道：「多謝三爺！三爺對我們太好了……」

「不！」金三爺連連搖首，道：「這是咱們大爺的恩典，也是二位老弟的殊榮，我可不敢掠人之美。」

停了一下，又含笑說道：「我還有事情，必須要離去，二位老弟現在可以去試試車，晚上七點鐘，大爺可能要親自跟二位談談。」

朱天佑一怔，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朱老弟是中了謠傳的毒了，認爲大爺是不肯輕易見人的，其實，咱們大爺經常在外面走動，本幫中每一個人的一言一行，都在他的洞察之中，不過，即使對面碰上他，也沒人認識而已。」

朱天佑諂笑着，恭維着：「咱們大爺可眞够偉大，也够神秘。」

「這話倒是非常中肯的。」

「今晚是去大爺公館晉見嗎？」

「不！地點是東方之珠俱樂部，到時候我會以電話通知。」接着，又神秘地一笑道：「在這幾個鐘頭之內，二位老弟最好是養精蓄銳，說不定大爺會臨時分派很繁重的任務哩！」

朱天佑連連點首，道：「好的，我們試過車之後，就在房間中休息，順便等候三爺的電話。」

「好！咱們晚上見！」

× ×

十九點正。

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分乘着二輛嶄新的「福特」，到達東方之珠俱樂部。

一進大門，就感到情況不對。

院落中，到處都是三三兩兩的短裝大漢，腰間都是鼓鼓的，顯然都佩着手槍。

不過，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却有他們的想法。

天狗幫的老大，是上海灘黑社會的老大，也等於是上海市的地下市長。不！實際上，他這位地下市長的權威，是比正式的市長還大得多的。

因爲，正式市長有各種約束和牽制，而上海又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列强們的租界，就等於是另一個國度，身爲上海市長的人，是沒法過問的。

但這位地下市長可不同。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作事沒有任何約束，他的手下，更是無孔不入，連租界中的外國巡捕，也對他們不能不眼開眼閉地裝迷糊，只要鬧得不太過份，即使被逮捕了，也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像這樣一位具有無上權威的黑社會頭子，要到這兒來，則事先多派一批小嘍囉來擺擺場面，那自然是很平常的事。

二位年輕人一下車，立即被金三爺事先派在門口恭候的人導引着，進入一間密室。

房間小巧，陳設却非常豪華。

不過，當兩位年輕人進入時，却只有金三爺和那位一派斯文的長衫人在內，顯得靜悄悄的。

金三爺很熱情地爲三人介紹着：「這是我

們新聘請的特別顧問朱天佑、胡立民，這是我的私人秘書刁拱北。」

初見的三位客套一番之後，朱天佑才悄聲問道：「三爺，大爺幾時來？」

「快了，在裏面套房中，馬上就出來啦！」金三爺神秘地笑着。

這時，朱天佑冷眼打量，室內的圓桌上，只備好五副精緻的杯筷。

他心念電轉着：這是說，除了目前的四位之外，那位大爺並未請別的客人。

此刻，他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

因爲，這位即將見面的大爺，也就是他口中所謂「仇深似海，恨比天高」的强仇大敵。

由於這位天狗帮的大爺，一直是在幕後活動，傳說中從來沒人見到過他的本來面目，最近一二年來，他自己也一直在探查對方的行踪，却始終是徒勞無功。

而目前，這位無比神秘的强仇大敵，即將和他見面了。

但遺憾的是：這位即將和他見面的强仇大敵，却是以主子的身份和他見面。

那麼，他是否該立即採取復仇的行動呢？他自信可以一擊成功。

不過，復仇之後，他自己生離此地的機會，是很少很少的。

復仇固然重要，但自己的生命，也同樣的重要。

國難當頭，他自己是這麼年輕，又有着一身不平凡的藝業，無論如何，他應該珍惜此身，不可因復仇而與敵人拚個同歸於盡。

這也就是說，此時此地，不是他復仇雪恨的時候。……

當他內心中天人交戰，難以抉擇之間，那通神秘電話的嬌語聲，也重新在他的腦海中起了作用：「記着，在這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論是遇上任何意外的事，和任何意外的人，都必須保持鎮靜，尤其要特別交代你的拜弟……」

興念及此，忍不住不經意地，向一旁的胡立民飛快地瞟了一眼。

其實，胡立民的心情，也跟他大致相同。

因此，當朱天佑向他飛快地一瞥之間，他也正向朱天佑投過飛快的一瞥。

雖然是那麼匆匆地一瞥，但他們雙方的心意，却似乎已經溝通了。那就是儘量忍耐，見機而行。

這，事實上也是他們出發之前就協調好了，不過，事到臨頭，又忍不住內心的激動，而不得不以那匆匆一瞥作爲互勉而已。

兩位年輕人心念轉動之間，通往裏間的房門輕啓，一位盛裝麗人欵步而出。

那是一位外表看來年約花信，艷如桃李，却是冷若冰霜的少婦。

她，穿着一襲黑色的西洋晚禮服，前胸低到現出乳溝，那白如凝脂似的胸脯，和幾乎要脫穎而出，一步一震顫的嶺上雙梅，令人心弦震撼。

論姿色，不論是紅玫、和子，或安妮，都不比她差。

但紅玫、和子、安妮等三人，却缺少她那特具的風韻和氣質。

總而謂之，這是一位天生尤物，是一位每一寸都是女人的女人。

當然，像這樣的一位尤物，對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心中的震撼，是不難想見的。

尤其是胡立民，乍見之下，幾乎要脫口驚呼出聲。

因爲，這位美艷無雙的少婦，就是胡立民被大爺橫刀奪愛的未婚妻，也就是那位大爺的六姨太文勝男。

總算他還牢記着臨出門之前，朱天佑對他的警告，因而仍能控制住心頭的激動，即使是臉上的表情，也不容易看出甚麼破綻來。

縱然神情之間，有着太多的驚訝，也容易被另一種解釋所冲淡。

試想，像文勝男這種尤物，凡是一個心理生理都正常的男人，在初逢乍見之下，而現出驚艷的表情來，那不是很平常，也很自然的事麼！

文勝男人如其名，頗有鬚眉氣概。

她，落落大方地，搶先自我介紹：「我叫文勝男，人家都叫我六姨太。」

金三爺諂笑着接道：「其實，六姨太也就是咱們大爺的靈魂，裏裏外外的事，她都可以替大爺作主。」

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同時彎了彎腰：「六姨太好。」

文勝男嬌笑着，道：「好，好，大家請坐，隨便坐，不必拘禮。」

別瞧她進入密室時，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態，目前這一笑，却有如百花盛放，令人意念飛馳。

尤其加上那嚦嚦鶯聲，使人如飲醇醪，如聞天籟，不自覺地，渾陶陶起來。

全體就座之後，文勝男才向金三爺嬌笑道：「三爺，你也眞是的，究竟哪一位是朱先生、哪一位是胡先生，也不跟我介紹一下。」

話是向三爺說的，但一雙澄如秋水，足能勾魂攝魄的媚目，却一直在朱天佑、胡立民二人的俊臉上，來回掃視着。

那神情，似乎對她以往的未婚夫胡立民，根本就不認識似地。

這情形，使得胡立民在心中咒罵：「無恥賤人！總有一天，教妳知道我的厲害……」

當金三爺含笑分別介紹之後，侍者已端上菜餚，也開好了香檳。

文勝男含笑舉杯，道：「朱先生、胡先生，我先敬二位一杯。」

「謝謝！」

「來，爲我們天狗帮新增的兩位特別顧問，也是我們未來的四爺，五爺乾杯！」

「謝謝！」

「…………」

一陣觥籌交錯，居然沒有人提及大爺爲何不會前來的原因。朱天佑、胡立民二人也不便發問。

因此，儘管表面上觥籌交錯，談笑風生，但另一股無形的沉悶氣氛，却使得朱天佑、胡立民二人，感覺到很不是味道。

一直到他兩個人分別向文勝男回敬過酒之後，文勝男才忽然想起似的，「哦」了一聲道：「對了！朱先生、胡先生，大爺臨時有要事，不能來，他要我轉告二位，安心地好好幹，儘量發揮自己所學，他不會虧待二位的。」

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同聲笑應着：「多謝六姨太！」

朱天佑並立即接着說道：「以後，還得請六姨太多栽培。」

文勝男掩口媚笑着：「朱先生長得一表人才，嘴也蠻甜嘛！」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說道：「栽培不敢當，不過，眼前，就有重要的事情，要麻煩二位。」

「是哪一方面的任務？」

「自然是咱們組織與組織之間，爭權奪利的事。」

接着，却是神色一整，道：「二位雖然是才加入本帮，但我相信二位，必然早已有過耳聞，那就是，天狗帮是上海灘上勢力最大的組織，却不是唯一的組織。」

朱天佑連連點首，道：「是的，這些，我

們都聽說過。」

文勝男娓娓地接道：「其他的組織暫時不說，但對於新近專與本帮爲敵的蝙蝠，却必須儘快找出來，加以剷除，大爺的意思是：一客不煩二主，這千斤重担，仍交由二位承担。」

朱天佑正容接道：「這任務，我們兄弟當全力以赴，不過，我們都是初來乍到，一切情況，都未了解，所以，希望六姨太轉禀大爺，暫時莫限時間。」

「這個，我知道，」文勝男展顏一笑道：「第二件事是馬上要辦的，待會，我和三爺陪同二位前往。詳情待會再談，現在……」

一舉酒杯，含笑接道：「喝酒……」

× × ×

九點三十分。地點是太古碼頭上。

由香港開來的太古公司盛京輪，正緩緩地靠岸。

碼頭上，迎接親友的紳士淑女，各式各樣的流綫型小汽車，交織成一幅太平盛世的浮世圖。

在小轎車的行列中，朱天佑、胡立民的「福特」，也赫然在內，不過，朱天佑的車廂內，坐的却是六姨太文勝男和刁拱北。兩人正在低聲交談着。

胡立民的車子是空着的。

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則由金三爺陪同着，雜在迎接親友的紳士淑女們行列中。

當輪船攏岸，水手們忙着繫纜時，一個短裝漢子走近金三爺身邊，貼着他的耳朵，嘰咕幾句。只見金三爺點點頭道：「好，我馬上就來。」

接着，立即向朱天佑、胡立民二人歉笑道：「二位老弟，我有急事，必須離開一下，最多五六分鐘就回來。」

朱天佑含笑答道：「好，我們就在這兒恭候。」

金三爺隨同那短裝漢子，走向太古公司旁邊一列倉庫的小巷口。那兒有一輛黑色的小轎車停着，金三爺傴僂着身軀，似乎在跟車中人商量些甚麼。

胡立民目光向四週一掃，確定沒人注意他們之後，才向朱天佑低聲說道：「大哥，我眞想立即幹掉那賤人。」

「你說的是六姨太？」

「不錯，她明知我是特地爲了她而來，却故意裝成視同陌路。」

「也許她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

「屁的苦衷，她連眼色中，都不曾有過一點暗示。」

朱天佑正容說道：「兄弟，你是當局者迷，我這個旁觀者，却已看出蹊蹺來了……」

「眞的？大哥已看出了一些甚麼？」

「這兒非談話之所，且等這次任務完成之後，再作詳談吧！」

胡立民哼了一聲道：「任務？我一想起方才那賤人的頤指氣使情形，就全身都冒火。」

「兄弟，你要原諒她，方才，她是代表大爺執行職務，不能不那麼神氣。」

「大哥，你好像已忘記來到這兒的初衷了？」他的語氣中，有着太多的不滿。

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兄弟，我不會忘記的，目前……金三爺已回來，記着，忍！忍！忍……」

金三爺重回他們身邊時，臉色顯得非常凝重地，長嘆一聲道：「二位老弟，情況已有變化，好像對方已經知道了我們的企圖，他們的戒備加强了，而且，分佈在人叢中和碼頭附近的便衣警探，至少在五十人以上……」

胡立民截口訝問道：「警探也帮着他們幹這種非法勾當？」

「還不是錢的力量。」金三爺苦笑了一下道：「二位老弟，咱們走。」

「走？這筆買賣不作了？」

「誰說的，不過，這兒已不合適，咱們不能不變換一下陣地……」

輪船上已開始下客。就乘這一片歡呼嚷聲中，金三爺偕同朱天佑、胡立民二人，悄然離去。

× × ×

十點十分。南市郊區的一處菓園旁。

兩道强烈的車前燈，劃破黝黑的夜空，兩部黑色小轎車，一前一後地，疾馳而來。就當兩部小轎車馳近菓園邊時，忽然「咚咚」連响，菓園內投出十多段長達丈餘，足有海碗粗的木頭，將馬路阻塞住。

一陣刺耳的剎車聲過處，兩部轎車止於亂木之前，車燈也隨之熄滅。同時，菓園內傳出金三爺的蒼勁語聲道：「朋友，下車吧！」

「你是誰？」這是第二輛轎車內發出的語聲，語氣中透着無比的鎮靜。

「在下金立。」

「哦！原來是天狗帮的金三爺，你們的消息，可眞靈通呀！」

這當口，刀疤邱七、麻子王五二人，已像一頭豹子似地射落後車旁邊，刀疤邱七揚了揚手中七首，沉聲喝道：「少廢話！出來吧！」

車中人冷笑一聲道：「邱七，你別狗仗人勢，憑你這塊料，還不够資格在我面前張牙舞爪。」

金三爺也沉聲喝道：「邱七不得無禮！」

車中人笑道：「金老三，你們既然知道了，我也就不妨坦白說明，這宗貨色，少說點也在千萬元以上，你想想看，憑我鐵臂周倉，能有這麼大的手筆嗎？」

「我知道你後面有人撐腰。」

「你也知道我的後台老闆是誰？」

「我用不着知道。」金三爺沉聲接道：「周老弟，咱們平日相處不錯，希望你莫爲了別人的事，跟自己過不去。」

車中人似乎沉思了一下，才輕輕一嘆道：「多謝三爺點醒，我實在犯不着爲別人賣命，貨色都在這兒，請過來點收吧！」

刀疤邱七立即接道：「對不起！車中的人暫時不許動，舉起手來。」

兩部車中，連司機一共八個人，他們都很聽話，一齊端坐車中，靜候處置。

在邱七的招呼下，又過來四個短裝漢子，將車中人身上的短刀、手槍一齊搜出，然後，邱七才笑了笑，說道：「周爺，諸位都可以下車了。」

首先下車的，是一個皮膚黝黑，滿面短髭，長得跟關公神像前的周倉有點近似的中年漢子。

此人也是上海灘上黑社會中一個較小組織的頭兒，姓周，名四喜。

由於他雙臂膂力特强，又長得很像周倉，因而黑社會中人都稱他爲鐵臂周倉，他那周四喜的本名，却反而沒有人提起了。

他，一面下車，一面向着菓園中笑道：「三爺，貨色分藏在車後的行李箱，一共是四大皮箱。」

「我知道。」

「要不要我親手點交？」

「不用了，你們快點走吧！」

「多謝三爺……」鐵臂周倉詭秘一笑，率領着另外七人，飛快地消失沉沉夜色之中。

打開行李箱檢查貨色的刀疤邱七，忽然發出一聲驚呼：「三爺，咱們上當了。」

金三爺由菓園中緩步而出，顯得無比鎮定地一笑道：「甚麼事？」

「三……三爺。」刀疤邱七的語聲顯得非常吃力地，道：「裏面全……全是石頭……」

金三爺安詳地一笑，說道：「我早就知道啦！」

「您？……」刀疤邱七目光中充滿了驚訝：「早知道了，還要來上當？」

金三爺得意地笑道：「如果我們不故意前來上當，咱們的另一部人手，又怎能輕易得手哩！」

刀疤邱七總算由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哦」地一聲道：「我明白了，方才我問朱爺、胡爺爲何不同來……」

金三爺截口接道：「知道就行了，咱們快點走吧！」

× ×

約莫是金三爺和他的手下人，在南市郊區「上當」的同時，位於大馬路的匯中飯店內，三樓上一間豪華套房中，却有五個人正在開香檳慶祝他們大功告成。

五人中，有三個是留着仁丹鬍子的日本人，另兩個，一個是白俄，一個是中國人——滿身邪氣，却偏偏是西裝革履的馬臉漢子。

四個外國人的華語說得非常流利，當馬臉漢子堆着一臉的諂笑向三個日本人敬酒時，其中一個日本人笑道：「今宵，你的功勞最大，應該由我們向你敬酒才對。」

另一個日本人也附和着，笑道：「不錯，如非是馬臉方事先察覺情況不對，並獻上這麼一條妙計，則我們很可能會功敗垂成……」

馬臉漢子笑得眼睛都瞧不見了：「那裏，那裏，這都是托三位大爺的洪福。」

最先說話的日本人拍拍他的肩胛笑道：「馬臉方，這一大功暫時記下，以後，好好地和我們合作，等我們皇軍佔領上海之後，我保舉你作第一任的上海市長。」

馬臉方並不姓馬，實際上是姓方名阿毛，綽號包打聽，也是上海灘上一個小組織的頭兒。由於他生就一張馬臉，因而一般人都以「馬臉方」稱之而不名，他自己也一點不以爲忤。

此人本來是天狗幫的外圍份子，也不知爲了什麼，這回却跟天狗幫唱起反調來。

此刻，他聽到那個日本人的恭維之後，自然是更加得意忘形，連聲諂笑道：「多謝大爺！以後，全仗三位大爺多多栽培，不過……」

那日本人笑問道：「你還有什麼問題？」

「不瞞三位大爺說，我有自知之明，可不是當市長的材料……」

「那麼，你想幹什麼呢？」

馬臉方有點不好意思地，接道：「我……我只想當地下市長。」

「你是想將天狗幫接收過來？」

「是…是的，還望三位大爺特別成全。」

「沒問題，」那日本人答得很爽快：「我們現在就可以積極設法幫你完成此一心願。」

接着，扭頭向他的同伴說道：「天狗幫一向是向着我們這邊的，而且，如果沒有我們的幫助，也不會有今天這麼壯大，想不到他却過河拆橋，居然胆敢跟我們搗起蛋來。」

「這裏面，恐怕有別的原因？」另一個日本人臉色一片肅穆。

「難道你已有什麼發現？」

「現在還言之過早，以後，我們多加注意就是。」

「對了，也許他們不知道這筆生意是我們作的，才想來一個黑吃黑？」

「那不可能，試想，像這一作就是一兩千萬元的大手筆，普通商人怎麼也沒這種力量，何況，我們的行動非常秘密，他們既然能知道這秘密，又豈有不知道後台老闆是誰之理。」

「你的話，可將我弄迷糊了，方才還說言之過早，現在却又說得這麼肯定，好像已握有什麼證據似地……」

「現在，即使我掌握了甚麼證據，我也不會公開。」

說到這裏，忽然扭頭向馬臉方問道：「喃！馬臉方，方才你說，有一個新興的組織，最近接連向天狗幫敲了兩票，這消息可靠嗎？」

馬臉方眉飛色舞地接道：「絕對可靠。」

那日本人注目問道：「那個新興的組織，是什麼人負責？」

「我只知那人叫蝙蝠，其餘却不知道。」

「你這個包打聽，也有不知道的事情。」

「現在，我正在積極打聽，我想，不久就可有消息奉告。」接着，又反問道：「難道大爺對蝙蝠有了興趣？」

「不錯，像這樣的人才，正是我們網羅的對象。」

另一個日本人道：「馬臉方，如果你想接收天狗幫，就該趕快將那隻蝙蝠找出來。」

馬臉方連連點首道：「好的，好的，我馬上去着手進行。」

「可是你不能透露我們的身份和企圖。」

「當然！當然！我不會那麼迷糊的。」

那日本人一舉酒杯，道：「我預祝你馬到成功！」

「謝謝！」

門外傳來侍者的語聲道：「田中先生，紅玫小姐到。」

那說話最多的日本人，堆下滿臉歡笑，道：「好極了，快叫她進來。」

「是……」

房門啓處，艷光四射的紅玫小姐欵步而入，並未語先笑地嗲聲說道：「田中先生，好久不見，你是越來越年輕啦！」

田中一把將紅玫摟入懷中，一面在她的酥胸上下其手，一面邪笑道：「對付妳這個[illegible]床飛，如果不越來越年輕，怎能應付得了……」

紅玫嬌笑着，冒出一句上海話：「儂格閒話，難聽哉。……」

田中呵呵大笑道：「怎麼？妳這騷娘魚，也裝起正經來了……」

他的話聲未落，另一個日本人却沉聲叱道：「混賬東西！誰叫你進來的！」

原來紅玫進來時，並未關門，飯店的侍者，也乘機走了進來。

由於室內五個大男人的目光，都被烟視媚行的紅玫所吸引住，因而直到此刻，才被另一個日本人所發現。

那侍者受到叱罵，居然一點也不動神色地，淡然一笑道：「大平先生，我爲諸位送來一份精美的小點心……」

不等他說完，那個被稱爲「大平先生」的日本人，已連連揮手沉喝：「不用，不用，你給我滾！」

「小意思，小意思……」那侍者一邊含笑說着，一邊雙手忽揚，兩枝小巧的「勃朗寧」分別指着田中和大平。

「只不過是每人一粒花生粒兒。」

這突然的變化，使得室內的男女六人都呆住了。

原來這位侍者，竟然是朱天佑所喬裝。

當朱天佑奇兵突出地，將對方六人鎭懾住時，另一個侍者裝束的胡立民，也手持雙槍，疾衝而入，並沉聲叱道：「舉起手來！」

片刻之前，還在興高彩烈的男女六人，下子呆若木鷄地，舉起了雙手。

尤其是那個田中，更是臉色如土地，顫聲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胡立民冷笑一聲：「要你的狗命的！」

室外又進來四個西裝客，手中都帶着麻繩，房門也立即關上了。

朱天佑低聲向他們吩咐着：「先解除他們身上的武裝，剝下外衣，然後上綁，扔到浴室中去，……」

在槍口威脅之下，對方那五男一女，毫無反抗餘地的任憑擺佈，只有紅玫還嬌聲抗議着：「我只是一個出賣色相的舞女。……」

朱天佑冷然接道：「我知道，妳是鼎鼎大名的紅舞女紅玫。」

「知道我是舞女，還要綁我？」

「凡是在這房間的人，都不例外。」

那四個西裝客的動作，快速而又乾淨俐落，片刻之間，已將對方身上的手槍，匕首，證件……都搜了出來，除了紅玫之外，外衣也都被剝下而上了綁。

田中心知自己已無生命危險，因而畧爲鎭定地，問道：「朋友，你們是什麼人？」

「咱們是大中華民國的人。」朱天佑傲然答着，立即向胡立民說道：「兄弟，先行檢查一下皮箱中的貨色。」

四口大皮箱，整齊地放在一旁，裏面全是海洛英。

經過檢查之後，胡立民不禁輕嘆一聲道：「這四箱毒品的價值，恐怕不止一兩千萬元，可不知要毒害多少同胞。」

朱天佑切齒接道：「更可恨的是，毒品用來毒害我們的同胞，所換來的金錢，又用來收買一些無恥的漢奸，替他們効力，以便征服我們大中華民國。」

田中忽然冷笑一聲，道：「那是你們自己不爭氣，即使我們日本人不想征服你們，俄國人也會……」

「辟拍」連聲，胡立民狠狠地摔了田中四記耳光，怒聲叱道：「狗雜種，你以爲我不敢殺你！」

田中獰笑道：「你殺吧！咱們大日本正找不到藉口，你只要殺了我，中日戰爭，立即爆發……」

朱天佑沉聲低喝道：「先塞住他們的狗咀吧。」

大平却乘對方還沒堵住他的「狗咀」之前，冷笑道：「即使你們得手了，也沒法出這飯店的大門。」

朱天佑笑道：「那是我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那男女六人的咀，都給堵住了，朱天佑才低聲吩咐着：「將這些狗男女，都鎖到浴室中去……」

接着，朱天佑，胡立民，和另一個西裝客，立即着手穿上三個日本人的服裝，那侍者的服裝，則由另外兩個西裝客穿上。

雖然身裁上有點大同小異，但在化裝之後，黑夜中看來，却也不容易瞧出破綻來。

電話鈴响了。

朱天佑接過話筒，用流利的日語回答着：「是的，一切都很順利……我？我是馬臉方的朋友，馬臉方因臨時肚子痛，特地派我來替田中先生効勞的……哦！田中先生正在一號……好的……」

故意一頓話鋒，才向旁邊叫道：「大平先生，請接電話。」

接着，將話筒擱在一旁，以最低的語聲說道：「車子馬上就到，咱們快點走……」

於是，由朱天佑當先開道，四位提皮箱的漢子居中，胡立民殿後，啓門魚貫而出。

當他們出門的刹那，電話筒中，已傳出急促的日本人的喝問聲。

朱天佑加快脚步，並扭頭向後面的人低聲吩咐着：「快！小心一點！」

剛剛走出房門，甬道的拐角處，兩個西裝客快步迫了上來，含笑說道：「田中先生，車子已經來了……咦！你……你是什麼……」

那兩個西裝客的反應非常快速，當他們發覺情況不對，而驚問是什麼人時，已雙雙探懷掏取手槍。

但朱天佑的行動，却比他們更快，兩枝雪亮的匕首，已抵上對方的前胸，並打斷對方的話，道：「我們是炎黃子孫，炎黃子孫不作日本人的走狗，希望二位乖一點，莫迫我殘殺自己的同胞。」

說話間，已由後隨的漢子將對方身上的手槍搜出。

朱天佑立即在對方的胸前連點了三下，那兩個西裝客立即呆在那兒，沒法動彈了。

隨在他後面的漢子驚問道：「朱爺，您會點穴法？」

「小意思，小意思。」朱天佑意味深長地，一嘆道：「時代不同了，這些玩藝，已經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啦！」

當他們經過櫃台旁時，櫃台上的服務員正以驚訝的目光看看那兩個被制穴道的西裝客，又看看他們這一行人。

朱天佑心中一動，示意後面的人先行下樓，他自己却向那服務員低聲說道：「我們是中國人，你必須等我們下樓，聽到汽車發動之後，才可以報警，懂嗎？」

「我懂……我懂，」那服務員臉色都嚇白了。

「還有，那兩個穴道被制的人，可不能移動他們，一個鐘頭之後，會自動解除……」

說完，立即一個箭步，衝下樓去，居然又趕在他自己人的前頭。

上海雖然是金吾不禁的不夜城，但一近午夜，那種車水馬龍的盛況，已逐漸褪色。連這華洋雜處的匯中飯店中，進出的人們也少得多了。

朱天佑等這一行人，下得樓來，即未遇上任何阻撓。

走出匯中飯店的大門，逕行向一輛車前插着太陽旗，顯然是日本領事館旅行車前走去。

車廂門是敞開着的，朱天佑一聲不吭，只以手勢示意後隨的人，將四口皮箱放入車後的行李間，然後偕同胡立民進入車廂。

車廂內，除了司機外，另外還有兩個穿西裝的日本人。

朱天佑順手帶上車門，用日語吩咐司機：「走！」

坐在他身邊的日本人說道：「田中先生，嗓子都啞了，紅玫那騷狐狸可眞够……」

車上的無綫電對講機中，忽然傳出急促的命令：「田中，大平已被刼持，山本，吉川趕快上去援救……」

朱天佑，胡立民二人，不等那兩個日本人有甚反應，已雙雙以最快的動作，將他們和司機一起制住，並將對講機關掉。

胡立民並立即坐上駕駛的位置，將車子向外灘駛去，一面笑道：「大哥，一切都順利得很嘛！」

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兄弟，別得意得太早，後面必然馬上有人追來。」

不錯，車子剛剛到達外灘，後面已有兩輛摩托車呼嘯着追了上來。

旅行車沿着外灘，向新開河方向，加速疾馳。

但，朱天佑仍嫌不足地，一迭聲的呼叫「快」。

摩托車已相距不足二十公尺，「砰砰」兩聲，旅行車的後輪被擊破一個，後面傳來日本人的厲叱：「停車！停車！」

旅行車仍在掙扎着向前疾駛，歪歪斜斜地

，像一個喝了過多的酒的醉漢。

又是「砰」地一聲，另一個後輪也被擊破，終於在江海關前的鐘樓旁停了下來。

兩輛摩托車疾馳而至，並以日語喝着：「舉起手來！」

朱天佑冷笑一聲：「去你的！」

話聲中，兩綫黑影，分射而出，兩個摩托車騎士齊聲發出一聲痛呼，雙雙倒向車下。「嗤啦」一聲，所騎的摩托車也隨之而傾倒。

一串尖銳刺耳的剎車聲過處，一輛黑色轎車，止於旅行車旁，傳出一個急促語聲道：「朱爺，胡爺，沒事麼？」

「我們都還活着。」

「已經得手了？」

「別廢話，快將貨色搬過去……」

話聲中，已與胡立民二人雙雙下車，並沉聲喝道：「快！」

「是……」

轎車上的兩個短裝漢子剛剛下車，大馬路方面又有四輛摩托車疾馳而來。

同時，外白渡橋對面的日本租界中，也傳出令人心悸的汽笛聲，顯然是日本租界上警車也出動了。

朱天佑目注那四輛急馳而來的摩托車，精目中寒芒一閃，自語着道：「看情形，今宵非殺人不可！」

胡立民苦笑道：「大哥，你不是說，爲免引起外交問題，最好是不殺人的嗎？」

「目前，情況不同。」朱天佑沉聲接道：「弱國無外交，如果日本軍閥已經部署好了，即使我們不殺人，他們也會自己製造藉口，發動侵略戰爭，反之，即使我們殺了人，他們也不敢怎麼樣……」

就這說話之間，四口大皮箱已搬上了轎車中，四輛摩托車已到五十公尺內。

而且，那由日租界駛過來的警車，也顯然已上了外白渡橋。

此情此景，迫得朱天佑一挫鋼牙，沉喝一聲：「殺！」

雙手揚處，火舌齊吐，「砰砰」連响中，那四輛摩托車，就在距離他們約莫三十公尺處，車毀人亡，並立即燃起熊熊烈火。

就在那四輛摩托車燃燒的熊熊烈火中，朱天佑，胡立民二人已登上小轎車，疾馳而去。

× ×

凌晨一點，法租界中一幢精緻小洋房中。

這是金三爺的另一處小公館，二樓上一間豪華小客廳中，一個小型的慶功宴剛剛開始。

這小洋樓的主人雖然是金三爺，但目前的這一個慶功宴的主人却是六姨太文勝男，因爲，她是代表天狗幫老大的身份。

胡立民，朱天佑二人，風塵僕僕地，剛剛進入小客廳，文勝男已含笑說道：「恭喜二位，又建了一次大功。」

朱天佑連聲謙笑着：「哪裏，哪裏，這都是托大爺和六姨太的洪福。」

文勝男舉杯嬌笑着：「別客氣，來，我先敬二位一杯。」

一杯香檳才下肚，樓下忽然警鈴大作，入耳心驚。

在座四人同時臉色大變，文勝男並疾聲問道：「什麼事？」

一個聽差裝束的人，匆匆奔入，結結巴巴地說道：「三爺……大事不好，貨色被……刼走了。……」

金三爺一張本已蒼白的臉，一下子變得更爲蒼白，推杯而起，道：「你說什麼？」

那聽差的語氣顯得有氣無力，也顯得非常惶恐：「三爺，那四箱海洛英被人刼走了。」

「海洛英被刼走了？貨色已經進了大門，誰有那麼大的本事，能在我的住宅，將貨色刼走？」

「三爺，那是四個能高來高去的人，越牆而入，以快得不能再快的動作，將守門的守衛，狼狗，以及司機擊昏，立即將車子開走。」

朱天佑插口問道：「我們上樓還不到五分鐘，那些人會有這麼快的動作？」

那聽差苦笑道：「事情就在三爺陪同朱爺和胡爺上樓梯時所發生。」

「當時你在那兒？」

「我……我是在門房內。……」

金三爺怒聲叱道：「混賬東西，那你爲何不早點設法制止……」

一直靜聽着的文勝男，平靜地接道：「三爺，憑他一個門房，有這種力量嗎？」

「是是……我是一時氣暈了頭。」金三爺又道：「金福，記得那些人的面孔？」

「那些人都蒙著面孔，只有一雙眼睛在外面，所以……」金福苦笑着沒接下去。

文勝男目注金三爺冷冷地一笑道：「三爺，事情既然發生在你的公館中，你就自己酌量着辦吧！」

「是是……我一定盡一切力量，將貨色找回來，不過，大爺面前，還得請六姨太多多美言遮蓋。」金三爺一臉的尷尬苦笑。

「唔，我當然盡力替你遮蓋，不過，大爺是何許人，你比我更清楚，我的遮蓋能發生多大的效用，你最好是在心理上能有準備。」

「這些，我知道。」金三爺仍然是滿臉苦笑。但立即臉色一沉，向金福問道：「金福，是哪些人追了出去？」

「阿財帶着五個弟兄，追了出去。」

「沒用的東西！」金三爺一揮手：「你走吧！」

金福掉轉身子，金三爺立即「咦」了一聲，道：「金福回來……」

原來金福的背後，被人家粘上一張字條，字條上，龍蛇飛舞地寫着四個草字「多謝厚賜」。下面却畫了一隻栩栩如生的蝙蝠。

金三爺手持那字條，切齒怒叱着：「該死的忘八蛋……」

文勝男苦笑了一下道：「既然又是蝙蝠在搗鬼，這事情可得從長計議，我要回去了，諸位也回去休息吧！一切明天再談。」

× ×

好夢方酣的朱天佑，被電話鈴聲吵醒了。

他，睜開惺忪睡眼，一看腕表，是上午十時二十分。「我是朱天佑……哦！歡迎、歡迎，當然歡迎啦……」

電話是紅玫打來的，因此，朱天佑不但睡意全消，精神也顯得格外的振奮，立即披衣起床，進入盥洗室。

當他容光煥發地由盥洗室出來時，紅玫已安詳地坐在沙發上向他媚笑着，並擺好了待吻的姿勢。

但當朱天佑俯身準備吻她時，她却又狡黠地避開了，並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別自作多情，我是來同你算賬的。」

「算賬？是風月賬？還是……」

「是混賬。」紅玫故作嬌嗔狀，道：「我問你，我替你提供最準確的消息，讓你在天狗幫中，又建下一次大功，你竟然將我和日本豬玀一起關在浴室中，你且自己說說看，是何道理？」

「道理交關多。」朱天佑忍不住冒出一句上海話，又涎臉笑道：「但最主要的，還是爲了洗刷你的嫌疑。」

「你以爲我連這點道理都不懂？」

「既懂得又何必明知故問？」（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高皋·文
盧令·圖

五龍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狄珏奉杜秋娘之命，偕梅影往桂林爲雙掌翻天陳昆賀壽，途中，爲杜秋娘設下圈套所騙，洗刼鐵旂鏢局的鏢貨，總鏢頭鐵旂龔若鋒負傷逃去，事後，在一座茶亭中，發現官府文告，通緝刼殺鏢局的主犯狄珏，這時，狄珏始知上了大當，狄珏嚴詞向梅影責詢，梅影諉以一切均聽杜秋娘命令行事，當晚，梅影引他往見杜秋娘，狄珏頗感不滿的提出責問，杜秋娘巧言辯說，使入世未深的狄珏心悅神服。梅影偕他到桂林，在客棧中遇三大漢挑釁，狄珏反唇相譏，其中一大漢喝問狄珏可知他是誰——

雙手降三傑

狄珏冷冷道：「閣下一定是名震武林的高人了，說說看。」

那人道：「總算你有點見識，山西龍門你知道麼？咱們兄弟就是龍門三傑。」

狄珏道：「果然是幾個有頭有臉的人物，閣下是老幾？」

那人道：「大爺是老三查中濟，他們兩位是中淇中淼，識相一點，小子，那位姑娘既然不是你的妻子，陪陪咱們又有何妨？」

狄珏道：「那就要看閣下的造化了，如果你還能活到明天，咱們可以再作商量。」

他說話之間，已然邁動腳步，向龍門三傑身前迫去。

片語解重圍

他走得十分緩慢，但他每走一步，眉宇之間必然增加幾分殺機，那種氣吞河嶽的氣勢，確能使人不寒而慄。

龍門三傑的老大查中淇見勢不妙，立即雙拳一抱道：「朋友請留步，舍弟言語無狀，請閣下大度包含。」

狄珏冷哼一聲道：「你早在做什麼？遲了，閣下。」

查中濟道：「怕什麼？大哥，咱們龍門三傑還收拾不了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子？」

查中淇知道事已鬧僵，除了動手一搏已別無選擇，因而舉手一揮道：「這兒地方太窄，咱們兄弟到外面候教。」

此時桂林城中高手雲集，一見有人搏鬥，瞧熱鬧的立即紛紛湧來，片刻之間，整條東門大街，已變做一片人山人海。

梅影是此事的正主兒，她自然也跟了出來，不過瞧她那雙眼翻天，一臉嚴霜的冷漠神色，好像對於此事無關痛癢，她是一個旁觀者似的。

待雙方佔好了位置，查中淇對狄珏道：「朋友怎樣稱呼？」

狄珏道：「咱們不是朋友，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查中濟怒叱道：「小子，你太狂了，大爺叫你見識見識。」

話落招出，一抹寒光，直奔狄珏的胸膛。敢情他早已撤出了兵刃，出手一招，已用上名滿江湖的查家刀法。

狄珏並未取劍還擊，只見他身形一側，出手如電，以左手食中二指，逕向查中濟脈門劃去。

查中濟一招落空，對方指風帶着銳嘯已向他的脉門奔來，他大吃一驚，急忙縮手後退，才險堪堪逃過斷掌之危。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他手中執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反而被別人兩個手指迫得撤身倒退，不必再瞧下去，就知道龍門三傑今天是砸定了招牌。

旁觀者是這麼想，龍門三傑可塌不起這個台，他們互相一使眼色，三聲暴叱，便一起衝了上來。

狄珏冷哼一聲道：「這樣才對，一起上兔得狄某多費手脚。」

他依然未用兵刃，身形一幌，如同鯉魚穿波，只見一綫淡淡的人影，向龍門三傑的刀幕中扎了進去。

龍門查家刀法，在武林中，算得是一項絕藝。

它以綿密見長，刀刀相接，首尾一貫，任是身經百戰的武林高手，也不易找出它破綻。

尤以聯手合擊，是龍門三傑最爲得意的一項戰法，他們闖蕩江湖以來，就從未有人在他們聯手的攻勢下討得好去。

不過他們往日三傑聯手，對付的都是名震江湖的兩道高人，現在三個成名的人物，竟然聯手合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就不能不使旁觀者聳然動容了。

更令人駭異的，是龍門三傑出盡了八寶，依然無法佔到上風，狄珏身如輕烟，那麼綿密的刀光竟對他無可奈何。

這是一場扣人心弦的好戲，瞧熱鬧的全都心神專注，連大氣都沒有人喘出一口。

一晃數十招，雙方正鬥至密鑼緊鼓的緊張階段，忽然有人高聲呼叫道：「大小姐駕到，請各位讓開一點。」

陳家大小姐火流星陳肖蘭是一個膾炙人口的一代英雌，名頭之响，較當代各派掌門還要勝過三分。

因此，瞧熱鬧的讓開了一條通道，火流星陳肖蘭帶着名貼身的丫頭擠了出來。

火流星人生得够美，一身嬌紅衣衫更是惹人注目，場中的搏鬥雖是難得一見的精彩好戲，人們的目光還是被她一起吸引過去。

她美目流轉，向四週瞥了一眼，然後投向鬥場，粉頰上立即昇起一片詫異之色。

龍門查家三傑，是當今江湖道上的一流高手，居然以三搏一，還佔不到半點上風。

而且他們是以名滿武林的查家刀法聯手攻敵，對方却只用一雙徒手，不必瞧看結果，查家三傑已佔定了一個輸字。

然而，當今之世，除了幾名絕代高人，誰能有如此精湛的武功？

因此，她雙目精光如電，向狄珏不停的打量。

此時狄珏雙手倏的一分，將查家老二老三震得連退數步，左手忽然一抄，以類似少林七十二絕藝中「火中取栗」的手法，一把抓住查中淇的右腕。

火流星陳肖蘭瞧得嬌軀一顫，急忙高聲叱喝道：「住手。」

狄珏扣着查中淇的腕脈，已經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但他不爲已甚，在陳肖蘭呼叫之時，便鬆手退開五步。

陳肖蘭蓮步輕移，緩緩踱至狄珏的身前，說道：「多謝手下留情，請問朋友的上下怎樣稱呼？」

狄珏道：「在下狄珏，姑娘是……」

陳肖蘭道：「我名陳肖蘭，馬王莊主就是家父。」

狄珏道：「原來是陳大小姐，久仰。」

陳肖蘭微微一笑，回顧查中淇道：「久違了，查大俠，你們跟這位狄大俠有仇？」

查中淇道：「不，咱們與狄朋友素昧平生，只是發生了一點誤會罷了。」

梅影由一旁走向場中道：「誤會？調戲婦女算是誤會，難道是你們姓查的家法？」

陳肖蘭一怔道：「姑娘是誰？」

梅影指着狄珏道：「他是我家的公子，我叫梅影。」

陳肖蘭道：「原來是梅影姑娘，好，這件事交給我來處理就是。」

語音一頓，回顧查中淇道：「查大俠，是這樣的麼？」

查中淇面色一紅道：「舍弟一時言語不愼，實在是一件無心之失。」

陳肖蘭面色一沉道：「那是說確有其事了，三位名滿江湖，怎能做出此等下流之事！」

查中濟怒道：「咱們千里奔波，爲的是祝賀陳老爺子的壽誕，別人既是不領這份情，咱們何必多此一舉？大哥，咱們走。」

查中淇微一遲疑，只得雙拳一抱道：「蘭姑娘，咱們兄弟已無顏再留，區區心意，請令尊多多諒察。」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帶着兩名兄弟向人叢中擠了出去。

陳肖蘭冷冷的哼了一聲，忽又面色一霽，對狄珏微微笑道：「狄大俠是路過此地麼？」

狄珏道：「在下是仰慕令尊的聲名，所以前來湊湊熱鬧。」

陳肖蘭嬌聲道：「不敢當，狄大俠落店了麼？」

狄珏道：「這個姑娘就不必管了，桂林如此之大，那兒不可以容身？」

陳肖蘭道：「狄大俠說的是，不過蝸居離此不遠，小妹是想……」

狄珏道：「令尊壽誕之期，在下自當踵府投謁，姑娘請。」

語音一落，逕自轉身而去。

陳肖蘭估不到狄珏如此冷漠，對名震南疆的火流星竟然絲毫不假辭色，她呆呆的瞅着狄珏的背影，一雙柳眉不由皺了起來。

她身後一名丫環道：「小姐！不要理那狂人了，咱們回去吧。」

陳肖蘭微一沉吟，終於身形一擰，向來路緩步走去。

忽然……

「大小姐請留步。」

陳肖蘭聞聲回顧，見是一名獐頭鼠目的中年漢子在向她招呼。

此人姓邵名叫來遲，是一個專門刺探江湖隱秘，以訛詐誑騙爲生的無聊漢子。

別瞧他形容猥瑣，其貌不揚，一身武功倒够得上高明二字。

而且他對刺探江湖隱秘有着特別的能耐，是一個使人既怕又恨的人物。

火流星陳肖蘭瞧不起此人，但也不願開罪於他，因而冷冷道：「邵大俠有什麼指教？」

邵來遲神秘的一笑道：「在下想提供大小姐一項獨門消息，如果大小姐有興趣的話。」

陳肖蘭道：「哦，是那方面的？」

邵來遲道：「自然是姓狄的了，大小姐不想知道他的來歷？」

陳肖蘭道：「馬王莊相識滿天下，我不可能知道每一個賀客的來歷。」

邵來遲道：「這就要看什麼人了，如果他是殺人的兇手，刼鏢的强徒……」

陳肖蘭道：「此話當眞？」

邵來遲哈哈一笑道：「大小姐別忘了邵某可是一塊銀字招牌。」

陳肖蘭道：「好，跟我來。」

×　×

更鼓兩傳，狄珏還沒有絲毫睡意，他嚮往着成都，想念着他的恩人楚臨眺。

他感到人生的際遇是難測的，當年，如果張義的刀再快一點……唉，往事，往事每每引起人們的懷念，但它却是酸辛的，往往令人不堪回首。

他在室內徘徊着，忽然，他脚下一窒，冷冷道：「朋友，門沒有關。」

他這一句突然的言語，使得門外偷窺之人大吃一驚。

接着房門輕輕一响，一條紅色人影閃了進來。

「是妳……」

「怎麼，不歡迎？」

「在下怎敢。」

「那麼我可以坐下來了？」

「姑娘隨便。」

「狄大俠……」

「什麼事？」

「你認識我爹？」

「不認識。」

「那麼……」

「在下說過，是仰慕令尊的英名。」

「是這樣麼？」

「姑娘如果不信，令尊壽誕之期在下不參加就是。」

「不是小妹不信，是不能不令人懷疑！」

「哦，姑娘能不能說明白一點？」

「這個麼……咳，一個不以眞面目相示之人，怎能取得別人的信任。」

「原來如此，不過，請原諒，在下有難言之隱。」

「這兒不是柳州，狄大俠勿須顧慮。」

「啊，妳……」

「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說是麼？狄大俠。」

「這麼說姑娘是要逮捕狄某了？」

「我說過，這兒不是柳州。」

「那……姑娘之意……」

「小妹並無惡意，只是，不願被人矇蔽罷了。」

陳肖蘭話已說絕，似乎他不摘下人皮面具，她必然不肯甘休似的。

他終於將面具摘了下來，現出一張劍眉星目，英挺無比的俊美容貌。

「滿意了麼？姑娘。」

陳肖蘭粉頰一紅，接着嫣然一笑道：「狄大俠分明是人間罕覩的仙露明珠，怎會做那刼鏢殺人之事？」

狄珏冷冷道：「這就難說了，人世之間，善惡是非難分辯的。」

陳肖蘭俏目一睜道：「我不懂。」

狄珏道：「姑娘最好不懂，夜色已深，姑娘應該回去了。」

別人已下逐客之令，陳肖蘭自然不能賴着不走，但她身形還未立起，一陣急驟的脚步之聲忽然向狄珏的客房奔來。

狄珏面色一變，冷冷的瞅着陳肖蘭道：「是妳……」

陳肖蘭道：「狄大俠不要誤會，陳肖蘭還不致這麼無恥。」

狄珏道：「那是誰？」

陳肖蘭道：「我知道是誰，不過一切有我，狄大俠先戴回面具再說。」

狄珏剛剛戴好了面具，房門已被人一脚踩開。

狄珏舉目一瞥，見當門而立的是一名年約五旬，身着公門服式的老者。

此人不過是一名捕頭罷了，無論他功力多高，狄珏還不致將他放在心上。

但這名捕頭的身後，另有幾名懷抱諸葛連珠弩的大漢，這就不能不使狄珏大爲焦急了。

諸葛連珠弩是一種十分霸道的暗器，在如此接近的距離，除非他是銅打鐵澆之人，必然難以倖免。

他再流目四顧，發現前後窻人影閃動，顯示出處處都有伏兵，他可能逃生的退路，已被別人全部斷絕，在如此情勢之下，除了束手受擒，他還有什麼選擇？

但……

「朱大人！你這是做什麼？」

火流星陳肖蘭面如寒霜，衝着朱捕頭大聲喝問，同時移身擋着房門，不使這般公門中人越雷池半步。

朱捕頭雖是身在公門，對這位陳大小姐可有點不敢招惹，而且他實在料不到陳肖蘭會在此地出現，因而神色之間顯得十分尷尬。

他乾咳一聲道：「對不起，大小姐，老朽是奉命拿人，想不到妳也在這兒。」

陳肖蘭道：「拿誰？」

朱捕頭道：「這位狄朋友，有人告密，說他是刼鏢殺人的江洋大盜。」

陳肖蘭冷哼一聲道：「你朱大人就相信了，請問那告密之人可曾拿出證據？」

朱捕頭一怔道：「這個……」

陳肖蘭冷哼一聲道：「這位狄大俠出身名門，家財萬貫，區區一點鏢銀，豈能放在他的眼裏！再說天下姓狄的多得很，難道只要姓狄的都是强盜？」

朱捕頭道：「請大小姐原諒，老朽吃的是公事飯，有人報密老朽不能不來查一查。」

陳肖蘭道：「狄大俠是我的好朋友，朱大人如果信不過我，可以帶我去見你們知府。」

朱捕頭道：「不敢，者朽怎敢不相信大小姐。」

然後雙拳一抱道：「無故打擾實在不該，請大小姐多多包含。」

他小心的帶上房門，率領捕快悄然而去。

半响，狄珏長長一吁道：「妳犯了大錯了，姑娘。」

陳肖蘭道：「是麼？」

狄珏道：「那人告發的不錯，我實在殺過人，刼過鏢，成都及柳州都在繪影圖形的懸賞緝拿，姑娘包庇罪犯，豈不是自惹麻煩！」

陳肖蘭淡淡一笑，說道：「我相信你殺過人，刼過鏢，但我也相信你必然有殺人刼鏢的理由。」

狄珏一呆道：「姑娘，妳……」

陳肖蘭道：「不要說了，我都不怕你怕什麼？」

狄珏目射神光，瞅着這位艷比春花的姑娘半响說不出話來。

人之所以不同於禽獸，是因爲他們有智慧，有情感，能够辨善惡，別是非。

但人生的缺憾之中，則以相識滿天下，知心無一人爲最常見之事。

火流星陳肖蘭美麗明媚，心地善良，應該是一個毫無瑕疵的完美女性。

而她竟肯爲一個萍水相逢之人挺身解困，更毫不猶疑的予以信任。

狄珏原是一個滿腔忠義，熱血塡膺的大好男兒，他怎能不興起一股知遇之感？

但房門呀的一聲輕响，另一條纖麗人影悄然而入。

「發生了什麼事？公子。」

她是梅影，瞧她那睡眼惺忪的神態，似乎剛由夢中醒來。

狄珏道：「沒有什麼，只不過公門中人例行的淸查而已。」

梅影道：「原來如此。」

語音一頓，他忽然以一雙不太友善的目光向陳肖蘭冷冷的一瞥道：「夜深了，大小姐請回去歇息吧。」

陳肖蘭呆了一呆，緩緩立起身形道：「狄大俠！客棧人多，難免良莠不齊，依小妹之見，希望你能够移居咱們的莊上。」

狄珏還未回答，梅影立即撇撇咀道：「咱們住在這兒很好，姑娘的心意，咱們只好心領了。」

主人未置可否，丫頭居然峻拒，這還成什麼體統？難道這位艷婢與主人之間有什麼特殊關係不成？

任何人在這等情形之下，都會有如此想法的，人同此心，陳肖蘭自然也不例外。

她俏目流轉，瞧瞧梅影，再瞧瞧狄珏，那

是一張顯露着尖刻的輕蔑，與一張帶着深沉歉意的臉色。

她知道自己該走了，雖然她有幾分奇異的衝動，但她明白已難以再留。

於是，她淡淡一笑道：「後天是家父壽辰，希望狄大俠早點光臨。」

狄珏道：「我會的，姑娘好走。」

待陳宵蘭身影消失，梅影忽然面色一沉道：「公子！你這是何意？」

狄珏一怔道：「妳指的是什麼？」

梅影道：「自然是那位陳家大小姐了，你們似乎一見鍾情，相見恨晚呢！」

狄珏道：「你不要胡說，她不過有點同情咱們罷了。」

梅影一哼道：「同情？桂林城裏賀客十分之多，她爲什麼單單同情咱們，哼，我瞧她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有存着好心眼。」

狄珏道：「不，這位姑娘心地光明，妳不要有這麼偏激的想法。」

梅影道：「我偏激？公子，你不是被她迷着了吧？」

狄珏道：「不要瞎猜，快去睡吧。」

梅影道：「不忙，公子，咱們還要把話說個明白。」

狄珏道：「哦？」

梅影道：「咱們爲甚麼來到桂林，公子沒有忘記吧？」

狄珏一怔道：「妳認爲呢？」

梅影道：「我知道公子不會忘記夫人的交待，但小婢却頗爲懷疑。」

狄珏道：「妳懷疑什麼？」

梅影道：「請恕小婢放肆，但事關重大，小婢不得不說。」

狄珏道：「那妳就不必吞吞吐吐的了。」

梅影道：「也許是小婢過慮，但爲了夫人，也爲了公子，如若小婢言語不週，請公子不要見怪。」

狄珏沉聲道：「好，妳說吧，我不會怪妳的。」

梅影道：「陳宵蘭夤夜拜訪公子，已經顯得不太平常，而且她與咱們素昧平生，何以能對公子的往事瞭如指掌？」

狄珏道：「這個麼，也許狄某刼鏢殺人，已是江湖聞人了，我對龍門三傑報了姓氏，她怎能不瞭如指掌？」

梅影道：「就算這樣吧，但陳宵蘭夤夜拜訪公子，朱捕頭却在此時聞風而至，這不是太巧合了麼？再說，火流星縱然名滿江湖，朱捕頭也不必對她那麼惟命是聽……」

狄珏道：「妳是說這是一個陷穽了，但我很難同意妳的說法。」

梅影道：「哦，什麼理由？」

狄珏道：「當時在連珠强弩控制之下，我已經是籠中之鳥，網中之魚了。放棄已獲的獵物，再另設陷穽捕他，天下，會有如此愚蠢的人？」

梅影道：「這有什麼稀罕，當年諸葛武侯南征，對孟獲還不是七擒七縱？」

狄珏一怔道：「有道理，只是……他們只是爲了甚麼？」

梅影道：「當然是爲了你了，人間英才，絕藝無雙，如果我是火流星……」

狄珏面色一沉道：「不許胡說。」

梅影撇了撇嘴，冷聲說道：「不說就不說，可是……」

狄珏冷冷道：「狄某不是一個見異思遷，忘恩背本之人，夜深了，姑娘請。」

梅影嫣然一笑道：「不要生氣，公子，我知道你是奇男子，大丈夫，決不會辜負老主人臨終的託付的，只是……」

狄珏眉峯一揚，說道：「姑娘還有什麼指教？」

梅影向他瞧了一眼，忽然幽幽一嘆道：「沒有了，明天見。」

她悄然而去，沒有再說一個字，只是，那眼神之中，像是餘意未了，包含着千言萬語似的。

狄珏沒有理會這些，因爲他的心情亂得很，簡直就像一團無法理出頭緒的亂蔴。

梅影怕他忘了前來桂林的目的，這實在是婦人之見。

不過，他確有一片惶然的感覺。

當然，他不會背棄他的諾言的，在陳昆壽辰之時，他要當衆取下他的首級。

惟一使他不安的，是對火流星陳宵蘭感到一份歉疚，但形勢是這般迫人，他實在別無選擇。

×　×　×

馬王莊筵開玳瑁，席列珍饈，堂上一對兒臂粗細的壽燭，正冒着熊熊的火焰。

壽堂的佈置豪華壯觀，襯托出馬王莊的主人是一個領袖羣倫的一方霸主。

但最引人矚目的不是這些，而是神案之上擺着的一個朱漆紅盤。

紅盤本身並沒有什麼稀罕，令人詫異的是紅盤之上放着一柄古色斑爛的帶鞘長劍。

劍上還蓋着一方紅綢，端端正正的擺在神案之上。

祝壽是喜慶之事，如今擺上這麼一件兵刃，難免使得整個氣氛有點格格不入。

因而那般前來祝壽的賀客，誰都會向紅盤瞧上兩眼。

而且多數賀客都已瞧出這柄長劍正是壽星陳昆的隨身兵刄，他於壽誕之期用紅盤擺出，難道他要封劍歸隱不成？

儘管人們心中猜疑，但主人不宣佈，誰也不便詢問，只是這柄古色斑爛的長劍，都成了酒筵中的話題。

正當人們酒酣耳熱之際，一名虬髯繞腮的大漢，伴着一名淸秀絕俗的少女，忽然闖進壽堂。

虬髯大漢自然是狄珏了，兩日前他曾經力敗名滿江湖的龍門三傑，人們對他不陌生。

只是滿堂賓客，對他全無交往，雖然所有的目光都在向他打量，招呼他的却只有負責接待的一名老者。

這名老者是馬王莊的總管劉玉書，在江湖道上也是一個响噹噹的人物。

他迎着狄珏梅影雙拳一抱道：「多謝兩位寵臨，請問貴上下怎樣稱呼？」

狄珏道：「在下狄珏，這位是梅影。」

劉玉書道：「原來是狄大俠及梅姑娘，裏面請。」

狄珏道：「不必了，陳老爺子呢？」

劉玉書道：「敝主人現在後堂，狄大俠請不必客氣。」

狄珏冷冷道：「咱們千里迢迢來到桂林，豈有旣入寶山，空手而回之理！對不起，還是煩閣下通報一聲。」

劉玉書聞言一呆，他請狄珏不必客套，是想到客人詢問陳昆，必是要給陳昆拜壽，他身爲陳府總管，自不能不替主人謝辭。

但狄珏不僅面色冷峻，那旣入寶山空手而回的言語，也不是拜壽之人適用的語氣。

因而他一呆之後，立即淡淡道：「狄大俠旣如此說，在下倒不便再替敝主人推謝了，請裏面坐，在下將立即通知敝主人。」

他向身後揮了一下手，立有一名大漢奔入後堂。

片刻之後，一條紅色人影像彩蝶般飛了出

來，遠遠瞧到狄珏，她就興奮的嬌呼道：「狄大俠你才來，快請……」

那熱情的呼喚，興奮的表情，分明像一對相戀之人小別重逢似的。

這就令人難以理解了，火流星陳宵蘭是如此的美麗，一身功力更是江湖少見。

而且這位陳家大小姐平時眼高於頂，追逐在她石榴裙下的雖是大有人在，只是就沒有一個使她瞧得上眼。

現在這位姓狄的虬髯大漢，分明已屆中年，談容貌，只是一個粗獷型的人物，火流星居然對他這麼熱情如火，滿堂賓客怎能不大爲詫異！

更令人錯愕的是狄珏竟擺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這不止是唐突佳人，簡直使火流星在衆目睽睽之下丟人現眼。

火流星呆了，她的面色顯得尷尬已極，好在雙掌翻天陳昆已在兩名老者陪伴之下走了出來。

他向狄珏瞥了一眼道：「朋友姓狄？」

狄珏道：「不錯。」

雙掌翻天陳昆道：「狄朋友光臨寒舍，老朽十分感激，朋友如果別無他事，就請到廳上痛飲幾杯。」

狄珏冷聲道：「盛情心領，在下不是拜壽來的。」

雙掌翻天陳昆面色微微一變，接着淡淡一笑道：「這麼說狄朋友是別有所圖的了，閣下何不說個明白？」

狄珏道：「聽說尊駕家財萬貫，在下想爲窮人請命，希望尊駕能輸財濟貧。」

陳昆身旁的一名面如黃蠟，身材瘦小的青衣老者怒叱道：「姓狄的，你太狂了，要錢可以，先過了老夫這一關再說。」

狄珏道：「尊駕是誰？」

青衣老者道：「你連老夫都不認識，居然敢於橫行江湖，哼。」

青衣老者冷哼之聲剛剛出口，右臂忽然一伸，五縷勁風逕射狄珏的胸膛。

此老是薑桂之性，瞧不慣就要出手，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所幸狄珏早已提神戒備，不待勁風臨體，便身形倒仰，暴退八尺。

梅影也同時一躍退入院中，仍與狄珏並肩而立。

青衣老者身如飈風，不待狄珏身形立穩，就已跟踪撲出，右臂一探，猛扣狄珏的脈門。

狄珏不再避讓，反掌一抄，也向青衣老者的脈門扣去。

拍的一聲脆响，狄珏的左手與青衣老者的右手互相交結，兩人用力一掙，竟是半斤八両，誰也沒有移動半分。

他們的另一隻手也同時展開了攻勢，一連對拆十幾招，依然是平分秋色。

青衣老者在江湖上的名頭極爲响亮，鬼仙夏侯昌梧，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前輩高人。

像這等名滿湖海的武林前輩，竟佔不到狄珏的半點便宜，他的一張皮多肉少的老臉，可以說丟盡了面子。

最後狄珏左臂一振，甩脫了被扣的腕脈，身形飄退五尺，冷冷道：「閣下如果意猶未盡，咱們不妨另訂時日，今天，狄某找的只是陳昆。」

鬼仙夏侯昌梧道：「不要得意，姓狄的，老夫這一關你還沒有過去。」

雙掌翻天陳昆道：「夏侯大俠仗義出手，兄弟非常感激，但姓狄的旣是衝着兄弟來的，陳某總得對他有個交待。」

火流星陳宵蘭道：「殺鷄焉用牛刀，爹，姓狄的交給女兒吧。」

陳昆道：「好的，先問問他爲了甚麼。」

陳宵蘭道：「女兒明白。」

她原是立身在兩丈開外，此時身形一晃，紅影如矢，當眞像流星一般，眨眼便俏立狄珏的身前。

「姓狄的，說，這是爲了甚麼？」

大小姐俏目圓睜，一張粉頰繃得緊緊的，似乎一言不合，就要拚個你死我活一般。

只不過她那眼神之中，是一片十分複雜的感情，有疑惑，有幽怨，有憤怒，也有輕憐。

狄珏與她的目光的眼神微一接觸，便迅速收了回來，他不敢再瞧她一眼，但仍然硬起心腸的冷冷道：「令尊家財萬貫，都是不義之財，我叫他救濟窮人，這有什麼不對？」

陳宵蘭怒叱道：「胡說，我家雖是薄有田產，但是世代祖傳，再說我爹平生仗義江湖，活人無算，這本是陳家行仁仗義的家風，何須你多此一擧！」

梅影撇撇嘴道：「算了吧，大小姐，令尊是一塊什麼材料，咱們比妳淸楚，依我說妳還是相勸令尊讓咱們開一個價，否則這間壽堂只怕要變做靈堂了！」

陳宵蘭勃然大怒道：「賤婢信口雌黃，居然敢辱及老父，我如果不給妳一點教訓，咱們陳家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嗆的一聲，她拔出了長劍，紅影投空而起，以蒼鷹捕兎之勢，揮劍向梅影掃去。

梅影哼了一聲，身形忽然一矮，一招擧火燎天，對陳宵蘭凌空下擊來了一個硬架硬接。

嗆琅琅一陣金鐵交鳴，陳宵蘭凌空一翻，落身五尺之外，長髮迎風飄飛，鬢角已微微現出汗水。

梅影似乎較陳宵蘭的情況爲糟，她被一股巨大的壓力一撞，竟無法穩住身形，在連退數步之後，酥胸仍在不停的起伏。

這一招悚目驚心的惡鬥，梅影像是落了下風。不過陳宵蘭是凌空下擊，她自然佔了不少便宜。

梅影在微作調息之後，冷冷道：「火流星果然不凡，咱們再來過。」

陳宵蘭道：「很好，你出招吧。」

她們再度交手，使的全是以快制快的打法，只見晶芒匝地，劍氣冲霄，連人影都不易分辨。

狄珏向她們默默的瞧了一陣，他知道火流星陳宵蘭的劍術及輕功較梅影高上一籌。

不過梅影的招式毒惡而奇詭，常常使人防不勝防，因而陳宵蘭要取得這場勝利，最少也得五百招以後才有可能。

五百招時間不短，狄珏正好利用來解決陳昆，只是他還沒有展開行動，一陣吆喝之聲忽然由院門傳來。

陳昆領袖南疆，在江湖上的聲威素著，除了像狄珏這樣的傻小子，連陳府的一條狗也沒有人願意開罪。

不過院外人聲噪雜，顯然是出了岔子，人們的目光，自然一起向院門瞧去。

人聲不久就平息了，一名家丁裝束的大漢匆匆奔了進來。

「禀莊主，桂林府的朱捕頭求見。」

陳昆對這名禀報的家丁瞪了一眼道：「適才爲什麼吵鬧？」

家丁道：「他們有幾個等不及通報便要硬闖進來，小的攔阻他們，所以發生了爭吵。」

陳昆一怔道：「哦，叫他們進來。」

家丁道：「是。」

家丁退出之後，一羣十分岔眼的人物立即在院門出現。

領頭的是朱捕頭，他身後跟着八名身着公服，懷抱諸葛連珠弩的捕快。

八名捕快之後是七位虎背熊腰，長像威猛的彪形大漢，這般人一個個全都目射精光，氣度沉穩，顯出內外功力個個不凡。

陳昆首先啊了一聲，舉步向那七人迎了上去道：「原來是關東七雄，幸會，幸會。」

關東七雄，在關外固然名震江湖，家喻戶曉，縱然是中原武林，也沒有人敢隨便招惹這七名結義的兄弟。

這固然由於他們武功極高，招惹了他們無異是鷄蛋碰石頭，吃虧的準是自己。

另一點是他們從不向別人找碴，如若有人惹到他們，那你就是引了瘟神上門，除非你立即自行了斷，否則準會落得家破人亡，片瓦無存。

關東七雄的老大姓匡名衝浪，是一個禿了頭的高大老人，他向變掌翻天陳昆雙拳一抱道：「對不起，陳大俠，咱們兄弟來得太過唐莽了。」

陳昆哈哈一笑道：「那裏話，賢昆仲是稀客，兄弟榮幸得很。」

語音微頓，回頭對朱捕頭道：「朱兄如果無事，何不陪匡大俠兄弟在寒舍痛飲幾杯？」

朱捕頭道：「在下原該向陳大俠祝壽的，只是公事在身，希望陳大俠多多担待。」

陳昆哦了一聲道：「朱兄駕臨寒舍，也是爲了公事？」

朱捕道：「是的，長春鐵旅鏢局兇案的强徒正在貴府，打擾陳大俠實在是情非得已。」

陳昆面色一變道：「有這等事，是誰？」

朱捕頭指着狄珏道：「就是他，龔總鏢頭以下二十幾條人命都是他的傑作。」

匡衝浪接道：「匡某兄弟與龔總鏢頭是過命的朋友，江湖之上講的是爲友兩脅插刀，希望陳大俠同情愚兄弟這點心意。」

陳昆哈哈一笑道：「各位辦的是公事，在下怎敢觸犯王法，請。」

朱捕頭雙拳一拱道：「多謝陳大俠。」

此人不愧是一代名捕，語音一落，身形倏動，以迅捷無比的動作，對狄珏完成了嚴密的包圍。

裏圈是朱捕頭與關東七雄，外圈是八名懷抱諸葛連珠弩的捕快。

這是一個堅强無比的陣勢，狄珏縱然脅生雙翅，只怕也難以逃出他們的聯手合擊。

但他沒有半分移動，連正眼也沒有向他們瞧看一下。

惟一不同的是他的目光，一股扣人心弦的凌厲殺機，正由他雙目中暴射而出。

朱捕頭辦案數十年，緝拿的兇犯難以數計，但當他接觸到狄珏的目光，竟忍不住昇起一股寒意。

「姓狄的，這是你做的太絕，老夫身在公門，實在情非得已。」

這是甚麼話，捕頭拿强盜，居然與强盜套起交情來了！……

關東七雄的老四安辛哼了一聲道：「原來朱大人跟姓狄的是老朋友，咱們兄弟豈不是焚琴煮鶴……」

朱捕頭尷尬的一笑，說道：「安兄誤會了，在下只不過可惜他年紀青青的就誤入岐途罷了。」

匡衝浪道：「老四不必節外生枝，咱們先拿下姓狄的再說。」

安辛道：「好，待小弟會會他。」

反手一撈，摘下一對短斧，脚下跨前三步，冷冷說道：「發暈當不了死，出手吧，姓狄的。」

狄珏緩緩拔出長劍，右足前踏，劍尖斜指，一股凌厲無比的霸氣，由全身迸射而出。

變掌翻天陳昆縱橫江湖數十年，儼然是天南一帶的泰山北斗，在他六十大壽之期，可以說羣英薈萃，馬王莊中，聚集了天下的武林高人。

但狄珏這一劍式擺出，所有觀戰之人，幾乎全都心神一震。

不明白他這招劍式的，是被他那凌厲無前的霸氣所懾，明瞭他劍招來源的更是心驚胆裂，連脊椎骨都在直冒寒氣。

原來一百五十年前，江湖上出現了一名煞星，他足跡所至，必然會帶來無邊殺刼，在短短三年之間，武林各大門派的精英，幾乎全部喪生在他的長劍之下。

所幸他像曇花一現，在各派一蹶不振之後，他也忽然由江湖之上消失，但是他爲武林各派所帶來的創痛，百年之後，仍能令人談虎變色。

他所使用的劍招，就是狄珏的所擺出的劍式，這般武林豪客，那能不心胆皆寒。

關東七雄，在武術上造詣極深，四雄安辛自然也瞧出了狄珏劍式的來源。

他知道只要讓狄珏發出一招，他必然會橫屍就地，馬王莊也將變成屍山血海，重演當年的血腥慘劇。

然而武林中人，最重視的是一個名字，羞刀難入鞘，他怎能爲個人生死而使關東七雄全體蒙羞？

汗水濕遍了他的衣衫，由於雙手劇烈的顫抖，使他無法展開任何一項招式。

短斧變得沉重起來，他如舉萬鈞，幾乎失去把握它的能力。

狄珏似乎沒有瞧到這些，他整個精神巳全部融入劍招之中，他見安辛踟躕不前，因而沉聲叱喝道：「閣下，出招。」

安辛說過，發暈當不了死，現在他雖知必死，也只好捨生以赴。

就在這一觸即發的危險關頭，忽然一綫紅影，來勢如電，身形剛剛曳落場中，便發出一聲嬌叱。

「你們要不要臉？依多爲勝，虧你們還是江湖之中出頭露臉的人物。」

原來是火流星陳大小姐，她在跟梅影拚鬥，根本就不明白這邊眞實的情況，只是在她偶然一瞥之下，發覺狄珏四面楚歌，正遭受十餘名大漢的包圍。

而且，那般大漢之中，還有幾名手執諸葛連珠弩的，那麼狄珏的處境，自然是凶多吉少了。

對狄珏，她似乎藏有一股無法言宣的微妙感情，此時一見他處境危險，竟一劍震退梅影，飛身撲了過來，同時手橫長劍，攔在他的身前，顯然，如若有人想打狄珏的主意，必須先通過她這一關。

她這突然的行動，使在場之人全都一呆，但一呆之後，他們那緊張得接近沸點的心情，終於慢慢冷靜了下來。

原因是當陳肖蘭這麼憑空一鬧，狄珏竟收回了他擺出的劍式，全身的霸氣，也收斂了不少。

變掌翻天陳昆自然不會放過這一良機，他急忙向朱捕頭及關東七雄雙拳一抱道：「狄大俠是祥麟威鳳一般的人物，怎會做出刼鏢殺人之事，依陳某猜想，其中必有蹺蹊，這樣吧，鏢銀若干，由陳某負責賠償，請朱大人幫個忙，將本案予以註銷，再說，寃家宜解不宜結，關東七雄兄弟請看在下的薄面，咱們杯酒言歡，這樁事兒這到此爲止。」

江湖人物最會見風轉舵，陳昆這一面面俱到的安排，他們怎敢說個不字？

爲難的只是狄珏，他呆住了，竟不知怎樣才能處理這個局面。

只是他呆別人可不敢呆，朱捕頭及關東七雄巳紛紛離去，連其他的賀客也見機撤腿，片刻之間走得一個不剩。

陳昆送走客人之後，轉向狄珏抱拳一拱道：「老朽不敢說是一位君子，但平生所爲自問無愧於心，狄大俠不妨在寒舍暫留俠駕，順便也可對老朽作深入的瞭解，只要狄大俠查出老朽的任何罪惡，不必狄大俠動手，老朽必會自行了斷。」

火流星陳肖蘭櫻唇一噘道：「你必然聽了一些閒言閒語，就糊裏糊塗的對我爹興問罪之師，哼，別人說你是强盜，是兇犯，難道你就認了不成？」

陳氏父女說的是理，狄珏原是一個講理之人。

再說，翠竹山莊行道江湖，是爲了鳴不平，伸正義，決不是不顧事實，濫殺無辜，暫時放過陳昆，並不違背行道的宗旨。

因此，他雙拳一抱道：「也許是在下見事不明，希望陳大俠不要見怪。」

陳昆哈哈一笑道：「狄大俠言重了，玉書，快擺酒讓老夫與狄大俠痛飲幾杯。」

狄珏道：「在下還有要事，盛意心領。」

陳肖蘭道：「不要走嘛，狄大俠，難道你眞與咱們存有芥蒂？」

狄珏道：「別這麼說，姑娘，在下確有要事待理，不情之處，請原諒。」

他是奉杜秋娘之命來殺陳昆的，想不到竟遇到這樣多的意外波折。

現在目的未達，他自然不便再住在陳家，因爲人是有感情的，如果當眞訪得陳昆的劣跡，在感情包圍下實在不易下手。

因此，他帶梅影離開了馬王莊，依然住進桂林城的旅邸。

到了旅邸，梅影立即面色一沉，大發嬌嗔道：「公子！你當眞被那個小妖精迷住了？」

狄珏道：「小妖精？誰？」

梅影道：「別裝蒜了，除了火流星還會有誰？」

狄珏道：「狄某還不致那麼窩囊，妳是瞧錯人了。」

梅影道：「那你爲甚麼不殺掉陳昆？」

狄珏道：「妳又不講理了，當時朱捕頭及關東七雄在找碴，我那有機會對陳昆下手。」

梅影撇撇咀道：「你如果當眞要殺陳昆，誰能擋得住你？分明你被那小妖精說動心了，才故意放他一馬。」

狄珏道：「就算是吧，這也沒有甚麼不對呀。」

梅影冷哼一聲道：「還說沒有不對，夫人是怎樣交待你的？」

狄珏道：「夫人曾經一再對在下說，咱們翠竹山莊，是爲人間鳴不平，替江湖伸正義，妳想想，陳肖蘭說馬王莊的產業，是祖傳的，與咱們的消息，差距極大，至於陳昆是否還有其他劣跡，咱們也毫無所知，在下如果殺錯了好人，豈不與夫人的囑咐，及本莊的宗旨不符了。」

梅影冷哼一聲道：「夫人叫你殺陳昆，錯了自然由她負責，你這麼强詞奪理，自作主張，分明沒有將夫人放在眼裏！」

狄珏道：「妳誤會了，姑娘，在下所以如此，是爲了愛護翠竹山莊。」

梅影怒道：「愛護？你還是愛你的小妖精去吧。」

狄珏說她不講理，她當眞是無理可喻，語音一落，竟怒冲冲的向房外奔去。

她剛剛奔到房外，赫然竟發現她深痛惡絕的小妖精踏進店門，她在門前停了下來，雙目兇光閃閃，露出一片駭人的殺機。

此時天色巳然混黑，視綫不太明朗，火流星陳肖蘭一直走到狄珏的門前，才發覺梅影滿面鐵青的站在那兒。

她微微呆了一呆，道：「姑娘，他……」

「他？他是誰？哼，不要臉。」

梅影出口就是毒駡，陳肖蘭大爲氣惱，只是爲了狄珏，她硬是忍了下來。

「姑娘，我是來拜訪狄大俠的……」

「哼，現在的年頭變了，勾引男子的賤女人也多了起來，不過，像妳這麼送上門的還不多見。」

火流星陳肖蘭平素被人們像捧鳳凰似的，遭受這等辱罵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她的面色變了，一雙蛾眉也同時倒豎而起。

「咳，妳們這是何苦，有話不會好好的說麼？」

狄珏出來了，他想以調解人的姿態爲雙方打破僵局。

但梅影不理這些，忽然反手一揮，一片晶芒向陳肖蘭攻了過去。

這位俏丫頭心辣手狠，出手一招，便閃電般的直刺陳肖蘭的心窩。

好在陳肖蘭早巳有備，飄身撤劍，立予還擊，這一雙美麗的嬌娃，由房前打到房中，就這麼惡狠狠的拚鬥起來。

對梅影的無理取鬧，狄珏極爲不滿，但他知道這位俏丫頭的性格，決不是言語所能解決的，好在陳肖蘭的功力比她高，要鬥就讓她去鬥吧。

他存心不管，也不願在一旁瞧看熱鬧，逕自轉身舉步，回到他的客房。

惡鬥在繼續着，嬌叱與兵刃撞擊之聲不斷傳入他的耳鼓。

他幾度想出去將她們分開，但分開仍是一個不了之局，他只得聽她們自然的發展下去。

忽然，兵刃撞擊之聲停止了，却響起一聲悽厲的慘呼。

他大吃一驚，像旋風一般的衝進院落。

及舉目一瞥，他呆了，他從未想到結果會是這樣的。

梅影不見了，地上躺着的，是火流星陳肖蘭。

他奔近陳肖蘭的身側，無限歉意的道：「姑娘！妳受傷了？」

陳肖蘭幽幽一嘆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處處讓她，她却對我下了毒手。」

狄珏歉意地道：「對不起，姑娘，妳傷得怎樣？」

陳肖蘭道：「我中了暗器，有毒，……在……在……」

狄珏急急道：「快說，姑娘，究竟中在那裏？」

陳肖蘭那原本嬌艷如花的粉頰，忽然蒙上了一抹紅暈，吶吶半晌道：「中極穴。」

狄珏聞言一呆，他再也想不到暗器中的竟如此之巧。

原來中極屬於任脈經，在臍下四寸之處。

如果她是男人倒沒有甚麼要緊，不幸的偏偏她是女人。

試想女人臍下四寸是何等珍貴神秘的所在，縱然親如父兄也不能瞧看，他又怎敢！

陳肖蘭羞澀的一嘆道：「狄大俠！勞大俠，勞你的神先抱我進去。」

抱她進去，雖是有點越禮，但她受了傷，這是可以從權的。

於是，他將她輕輕抱了起來，放在客房的木榻之上。

他搓搓手，尷尬的咳了一聲道：「姑娘！我去通知令尊……」

（未完）

練武樓隨筆

十種練氣輔助運動







半禪居士文　盧令圖

練習氣功的，主要是要在人體內部作活動，所以需要一些外部肢體的運動，以便利裏應外合，內外接力，協同共濟，減少一些錯誤，以期收到全體健康的效果，筆者也曾在本刋論過氣功的練習，今特撰寫一種對氣功有輔助性的十種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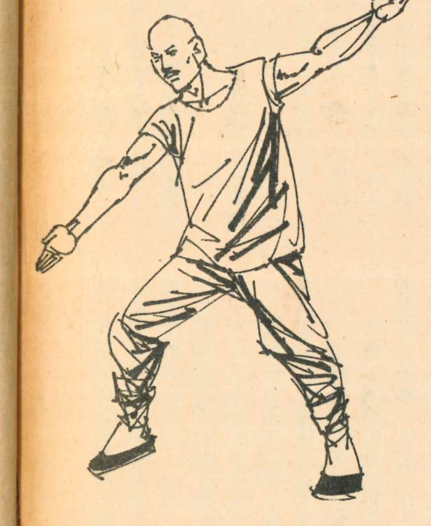
一，拳腹運動

這種運動，是將身體隨便直立，兩腿分開在一尺左右，並用左右手握成空心拳，交替的作輕微拷打小腹丹田及尾椎腰部臀部，同時兩腿隨揺拷打節拍，交替向後作彎曲抬起落地運動（如圖一）。

這種運動，在練習氣功一次進行，目的是爲練習肌肉鬆弛，消除站樁中的疲勞。

在拷打動作的前後，還應用兩手掌，一手按小腹，一手按後腰，上下聳動，依次以一手按右前脇，另一手按左後脇，再同樣按左右前後脇，亦上下推動，這種運動，目的是達成鬆弛肌肉及減輕疲勞的效果及柔和血脈，並可配合氣功使體內器官或局部患處亦可加速療效。

二，平血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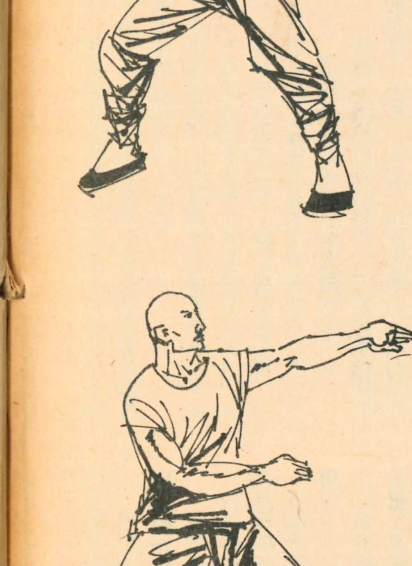


此法亦是身體直立，兩脚左右亦分開一尺半左右，兩臂左右平伸，微微彎曲，掌心稍偏向上，呼氣時，左臂向身體左側慢慢降下，腰身亦向左側彎曲，同時右手亦隨之慢慢上擧，兩臂於是便成傾斜直綫，但頭頸不要左垂，仍隨上身彎曲度不動。

呼氣盡後，隨卽吸氣，這時左臂又緩緩上揚，右臂則又隨隨下降，直等到氣呼盡時，兩手恢復與地平綫平直姿勢式。再換呼氣，右臂下落，左臂再度上擧，左臂下降，又恢復與地平綫平直姿勢，如此交替升降運動十餘次至三十次爲止（如圖二）。

練習這種輔助運動，日久之後，對於降低血壓和鎭定心跳，有着良好的效果，有高血壓和心臟病者，宜多作此種運動。

三，搖擺運動



這項運動，先是兩脚分開約三尺左右，站成騎馬式，先用腰和兩膝作左右搖擺，兩手亦隨同腰膝方向作起落運動，上手搖擺的高度，不要超過眉心，兩眼必須注視上手，下手擺動不要超過心胸，頭部亦同一方向轉動，卽是使兩眼和頭部隨着兩手左右擺動及轉動，這時一脚跟亦隨手式起落（卽是兩手向左擺時，右脚跟抬起，脚尖不要離地），這樣的反覆運動，亦伴隨呼吸（起吸落呼）而進行，以緩慢自然搖擺爲佳（如圖三）。

這種運動的主要目的，在使全身關節隨着活動起來，日久之後，腰部和手腿兩部份肌肉，必然加强，更能使腰脇柔和自在，同時，由於身體的左右擺動，也能促使胃腸運動，幇助胃部消化，使到腸胃暢通無阻，例如在作這種運動之時，卽時感到有幾口濁氣上衝口喉頭而出，或胃腸中積氣由肛門放走。

在站樁之後，作這種運動，也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有高血壓和心臟病者，必須在身體鍛鍊堅强後，才可以試做，至於有消化不良而非潰瘍患者，則可以多做此種運動。

四，健腰運動

方法也是先使身體直立，左右脚分開與肩齊，兩手微彎擧起置於大腿小腹之前側，呼氣時，兩腿站立不動，上身和頭部（微鈎頭）隨兩手向身後一側轉動，直到兩眼看見後脚跟，呼氣盡爲止，再換吸氣，頭及上身亦隨兩手由身後向身前轉回，直至吸氣盡時，又恢復原來站立姿式。又繼續呼吸，頭身手向另一側的後身轉動，吸氣恢復原狀，如此反覆做過八，九次（如圖四）。

這種運動主要是加强腰部作堅實的鍛鍊，更能使多年腰痛或關節炎等病症亦可痊癒，又因爲這種運動，氣勢雄厚，功力深湛，故能降低血壓，調整心跳，使中樞神經振奮是最好的方法。

五，打水運動



這種練習，是先使兩腿前後分開約三尺半左右，身體下沉，作起跑式，先使左脚在前，大小腿彎成直角，右脚向後平伸，足尖觸地，兩手向前伸，如握水車搖擺，此時開始呼氣，上身及頭部隨手車把，向胸前慢慢下降，等到車把低落到離地約一尺左右時氣已呼盡，再吸換一口氣，將車把上推向前作環形轉動，一直把車把拉到懷中，氣亦已吸盡，如此，再提足前後方向，作同樣動作呼吸，如此類推交替八，九次（見圖五）。但雙手搖的圓圈幅度愈大，頭身下肢及雙手離地愈近，則功力愈大。

這種運動，是主重健腰運動的練習，如果作再進一步的深入要求，把活動的力量，從腰脇的健全發展及於頭足全身四肢，特別是能解除關節骨骼的疼痛。有一位腰疼二十多年和腎虧的患者，練此打水運動一年不藥而愈，而且還感到耳聰目明，手脚輕健，如患高血壓及心臟病者，則不宜作此運動，等血壓正常後才可練習。

六，搬石運動



這一項的運動，是先直立，兩腿作分開約三尺半，兩手放在腹部前方二尺外，作狀托成一塊大石頭的姿勢，然後將腰身向左轉九十度，身體慢慢地向下蹲，同時呼氣，呼氣終了，隨卽吸氣，慢慢的站起來，恢復原來的姿式。然後腰再向右轉，同樣呼氣蹲下，吸氣起立（見圖六）。練習五，六次，越多越好。

這種輔助運動，主要是增强兩腿及腰腿力量，使到蹲下勞動不會感到有任何困難或滿天星斗，而且又能够消除扨腰頭昏的現象。

七，拔泥運動

練習方法是先兩手向頭前上擧作扶梯子狀，兩腿前後分開，距離約二尺，左腿在前，彎成七十五度，右腿在後伸直，脚板觸地，擺成蹬弓步的姿式，這時，後脚跟向外轉，馬上立卽吸氣，慢慢的把

後腳按直綫方向前腳移動去會合，後腿要保持平直，腳板卽擦地面向前移動，仿效從泥溝中拔出腿來的樣子，故名爲「拔泥運動」也。等氣吸完時仍是左腿用力，右腿再擦地面緩緩向前伸步，要如履薄冰的樣子，右腳伸步到七十五度時，呼氣已盡，左腳直伸後，再站成蹬弓步式，按上法換練左腿（如圖七）。



如此能反覆多練習數次，對於人身體上各部肌肉及關節都有良好的作用，尤其健全神經系統，調整氣息，及緩和血液有巨大功效。如患有高血壓和心臟栓塞或氣喘及肺結核等宜多練此類運動。練習時如感久擧雙手困難，亦可放下如推小孩籐車前進的姿態便可。

八，蹲坐擧重運動

這個方式，是正面站立，兩脚分開與肩齊平，兩手握成虎爪式，並上擧如三圓式的手法（兩手下按兩側亦可，按體質而行），如端起數十斤重物在手中狀，及時呼氣，身體亦緩緩隨之慢慢下蹲，兩手作捧的重物亦跟着往下放，直蹲到把重物放在地面時，氣已呼盡，再行緩緩用鼻吸氣，雙手又作擧重物從地面上徐徐站起，等身體端立姿勢恢復原狀，氣也吸滿時（如圖八）。如採手下垂兩側式，但自己心目中，似是左右兩手各提着二，三十斤重的石頭一把，這與前述端物方式具有同樣功力。

如因體弱，站立擧重困難，可以站在一張方桌旁，手扶桌邊，同樣作蹲下起立，意義亦大致相同，如此類推的反覆蹲下起立，初由蹲坐四，五次，增加到三，四十次，這時，亦不感到有頭昏眼花，及雙脛痲痺之感或吃力時，反而意會到擧起千斤重物，形意自得，自以爲是自己確有力拔山兮氣蓋世之勇。

等蹲坐多次練習後，最末一次暫勿站立，將雙手合掌，平直擧到前方與肩齊平，然後將雙手往身後擊出掌聲，這時將大腿及臀部顫起，復把手往前身擊，大腿臀部隨同落下，如工間操跳躍的擊掌式，連續擊掌顫動數次或十餘次甚至數十次，必須視各人體力能够堅持適度爲止，如果蹲坐擧重，已感吃力，不宜再繼續擊掌也。

此種蹲坐擧重顫臀擊掌法，如果能鍛鍊日久，能使兩臂兩膝健壯，且柔和腰脇，增强丹田及手足氣力的發達。實在富有雄厚醫療保健的作用，如果患有「氣喘」「心臟衰弱」「心臟病」「高血壓」「肺結核」者，先不宜作此種運動，俟身體復原後，再行練習爲要。

九，揉棍運動

這一種運動，先是直立雙脚，左右分開至適當距離，然後兩手前伸，如三圓式的站樁式，但須較低放在心脾前，兩手如虎爪，握着長約一尺半左右的一根圓形木棒，然後將上身及腰腿隨着揉棍，以兩脚站立間的中心點爲圓心轉動划圈，幅度愈大愈好，先開始由右轉動划圓圈，練習轉動圈子次數越多越好，然後再由右向左轉動划圓圈。（如圖九）



這類運動，在練內功的呼吸和外功的輔助運動後，爲減除疲勞，舒筋活血，恢復全身靈活，振奮精神，健腦及興奮神經，加强胃腸肌肉的伸縮，健全內臟機能。起着極大的作用，古云：「一放萬彌，萬收一歸，先被四表，妙靈默轉，無所不通，無所不適」也。

十，顫抖運動

在練習內功後，可作手脚各部肌肉的顫抖運動，方法是先把左脚抬起，脚尖觸地，左手亦同時高擧過頭，然後把全身重力放在右腿和脚上，將整個身體隨着手足顫動三，四十次。再換右脚跟抬起，右手高擧，作同樣的顫抖的運動（如圖十）。

但亦可以將雙手高擧，或兩手左右平伸，如感到擧手難於支持長久，亦可以隨意下垂，其功力亦相同，最好是把兩手高擧，平伸到下放，隨着脚尖更換活動，尤爲全面，這樣顫抖着交換活動，更能全身肌肉靈活自如，而且更有醒腦提神，舒筋活絡，化解結化硬的功效，如有心跳病或高血壓者，不宜作此運動。

以上提供的十種氣功輔助運動，只能給氣功鍛鍊者了解一些輔助作用，不必全部練習，一則時間上恐有不及，二則亦有些動作不宜患病者鍛鍊，所以練習者可以選一，二種適合自己所需要者練習則可也。

以上十項運動，雖然可以選擇鍛鍊，但練習氣功後，人人必須再鍊「擊腹運動，平血運動，健腰運動，揉棍運動」等四項基本動作。以恢復疲勞，重振精神其他六項運動須要按體積病情選擇練習。

本文所述的十項運動是一全套功夫，乃爲體質已有基礎，氣功程度較深者，作爲保健功延長年的鍛鍊。如果練習者自己能得着外功輔助其他的好方法，亦自可採用。但必須要愼重的，不要採用動作過猛，用力過大的肢體動作。輔助如不適當，不特無效而且有害，請特別注意。

奇人傳
白泰官
棲霞

清時，雍正乾隆時期，豪俠蠭起，當時有所謂八大俠，名傳南北，八大俠中，呂四娘，白泰官兩人，尤爲一般人所習聞，實際上八大俠中的功力，推一僧爲首，而白泰官則僅居末位，惟白泰官擅長輕身術，飛翔騰躍，爲其他七人所不及。

白泰官祖居江南的常州東郊白家橋，也就是名儒錢名山講學處，白雖籍隸江南，可是他終歲出遊，不常居住故里，足跡幾遍天下，行俠仗義，救濟貧困。

居八大俠首位的僧人，兇殘成性，肝人血肉，屢戒不悛，因此七人合議，決用合力誅之。

當圍攻之際，白泰官站立高阜，作壁上觀，六人力敵，猶不能制勝，而且兩三人已受創傷，白見危急，乘僧不備，疾躍而下，出利刄立決僧首，僧始仆地而死，八大俠也從此作鳥獸散。

却說白泰官終年浪跡天涯，難得返里，和妻孥一別六七年，一日忽動鄉思，束裝南歸，抵將里門，忽見有一幼童，高據樹上，跳躍爲戲，見白到來，一躍下樹，輕如燕雀，傍有曲澗，濶約兩丈，幼童竟一躍越過，毫不費力，白泰官愕然木立，深佩幼童功力，幼童見白佩刀，疑非善類，突飛身躍上高樹，信手折取樹枝，粗逾人臂，應手立斷，力擲白頂，白泰官大怒，厲聲斥責，一躍上樹，幼童已疾飛迎來，擧拳擊胸，出手迅疾，白右手招架，左拳取其要害，幼童攻守兼備，拳法不凡，所指之處也屬上中下三處要害，白泰官私忖：幼童尚在稚齡，業已具此身手，假以時日，必將縱橫天下，並且如此頑劣，設使一旦爲惡，難於服制，不如殺却以杜後患。

因此拳法一變，着着均屬險招，在幼童前後左右騰踔飛躍，幼童立感無法招架，前胸旣受一拳，背後也遭一脚，瞋目大呼道：「吾白泰官之子，因命傷爾手，吾父必來復仇，爾必不獲獨生。」今傷及要害，倒地嘔血而死。

白泰官大駭，慟哭失聲，嘆息道：「吾挾絕技，不意竟殺親子，使天下人譏笑，必將認爲白某作惡多端，才獲如此惡報。」

白泰官於事後，卽挈家他遷，隱姓埋名，不再談武技。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偕譚雲、馬鵬隨張一清進入侍衞宮長老院，技懾院主滕奇，功斃仇仁後，迫令仇義說出幕後主使人，仇義貪生怕死，正欲張口說出內情之際，突遭人暗算，岳秀默察當時形勢，心知是那兩名同門師兄弟黃通、成泰在暗施手脚，打出毒針，使仇義當場畢命，當岳秀揭穿此事時，黃通又故技重施，要暗算岳秀，但岳秀早已有備，奸謀無由得逞。岳秀要黃通、成泰聯手與他一戰，並言，他若敗，立卽掉頭便走，否則，要黃通實答他的問話，黃通答言，一葉知秋，適才對掌已覺出岳侯武功——

敉平宮中亂　追剿江湖惡

岳秀肅然說道：「對閣下，岳某人一直保持了適當的敬重，……」

黃通接道：「老朽自入長老院中以來，今日是和人說話最多的一天。」

岳秀冷冷說道：「難得黃老這麼看得起我岳秀，……」

語聲一頓，接道：「閣下食王俸祿，還算是朝廷中人了？」

黃通道：「岳侯的說法不錯。」

岳秀道：「這麼說來，兩位仍願接受張宮主的統領了。」

黃通道：「他是一宮之主，咱們應該聽命。」

岳秀回顧了張一清一眼。

張一清心中會意，立時接道：「一清以宮主身份，邀請兩位，重出長老院，再爲皇上効命。」

黃通歎口氣，道：「宮主，是否可以給老朽一些時間想一想，再答覆你？」

張一清道：「這個，不知黃兄要考慮多少時間？」

黃通道：「目前情況緊急，不宜想的時間太久，所以，請給我一十二個時辰如何？」

張一清笑一笑，道：「你是開玩笑的吧？」

黃通道：「我說的很認眞，十二個時辰，只不過一天的時間，我說的並不算很多。」

張一清搖搖頭道：「時間太長了。」

黃通道：「那麼張宮主，準備給在下多少時間呢？」

張一清回顧了岳秀一眼，道：「黃兄，一頓飯工夫之內如何？」

黃通道：「好大的折扣，一頓飯的時間，我連想也來不及想了。」

張一清道：「黃兄，這是本座所能給予黃兄最長的限期了。」

黃通道：「不够，不够，至少也要六個時辰以上。」

岳秀道：「我想不明白，爲甚麼閣下要一日時間，才能決定。」

黃通道：「我要和敝師弟好好的商量一下，才能決定。」

岳秀道：「黃兄，如若令師弟不肯答應，黃兄是否也會受其影响呢？」

黃通道：「不一定，老朽現在不能囘答任何事。」

岳秀冷笑一聲道：「黃通，事機迫促，張宮主已經答應了頓飯限期，在下也不便不承認，這是最長的限期，爲友爲敵，全在黃兄一念之間了。」

黃通道：「岳侯，這未免有些操之過急了吧？」

岳秀道：「事機迫人，只好請黃兄担持了。」

黃通道：「如若老朽拒絕了，那會是一個甚麼樣的後果？」

岳秀道：「敵友分明，黃兄只管決定該與不該，後果如何？似非重要。」

黃通回顧了師弟一眼，道：「十二個時辰，少一個也不行。」

岳秀道：「一定如此，黃兄就不必去考慮了。」

黃通道：「爲甚麼？」

岳秀道：「我們不會等，人家也不會等。」

黃通道：「不等又如何？」

岳秀道：「我們如不能用黃兄，也不能給別人用？」

黃通道：「岳侯的意思，是非友卽敵了？」

岳秀道：「我們和黃兄，談不上甚麼恩怨，自然說不上報復，但你們至少要中立，兩邊都不幫，最好的辦法，就是放下你們的武功。」

黃通道：「岳侯，你這是迫人走絕路了？」

岳秀笑一笑，道：「黃通，在下覺着，咱們都不用推辭了，你殺了仇義，顯然是殺人滅口，在下要你們留下武功，已經是很客氣的了。」

另一個葛衣人，霍然站起了身子，道：「老大，不用和他多費口舌了。」

岳秀雙手一揮，示意譚雲等退開一些，才哈哈一笑，道：「我還認爲你不會說話呢，原來，閣下也是深藏不露的人？」

葛衣人微閉的雙目，突然睜開，暴出兩道神光，道：「老大，咱們用不着湊合他了。」

岳秀點點頭道：「只怕湊合不過。」

葛衣人忽然一伸手，一拳搗了過來。

拳風如嘯，一股暗勁，直搗了過來。

岳秀神情冷肅，突然揚手劈出一掌。

拳風和掌，接觸在一起，立刻旋起了一陣急風。

吹起了黃通的衣服。

原來，黃通停身之處是在兩人之間。

黃通輕輕吁了一口氣，伸手攔住了葛衣人道：「師弟，不可莽撞出手。」

岳秀冷冷說道：「兩位，不用再裝作了。」

滕奇突然踏前一步，道：「黃兄，岳侯，兩位請聽在下一言。」

岳秀已然運集了全身功力，準備一擊之下，先傷一人，再和另一個人談談。

這兩人雖然是師兄弟，但也可能相互監視。

滕奇突然插口，使岳秀心中大生懷疑，暗道：難道滕奇也是他們的一伙不成。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滕院主有何見教，只管請說。」

滕奇輕輕咳了一聲，道：「岳侯，我們都是老邁無用的人了，對名利之事，早已看的很淡，黃兄，捲入了這場是非之中，在下也是甚感意外，所以，我想問他幾句話。」

岳秀道：「好！院主請問。」

滕奇道：「黃兄，皇上待你如何？」

黃通道：「皇恩浩蕩。」

滕奇道：「這就是了，你怎能作出背叛朝廷的事。」

黃通道：「在下情非得已。」

滕奇道：「時尤未晚，岳侯寬宏大量，想來必可給黃兄一個自新的機會。」

黃通道：「這個，這個……」

另一個葛衣人冷冷接道：「滕奇，沒有你的事，你站開去。」

他直呼滕奇之名，只聽得滕奇眉頭一皺，道：「成泰，你直呼老夫的姓名，不覺着太過失禮麼？」

成泰冷笑一聲，道：「我是好意奉勸，你肯不肯相信，那是你的事了。」

滕奇冷笑一聲，道：「黃兄，令師弟似乎是對在下有成見？」

黃通苦笑一下，道：「滕兄，敝師弟心情不好，開罪滕兄的地方，你要多多原諒。」

滕奇道：「黃兄，不論如何，兄弟總是一院之主，長老院中，發生的事，老朽可以不問，但如一旦要問起來，那並沒有錯。」

黃通道：「沒有人說你錯，……。」

成泰冷冷接道：「師兄，咱們不要太遷就人，憑咱們兄弟這份實力，足可和當世第一流的武林高手對抗，用不着怕誰，也用不着對任何人低頭。」

岳秀長長吁一口氣，道：「成泰，你說的不錯，咱們江湖中人，向以武功論生死，在下向閣下挑戰。」

成泰霍然站起了身子，道：「岳侯，你這點年紀，有此成就，確然有過人之才，不過，老朽並不怕你。」

岳秀道：「講不上怕不怕，只能說咱們的立場不同，閣下的行徑，在岳某的眼中，形同叛逆。」

成泰大喝一聲，一長身，突然疾撲過來。

他本在椅子上坐着，這飛身一撲，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坐着的姿勢。

雙手箕張，兩腳平伸，腳和手，幾乎是同一時間，到了岳秀前胸。

這一擊無招無式，但却有一種兇悍，激烈的感覺。

岳秀神情冷肅，雙手齊出，一封敵掌，一掃敵腿。

成泰吐氣出聲，暴喝震耳，雙腿忽然向後一伸，整個身子變成了一個伏擊形狀，雙手抓向了岳秀，一顆頭也撞向了岳秀的前胸。

岳秀身子一側，左掌迎向了成泰的掌勢，响起了一聲蓬然大震，右掌却回翻一

擊，拍中了成泰的肩頭。

這不過是電光石火一刹間的變化，別人只瞧到成泰身全身衝撞，掌影一閃。

岳秀這一掌，用足了八成眞力，成泰左肩頭頓時被震擊的骨胳碎裂。

蓬然一聲，整個的身子飛了起來，摔倒在地上。

黃通急急叫道：「師弟，師弟，……」急步奔了過來，伸手抓起了成泰。

成泰輕輕吁一口氣，道：「師兄，岳秀武功高强，別和他動手，我肩骨已碎，活着也無味的很，我要先走一步了。」

突然身子一顫，伏地不動。

岳秀道：「他口中含有毒藥對麼？」

黃通點點頭，道：「一種烈性毒藥，只要一咬碎，立刻死去。」

岳秀道：「令師弟口中，早含了奇烈之毒，老英雄想必也早含有了。」

黃通道：「老衲如若想死，立刻可氣絕而亡。」

譚雲歎息一聲，道：「老英雄，你一世英名，壽登古稀，以你這身成就而言，眞要能拋開武林恩怨情勢，不難活過百歲以上，爲什麼？這把年紀，還要捲入是非之中？」

黃通歎口氣，道：「老朽自有難言之苦。」

譚雲道：「難道，老英雄別有牽掛不成。」

黃通道：「老朽這一把年紀了，就算有人想以生死威脅我，也很難稱心如意。因爲，老朽決不會屈服在生死威脅下。」

滕奇道：「皇上待咱們不薄，黃兄怎能助紂爲虐，何況，此事形同造反。」

黃通道：「老朽也知道，不過，老朽別有苦衷，不得不爾。」

岳秀道：「老英雄可否以實情相告在下？」

黃通道：「可以，但老朽亦有所求，必得岳侯一諾，才能明言。」

岳秀道：「但請吩咐。」

黃通道：「老朽說明內情之後，但求一死，最好是死在你岳侯的掌下。」

岳秀道：「哦！爲什麼？」

黃通道：「這是條件之一，岳侯答應了之後，老朽才能說明。」

岳秀沉思難決，回頭望了滕奇一眼。「滕兄有何高見。」

滕奇道：「一心求死，自有他難言之隱，再說，黃兄已年登古稀，生死早已看淡，岳侯何不成全了他。」

岳秀道：「好，如在下找不出一個使你黃兄同意的辦法，那就任黃兄吩咐。」

黃通道：「岳侯一言九鼎，在下相信得過。」語聲一頓，接道：「成師弟一對兒子，都陷入對方手中，故而不能不聽命於人。」

岳秀道：「親情如海，這也難怪，貴老英雄也有這個痛苦？」

黃通道：「老朽無後，倒無孫兒女落人手中的威脅，但老朽有一位兄弟，滿門被扣爲人質，故而不能不受人之命。」

譚雲道：「就算如此，你死了對他們又有什麼幫助。」

黃通道：「我們相信，死亡不究，他們立有重誓，我們兩人一死之後，他們立刻放人。」

譚雲道：「老英雄相信麼？」

黃通道：「別無良策，也只好如此了，而且，他們還未說明詳情，只要我們奉命行事就行。」

岳秀笑一笑道：「黃兄能不能說出什麼人，傳送令諭，那令諭由何處傳來。」

黃通道：「令諭來自內宮，但聽說，眞正操縱這件事的，却是一位親王。」

岳秀道：「想想看，那位親王，叫什麼名字，或是詳細銜名。」

黃通搖搖頭道：「岳侯，形勢已成短兵相接，就算他想隱藏，退避，已然有所不能，老朽也不確知是那家親王，但這些年來的蛛絲馬跡，却也極不難猜出。」

張一清道：「黃兄肯見告，在下等可以省了不少麻煩。」

黃通道：「我不能說，一則，我不能不顧我那位兄弟的滿門生命，二則，我只是猜想而已，雖然八九不離十，但還有十份之一的錯誤可能。」

岳秀道：「黃老英雄執意不肯說出，咱們也不便勉强了，但在下却另有一事，和黃老英雄商量。」

黃通道：「請說。」

岳秀道：「老英雄請看目下之人，是否有身爲奸細的可能？」

黃通道：「我看沒有了。」

岳秀道：「這就是了，老英雄可以裝病，僞死，藏於室中，也許令弟一家人，早就被殺死了。」

黃通哦了一聲，垂首不言。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黃兄，你這一身藝業，是我北上以來，遇上極少的高手之一，令師弟亦然，這說明了一件事，你們退隱入長老院後，不但未擱下武功，反而更求深造。」

黃通道：「這倒不錯，在下這一身武功成就，大半是退隱入長老院中練成，不過，岳侯應該明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豈是易事？」

岳秀道：「那是說有人逼迫兩位非練不可了。」

黃通道：「而且還派人從中指點。」

岳秀道：「指點兩位的是什麼人？」

黃通道：「傳信的是本院中的侍童，用最簡便的方法，武功練法，寫在絹上，由侍童送來，每次，都經過密封，而且有很多暗字，隱語，別人拾去了，也很難悟得個中隱密。」

岳秀道：「他們如此苦心，兩位必然是身負有重任了。」

黃通道：「我們最重要的事，就是先把長老院控制權掌握，然後，再逐漸外擴，控制侍衞宮。」

岳秀道：「黃老，多承賜教，還望能試試我岳某的由衷之言，在下等告辭。」

說完話，轉身向外行去。

黃通輕歎息，道：「岳侯留步。」

岳秀停下脚步，回頭說道：「黃兄還有什麼事？」

黃通道：「老朽曾經多次想過這件事，覺着很難有兩全之策，所以，老朽還是決定先走一步。」

岳秀道：「黃老，爲什麼不把有用之身，用以酬報皇上的俸祿。」

黃通道：「老朽的生死事小，牽累別人的事大。」

岳秀道：「黃老，執大義，不拘小節，何況，對方也是有頭有臉的人，他們可能對黃兄報復，但却未必會對那些非武林人物報仇，如是黃兄覺着你的死亡，眞能够救了他們，在下也不反對，不過，在下可以斷言的是，你閣下，黃兄，就算眞的死了，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們。」

黃通道：「相約之言，他們難道不肯遵守麼？」

岳秀道：「如若令師弟晚死一刻，能聽聽在下之言，他也許可以不死。」

黃通道：「他和我的情形又有些不同，他除了死亡外，似是已別無選擇了。」

岳秀道：「那些人質，在他們眼光中，似是完全無用，主要的是來控制你們，你們死了，他也未必會留下人質，因爲那人質，已失去了人質的價值，留着也是無用。」

黃通凝思了一陣，突然雙掌互擊了一掌，道：「不錯，如非岳侯提醒，老朽幾乎糟賤了性命。」

岳秀道：「黃老覺醒了。」

黃通突然發掌，擊向大廳一角。

但聞一聲慘叫，一個侍童，應聲倒了下去。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這侍童就是傳訊的侍童。」

黃通道：「不錯。」

譚雲道：「除這侍童之外，還有別人麼？」

黃通道：「沒有了，整個侍衞宮，長老院，只有我們兩位，仇氏兄弟，只不過是受了我們的控制而已。」

滕奇道：「還有三位長老……」

黃通笑一笑道：「不用找他們了，他們才是眞正退休的人，他們年事已高，武功也早擱下了。」

岳秀道：「這麼說來，黃兄願爲皇上効力？」

黃通道：「老朽全力以赴。」

岳秀道：「張宮主，滕院主，黃兄，公孫兄，三位再行復出，侍衞宮的實力，已非小可了……」

張一清道：「是！三位長老，如肯全力相助，那就情形大爲不同了。」

滕奇道：「咱們既然答應了重出江湖，那就會全力以赴。」

張一清道：「對侍衞而言，實力大增，也可作爲一番了。」

岳秀笑一笑，道：「張宮主，既瞭解全盤大事，想來，必可適當調派，此地事情，全權委託，岳某告辭了。」

帶着譚雲等一行人，離開了侍衞宮。

離開了侍衞宮後，岳秀等再回到後院內苑。

這時，內宮中幾處窩敵之處，都已經全部被岳秀剿滅。一大部恢復了正常。

皇帝還在嚴密的保護之下，但已經離開了避難的秘室。

楊玉燕受到了特別的垂靑，一直被留在皇帝身側。

心向岳秀的楊玉燕，雖然心中不願，但却也不敢不遵皇命。

御賜金牌一面，楊姑娘担負起調動侍衞的重責大任。

身爲父親的楊晉，不能不帮助女兒一臂。

岳秀也暗中助力，楊玉燕也表現出了她的才慧能力。

皇帝的信任，使得楊玉燕權勢忽增，連大臣朝見，內宮召議，都要經過楊姑娘的手。

皇帝爲了安全，不得已神秘一些，有時間早朝免去，却在內苑召見重臣，垂詢國事。

這一來，楊姑娘變的十分忙，忙的都是國家大事，不敢稍有懈怠。

這一來，倒是使她十餘日，沒時間見到岳秀。

整飭了侍衞宮後，張一清也振作起來，五六天的時間，侍衞宮已變成了一股忠於皇室的强大力量。

但侍衞宮幾位武功高强的護法，却突然消失不見。

張一清沒有派人找，也無法去找。

滕奇，黃通，公孫亮，離開了長老院後，倒是忠心辦事，雖然走了幾個武功高强的護法，但三個人，足可抵償。

岳秀帶了羣豪，集中在一處獨院中。

他沒有閑着，皇宮內苑，雖然暫復舊觀，但心腹禍患未除。

皇帝忙於國事，一連十餘日未見岳秀，但岳秀也未閑着，十餘日來明查暗訪，找到不少資料。在岳秀全力安排之下，侍衞宮逐漸恢復了舊觀。

但滲入侍衞宮的線索，却突然中斷。

北京的急風驟雨，忽然間風住雲收。

居住在皇宮之外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宮內發生了一場大變。

一切又恢復了原狀。

至少，是表面上如此。

岳秀雖然找出了不少蛛絲馬跡，但却未積極的追究下去。

這一日，皇帝在養心殿召見了岳秀。

整座大殿中，只有四個人。

官家，岳秀，楊玉燕和一個侍候皇帝的太監。

岳秀要行大禮，却被官家攔住，道：「此番大內驚變，全憑卿家大力，挽救了這一場大難。」

岳秀笑道：「是皇上的洪福，岳秀只不過稍盡棉力而已。」

官家笑道：「大禍雖然暫歸平息，不過，亂源還未清出，卿家有何高見。」

岳秀道：「草民已收集了一些資料，不過，現在還不能呈奉。」

官家道：「爲什麼？」

岳秀說道：「草民覺着，事機還未成熟。」

官家道：「岳卿，我授你全權處置，叛逆之徒，如若牽上了王侯公卿，只要証據確明，也准你先斬後奏。」

岳秀道：「臣民來自江湖，不願挿手宮闈大事，以吾皇的英明，只要能使江湖人退出朝爭，皇上就不難平去亂源。」

官家道：「卿家的意思是——」

岳秀道：「臣民要吾皇允准，即日遷出王宮，以江湖人的手法，使他們退出朝爭，餘下之事，臣民會有一本奏呈，恭請聖上裁決。」

官家道：「岳秀，你一定不肯留朝致仕麼？」

岳秀道：「臣民逍遙慣了，留朝有許多不便之處。」

官家歎口氣道：「你品格清高，堅不願留朝致仕，我也不勉强你了，但有幾件事，我想聽聽你的意思，不知你可否直言覆我。」

岳秀道：「臣民知無不言。」

官家道：「朱毅應該如何？」

岳秀道：「人雖稍嫌懦弱一些，但忠心可靠，最好能使他重回應天府，主持江南軍政。」

官家點點頭，道：「我是這樣一個想法，有你暗中協助，我就更放心一些。」

岳秀道：「臣民盡力。」

官家道：「楊姑娘呢？」

岳秀道：「她忠心吾皇，願吾皇能留在身側，作爲近衞。」

楊玉燕櫻口輕啓，欲言又止。

官家笑一笑，道：「岳秀，你這是由衷之言麼？」

岳秀道：「臣民和玉燕，情同兄妹，願吾皇能妥爲照顧。」

官家笑一笑，道：「好！我會善待於她……」

語聲一頓，接道：「我想把楊晉留在此地，不知岳卿的看法如何？」

岳秀道：「理當如此。」

官家道：「把楊晉安置何處呢？」

岳秀道：「他辦案有神眼之稱，爲民間，解决了不少疑難之案。」

官家道：「好！我要刑部加一個天下總捕頭……」

楊玉燕急急接道：「萬歲，我爹年事已高，應該退休了……」

岳秀搖了搖頭，接道：「楊前輩正値壯年，而且，身具異能，眞能出任天下總捕頭，那是蒼生之福。」

耳聞岳哥哥一力讚成，楊姑娘那裏還敢反對。

官家又笑笑，道：「玉燕，你不反對，就這麼決定了。」

楊玉燕道：「岳大哥，這麼說了，我自然也不便反對，不過，我要岳大哥答應一句話。」

官家道：「要他答應什麼？」

楊玉燕道：「我要他答應，爹爹一旦當了天下總捕頭，遇上棘手難辦的案子，他要出面協助。」

官家笑笑，道：「玉燕，天下那有一定破的案子，所以，這一點，妳不用担心了。」

言下之意，流現出一股强烈的關顧之情。

岳秀微微一笑道：「好吧！若眞有需要在下代爲出力的，在下决不推辭。」

楊玉燕輕輕吁一口氣，道：「我相信岳大哥一言如山……」

岳秀苦笑一下，接道：「不用拏話套我，需知龍鳳會被滅之後，江湖上應該會有一段暫時的平靜。」

官家歎口氣，道：「岳秀，你這樣的人才，棄置於野，實在可惜——能不能答應朕一個請求？」

岳秀道：「別留我在朝爲官，我自問不是這塊料子，放我在野，我們還可能多見幾次，留我在朝中，可能連累我舉家受害。……」

官家接道：「岳秀，你可是覺着伴君如伴虎……」

岳秀接道：「困龍才思長江浪，太平歲月，你會覺着我有如眼中之釘。」

官家沉吟了一陣道：「岳秀，我不勉强，但你要答應，朕在位之日，每半年要有一次聚晤。」

岳秀道：「這個臣民遵旨。」

官家道：「好！咱們一定爲定，你要作什麼，你自己作主。」

岳秀道：「侍衞宮經過了一番清肅，大約可靠了，有幾個，確具有非常武功的人，只不過長老院中幾個人，和叛徒有過接觸，人質仍在，使他們心有所忌，所以，我決定帶他們一起離開大內……」

楊玉燕急急道：「大哥要走？」

岳秀道：「現在，如何能走得了，但我要用江湖手法，對付那些人，就不能留在大內……」

官家道：「朕可以賜你金牌三面，布衣侯銜領九卿，調動官兵——」

岳秀接道：「牽扯的人太多，如若動用官兵，也只能敉平表面的叛亂，也可能激起武林道上的公憤，臣民已思索甚久，覺着，只有用江湖手法，才能澈底解決此事？」

官家道：「好吧！你全權處置——」

岳秀帶着譚雲等人離開皇宮內苑。

這一陣內宮驚變，百姓們全不知曉，北京城依舊繁華，風貌不變。

岳秀和羣豪，仍是有意的走的遠些，直走到西門一家聚英棧住了下來。

聚英棧不算小，但也不算大客棧，按理以岳秀目下的身份，就不應該住這等客棧中。

要了一座寬大的院落，岳秀和羣豪，住於一處。

晚刻時間，岳秀要店家準備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和羣豪團圍一桌而座。

朱奇，唐嘯，一直要堅持自己的身份，不肯入席，但却被岳秀强讓入席，道：「今夜咱們是江湖論事，不分主位。」

朱奇等入了座，岳秀才舉杯說道：「諸位，江湖子弟江湖老，終非善策，咱們得進內宮，朝見天顏，在江湖人而言，也算異數，所以，但也是諸位的機會，那一位希望謀得一官半職，圖個出身，光宗耀祖，也希望能告訴我……」

羣豪相顧默然，無人接口。

岳秀歎口氣，又道：「諸位，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咱們也受之無愧，玉燕深受寵愛，也曾和我說過幾次，希望能够我們之中，能有幾個人，留下來，助她一臂之力，尤其是楊總捕頭楊晉，也和我懇說數次，他卽將出任屬刑部之下，天下總捕頭，很希望諸位留下能帮帮他的忙。」

朱奇，唐嘯，相互望了一眼，說道：「公子，咱們是公子的從僕，天下已無人不知，公子如若留朝致仕，咱們執鞭，隨鈴，混它個侍衞幹幹，公子如若隱息深山，咱們也追隨左右，一千句，併成一句說，咱們追隨公子，一步不移，還望公子答允。」

（未完）